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九輯
沈雲龍主編

可園文存

陳作霖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可園文子

張祖翼署



宣統己酉
四月刊成

1876/08

雨 麥 十 七 歲 小 像



不仕不隱亦孝亦耆無益
人亦自全天倪郭泰在漢
王通在隋雖不能至心嚮
往之
雨
變
自
贊

吾師伯雨陳先生富著述授

殿華

讀者已十數卷大都有資

攷證之作近復彙生平所爲文凡若干篇見者促付梓師不

可曰是豈足存耶

殿華

一再請師乃允

殿華

從師游有年矣

讀師之書服師之言行書諸紳者殆不可以僂指數師工駢
體所爲皆沈博絕麗說經之文實事求是記事論世之作亦
皆閱整典瞻盡意之所欲言足爲後學模楷願吾師恆不欲
以文自見惟於鄉邦文獻及一切有裨民生國計之大必留
意非著之書則上其言於當路以冀一聽用師之志豈斤斤
文乎哉惟是 殿華 中年以後牽率祿仕僕僕道塗旣不能有
所表見以益於世而學日以荒文日以廢曩昔請業函丈所
聞諸吾師者今皆茫然不復記憶讀師之文益不能無愧於
中也 受業 桂殿華謹識

可園文存卷一目錄

解

說文艸部藟藟血部藟藟不同解

昏期毛鄭之說不同解

三江旣入解

汝漢淮泗注江解

三后先伯夷後禹稷解

夫子之牆解

說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防於將然說

通經足用說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說

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說

喪葬不可徇俗說

答問

答姚友梅貞孝女不當殤問

答攝女君服制問

妻無並嫡答問

答異姓主喪問

對

中國學西商之弊對

中國學西商之要對

可園文存卷一

江甯陳作霖伯爾

解

說文艸部藟藟血部藟藟不同解

考經史傳記中菹字其解不一周禮醢人掌七菹注謂韭菹菁菹茆菹葵菹芹菹落菹筍菹也小戴記祭統篇水草之菹少儀內則篇麋鹿爲菹推之楚辭離騷高辛之菹醢兮漢書刑法志菹其骨于市字形皆無所區別而說文艸部有藟藟二字从艸从皿沮聲或从缶此酢菜也凡七菹草菹皆是臣錯曰以米粒和酢以漬菜也齊民要術有酢漿著菜爲菹也廣雅整鑿釀酤藟菹也載於釋器中蓋酢菜必以甕故从缶从皿爲義至血部之藟藟二字从血菹聲或从缶則肉菹之

類凡獸之爲醢者皆是周禮注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齋全物若牒爲菹釋名菹菹也生釀之遂使阻於寒温之間不得爛也蓋肉牒而不切生者骨必有血故从血爲義要之藶藶爲藶藶之重文而非合草血兩部爲一字試卽說文分部之精審以明其不同固不得以菹之一字統釋之也奈何玉篇類篇正字通諸書尙以从皿爲是从血爲非與

昏期毛鄭之說不同解

周禮媒氏仲春會男女鄭氏注以爲昏月而毛詩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似又以秋冬爲正期與鄭說不同其將奚從不知荀子之篇有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解之者曰士自霜降以後備逆女之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於是冰泮可以娶始未備逆女之禮而至於冰泮士則止庶人則殺

是春爲昏期之終秋冬爲昏期之始毛舉其終鄭舉其始二
而一也今姑就詩所言以證之召南行露謂女以六禮不備
不肯隨男以行而婉其辭曰謂行多露夫霜降爲露正仲春
之月也野有死麕言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懷思也憂也恐其
不能以禮與男合故曰懷標有梅言實七實三直明時之已
過也衛風匏有苦葉言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卽荀子霜降逆
女冰泮殺止之說也唐風綢繆刺昏姻失時毛以爲舉正時
以隱諷之謂三星爲參在天在隅在戶爲十月至正月鄭以
爲直刺其失時謂三星爲心在天在隅在戶爲三月末至六
月中毛義隱而鄭義顯也至於小戴禮昏義先嫁三月教於
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謂教成而祭正蘋藻可
采時也管子云春三卯始卯合男女秋三酉始酉合男女董

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來
向春夏而陰氣去故聖人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與陰俱近而
陽遠也皆足與詩說相發明然則春爲昏期必六禮備於秋
冬閒秋冬不備禮則爲失時此東門之楊篇女子所以不至
耳吾故曰毛舉其始鄭舉其終二而一也

三江旣入解

禹貢三江旣入鄭注謂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
江居中爲中江蔡傳謂松江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流者爲
東江并松江爲三江說各不同夫古今水道變遷不一解經
者須於經求之不得以目前所見爲證鄭氏所云正合禹貢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又東爲中江入于海之說
而或以非揚州域疑之不知書云旣入明係由上游而來入

于揚境非謂三江之源皆在揚境也蔡氏僅據宋時水道解經於入字未能體會不若從鄭注爲長

汝漢淮泗注江解

孟子有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按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此固無可疑者而汝水禹貢無之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云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則淮與汝合矣禹貢又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是泗亦合淮入海也汝淮泗皆無注江之文人遂多疑孟子之誤或以爲據吳溝通江淮之後言之惟孫滋九輿地隅說云淮水發源胎簪流千里至清江浦入海揚州地勢散漫不能約束淮流禹則開清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揚之處一自清江浦入海其餘波之流散不

盡者又導之由廬州巢湖胭脂河入江又導之由天長六合入江所謂排淮泗者也焦氏孟子正義取其說辭不爲不辯矣然淮雖通肥而與合肥水別絕不能至巢湖又天長一帶皆山巒綿亘無水道以連絡江淮俱可按驗而知者不得以古通今淤爲解也然則果孟子之誤乎曰非誤也北人謂水之大者爲海如魚海青海星宿海之類皆非瀛海也南人謂水之大者爲江如桐江桂江牂柯江之類皆非岷江也古今之方言實然故孟子於河濟漯北條之水則謂之注海於汝漢淮泗南條之水則謂之注江所謂名從主人也且淮水之委今名曰清江輿地隅說已明言禹開之則謂清江爲淮水所注之江奚不可者乃必舍清江而別尋岷江豈非自生荆棘與況海口之名江者不一而足閩則有馬江粵則有珠江

浙則有錢唐江蘇則有黃浦江是皆可舉爲清江之例又何
必岷江始爲江耶明乎此而三千年之聚訟可息矣若錢竹
汀氏謂胸山以南餘姚以北皆江之委已與是說相近特泥
乎岷江之江而未悟南北之方言故猶苦於臆斷無據焉爾
三后先伯夷後禹稷解

呂刑篇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
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說者咸以爲三事之次當以
治水爲急禹功最先水土平然後種穀稷次之卽舜典命官
之序亦伯夷居後而此經先言伯夷者穆王之書專爲命刑
而作禮防於未然之先刑禁於已然之後禮刑相爲表裏欲
齊之以刑必先齊之以禮也然蒙意尤有進者考孔氏注伯
夷姜姓實四岳之族其名輩或在禹稷前而呂侯爲姜姓苗

商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以伯夷先禹稷者蓋勛呂侯以法祖
之意不然唐虞士師以臯陶爲最著茲乃舍之而不言一則
曰伯夷降典再則曰伯夷播刑豈忘刑官之有專職而轉藉
掌禮者代之耶

夫子之牆解

叔孫武叔謂子貢賢於仲尼子貢曰譬之宮牆是欲以叔孫
家都宮之牆譬孔子之道非以孔子家環堵之牆譬孔子之
道也春秋時士稱大夫皆曰夫子如公伯寮章及顓臾章皆
以夫子稱季孫是其明證蓋叔孫爲魯世族設宗廟於私家
見小戴都宮之制大備舞佾歌雍皆在於是而家臣公若藐
記禮運駟赤輩均可謂之百官當前指點俾對鏡而自明此子貢之
敏也若孔子室家之好未必富於子貢宗廟百官直同說夢

倘以宗廟爲禮堂百官爲弟子不幾譬而又譬語涉僭妄乎
況下文夫子注家亦知其爲武叔夫一人一時之言同一稱
謂或爲此人或爲彼人必待疏釋而後知雖小兒學語亦必
不然豈善說辭之子貢顧若是之顛預邪而且此章之後卽
接毀仲尼章子貢兩稱仲尼未嘗呼師爲夫子也則此章以
夫子稱武叔也益信

說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防於將然說

周易之書善言天道而未嘗盡委於天常欲以人事挽之此
聖人作易之旨也然使當事之已然始汲汲焉彌縫其閒則
勢每苦不給矣故姤之爲卦五陽方盛一陰始生未至堅冰
也而坤之初六亟以履霜戒之其憂盛危明之意已可概見

蓋嘗考之於史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而亡齊之禍伏宋太祖元年受命二年女真入貢而亡宋之兆萌誠能謹之於微於未然而戒之兢兢業業不敢自縱則天運猶或可回不至陰之極也至於小畜之上九以陰亢陽如元兵圍襄陽已成席卷之勢其凶可知歸妹之六五以陰應陽如慕容雖強勸進於晉能守謙猶爲吉也中孚之六四以陰從陽如唐季藩鎮假旌節以爲榮僅免於咎而已故同一月幾望而所占各不同若究其歸則皆陽衰已久岌岌可危於己一無足恃惟望陰之不進焉耳將然之不易防如此君子惟當乘陰陽之未戰恐懼修省俾陽漸復而陰漸消則泰運之興夫豈遠哉

通經足用說

自六藝以經名而學者最盛於漢世凡議政斷獄莫不稟經以爲訓蓋其學有家法又能通知時事非第褒衣博帶自命爲儒而實一無所用者比也降及唐世諸經皆有義疏於是
有明經之科中葉進士日盛其學亦稍稍衰矣然朝廷選出使之臣猶曰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此韓昌黎送殷員外使回鶻序所爲有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之說也方今海國互市輶車之使徧於遐荒學識迂拘者每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旣不肯以身試不測之險而好談時務之輩又皆猥瑣嗜利借以干進持節絕域動爲外夷之所輕甚至懾其氣燄唯命是從如國體何誠得博古知今之士以聖賢爲師不爲利誘不爲威惕事當守經則引禮以飭其躬事當達權則引春秋以持其變而且從容講說得於詩者深悔吝憂虞

悟於易者久其爲邦國光也遠人豈不推而重之哉然則通經足用一語雖非專爲出使而言第果能折衝萬里則其用無窮爲循吏爲名將爲賢相真儒之事業一以貫之也已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說

周禮秋官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後鄭注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此卽漢世平準之法所從出也桑孔行之而獲利議者猶譏其有商賈之行至新莽誤解國服爲息之說而天下大亂矣唐劉晏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亦善用此法者也乃王安石行青苗新法卒兆北宋敗亡之禍其故何哉蓋貨財之儲積流通聽富人自爲謀則利多而害少其令以國灋行之者不過懸一限制使出與

取皆遵依之非預聞其事也倘使以有司治之則胥吏之抑勒簿書之繁重適以擾之而已豈能歷久無弊也耶若先鄭所注同貨財者謂合錢出買者也以國灋行之司市爲節以遺之賈疏謂其無所依據蓋古無集股分法也今歐洲諸商無不合聚巨款而官復爲保護之與司市爲節以遺之之事略同卽謂外洋商務得周官之遺意亦工於附會者也
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說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言也蓋會易書詩禮之旨而開孔子論道之先者也易之乾象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而文言卽申之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

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豈非命根於性而禮義有以定之耶詩之抑戒曰訐謏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言本威儀以作則而定命實不外是耳書之洪範曰皇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此命之所由立也而五事之恭從明聰卽寓於貌言視聽之中休咎各以類至有不敢忽於動作時者其則真不遠矣至於禮之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者則合命與禮義動作威儀而一之蓋命至隱也而有則乃見矣命至微也而有則乃顯矣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若論語記子所罕言雖在於命而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亦謂舍禮無以言命非終不言命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也性與天道命也命非不可得而聞卽寓於動
作禮義威儀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自後世之儒者高談心
性而放達以爲狂謂禮義爲桎梏其不率天下而夷狄之不
止豈非名教之罪人也哉
喪葬不可徇俗說示諸兒

喪禮之不講久矣而金陵爲尤甚欲矯時弊必由士大夫之
家子雖非望族而七葉習儒去奢去僭一準乎禮非敢爲驚
世駭俗之舉也試略言之一諷經近時禪僧聞檀越家有喪
卽率眾往呪謂之挂旛每逢七期主人必延誦十王經以超
度亡靈不如是則人目爲不孝夫人子於其親始死忽強加
以罪過而恃諸衲以解之不謂爲妄得乎吾非附道學爲名
者也覺體魄未寒之時鐘磬鉞鐃喧譁盈耳甚非所以安冥

魂故喪柩在堂以前斷不準用浮屠法以壹人子之哀思如

必欲建道場則禪僧讀功德疏頗有祝告遺意或遣奠日一

用之以託於巫交鬼神之義歟案通禮初祭大祭皆不用祝

後始用告辭題主虞祭以後始一儀衛金陵遭喪之家門前

必以蓆為棚東西作轅門式又設鼓吹亭於左右及遷柩在

路有馬上鼓吹作軍中樂又有方相四目魍魎頭武士今謂之

人門神今謂之黃門官及天祿辟邪諸獸今謂之青獅白象前導此皆明功

臣體制也而士庶家沿襲為之越禮甚矣故今於汝母之喪

概斥不用若夫功布銘旌柳車黼翣送喪者執紼而行以界

道塗以辟路人無悖於禮而適便於事則又不可少耳一變

除儀禮疏云服隨哀降殺以冠為受如斬衰裳三升冠六升

既葬後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後又以其冠為

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又注云練十三月之祭此日以練布爲冠服故以名祭卽小祥也是月男子除首經而帶獨存婦人除要帶而經獨存又案漢書文帝詔云十五日大紅十四日小紅七日織釋服應注云此以日易月也可見古之喪服衰麻疏布以漸而輕今則除喪前一日縞素如初喪至次日卽純吉未免卒遽無序茲姑定一通俗之禮斬衰者於卒哭日今謂之百日今謂之緝邊爲齊去領布易稽顙爲稽首小祥日今謂之釋縞素要經不除大祥日今謂之服布袍袿而拜是謂禫服以至於除而後純吉一族葬周禮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是葬有一定之兆域無所謂風水之說也乃近世選擇墓地爲葬師所惑謂吉地止一穴不可多葬爲子孫求福計以致冢墓睽隔不便祭掃予謂鬼神之理不外人情

生則同室以居死而不相依附於心忍乎故吾家於現有墓
地分昭穆依次而葬必壙內無餘壤然後再卜冢域封塋如
前法毋得藉父母骸骨以圖他日富貴致蹈久停不葬之大
罪也凡此四條極其平易而人每不能行非愚卽謬或畏流
俗之非笑姑勉強以徇之此豈可爲家法哉喪禮爲人子平
日所諱言今因汝母之喪特定此規範願汝曹其永守之

答問

答姚友梅貞孝女不當殤問

承示王貞孝女卒得年三十有六有欲以殤喪之者先生引
雜記女子祔於王母之說爭之不能得因詢霖古禮經中可
以發明此義者足見先生虛懷之雅霖敢不竭芻蕘之獻謹
案禮男子二十而冠冠者成人之道也故冠而字之敬其名

也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曲禮又云笄而字是亦以成人待之也又檀弓長殤中殤鄭注云二十以下至十五爲長殤十五以下至十二爲中殤此指男子未冠者而言男子二十而冠至三十始授室則既冠以往雖未授室亦以成人之禮禮之故長殤不至二十以外也而既笄之女子可類推矣喪服小記云婦人笄而不爲殤實與男子冠則不殤之禮相表裏然則男女之殤不殤當以冠笄爲斷不以嫁娶爲斷也以嫁娶爲斷乃近時委巷之禮豈先王之制哉又儀禮喪服記期喪條下有爲眾子之文鄭注云女子在室亦如之大功條下復有爲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之文女子在室與長殤中殤重出明在室非必皆殤也近世殤者無服而大清律有爲未嫁女服期是亦指女之成人而未嫁者也夫

禮緣義起女而以貞孝稱卽在當殤之年猶必勿殤以敦風
教而況年及中歲喪以成人本無疑義乃欲以非禮殤之不
亦慎乎如必謂未嫁當殤使天假貞孝女之年或及耄耋期
願亦將謂之爲殤乎吾知妄談者無以伸其喙也昨聞汪悔
翁秦伯老二議援引該確然皆從貞孝起見霖不敢襲其成
說謹舉年不當殤之條以聞伏惟采擇

答攝女君服制問

時有嫡長孤孫爲庶祖母服斬者或疑之問於予曰今人於
嫡室死以有子之妾爲繼妻可乎曰不可三代以上嫡庶之
分最嚴齊桓公葵邱之命曰無以妾爲妻魯哀公欲立公子
荆之母爲夫人宗人覺夏以爲無其禮推此說也夫在而以
妾爲繼妻是自爲非禮也夫沒而子以爲繼母是誣其死父

而陷母於不義也烏乎可問者曰公羊傳有母以子貴之說其尊嫡之義安在曰此正所以尊嫡也人莫不欲重所生有賢子而始伸其尊並非因夫之貴以貴之也故

國家封典必加太字以別於夫之敵體義由子生也此所謂母以子貴也問者又曰若吾子所言者古禮也王制也非人情也世有嫡室久沒一家之政皆側室所主持而子又已貴彼九族之親莫不因其子而事之如繼室於此仍欲正其名爲妾母乃慎乎曰小戴禮雜記篇有所謂攝女君者

御案以妾稱妻皆曰女君此通大夫士言不專指諸侯也黃氏注謂古者禮無二適女君卒則以妾攝之而不得爲夫人唯其隆故雖無女君而內有主唯其殺故雖攝女君而分不踰正與子所云者相近此可謂之攝女君而不可謂之繼嫡

其禮之輕重則隨人情所欲致者而致之是仍通乎母以子
貴之例也問者又曰諒哉吾子所謂攝女君者至當不易之
名也則當攝女君之喪嫡長孤孫宜何服曰難言之矣喪服
必遵

會典孤孫爲祖母無論嫡繼皆承重服斬爲庶祖母服小功
使服以斬則代祖父尊其妾是誣祖也是貶父也且置嫡祖
母於何地乎使服以小功則生時已尊其稱沒後反卑其禮
於情亦有所不安更何以慰夫熒熒在疚之叔父也而

會典又別無攝女君之服制然則欲於道之兩窮者而變通
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或者其服大功布以期
年乎不爲承重者所以明祖母之非繼也不爲齊衰者所以
別諸孫之於祖母也然亦不爲小功者所以加隆於凡庶祖

母也仁之至義之盡是亦亡於禮者之禮也已

妻無並嫡答問

鄉人有某甲始聘乙氏遭亂久不得音問更聘丙氏將娶而乙氏至丙氏復不肯他適同歸於甲甲遂並以爲妻或疑其非禮而問於予予曰是名之不正也古者妻無並嫡春秋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白虎通云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是雖親亦不得並貴所以尊嫡也故大夫有貴妾士有長妾則凡嫡妻以外亦統名爲妾而已矣或曰若然則乙氏爲妻丙氏爲妾其尊卑不太懸絕乎予曰古之所謂妾者姪也娣也皆妻之親屬也否亦異姓之來媵者非若後世之妾婢子耳嬖人耳甚且爲娼妓之流耳其品既賤而名亦與之俱賤遂爲人所不甘受小戴禮

記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鄭注妾者接也以時接見君子也六禮不備謂之奔而豈私奔之奔也哉今丙氏之聘嫁皆後於乙氏甲雖並以爲妻準以妻無並嫡之義欲不謂爲妾不得也雖然如乙丙氏之比者古亦有其人矣娥皇女英並稱二妃似無分乎嫡庶然長幼之倫卽先後之序也春秋時晉有趙姬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則身甘爲妾而以嫡讓人古今之守分者一人而已晉賈充先娶李氏因刑家離婚復娶郭後李氏被赦歸武帝命爲左右夫人溺情悖禮不足爲後世法也晉書禮志載陳詵妻李氏因請活姑命而陷賊詵更娶嚴氏後李氏歸詵籍注二妻李亡疑所服王愆期議以李氏爲嫡嚴氏爲繼其文甚辯與甲事適相類惟嫡妻猶在已有繼妻於言終不順善乎干寶之議王愆二妻云

同產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爵者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人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是隱其嫡妾之名而爲是調停之說甲事固當以此爲斷若張華因程諒二妻前妻亡後妻子疑所服而設甲乙之間荀顗議之曰先至爲嫡後至爲庶丙子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丙則其論太峻彼上旣屈於夫下復不得伸於子非人情也然則乙丙氏設有不諱甲之子將何以爲服曰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共以爲子卽共以爲母可矣乙氏子以乙爲嫡母以丙爲慈母不得謂爲庶母也丙氏子亦以乙爲嫡母而以丙爲親母不得謂爲生母也其制服皆以三年庶幾泯家庭之隙酌時俗之宜而亦無戾於古禮也與

答異姓主喪問

鄉人某有舅祖母無子寄居於其家病篤欲以某爲嗣孫主其喪或疑之來問於予曰異姓不相爲後古之禮也然世俗相沿服以恩制事以權行或亦禮之可從者與予曰否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莒公子以外孫爲繒後春秋書之曰滅賈充立韓氏子秦檜立王氏子禮官皆擬加以惡諡非以其荒謬之甚乎今某乃欲以彌甥而承舅祖之重溺情害義以亂大倫是大悖乎聖教而視賈秦之所爲變本加厲也烏乎可問者曰若然則某氏設有不諱赴告之文將以誰主其喪乎曰喪禮有無後無無主夫族無人則前後家東西家甚至於里尹皆可主之況同居而爲彌甥者自當仍以某主之無可疑也惟考古喪服及會典皆不爲彌甥制服今旣爲喪主則當援同爨總之例而

爲之服三月其赴告之辭曰主喪總服彌甥某頓首則上準古禮下合人情子所謂服以恩制事以權行者固在此而不在此也

對

中國學西商之弊對

或問曰西國之商務愈辦而愈富中國之商務愈辦而愈貧其故安在予對曰無實心也蓋浮慕西商之名而中國之伎倆未變陽襲西商之貌而中國之習氣仍存利不可得弊且日滋財安得而不耗哉請略言之一日集股分西商有大興作必開公司合百千萬億之財以牟利而贏縮共之若中國殷實之家則斷不敢倡是舉慮或有折閱雖傾產不足以償也然則其創爲者非鑿空之流卽武斷之輩耳廣填號票網

羅巨貲挾詐懷欺言皆悅耳而又開設局所號召黨朋揮霍金錢修飾輿馬以他人之脂膏供大猾之囊橐所用既竭事卽中休彼抱空券者亦自悔擲泉布於東流而已此其弊在於肥己而財之所以耗也二曰購機器西商製造木鐵諸物皆取於本國之廠而工人自爲之奇巧日出而不窮其成愈速其本愈輕未有不獲厚利者耳若中國所需之機器則悉資於外洋其良楛不能別也往往以貴值取竄貨甚且承辦之人相爲朋比故昂其價惟中飽之是圖幸而器既備矣又必延聘洋師指揮眾匠薪水之費百倍爲期是則經營於始者用實不貲而取償於後者猶將有待不幾如隨珠彈雀所失已可概見所得尙不可知乎此其弊在於因人而財之所以耗也三曰受官制西人商務必賴官爲保護不過釋其阻

撓平其爭訟已耳他事概不與聞焉若中國舉辦一事必先稟明大府外而胥吏內而幕掾皆得以持其短長一駁再駁非許以重賂斷難允準迨一局甫開則薦司事薦家丁濫竽充數者不一其人而經理者有紳士稽查者有令長無不月糜廩粟歲給餼修稍有不周卽虞掣肘此其弊在於無權而財之所以耗也四曰招羣妒西商創立之業例以一家承辦必數十年之後旣獲厚利始許他人踵爲之中國則無此厲禁也稍有生息人人皆可仿行如蠅逐臭如蟻趨羶始則相敵者鬪繼則同黨者鬪終則合股者亦鬪小而侵蝕大而并吞相軋相傾必使贏餘之利同歸於盡而後已此其弊在於多爭而財之所以耗也凡此四弊皆關於商務之大者苟或不除而遽欲獲利之厚是亦南遊而北其轍有愈行愈遠者

耳乃猶詡詡然誇於人曰此吾學西法也吾恐西商將竊笑其旁謂東施效顰竟不自知其醜豈不大可哀乎哉

中國學西商之要對

問者曰中國學西商之弊子既詳言之矣反復以思竟無救弊之法然則西商遂不可學乎子曰非也不必慕者西商之名而西人之實則宜學不必襲者西商之貌而西商之術則宜學其要安在曰貨必盡美也行必經久也期約必堅也工貨必厚也蓋中國市物每以楛冒良借欺售者而貿易因之日衰西商則價之所值與貨相準其擇之也審其造之也精凡同此牌記者貨皆畫一不肯稍攙低色以自敗其名此其宜學者一中國塵肆開閉無常見異思遷絕無經久之志甚有獲利而亦休歇者西商則每興一業必數世以爲期雖或

稍虧必不中止而憑其心思之巧創造新奇孳孳無倦月異而歲不同豈有不致富者乎此其宜學者二中國期約亦用質劑而抱券執要閒歸無著其行之不遠實由於此西商則文契既立無爽分毫雖相隔數十年相距數萬里一紙電行如攜如取未聞稍越限程者此其宜學者三中國用人工貲極微狡猾之流每譎張以爲幻權之所在雖主亦不能過問非惟侵利甚且蝕本豈盡人之無良哉亦半由家累之重耳西商則必量其人之才與其人之所需而重資之俾得俯仰無憂然後任之以事斯人皆盡心自無乾沒之患也已此其宜學者四夫貨必盡美者誠也行必經久者恆也期約必堅者信也工貲必厚者仁也是皆中國聖賢之道也西商竊其緒餘遂能籠天下之利使於此而正告之日中國聖賢之道

可。匱。文。有。

卷一

三

可以通於商務未有不駭爲迂怪者故吾仍謂爲學西商之要而已矣

可園文存卷二目錄

廣義

柳賓叔穀梁大義述廣義

辨

賓媚人辨

汲黯好黃老而輕儒辨

稱朱子爲考亭辨

駁

駁胡安國春秋責備賢者說

駁班史王章不量輕重論

駁班史司馬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論

釋

易九用六釋義

中庸追王太王王季釋謬

角字別釋

原

原權

原智

可園文存卷二

江甯陳作霖伯雨

廣義

柳賓叔穀梁大義述廣義七則

元年 述曰羣公皆有正月定公獨無正月孔子特削之也羣公即位皆不日定公獨書戊辰亦孔子特筆之也

謹案定元年無正者為季氏所立不能正其始也即位書日

傳曰厲者自癸亥昭公喪歸至戊辰凡五日危幾不得立也

外殺 述曰殺例書日者止昭十有一年楚子虔殺蔡侯申一書夏四月丁巳所以謹夷夏之防也

謹案殺書日者不獨別夷夏也以賊誅賊其罪正等亦兩相

殺焉耳故曰此自日危也例來至凡殺書時者亦不得援討

賊討時為斷應自諸侯卒葬時惡之也例來

自晉書秦委傳諺曰賈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

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

謹案以此例推之若秦滅於呂猶曰曖昧之事至周太祖立柴榮為嗣則與莒正同紫陽綱目踵事春秋而不特書郭氏

滅猶未達穀梁之義也

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述曰前明嘉靖閒大禮議起紛紛者迄今未定首輔楊廷和及子修撰慎徒以儀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欲推士庶之禮以例天子張璪桂萼等不從楊氏父子不知據此傳以折服張桂至率廷臣二百餘人撼承天門大哭聲震大內而卒不勝在籍大學士楊一清亦右張桂而左楊氏父子皆不知此傳義者也至毛西河全集中大禮議以為此繼統非繼嗣器器置辨尤為背經畔聖匪直此也有宋歐陽公濮議朱子以為徧檢經傳苦無證據亦不知此傳義愚特表而出之此子穀梁子所以統貫羣經而獨有千古者也

謹案為人後者為之子楊廷和欲推士庶之禮例天子而不知君臣即父子為武宗之臣即可為武宗之子不必泥於孝宗之倫序殷禮兄終弟及兄弟亦父子也繼統非繼嗣張璪

桂萼分統與嗣而二之而不知嗣卽爲統兄弟可以繼統兄弟卽可以繼嗣左氏傳逆祀有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是亦以兄弟爲父子也若此傳云云可以抉兩家之癥結而平其攻擊惜當時無人引及亦可見明人之荒經也

禘祭 述曰白虎通祭宗廟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也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謂之禘祫何禘之爲言禘也序昭穆禘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

謹案昭穆一定之序而必於禘祭一禘之者蓋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異兄終弟及則昭穆同於父子故閔僖亂其先後卽曰逆祀然不當禘祫之時各自爲廟各全其尊而其失序也不見一當合食之祭禘而觀之有難掩其非禮者已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至今如聞其太息之聲也

祝吁 述曰左氏公羊作州吁箋云說文叩部別呼雞重言之从叩从州聲讀若祝繫傳通釋臣錯曰重言之故从二口列仙傳有祝雞翁後人或作翺隻逐反

謹案祝與祝通詩大雅侯詛侯祝讀祝為祝州吁作祝吁者

一聲之轉也州犇捷接等字仿此

遠罷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遠頗

謹案古音罷讀同頗周易中孚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是

其碻證

辨

賓媚人辨

賓媚人非國佐也春秋時以賓為氏者賓起有寵于景王賓牟賈侍坐于孔子皆非齊人齊桓公之世有賓須無者與隰朋王子成父同列媚人殆其苗裔與其日媚人者何蓋人君

左右親信之臣如鄭有所謂嬖大夫者秦詩云公之媚子皆其證也若國佐則天子命卿齊國貴臣其為人剛介嫉惡後以殺慶克罹禍諡曰武子姓氏爵里行誼皆不能強爲附會杜注祇以經書齊侯使國佐如師望文生義別無佐驗殊不思古者命使必有摯介皆擇工於辭令者爲之若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荀躒如周籍談爲介應對之言左氏備書於冊安知賓媚人非國佐之介而資其口舌以折衝耶經書使者之姓名傳詳上介之辭令各有所屬舉其重者言之不必定爲一人也不然袁婁之盟傳胡亦書國佐而不云賓媚人乎可見煩言旣解執牛耳者正使尸之賓媚人不與其事焉耳汲黯好黃老而輕儒辨

漢有天下承秦苛虐之餘以清淨爲尙而黃老之學以興自

曹參治齊尊事蓋公獄市不擾齊因大治後本此以相天子而海內無事歷文及景世世宗之至於叔孫通之爲儒阿諛順旨綿蕞制禮爲世詭病其不足重也久矣汲黯仕漢武之世以多欲規其君君嚴憚之至不冠不敢見似得儒之清介者而其實好黃老故淮陽可以臥治當公孫之爲相面斥其作僞於儒者極鄙之不足覘其志趣乎然吾以爲黯之輕儒亦輕布被脫粟之公孫耳彼廣川同時未聞其有遺議也黯以戇直著名而累黜不悔實學黃老而有得者自茲以後經學日盛黃老日衰而治反不逮文景時黯好黃老而輕儒黯之見真卓矣哉故黃老之學善用之則通於儒曹參汲黯以功業自見者也儒之學不善用之則遁於黃老張禹孔光以浮沈取容者也然則世之擇術者其毋泥黃老與儒之名而

軒輊之也與

稱朱子爲考亭辨

世皆稱朱子爲考亭此誤之甚者也韋齋先生爲建州政和縣尉遭父承事府君喪以貧不能歸遂葬其親於政和縣護國寺側服除調南劍尤溪縣尉去官後因寓閩不歸婺源嘗來在建劍之間過考亭愛其溪山清邃欲卜居焉是考亭乃韋齋眷戀之所其應屬韋齋也明矣然宦況蕭條買山無力至晦翁辭免湖南運使始築室其地不過卒成韋齋之志其告家廟文具在可證也則考亭之名朱子焉得專之夫司農爲先鄭所莅官而康成卽不敢稱司農授受相承者尙如此況父子之間乎吾故曰世皆稱朱子爲考亭此誤之甚者也

駁

駁胡安國春秋責備賢者說

胡氏傳春秋有責備賢者之例學者多信之噫此非聖人意也夫所謂責備賢者不過指趙盾許止二獄耳然趙盾許止皆不得爲賢者盾之弑君董狐書之矣度許止之事當不異是夫子考列國舊史之文而書所當書亦不得謂之責備間嘗取春秋書法而繹之賢者書官如宋司城來奔之類是賢者者雖夷狄必書其君大夫如吳子使札來聘之類是賢者不名如季子來歸之類是誠以國有賢者固一國安危所係有過猶必爲之諱以爲敦行者勸又安肯挾刻薄之心苛求其私哉創是說者蓋以私意測聖人謂君子不黨責備賢者所以示公且賢者責之則知改不賢者雖責之無益循是說也是不賢者常得優游於褒貶之外縱罪大惡極亦可未減而

賢者動輒得咎人亦何樂爲賢者吾恐啟小人怙惡之情絕君子爲善之路皆自有此例始也若夫持此例以律己而不以繩人如王氏應麟者其真得聖人意哉

駁班史王章不量輕重論

異哉班史之論王章也而以爲不量輕重其失事實也甚矣姑就其謬而糾之漢制自丞相御史大夫下逮郎署皆得封章論事況京兆列郡之首職煩地近尙謂爲不當言乎其謬一西京外戚之禍自呂霍以來至王鳳而更橫陷王商黜定陶納已適人之婦其心路人所知也尙謂爲不足言乎其謬二况其時天子有疑鳳之心章疏一入召見詢代因其隙而攻之章固善於乘勢者至於王鳳乞憐挾持天子小人伎倆特行險以徼幸耳尙得謂爲王氏盤根已固非章所能動搖

乎其謬三張禹孔光以師傅而附王氏杜欽谷永以近臣而附王氏講明哲保身之道者莫諸人若矣孟堅亦嘗譏之茲乃於攻王氏者復有微詞不幾自相矛盾乎其謬四劉向以漢室宗親實封屢上王章以京兆碩輔災異獻言其事本同孟堅乃以向之免罪也而褒之以章之罹禍也而貶之不幾成敗論人乎其謬五然孟堅之顛倒是非如此並非苛於王章也蓋親爲竇憲掾屬見其驕橫與王鳳同而不敢論劾遂覺章之諫可以止而不止譏人過所以掩己過也嗟夫士君子一有文過之心則所言豈可爲法哉

駁班史司馬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論

班史謂司馬遷先黃老而後六經其說甚謬試與之讀史記孔子則贊爲至聖老子則稱爲隱君子不已顯有軒輊乎至

其自序中先敘六家者述其父談之學也曰陰陽曰儒曰墨
曰名曰法曰道德皆言其大旨而於道德尤詳黃老之宗在
是矣後敘六藝者史遷自明其所學也曰易曰詩曰書曰禮
曰樂曰春秋各發其要義而於春秋獨重聖經之傳在是矣
故作史記以成一家之言所以紹春秋之緒也蓋漢興以來
治尙黃老學重刑名孔子之道猶未大顯至武帝時學術尤
爲駁雜雖有申公董生之輩無能挽回史遷傷之乃尊孔子
爲世家弟子亦別爲傳儼然有素王素臣之分焉而於孟荀
列傳中雜述諸家謂孟子獨傳孔子之學復作儒林傳凡傳
六經之儒皆述師承以不背孔子之道爲主反覆申敘不厭
求詳顧猶謂其是非不合聖人耶然則推尊孔子表章六經
實自司馬遷始而於黃老乎何有

釋

易用九用六釋義

用九用六二象釋者言人人殊案乾鑿度陽動而進變七之九陰動而退變八之六是九六爻之變也朱子本義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陽爻之通例也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陰爻之通例也學者多從此二說蒙以爲用九用六專指乾坤二卦言不得謂爲通例蓋乾六爻皆九遂於六爻外總言之曰用九坤六爻皆六遂於六爻外總言之曰用六六爻實兩一爻虛以虛運實而其用著矣若他卦爻辭無純九純六者用於何有故他卦爻辭皆六而乾坤獨有七特標一用字以明之亦謂其體本六用其爻則七耳豈他卦所有之例哉

中庸追王太王王季釋義

中庸追王太王王季或謂文王受命改元已自稱王故周公祇言二代此漢儒之謬說不可從禮大傳設奠於牧室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武王既得天下而追王自是正理乃中庸屬諸周公且謂成文武之德似文武皆未行周公始行之者何也蓋周公制禮時始立廟號而改稱王耳周立五廟加文武二世室爲七廟此時二祧未立太廟外祇四親廟文武爲祖禰其廟立於有天下之後已稱王號而太王王季二廟尙沿諸侯之制周公相成王四親廟一律稱王故追王僅云太王王季也至於大禘之祭則并及已遷之主下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無廟故不追王尤足爲改廟之確證云

角字別釋

漢書董仲舒傳子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翼足一類齒角當亦爲一類角者物之至尖者也鳥喙尖銳故謂之角謂獸有齒以齧卽不得有角以啄也集韻啄味也啄角音近啄可爲味角獨不可以爲味乎文選注觜喙也觜爲鳥喙而其字從角則角與喙可通矣不然牛羊麋鹿之羣有齒復有角者多矣安得云有齒去角耶竊疑召南雀角與鼠牙對當亦此意如謂雀本無角反言以爲興則鼠牙之句其將何說之辭

原

原權

有一家之權有一國之權有天下之權父兄之教不先子弟

之率不謹則一家之權失而一家亂矣政出多門民懷私惠則一國之權失而一國亂矣將相不和蠻夷交橫則天下之權失而天下亂矣蓋權者上所以制下下所以奉上自然之理亦一定之分也有權乃可以立法有權乃可以用人有權乃可以理財有權乃可以治兵一人主之人人不得覬覦之而猥曰平權乎哉昔者權在諸侯而周亡權在外戚而漢亡權在宦官而唐亡權在戎狄而宋亡權不在君則天下相隨以亡夫固安得而平之然則民爲重君爲輕之說非與曰孟子生戰國之時見當世諸侯王暴虐其民特爲過激之辭以警之其曰得乎邱民爲天子亦謂民心旣得天子之位乃安非謂小民之權可以廢置天子也亦非謂民各有自主之權也更非謂民皆有自由之權也夫權取其平所以平人之不

平而反將待平於人不亦慎乎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其勢本不平也爲民者亦惟循分守已聽命於君退處於無權之地焉耳而豈可強不平以爲平哉故不獨民權不可平卽民智亦不可妄開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使天下之民不審是非胥挾其機械變詐之智發爲橫議以與天子爭權則亦大亂而已矣此民權之流弊所爲一變而爲無君之黨也夫

原智

明是非之謂智今之所謂開民智者機械而已矣變詐而已矣譬如鄉僻之人偶入城市見其繁富而慕之則纖齋變爲奢侈不如鄙陋之爲愈也又如閭里之民習爲胥吏援其例案而文之以鍛鍊濟其貪猾不如守分之爲愈也民智之開

何以異此曰平權曰均富曰自主曰自由皆其學之宗旨所以開民智者也智而小開不過短衣窄袖吸呂宋煙坐自行車而已智而大開則以中國爲野蠻以聖賢爲舊黨立教會保黃種號召朋徒一唱百和民不安於爲民各挾其逞強鬪捷之心以爲悖逆無道之舉故富有散票兩湖學堂之通儒亦復爲之非其明效大驗乎然則民智其終不可開與曰四民錯處各勤其業告之以忠孝激之以廉恥士通古今之事而士之智開農知土地之宜而農之智開工諳製作之精商習貿遷之務而工商之智開卽或輔以西學亦止在語言文字測量格致等科而革命流血諸說皆懸爲厲禁是非旣明則所開之智亦大矣而豈同於機械變詐之爲也哉

九

九

可園文存卷三目錄

漢王馳奪韓信張耳軍論

蜀先主勸誅呂布論

諸葛武侯不諫伐吳論

太史公不爲逸民立傳論

漢書張湯不列酷吏異於史記論

趙普論

明思宗論

張騫論

晉魏絳宋秦檜賢奸論

趙武靈王魏孝文帝合論

馮道論

下
國
之
不
...
三
...
全

明成祖論

韓信論

叔孫通論

馬援進營壺頭論

黃憲論

周處論

房杜論

裴度論

李懷光論

張居正論

可園文存卷三

江甯陳作霖伯雨

論

漢王馳奪韓信張耳軍論

甚矣漢王之雄猜也韓信張耳既定趙地滎陽圍急使徵其兵以擊楚信耳亦未必不至而乃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蓋因己之困急恐彼之不受命詐而爲此是有疑信耳之心矣然不得不謂之能將將顧或謂信耳治軍人得馳入其壁倘其來者爲敵人不幾爲所虜乎善將兵者當不若是不知信耳軍修武時趙地皆定肘腋之間並無強敵王之來也又稱漢使拒而不納是拒詔也而豈料其爲王自來哉若夫條侯之軍細柳軍容整飭軍中聞將軍

令不聞天子之詔特豫聞文帝心勞軍而故示嚴重固不得舉以爲例然則信耳在軍王竟馳入其壁者非疏也惟是淮陰之軍旣爲王奪宜深知漢王之爲人矣假王之請封固陵之不至又何爲乎雲夢僞遊漢王之故智所爲復作異日鍾室之冤卽謂伏於奪軍修武可也彼張耳者亦幸其早捐館舍耳不然柏人之獄豈待貫高而後決耶

蜀先主勸誅呂布論

史載呂布降曹公顧語操曰自今以往天下定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於是命緩布縛斯時也操蓋有用布之意活布之心耳先主知其意因閒言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遂縊殺布或曰此先主之失計也先主苟勸操用布而陰誘布以反覆說布以事丁董者

事操則漢賊未始不可以除何其慮之不遠乎不知操非丁
董比也不殺布則必用布用布則必不失布意養鷹之喻操
固籌之熟矣况布之勇超乎許徐諸將之上以操而駕馭之
縱橫天下雖關張之勁未敢許其能敵故先主慮及爲虎傅
翼不得已而出於勸誅也然則操之奸雄豈竟不知先主之
意而墮其術中耶蓋操之量極隘操之心極險濮陽一役布
幾覆操之巢大爲所困歷數載而始振其復仇之念實未嘗
一日忘卽無先主之勸誅亦必將甘心焉其欲緩縛云者特
以博招攬英豪之名知必有諫阻之人而因借口於非我之
殺之耳矧當是時先主方窮而歸操操甚重先主而未嘗疑
先主表爲豫州牧表爲左將軍將收以爲己用天下英雄惟
使君與操其傾倒之也至矣得百呂布不如得一先主知先

主恨布因殺之以結先主心未幾使之扼徐州拒袁術任爲
爪牙幾欲以用布者用先主初不料其預衣帶詔之謀亦如
布之飽則颺去也則謂操聽先主而誅布爲操之失計也亦
宜

諸葛武侯不諫伐吳論

漢昭烈以荊州破亡之故伐吳而敗人皆以不諫爲武侯病
予獨以爲不然漢室當建安之際曹劉並峙莫不以吳爲輕
重吳合劉則劉強合曹則曹強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侯
於隆中高臥時籌之已熟故初見昭烈卽以外結好孫權爲
言豈至漢中王卽位之後而忽忘之卽令昭烈以麥城之役
蓄憤甚深非口舌所能爭亦必有揣度時勢洞明利害之辭
冀挽回於萬一而顧袖手旁觀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帷幄

參謀之重臣竟若是乎吾知其必不然也然則何爲不聞其
諫曰非不諫也特諫而人不聞耳夫面折廷爭不可則去者
諫臣之職也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者大臣之道也當昭烈銳
意伐吳勢不可遏吾意武侯於此必將從容諷諭涕泣敷陳
而不屑與諫臣爭一日之名甚至一諫不已再諫隨之再諫
不已三諫隨之特人不及知故遂以爲不諫也觀其於猱亭
敗後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其諫而不聽
之故可於言外得之矣不然豈有己不能諫而專望人之諫
者乎豈有不咎己之不諫而反惜無己諫之人者乎史臣載
此一語殆勝於諫章累幅其深識大臣之體也夫

太史公不爲逸民立傳論

論評載逸民七人而太史公專爲夷齊立傳凡仲則附於吳

世家其餘四人概不之及者非以其無事可傳哉或者曰秦漢之際亦多隱君子矣何爲不類載之不知三老董公則見於高帝本紀邵平蓋公則見於蕭曹世家滄海君黃石公四皓則見於留侯世家魯兩生則見於叔孫通傳雖不爲之立傳固未嘗漏略也豈不以史紀國事逸民苟有關於政要則附述之初不必如皇甫謐之作高士傳耳後世史書卷末必傳隱逸自以爲詳且備而例終不及史記之謹嚴者此其一端況史記爲龍門一家言多借以發其佹條不平之慨故傳游俠傷無以力拯己者也傳貨殖傷無以財拯己者也傳酷吏傷刑網之易觸也傳儒林傷僞學之見用也類皆言發於此而意寓於彼若逸民之超然高舉無與世事於已所處之時世渺不相涉何爲浪費筆墨也耶

漢書張湯不列酷吏異於史記論

漢書張湯不列酷吏果與史記之例有異乎曰無異也史記之例有世家有列傳漢書則有列傳而無世家而時寓世家於列傳之中張安世與霍光同心輔政功在社稷位上將爵通侯以例宜入世家也而司馬子長不及見故僅列張湯於酷吏名實已相稱矣至班氏作漢書苟仍列湯於酷吏而別立安世傳則原本不詳苟附安世於湯後則酷吏不可以誣安世於是斟酌增損割酷吏傳之湯以與安世聯爲一卷雖子長復生有不能易此例者蓋傳例卽法史記之世家也論者乃謂因其有賢子而出之於酷吏亦淺之乎視孟堅而不知史例者矣

趙普論

趙普者功名之士非社稷之臣也當藝祖破清流下滁州之日得普以參謀畫戰必勝攻必取陳橋返旆厥功甚偉由是策太原而酌酒懾吳越以進金國家之事半由書生主之曹潘諸將特任疆場之勞耳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謂非普之績與然其心務爲詭奇則陰刻之機伏其才生於閱歷則趨避之術多容胡贊李可度受賕而貪婪漸露矣與盧多遜雷德驤有隙而報復時聞矣至於受顧命立嗣君始則迎合杜后終則迎合太宗無非爲保祿位顧身家之計因時俯仰虛與委蛇於國家相承之大統藝祖知遇之深恩曾未少動於中兩朝重臣顧若是乎蓋普本習縱橫之說天下未定以戡海內之亂則有餘天下已平以垂萬世之基則不足乾德開寶之間獨不得王沂公韓魏公而用之君子是以知宋之終不

振也

明思宗論

明思宗勵精圖治無荒淫暴虐之迹終以亡國世多憫之而謂亡國之罪不在思宗予以爲思宗特無荒淫暴虐之迹耳烏得非亡國之君古者置相君臣一德或十年或數十年甚者歷相數世是以政事有常社稷永賴豈有十七年間易五十餘相而能爲治者乎且承逆璫煽旣老成凋喪之後一二諫臣如黃劉熊姜輩正宜維持調護導之使言而乃好諛惡直斥逐靡遺復蹈熹宗之弊信任宦官以爲可恃他日僨事封疆開門延敵皆帝啟之也疑大臣則政亂塞言路則志荒用奄人則讒進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而思宗兼有之故雖不至如荒淫暴虐者稱爲亡國之君而卒與荒淫暴虐者同爲

亡國之君也與

張騫論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旨哉斯言若爲張騫發也夫漢自高惠以來匈奴世爲邊患至武帝謀所以弱之於是欲通月支與相夾擊騫乃應募爲使雖閒關十三年莫得月支要領而大夏大宛康居諸國之地形已上聞於天子矣旣而復出西域招徠烏孫匈奴之右臂以斷單于因之漸衰皆騫通道之功也然使非天欲開西北國之境則屢瀕於危之騫何得而復命哉是亦漢地將闢騫起而乘之而已顧或謂騫好鑿空罷中國以事四夷不如保境之爲得不知守中國以禦外夷不過驅之出塞而止斷不能潰其腹心聯外夷以攻外夷則或倚其前或角其後彼方自救之不暇中國遂不

煩一兵不折一矢而邊患以紓計莫有便於此者安得以出使勞費爲辭況史稱騫之爲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此尤不可多得之使臣蓋天爲中國而生俾得弭兵通好者也迨卒後諸往使者猶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則其信之所被者遠矣豈徼倖以立功名者耶

晉魏絳宋秦檜賢奸論

老子有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代以上中國之御夷狄不過撫之而已晉悼之世魏絳爲卿無終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絳主其議遂爲千古和戎之祖自時厥後惟秦築長城以限華夷匈奴雖遠徙而空內事外國隨以亡若夫漢和單于唐和吐蕃皆當國勢極盛之日未聞以和爲諱也宋室初興亦與契丹爲好北邊無事者數百年迨童

貫敗盟銳意滅遼卒爲金人所乘以致徽欽北狩江浙偏安
其時萬無和理矣而秦檜窺高宗之隱巧爲迎合忘不共戴
天之仇稱臣割地於是議和二字謀國者始深諱之故理宗
之於元當和也而不肯和以迄於亡前明之季亦然皆以秦
檜之事爲恥也殊不知大臣之賢奸在心不在迹魏絳忠於
公室禦楚服鄭無謀不與和戎特其一事耳其賢固不待言
秦檜陰謀狡毒忌賢害能卽不和金亦不免爲奸人之雄乃
世之論檜者徒指其議和爲罪狀幾若漢唐以來無和戎事
而檜爲作俑者不亦異乎故吾謂檜以和誤宋而宋並未至
於亡其罪猶小以議和爲清流所恥而壹意不和因以誤後
世之天下其罪更大也揣時度勢重內輕外世如有魏絳其
人者雖爲之執鞭所欣慕也已

趙武靈王魏孝文帝合論

將謂法不當變乎則玩愒因循積習終不能移易未有不日
卽於亡者也將謂法必當變乎則掃除更張并其舊有之善
而失之而禍亦不可勝言夷考戰國之時七雄竝峙趙亦與
韓魏等耳武靈王奮志自強因其北邊匈奴而胡服騎射東
西馳盪天下莫敢與爭鋒元魏起自代北奄有中原雖王公
大臣不知禮義孝文帝遷都洛邑化氈裘爲冠帶彬彬子弟
質有其文其效可謂著矣當兩君創議之初父兄百官皆不
欲反復開導始無異言苟非有卓識定力安能奏功若此之
速耶雖然忠孝慈愛中國之教也堅忍樸誠北方之俗也皆
其不可變者也武靈王惟不知此而恃其英斷傳位幼子權
臣怙勢干犯名義致成探轂之災孝文帝惟不知此而浮慕

詩書譁囂相向羽林列校鄙爲粗官不再傳而國以削弱豈
非由變法之太甚以致此哉然而力排眾議有志竟成日染
耳濡民無紛擾較諸新莽熙豐之變法已相懸天壤矣兩君
亦人傑也哉

馮道論

天生民而樹之君所以治民也大臣者所以佐君治民也君
而不能保其民有代爲保之者則其功蓋天下而爲社稷之
重臣如馮道者可以當之矣道初相唐明宗以穀貴餓農穀
賤傷農爲說且謂仁義爲帝王之寶固以保民責難於君者
耳及契丹入中國君不能自有其民乃爲俳語告契丹主曰
此時百姓佛教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中國之不夷滅賴此一言
非所謂功蓋天下而爲社稷之重臣耶孟子曰民爲重社稷

次之君爲輕五代之君大半出於夷狄盜賊日以斬艾其民爲事尙得謂爲保民之君乎君不能保其民而我保之中國雖滅而不亡者道之力也歐陽氏作史乃以道歷事四朝詆爲無廉恥過矣夫古之降志辱身如管仲狄仁傑輩皆以社稷爲重不屑屑於小廉曲謹者其所圖謀大也故富鄭公王荊公蘇黃門皆有取於馮道雖以伊尹之任例之未免大過而望隆德厚澤被生民蓋中國之重臣非唐晉漢周諸帝之私臣五代時一人而已矣

明成祖論

今夫稱兵拒命石晉藉以開基凌寡欺孤朱梁因而建國縱獲蒼穹之眷終貽青史之譏而況以蕭鸞之親行曹瞞之事如明成祖者尤足慨焉夫成祖位非嫡嗣分屬強藩綺季旣

來如意始歸舊邸齊王未反蒯通導以陰謀迨建文時恃叔
父之尊崇紊朝廷之典禮天威咫尺怏怏非少主之臣壯士
爪牙赴赴盡干城之選其包藏禍心窺竊神器也久矣無如
國有強宗朝無元老未得制人之術反爲發難之端指已如
腰草難圖蔓襲蒲城之重任專委勃鞞抗韓信之大軍祇憑
柏直遂使成祖以梟雄之才踞幽燕之地率北方之將士爭
南國之河山始則託疾爲名詭計直同仲達繼則流言不息
兵端詎借武庚哥舒敗績於潼關不克外防安史頤浩誓師
於江上竟將內靖苗劉於是應圖則白馬讖興勤王則紙鳶
信斷鄭門管啟杞子謀成宋廟灰飛伯姬身死哭連鸛鶴難
回野井之行鬪有外蛇竟兆厲公之入位登大寶變起蕭牆
何其悖也設當日者以力假仁行奸雄之權術推誠待物竊

令主之美名則雖有篡奪之嫌或可爲補苴之計而乃眾心未定旣葬楚子於乾谿死灰恐然復錮樂盈於齊國隋帝并兼天下忌刻益深趙王卽位金墉忠良悉戮任宦官以顯職已忘先世規模徙大族於京師不恤民生況瘁寵秦王之英武幾害建成信石顯之間讒遂疏蕭傳且也逞其私智詰爾戎兵憑萬乘之威開三邊之釁契丹入寇烽煙未及澶淵唐帝親征鑿蹕已臨平壤卒之櫛木師行楚王不返獠亭兵進先主遽殂自取之也何足惜哉說者謂激變起自朝廷靖難非同叛逆假使不達權宜但拘小節旣處嫌疑之地難免廢置之憂不知陳思遭魏丕之忌惟應詔以責躬湘東逢子業之疑但滑稽以免禍他若謝客杜門佯狂受辱徒分封之地獻護衛於朝皆善處患難者耳若成祖者挾詐懷奸於平日

乘閒伺隙於一時縱使專事羈縻不行削奪文帝賜吳王以
几杖田叔毀梁國之獄詞終難保其君臣相信廟社無驚也
說者又謂齊黃等變更祖制戕賊本根倘任內亂迭興安能
宗祚永保乎不知高煦稱戈亦託詞於朝貴寘鑄倡亂實借
口於逆璫成敗論人古今同慨況其時沖子承祧輔臣當國
不過成王幼弱無元聖之效忠豈同昌邑荒淫必霍光之易
位而乃挾曲沃強盛之資作鬻拳兵諫之狀卽令斬晁錯以
謝七國誅侂胄以畀金人恐勢難下背已成騎虎之形亦事
類蹊田終見奪牛之獄也已說者又謂當金川失守之時帝
御正殿以待之豈不足沮其邪謀乎不知董卓專權廢宏農
於別院侯景逆命幽武帝於臺城甚者新莽進酒而孝平崩
成濟揮戈而高貴死肆其強橫之心以成弒逆之舉亦事之

必然者豈得謂嬴氏欲挾天子猶畏惡名王敦既收伯仁終歸舊鎮哉故雖史臣代爲諱飾後世稱其英明而究之干戈竊弄不安藩服之常制度屢更又乏人君之度不過與周之叔帶子朝漢之淮南濟北類耳獨其幹蠱蓋愆子孫濟美仁宣之政美不勝書謂之克昌厥後可也

韓信論

假令中原逐鹿國士釣魚雖蒙漂母之憐常受少年之侮不幾風雲未遇乞食終身天地皆冥永清何日乎抑或大將登壇名藩歸國帶礪之盟不改旌旗之色常新不又臣主相投無忘昔款身名俱泰克保令終乎而乃劍氣高衝才難終祕蘭馨甚烈膏復被煎子讀史至韓信傳未嘗不廢書三歎也方其一試連敖再羈都尉漢王求士相國薦賢壇一築而皆

驚兵以多而益善斯時也褒中將東咸欲東歸灞上諸侯未
遑西顧信乃順其懷鄉之意逞我破竹之威先定三秦繼收
西魏拔幟破趙傳檄舉燕襲歷下以窺齊囊濰流以灌楚經
營百戰勞瘁五年迨至垓下合圍烏江逐北而漢業定矣黃
帝用兵功成涿鹿成周開國卜兆非熊君之靈也臣之績也
倘信當日者虎踞膠萊鯨吞梁泗披連河朔雄視關中從武
涉之謀納蒯通之說則進可收天下之燼一統山河退亦成
鼎足之形三分旗蓋雖非純臣之心迹豈非豪傑之良圖然
而推食解衣受深恩而欲報左顧右盼薄天子而不爲縱使
屢被謗讒頻遭猜忌奪壁中之印徙齊國之封雲夢僞遊淮
陰降爵亦惟是低首下心不聞跋扈杜門謝客求免誅夷其
心不可謂不苦矣所失計者七萬戶初平之日表請假王五

諸侯未會之時佩得真印一則欲安反側述似要君一則欲保寵榮功偏震主伏殺機於躡足開釁隙於徵兵遂使長頸烏喙之行出於隆準龍顏之主八法未議三族皆夷卽欲爲綺皓采芝子房辟穀而不可得也噫人臣功名之際豈不難哉

叔孫通論

粵惟虞廷分職伯夷首重寅清周室尙文姬旦特隆制作自來一朝崛起五禮聿修莫不賴儒士之博該爲羣臣之表率鴻業資其潤色趨踰肅殿陛之容虎賁列於周廬蹈厲靖兵戈之氣如漢之叔孫通可得而述焉想其起家博士委質漢王變儒服而製短衣舍弟子而言大猾縱橫游說或類蒯生稱述詩書未偕陸賈旣而天下已定稷嗣膺封功臣擊柱以

相爭歌呼使氣皇帝臨軒而不貴簡易無文通乃說高祖以起朝儀徵諸生而就綿蕞不明時變笑魯叟之太迂度所能行采秦章以相雜百官伏而上壽正長樂之設朝羣儒引以爲郎喜聖人之知務奉常進職詢無愧已然而習禮之臣或不知啟沃也趨時之士或憚於諫爭也惟通當如意擅寵之時太子不安之際引奚齊以作鑒指胡亥以爲辭頸血灑丹陛之前比張良而更激羽翼作青宮之輔較綺皓而尤先惠帝之立通之功爲最大矣顧或謂通之事秦曾爲諛說通之事惠亦善逢迎出處之節先乖忠佞之言倏異不知虎口幸脫聊爲免死之謀馳道已成深懼重勞之毀衣帛倏示重賜悔少年之筮仕未詳櫻桃以獻離宮與孝養之心適合試就生平以綜論又何擬議之可加乎要其爲禮官則能達變爲

保傅則能盡言任不如蕭鄮侯而儀能佐法慈不如王相國而曲以將誠彼匡衡之議廟祠史丹之爭儲位無非師其遺意奉爲典型焉

馬援進營壺頭論

蓋聞淮陰定秦暗度陳倉之險齟石侵蜀改從外水而行自來運我深謀掩人不備因利乘便蹈瑕擊虛豈有方軌並馳常出坦夷之道飛芻挽粟不虞饑饋之艱者乎觀於此則馬援之進壺頭固未可厚非焉夷考壺頭之爲地也俯臨沅水遙指武陵山形與方丈略同地勢控五谿之要臨鄉一勝走竹林而賊忽散歸下雋二途較充縣而糧尤速達伏波乃不徇於眾內斷於心拒耿舒之坐談奏光武而報可采入其阻獨爲其難假使天意助子國威播遠則扼敵人之喉噏計日

功成潰蠻眾之腹心聞風膽落矣無如毒淫不解疫癘盛行
騰好時之書函命梁松以詰責賈胡致誚慧苴招嫌浪泊之
霧濛何深視飛鳶而競墮新息之印章忽奪裹馬革而多冤
讒之行罰之酷也顧或謂帝固寡恩援亦失算賊乘高以守
隘我逆水以行船氣迫炎蒸未得攻心之術聲聞鼓譟徒爲
曳足之觀謀之不臧罪何由解不知齊桓束馬遠踰卑耳之
溪鄧艾裹氈深入陰平之地窮探虎穴自散鴉屯詎肯以隴
右之英豪顧盼自喜忽託葛侯之謹慎畏蕙不前乎至於賊
勢尙延虜功未奏避炎者穿岸爲室恃寵者乘驛監軍亦由
困於天時常逢暑雨兼之厄於人事先隕大星實李廣之數
奇非先穀之性復也不然宋均矯制調司馬以隨軍呂种奉
書入虜營以撫眾猶能襲將軍之規畫斬酋帥之倔強則當

日之借箸深籌批亢得勢可知已然則軍有利鈍地有要衝
或得之而勃興或據之而潰退相持廣武豎子僥倖以立名
獨柵青溪忠臣慷慨以殉節事非一軌理判萬殊亦惟就時
世以推求豈可論英雄以成敗也哉

黃憲論

昔東漢當順質之間黨禍萌芽羣賢奮厲李固以丰裁見憚
杜喬以名節自持極標榜於荀陳潁上說德星之聚奇品衡
於劭靖汝南更月旦之評莫不競尙才猷互爲稱譽處士橫
議襲戰國之餘風眾濁獨清追靈均之貞操雖朝政之日紊
亦吾黨所激成求其隱不違君介無絕俗隕然處順淵乎不
盈則惟黃叔度足以當之夫其家世賤貧幼年岐嶷胸襟莫
測汪汪若干頃之陂逆旅相遭卓卓表一方之望荀淑遇而

興嘆推爲鳳德之徒戴良見而正容重彼牛醫之子澄淆兩
無所入鄙吝因以潛消卽彼周舉陳蕃位高公輔袁閎郭泰
鑒善人倫亦復佩印懷慙過門不去上動公卿之賞識深淺
難量下來名士之欽崇顧瞻弗及同聲相應眾口交褒非德
量之過人孰能若是之無閒與然使入山必深避人若浼繼
嚴光之高蹈學周黨之潔清姜肱羸服而逃魏桓隱身不出
雖審時有素不爲苟就之圖而處已太高未免矯情之累茲
乃力懲詭誕自著和光初舉孝廉復升公府友人勸仕不固
拒以立名京邑觀光亦嘗遊而後去半世膏盲泉石偶通侯
霸之書一時壇席神明未集樊英之謗太守難屈爲簿掾天
下皆號曰徵君荀君大辟應名藩偶來東閣徐孺子薦經府
主不出南州與叔度而三矣要之性情深遠師表尊嚴不必

議論風旨之傳早爲學士大夫所服望成蹊之桃李本自無
言挹入室之芝蘭久而不覺使並世之諸賢效其風範化其
圭稜太學遨遊無忝申屠之義卑官栖託聊羈仇覽之才亦
安有南北部之交爭桓靈閒之冤獄也哉

周處論

自古倜儻不羈之士必爲忠貞無貳之臣是以樊噲狗屠終
佐漢室嵇康龍性見戮魏朝蓋其小節難羈慷慨奮請纓之
志因之大功未就從容矢飲刃之心若晉之周孝侯者可得
而逃焉想其跌宕少年縱橫鄉里襲鄱陽之世澤實吳會之
豪家蛟虎未除旣橫一方以爲害雁羔作贄旋尋二陸以尊
師氣俠成儒學優則仕丞膺東觀督號無難以太常之卿隨
將軍之後國山封禪曾銘天發之碑江境馳驅未受專征之

任降幡倏出青蓋遂行非其罪也已而羣賢入洛寵秩改吳
守新興漢廣之官歷常侍中丞之職豸冠奉法烏府宣威林
甫持權恥爲立仗之馬郅都報主居然上殿之鷹卽茲御史
之深文久爲奸邪所側目矣然親藩之勢偏重雖能秉節專
城而英主之政尙存何敢藉桃殺士是必假薦剡之雅爲陷
害之謀氏反關中軍求鬪將果隸夏侯之部前撻齊虜之鋒
以親老爲辭孫秀之言何淺惟君恩是報梁王之忌久知提
五千之兵當七萬之賊軍非宿飽路斷後援猶且斬將擐旗
撫膺按劍生握蘇君之節死銜溫序之須坐甲不前解系之
軍奚恃易名有典賀循之議難違其忠彰其志慰已願或者
謂孝侯世事江東夙承門蔭不竭節於板橋之戰而捐軀於
隴上之師縱矢孤忠已更二姓烈旣慚於張悌百折不回勳

復遜於馬隆一隅底定跡其始未有愧完人不知西去淮陰
曾受項王之爵北歸羅憲適當蜀國之亡張良辭韓豫讓報
智竭股肱之力感推解之恩雖較諸季鷹思鱸未免功名之
念而視彼華亭唳鶴豈非節義之尤者哉

房杜論

粵惟邦家肇造莫難於汗馬之時輔弼匡襄必裕於潛龍之
日是以周家望散漢代蕭曹並建謨猷共成勳業從未有
君傑出而名世不生者也吾得取唐之房杜論之矣當夫楊
花歌起李子讖興遼東之虎旅皆燔江左之龍舟不返及邑
則權臣竊國瓦岡則羣盜如毛惟秦王以關內之師夷中原
之難府開天策位領尚書延攬英雄搜羅俊傑喜干戈之漸
定知左右之得人論道經邦孰稱瀛洲之上選選籌決勝誰

下國不
卷二
三
爲帷幄之重臣或斷或謀非房杜之功不至此夫使遇慶風
雲朝無荆棘不起青宮之釁克安朱邸之常則梁國兔園遊
借枚馬淮南鴻寶纂待伍雷豈不足自見才華羣推風雅而
乃豆萁煎急粟布容難閒我腹心翦其羽翼或誘以輦金之
富或出爲邊郡之官苟非計定中宵安得事成元武尉遲策
馬仗大義以滅親公謹投龜既不疑其何卜由是深宮吮乳
大寶垂箴位在元勳官分僕射欲識相臣賢否視天下之安
危每思創業艱難愈守成之鄭重已顧或謂房能久相杜已
先亡既時代之懸殊豈聲名之無異不知承平事定草創功
多羊祜平吳杜預守其遺策全斌下蜀王朴早有成謀同心
但得二人遠算直周百世固不得謂號叔早死無與十亂之
勳伯益引年獨冠五臣之列也要之功堪並時事有交資長

孫遜其深沈魏徵尙嫌嫵媚笑蘇薛徒爲文士彼鄂褒終是武夫此所以閣上凌煙惟二公爲稱首配從清廟非餘子所能同又安得以遺愛墮宗結反謀於萬徹杜淹委贄有貳志於建成而文致以罪名竟橫加以訾議也哉

裴度論

從來碩輔之立功非大權無以濟元勳之處已惟晚節爲最難是以陸遜臨壇節制諸將信陵託疾逸樂終身莫不奮其經綸竭其智慮旣乘機以定亂復自晦以全名軍旅之間才猷卓越君臣之際恩禮始終君子讀唐書至裴度傳未嘗不歎其受任之專見機之審也夫唐自至德以來藩臣跋扈節使倔强河北之曷競相梗化山東之鎮亦復效尤迨憲宗資稟英明性情剛斷蜀吳繼滅魏博來歸惟淮蔡之一隅與鄆

下國之序 卷三 二
恆爲三葉方軍事之正急尤經略之是資而度以制告之才
居中丞之職運籌帷幄不愧子房剗刃街衢幾逢緝政遂乃
鈞衡拜命旄鉞臨戎據形勢於郾城成功名於雪夜先翦張
柴之柵狐兔蹤潛旋收懸瓠之城鴨鵝聲亂子佗之復洛邑
德裕之下河東盛烈豐功非此莫並已顧或謂以晉公之望
當長慶之初威德日崇華夷共仰而乃挫兵成德令不行將
帥之間秉節太原身不安朝廷之上豈其英華盡滅荒耄月
滋乎不知時值元和交深魚水黨成逢吉讒信蠅榛內則掣
肘之多虞外則同心之無助使或稍形怨望自炫知謀則謂
其非少主臣周亞夫下獄豫欲爲社稷計王景文見誅无妄
之災度固深慮之矣爰乃浮沈取容寵辱無與山林攝養開
綠野之堂詩酒流連入白家之社頻移散地聞詔命而卽行

歷相四朝長平章而坐鎮國之福也身之榮也要之謀國所
先得君爲重事權悉假則騏驥能率駑駘疑信相參則鳳凰
困於燕雀有武愬古通爲牙爪何難不平任異鑄稹楚以腹
心其隙已啟不直諫以賈禍實因時以制宜詩曰夙夜匪解
以事一人裴公之壯歲以之又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裴公
之暮年以之

李懷光論

自來專閫之將每易竊權跋扈之臣半由激變是以神功破
敵誅殺過深懷恩蓄疑兇頑自逞唐之中葉此類爲多君子
觀李懷光之始終未嘗不歎其鷙悍不馴驅馳足用飛揚有
志本爲鷹犬之材駕馭失宜致縱鷗梟之性其辜當戮其情
亦可哀已以彼渤海華資幽州健將恩加賜姓貴復更名領

虞侯於朔方掌汾陽之軍事紀綱任重色變旌旗親貴法行
令嚴斧鉞無何中軍代帥長武移營名震吐蕃亂平文喜雖
挾私以報怨麾下生心猶乘勝而進師叛人授首蓋餘威之
所及非妙略之致然也既而天子蒙塵逆泚犯順警蹕有奉
天之狩馳書召河北之援懷光方失利愜山欽軍魏縣奉書
兩泣聞命星馳敗敵騎於醴泉達蠟丸於行在耿純赴難萬
眾歡呼張寔勤王一軍忠義魯店之師再勝重圍之卒乃開
功烈不可謂不偉矣使懷光能爲慎密力戒驕矜屈已以下
儉人入朝而結明主驚拳驚直不臨楚子以兵趙鞅倔强漫
舉晉陽之甲豈不功名永保上下交孚而乃頻宣道路之言
欲去朝廷之佞地居柱石勳高而名位忘危心少隄防語洩
而權奸愈懼阻其入覲令彼收京咫尺不見天顏慰勞未聞

溫詔青蠅善譖中藍面之深機白馬空歸悔丹心之在抱陰
謀自固逆意遂萌徵蕃兵而不肯署名對天使而居然投券
楊惠元之眾既奪渭上徹軍孔巢父之死誰償河中擅命蓋
至是而爵階始削討伐乃加大君命將以攻圍軍府無辭以
解免交相失矣何其痛乎要之武人無識賊相多猜固運會
之猶乖實廟謨之未善譖人投北無非勉強之情渠帥歸元
尙作羈縻之計吾乃歎優柔寡斷莫甚德宗姑息養奸終於
唐世節度自相承襲莫攄宏正之忠宰相聽命外藩卒釀緇
郎之禍焉爾

張居正論

從來幼主臨朝必資匡弼重臣當國易涉矜驕是以漢代霍
光不以專權掩其績唐家德裕不以結黨薄其人然而驟乘

禍萌崖州謫重罪罰加於身後功名沒其生前積憾成嫌古
今同慨蓋嘗讀明史至張居正傳而不禁喟然也以彼備職
詞林入官藩邸明習朝廷之掌故深諳天下之機宜制誥體
尊歐蘇之文在是禁中事密頗牧之對不窮勳業之隆兆於
是矣既而歷相兩朝與聞顧命端居首揆獨秉鈞衡減種馬
之舊條采督漕之新議立考成之法而吏職以修信賞罰之
科而主威以重以及驛遞之覈庠序之情允官必澄諱盜必
黜務名實之兼綜咸勞怨之不辭焉至於上兵伐謀知人則
哲運嘉謨於掌上悉虜勢於目中王子寇邊則以李成梁守
遼左俺答款塞則以戚繼光鎮薊州羽檄不馳烽煙無警裴
公在位天下繫之焉矣危司馬登朝敬國深戒其侵擾古所
謂社稷臣者惟江陵爲近之已顧或謂其拱之逐不免妒賢

馮保之交近於趨勢實私情之所發非君子之所爲不知政
出多門則事權不一內無黨助則奏請不行其掌絲綸姚元
崇祇容件食平章軍國文彥博亦結中人深虞掣肘之情妄
附知音之末寸心委曲人每諒之所異者奪情而杖言官掄
元而私子弟啟臺閣交訐之漸釀科場積弊之端城府機深
李林甫幾與大獄公門蔭庇狄仁傑無是鄙情此所爲骨肉
未寒譴訶隨至田園籍沒子姓凋零雖君上之寡恩勳猷不
念亦咎殃之自取威福太專也爾

可園文存卷四目錄

議

整頓金陵善後事宜議

續開朱家山河工議

十廟祀典議

後湖不可通江議

擬移建文宗閣於鍾山側議

書

與朱子期論駢體書

與汪悔翁論府志體例書

與悔翁論志事第二書

與甘劍侯書

與顧石公書

啟

謝沈筠生送桂花啟

謝翁鐵梅諸君送家母壽禮啟

謝張潛亭觀察惠物啟

七十生日謝潛亭惠龍圖啟

謝喬壽人送香櫟啟

上樊雲門方伯啟

上端陶齋尙書啟

疏

募修青溪小姑祠疏

募采金陵詩徵疏

可園文存卷四

江甯陳作霖伯雨

議

整頓金陵善後事宜議

癸酉年作

竊見同治三年曾文正公克復金陵設局以治善後諸務其時荒殘凋敝之餘建置匪易凡所謂招流亡嚴保甲興學校勸農桑獎忠義崇祠廟葺城郭卹孤貧飭武備修廨宇者皆已次第舉行迄今十年於茲尙何有事宜之待議哉顧嘗思之方兵戈之甫定所籌畫者將以禦一時之患其慮宜周及撫綏之既安所籌畫者將以興百年之利其慮宜遠譬諸醫之治病先以藥石攻伐之愈則以鬻糜調養之元氣稍壯則更以參茸培補之俾復於強健而後止以今日事勢論之正當培補之秋也謹舉關係金陵尤大者四事爲詳陳之一日

維風俗金陵人情大率浮動而好侈兵燹以來物力未充猶有樸茂之氣近則服飾稍華奉養稍厚游惰稍滋使不逆爲之禁將愈趨愈下有急難挽回者矣然欲民崇節儉非可家喻而戶說也若能於昏喪之禮嚴爲品節士不得僭大夫庶人不得僭士凡一切宴會衣服諸制皆準此爲限等級旣明或稍踰越人必從而非笑之夫人之驕奢不過欲自夸大耳有議之者隨其後彼亦何樂糜費哉是在紳衿一倡率之以身示法而已二曰興水利金陵城中之水秦淮爲大而運瀆青溪貫之奈青溪自淮青橋至四象橋一帶運瀆自斗門橋至筴橋一帶河身最狹淤墊日深秦淮則東水關來源木石堵塞且內河高於外河若水關全開則城內之水洩盡是以前議疏通未幾復閉由是秦淮之水僅恃西關出入其入也

江潮倒灌帶泥沙以俱來其退也則力弱不能刷淤加以兩岸人家污穢堆壅因而水日混濁流惡無從若能將秦淮青溪運瀆諸河廣爲挑濬開東水關以引諸山水入城借其力以敵江潮則污穢不能停而食之者不至生疾矣至於秦淮之源爲赤山湖近已淤淺城外諸支流亦湮塞殆盡是皆清理水道之所當及耳三日修志乘自前丁中丞有修省志之請而各府州縣皆先修志所以備採擇也江甯府志自嘉慶至今久未續修其間文獻闕略及今修之猶有一二者宿聞見可徵況中更變亂忠義節烈之事可泣可歌尤足以激頑起懦若於本府七屬開設志局延德望素著者爲總纂遴選學校中知名之士襄其事庶一方掌故不至湮沒無傳亦表揚之一端也四日懲刁猾金陵城中房屋地基執業者各給

聯照以鄰人爲保法至善也乃近有無賴之子專爲人作鄰保謀人所已認之屋或指爲冒典或指爲盜賣以致兩造膠葛萬難清釐大抵前數年之認屋皆係自認近數年之認屋半係局騙而實有人主使其間若能於曲直審斷後將濫保之鄰人按律懲辦庶罰一警百峻訟之人可絕矣凡此四者維風俗以正民心興水利以防民疾修志乘以聳民聽懲刁猾以去民蠹非皆今日之急務乎若夫小小興作無關大局雖亦在善後之列均不敢濫有所陳云

續開朱家山河工議

竊惟滁河之水發源於定遠之大橫山由滁西之清流河匯豐山諸水東流而過烏衣全椒來安之水皆入焉名曰三汊河自三汊河下十里曰張家堡已入江浦界而不能遽及江

復縈紆盤折流及六合之瓜步口然後與江相會每逢夏秋之交淫雨驟至山水暴發則決隄防壞廬舍人民牛馬咸罹其殃舉數萬頃耕稼之地不踰時而蕩爲巨浸推尋其故蓋由河流迂曲急難宣洩以致旁溢爲災若由張家堡分流塔塘營以殺其勢不過十餘里即可由浦口宣化橋入江於是開朱家山河之議興焉考明史河渠志景泰十年廷臣會議江浦北城圩古溝北通滁河浦子口城東黑水泉古溝南入大江二溝相望岡壟中截宜疏通成河按北城圩今界張家堡黑水泉今名黑水河與碧泉相通者岡壟中截卽今之朱家山也是爲議開此河之權輿嘉靖中巡撫李公巡按曹公因水潦敗圩見黑水河舊有河迹今之乾中僅隔土岡四里卽朱家山背將開濬之未果旣而巡撫夏公巡撫楊公疏之以誤鑿石骨而止今之隆萬中來安人王來倡議後河

復開以言語激切爲巡按所抑事亦遂寢至我

朝康熙乾隆時制府高公鄂公兩行疏決六合紳商以爲不便多方沮之因而輟工嘉慶間會稽陳公總督兩江六合圩民李大經等復理前議方伯康公親往相度籌款興工河遂通流惟所掘甚淺山脊終未開斷河身之土盡附河壩一經甚雨卽復填委旋濬旋淤職是故也昨光緒四年制府沈公決意興修命吳統領董其役先於朱家山背最難處施工漸有成效以慶軍調防山東而復罷豈此河之終不可開哉蓋嘗平心而論前此之未畢工者承辦之不專也民夫之勢散也經費之太嗇也求效之過速也頃年之役無此弊矣而迫於諸軍之遷調五州縣之民未有不扼腕太息者今者寰海鏡清復得

中朝柱石之臣總制江左興非常之利必是時也誠能因舊迹而濬之則事半功倍其大利則有二而小小之沾益不與焉請得而詳言之濬來全浦易被水災黑水河既通則滁水設有暴漲可徑由宣化橋趨九泐洲以出江不致奔衝潰決而滁屬之圩田可保矣且張家堡以東百餘里六合圩田亦復不少當山水猛決時隄防時有毀敗南城外之浮橋往往衝斷鐵索覆溺多人今由黑水河分之則其怒必減六合亦未嘗不蒙其利觀嘉慶時發是議者乃在六合之圩民可見五州縣之農人無不願此舉者行見江北一帶豐穰屢慶民不告災官不議振此其大利一也大江之危莫如黃天蕩而九泐洲在其上游瓜步在其下游使內地可通舟楫則畏險者亦可溯游於瓜步九泐之間免占風信之變遷羣幸波濤

之利涉危境而外有坦途矣此其大利二也惟是此河既通
商賈之舟楫出江較便不必繞越六合六合馬頭勢將因以
減色遂有倡爲十害之說者一六合地脈震動二秋冬河乾
漕運阻滯三江潮倒灌挾滁河
之水而下四旱時無水及六合五妨金陵地氣六石骨難鑿
七妨民屋入妨墳墓九拋荒田畝家室流離十餉課難徵
夫六合之地脈震動與否杳渺無憑而金陵之氣遠隔大江
更爲風馬牛不相及此固不值一噓至謂秋冬河乾漕運阻
滯則朱家山河半屬六合所轄彼此俱可就近達江漕運較
爲便捷謂民間廬墓不無妨礙則沿河兩岸距民居甚遠惟
浦口間有一二店房亦可給值令遷而墳墓則因成河已久
並無一冢是可目驗而得者謂拋荒田畝餉課無徵則七十
二圩永免水災盡成沃壤國課且因以裕矣此等空言恫喝
不待辯而自明而似是而非之浮議則有三焉尤不可不亟

駁者也其曰石骨中亘萬難開鑿不免勞民傷財者查前河並無石塊後河西岸微有出土之石土人所謂石檻也朱家山之觜首北尾南而東西則有兩土岡斜翼之卽山之分巘也所謂石檻者蓋兩土岡交錯之脈耳前明王來穿井四眼不見有石昨慶軍開濬經年縱偶遇小石亦非堅不能拔者之比此浮議之不可惑者一其曰江潮由宣化橋倒灌挾滁河之水勢如建瓴而下害徧六合者按江潮之入無過道光已酉之歲水猶未及左所巷在宣化橋右安能內匯滁河況朱家山東有數十里山岡障蔽更可無虞卽如所云江水倒灌則瓜步已先受其害矣又何俟浦口新開之河耶此浮議之不可惑者二其曰水勢旣分恐宜洩過盡六合必遭旱災者查滁河屈曲而東水路止此一道故來安首當其衝六合繼攔

其銳若分其勢是略殺之而適得其平也且五州縣地勢以六合爲最下使六合反患旱災則他處不皆赤地乎况朱家山地勢甚高挑深不易即使挑深而較滁河之勢仍必高至數丈安有越過高處盡洩於江之理此浮議之不可惑者三若謂六合商賈之利恐有減色是或不免然商賈末也農田本也無論商賈之利不敵農田且其源皆自農田而來歲豐則銷貨必暢歲歉財銷貨必滯無可疑也况新河祇可夏秋通舟冬春必仍歸六合是商賈亦不過小小失利而已倘泥河開則利分之說而恣爲阻撓試問蘇松港汊紛歧路路可通山東河南絕少支流旁注其馬頭孰爲衰旺商賈自能辨之明乎此而浮議亦可息矣浮議既息則畚耜可施而又非鹵莽以從事也其所當講求者又有四焉自宣化古渡至張

家堡河道計長三千五百九十餘丈由宣化橋而上有馬家橋至陳家橋凡六百六十丈是爲朱家山背山之東西坡下皆有河影與黑水河通東爲前明誤鑿石骨之河未便復開西爲嘉慶中開導之河卽昨慶軍所濬者其地勢最高測得山脊高於河底八丈有奇河面寬十五丈有奇河底較張家堡河底高五丈有奇今欲其河通流高處必須開至五丈低處亦須二三丈不等方能北引滌水南通大江倘丈尺不能如所測之數則開如未開也蓋此處若得奏功以下自可迎刃而解此其當講求者一也山岡太高登陟不易必須隨地制宜輔以器具昨慶軍曾造三輪車箱用韃轡逆挽而上以肩挑之數計之勞逸旣殊出土亦倍誠仿其式而爲之自可省擔運之力矣此其當講求者二也從前河通復淤大抵棄

土不遠之故乾隆中守備李之琨以爲外有大澗可以運土
其中言甚可采而或疑其有妨蓄水者殊不知朱家山綿亘
二十餘里旁陂側嶺歧出不一所謂大澗者不過岡壟相交
之處微有凹罅本非蓄水之澗也即使強爲儲聚亦恐朝盈
暮涸不如一律填平轉可爲耕種之地而土自不致復返故
處矣此其當講求者三也江潮山水漲落無常河成之後須
於宣化橋張家堡附近各建一小牖水發之時開牖以分滌
全來浦會聚之水直由宣化橋而出水涸之時閉牖以使滌
全來浦會聚之水仍由六合而行蓄洩得時則數萬頃之田
禾永免潦沒之患矣此其當講求者四也稽之往古揆之事
勢驗之人情舍是時而不爲則終無得爲之日矣所望籌鉅
款撥防軍俾前此之力不致虛糜一簣之功不致終廢要在

斷之不疑而已

十廟祀典議上許仙屏方伯

頃聞釐正祀典去十廟中祠山五顯諸不經之祀而以王文獻陶桓公溫忠武卞忠貞謝文靖曹武惠韓忠武徐武甯常忠武曾文正十人當之卓哉明禋極報德酬功之致矣然尙有待議者請得而詳陳之元末御史大夫福忠肅公壽久鎮集慶屢摧巨盜及滁陽兵逼猶坐鳳皇臺下督陣力戰或勸之遁叱去之竟死其地明太祖嘉其忠命以禮葬並爲立廟其死事之烈與卞忠貞同似當在秩祀之列況籍隸蒙古旣無鄉賢可附其仕至金陵始顯又無歷宦之蹟使不祀於金陵則毅烈之魄不其餒而此其待議者一也宋贈太師韓忠武王世忠佐高宗中興其勳莫大於平苗劉守淮東而眾所

豔稱者尤在黃天蕩一役惟考黃天蕩之地屬金陵下游已與鎮江接壤當兀朮被困時卽開老鵲河以達建康則此戰並未能保障金陵也至紹興二年以宣撫置司建康不過半載亦無表見是韓忠武功在淮浙而不在金陵淮浙旣已祀之則金陵可以不祀非福忠肅孤祀可比此其待議者二也可否仍留福忠肅之祀而罷韓忠武之祀以符十廟原數則神人允洽治達幽明矣取進止

後湖不可通江議上胡芸臺觀察

金陵太平門外有後湖者古稱桑泊吳寶鼎二年開城北渠引後湖流入新宮其名始著劉宋元嘉中築隄壅水名北湖又因黑龍見命曰元武湖大明中閱水軍於湖號昆明池俗呼飲馬塘趙宋天禧四年改放生池熙甯八年王安石奏廢

爲田明代復濬成湖建冊庫於中洲至今爲城北巨浸其水發源鍾山渟滙於此由北水關銅管入城分爲潮溝青溪以匯於秦淮歷考建康實錄丹陽圖經景定建康志諸書從無與江通流之說惟至正金陵志載元季濬後湖河道自鍾山鄉珍珠橋至龍灣入江蓋宋代廢湖時開十字河泄其餘水於江因有此遺迹而加疏濬至明復爲湖必築隄以障之此可知而知也豈得引爲湖與江通之證哉乃近年之談水利者以後湖淤塞日甚春夏水僅沒腰冬末祇餘中泓旁皆枯裂遂欲決隄開河引江相灌其謀誠偉然後患則甚大矣請得而略陳之夫後湖在鍾山之麓坡陀相接其地身較長江形勢約高數倍如遇旱年山水之來源旣涸湖底存水亦必無多而以長江爲尾閘一洩無餘誰能禦之則全湖之竭可

翹足而待矣一不可也秦淮之水由東關引入直穿西關而去偶逢潦歲則江湖倒灌與淮水相頂河窄難容往往漫溢街市幸所入僅一西水關耳若後湖通江彼北水關一路又將挾江湖而來不反增一蠹穴乎二不可也況江與湖通則估舶客帆勢必麇集菱藕魚蚌之利一掃而空貧民恃以爲生將何餬口卽公家租稅亦坐失此大宗損下而無益於上三不可也至於金陵之城背山面水僅儀鳳一門與江相近擇要憑守後顧無虞倘湖路一通則神策太平皆失其險三方受敵防不勝防四不可也若形家者言謂後湖爲胎元之水氣一外洩則會城之中上而達官下而居民皆有不利此雖爲通儒所不道然相陰陽觀流泉詩咏之矣卜瀾東卜瀾西書誌之矣豈有興非常之功而拂輿情以成事者乎五不

可也然則爲後湖計者將如之何日積淤則濬之使深穢草則撈之使淨長隄則培之使厚潦時水旣有所容旱時水亦不致竭斯水櫃之功見矣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敢引以爲芻蕘之獻謹議

移建文宗閣於鍾山側議上梁星海學士

蓋聞星明東壁圖書之府聿昭水匯南江睢渙之文斯耀當聖清之中葉正文運之宏開尊經史子集之藏庫分爲四別淵溯源津之外閣建爲三緬彼金山之巔

特賜文宗之號現華嚴之世界歡洽人天並瀾匯之御題地殊揚浙久已衿青碩彥得窺

中祕之儲緗素名編永付長恩之守矣奈何紅羊換劫青犢傳烽斬王之桴鼓不鳴劉展之旌旗競進銅鋪卸砌繫殿馬

以成羣瓊軸瑤函歸祖龍之一炬是可忍也不亦傷乎茲者
天地重清山川如故過遺墟而憑弔祇見飛燐愀後進之愚
蒙誰爲導燭宜乎輶車星使玉牒宗英溥學使良欲規復夫舊基
謹拜陳其奏牘晨鐘暮鼓將偕佛刹以俱新春誦夏弦幸獲
朝廷之報可乃籌謀之未定已旌節之遠移適南皮尙書總
制三江儀型多士上承

丹詔咨匠作以經營曠覽玉峯顧賓僚而斟酌夫固謂循塗
守轍見不必拘度勢因時事非得已鎮江以吳楚之要衝值
江淮之總會舟車所萃商旅爲多與其密邇市廛人難請業
何若建從上國士盡觀光維昇郡之名區實南朝之京邑人
文素盛冊府堪稽壽光省新沈休文校其四部總明觀祕王
仲寶定爲七條李唐則澄心名堂聚圖籍於內殿趙宋則紬

書置閣貯文史於建康泊乎明代之興刊有南雍之版萬軸樓築於焦氏山近雞籠千頃堂創自黃家街臨馬路凡此瑯環之福地足爲宛委之先聲爰卜於元武湖邊蔣侯山側環隄以水拓地爲樓

奎翰高懸襲嘉名而不改牙籤森列許羣彥之來遊煥然大觀偉哉斯舉已惟是卷軸納楹之始規畫宜詳簡編掃地之餘補苴不易旣難邀圖書集成之

賜復不容永樂大典之搜曹倉業已增修鄴架豈堪虛設徧行天下求書或學陳農得自壁中好古豈無安國蒐羅採掇可得而言一日徵官書溯自兵燹以後經籍多殘大吏右文會城置局浙西楚北各矜剗刷之能江右皖中亦擅削棗之技至蘇揚之繡梓更頡頏夫金陵類皆錢給公家書成善本

可園子存 卷四
哀多益寡倘能效朋友之通財挹彼注茲亦何異里鄰之乞
火詎有私爲枕祕致缺筭藏者乎二日購舊書嘗見儒士云
亡名家中落棄縹緲而不惜乃市僧之與謀雞林賈人亦知
諸價馬肆皮相未免留良誠能不吝錢刀廣施貨布遇大航
之旅客獲二酉之奇珍利射何妨任貴洛陽之紙字多可數
聊酬皇甫之縑雖居奇之可憎終得寶之自喜也三日寫藏
書夫王氏青箱子孫世守杜林漆簡師弟祕傳既有癖之難
醫豈懷珍而自銜是惟推誠相與絕無蕭生賺帖之心暫假
以歸姑作袁峻鈔書之計況乎范氏天一插架如新仿此而
行當無或拒璧還有待蘭相如未敢踰期鼎贖如真柳下惠
何嘗失寶耶四日印古書緬昔棗木之刻創始於唐楷式之
留莫精於宋苟原編之具在幾彝鼎之同尊欲影摹之旣慮

看朱而成碧欲鈎勒之又恐誤紉以爲紅乃有鬼工傳來石
印如駒過隙有象留中毫髮無遺鏡能蓄影瑕瑜不掩玉自
存真照雙目以瞭如化億身而宛在毋爲縮本尙有典型嗜
古者過而存之可矣若夫勝囊旣積篋積皆盈重已汗牛蝕
須祛蠹香霏辟惡爐合爇夫絳芸木設橫樞門必慎夫管籥
善後之策蓋有二焉今夫大禹洞庭旣屬清嚴之地老聃柱
下必資典守之人俗吏旣置若弁髦學官亦視同傳舍欲垂
永久宜付名流或達宦之居鄉或者耆儒之積學時勤檢勘暇
輒校讐暴常趁夫秋陽漏每防夫夏雨提綱挈領無殊鼇嶠
之散仙握槩懷鉛仍守龍威之祕籍此其不可不擇者也至
若後生可畏小子請觀仰傑構之落成願奇書之盡讀點類
加墨奧義能探字每汗青鈔胥自任則必預防流弊共守約

條習業定程限魏舒之百日借書署券懲張祿之僞名專保
任之責成毋取攜之甚便如或頻翻弗輟莫令污寒具之油
倘其久假不歸應倍罰還瓶之酒嚴於立法戒在徇情此其
不可稍縱者也霖見聞淺陋學識粗疏京口壯遊曾
御碑之盡讀春明屢上知

天祿之非遙望

東觀而舒翹過南徐而寄嘅屬承給札知欲圖新

皇極敷言夙仰

聖人之訓士林加惠愈宏節使之規卽茲虎踞龍蟠結江山
而毓秀行見翬飛鳥革映日月以爭輝謹貢芻蕘伏所荃簪

書

與朱子期論駢文書

承示駢文二則沈雄綿麗感喟蒼涼其弔任君死難篇猶是近代高手至長門怨詩序直駸駸乎上薄六朝焉口吐鳳文九苞競煥目窺豹管一得自矜三復臨風五體投地矣而霖顧有所陳者蓋以學步數載窮源有心雖甘苦之略嘗究津梁之莫逮聊將膺服用代面談竊以駢體之爲文也端莊流麗較散尤難悱惻纏綿以情爲主沿傳旣久真宰不存掉以輕心遂多流弊其有務在飭餽失其指歸言未次鱗語皆合掌或辭繁而意晦因骨少以肉多複水重山其途易誤疊椽架屋無理可尋集錦才長擄摭雖云富有成虹氣短開闔何能自如此一弊也又或五車未讀偶語強爲不持寸鐵而來欲截碎金以去匙右有左宜之妙多肘見踵決之形干戈叢中空拳獨戰冠裳域裏袒裼亦來雖作畫南宮原有白描之

法而修辭東里究非潤色之才此二弊也至若自矜該博專
炫新奇用上古難信之書引小說無稽之語舍正路而趨荆
棘廢六書而返結繩光怪陸離縱誇獺祭鉤輅格磔孰辨孰
音此三弊也他如背戾先型規摹風尚學時世之妝束順江
河之下流作札裁箋唯畫葫蘆舊樣褒衣博帶翻於館閣新
裁一唱三歎遺音安在干篇一律伎倆如斯此四弊也於是
精神盡失風格日卑等於侏優羣相詬病每謂雕蟲小技難
合大人遂學司馬溫公不爲此體抑知陰陽配合而萬物始
生日月重光而大文乃耀觀閱受侮詩亦儷言類帝禋宗書
猶偶語溯其緣起實出秦漢以前暢厥支流乃在齊梁之後
卽宋人之運用經史幾同無縫之衣變化體裁別成拔戟之
隊亦何可厚非哉是必胸藏邱錦筆燦李花以立意爲宗而

典籍輔之以行氣爲事而範圍拘之其勢則水湧瀾翻其辭則金聲玉振班張骨力徐庾才華譬諸風馳雨驟之雄師加以節制則不擾粗服亂頭之美女飾以塗澤而尤妍此霖所爲欲學古人舍魚而獨取熊掌只恐限於才力刻鵠而不類鵞形也且否有當尙望指南臨穎神馳言不盡意

與汪悔翁先生論府志體例書

月前晉謁得讀府志體例欽佩無量竊以人物一類軌範以存前志之規不必盡徇謹就管見所及爲執事一詳陳之籍貫宜嚴去取也六朝僑郡前明勳衛族居旣久土著無殊然渡江始祖尙屬寓公保家賢昆始歸地斷故劉超雖瑯邪繫籍實生北方劉瓛只青溪結廬本非南產凡若此輩無容濫登至於子孫相傳已非一世亦必籍居兩附方爲邑賢遠

而典午諸王止列馬糞一支而居會稽者不載近而桐城方氏止入百川一派而籍皖上者皆刪限斷一定假借無庸他如南朝司馬勝國齊宗本貫久違土風素習或在通融之例以助文獻之資一氏族宜窮源流也前志人物各從其類不溯祖宗之所出不究子孫之所歸數典而忘積慶何在若仿腐史世家之例摹延壽列傳之規就族中最著之賢推上治下治之意張湯先安世而敘不別詳酷吏之篇劉向附楚王而傳不必入儒林之列望門斯在譜學藉存一先正傳宜分界畫也儒行諸篇各標子目專長之士皆有所歸惟華實兼該不名一德者始入先正傳中則其體卽史家之列傳也然而仕隱殊致文武別途一例書之究嫌蕪雜擬卽同時之人考其行誼志趣果合則荀卿與孟子同編英略相侔則廉頗

與相如並列且仿范書之作論不必盡俟篇終但於類敘之
既完藉以暗分卷數雖議蔚宗者或譏史體之壞而述志乘
者卽爲前事之師他若先後之次略依時世緊望之別不判
里居既無足上首下之嫌復少蛤瘦熊肥之患近遵呂志無
庸更端一鄉賢忠義傳宜商增減也縣志鄉賢立爲專傳謹
依祀典不敢妄釐然而張昭賀循之倫以別籍而靡入鄒和
復之之類無實事之可徵未能愜心殊多棘手不若詳其名
於祠祀而毋備其人於傳中果其懿行顯然卽歸先正並於
涉筆所及著爲鄉賢名實相孚葛藤盡解至於忠義一門新
目未載今雖有表古人何歸擬舉吳晉以後之蓋臣附以縣
志表前之列傳聯爲一卷發彼幽光亦可使先正傳中較爲
整潔一古今人表宜爲補立也前志所有刪則招謗寥寥數

下園子不
語復不成篇若此之倫最宜人表又如句曲展上棠邑專諸
留之則無類可從去之亦殊覺可惜有此一表自免紛紜或
則尺璧寸珠以少見貴或則餒魚敗肉有地可容雖似點鬼
之簿實爲弭怨之方凡此五條思之爛熟去取所在未敢擅
專敬貢芻蕘伏希裁酌

與悔翁先生論志事弟二書

承命分纂人物一類退而檢上江新志見其焚若亂絲其義
例不顯而姓名已見者若概歸人表則百喙爭譁若概爲立
傳又短不成幅因反覆以思此次修纂旣名續志與斤斤墨
守者不同但以乾嘉爲斷子日本可變通如欲事增於昔文
省於舊其惟仍遵先生始議之世傳乎蓋世傳之作有三善
焉一祖孫父子不至倒置也筭効齡爲重光之父呂志則次

之於後劉清惠爲伯春之子新志則列之於前展轉相沿貽
通人笑今歸一傳此弊可除一大傳之中可包小傳也事有
相聯人有相友左縈右拂各以類從明史之例是爲前師一
孝友文苑諸傳藉以疏通也一至之行卓然可傳則割歸本
類其無多事迹者悉附家傳子孫從祖人心所安而寥寥數
行之傳可盡省矣惟是世家之日題品太高慮叢謗議擬卽
仍名先正無事更張至於子孫之生存者概不登載蓋以蕃
衍之族書不勝書無益簡編徒災梨棗況已沒之賢尙難悉
入豈同時之彥顧可濫收若以去取行之又必大招爭競一
例不錄庶免愛憎之疑並乞通削各門以昭畫一凡此數端
皆鄙見所及不知當否伏候鴻裁

與甘劍侯書

十日不見躡屐招尋布帆已飛望塵莫及離羣索處殊難爲
懷夫以里開咫尺晨夕過從蕭艾三秋猶嫌睽隔而況衣帶
一水天限南北朝莫兩汛人不如潮詩咏停雲倍深洞溯乃
蒙贈言遠錫歷道游蹤吟館題襟選樓奪席琅邪府主淥水
種蓮淮南賓客小山攀桂溝尋邗曲聽八月之濤聲堂陟平
山挹隔江之秋色動定佳勝適符鄙占霖蟄伏兼旬畏暑不
出偶檢書牘汗出如漿迨閏秋之三日午浴甫竟片雲忽生
風挾雨飛疾如萬弩掩窗逆拒奚奴力微護書防溼童子情
急四檐懸瀑一院湧潮忽不知炎歊之逃於何所也夜氣轉
涼竟如秋莫冰簟乍卷重衾欲敷調攝寒暄良非易易次日
因謁桑根師藉作城西之游禾黍夾道皆送秋聲芙蓉滿陂
絕無餘豔旣而登石頭山巔息暑風亭下賽會期過時流磬

音帷幕雲連每聞角響古林隱仙諸遺址近在里許緣無伴
侶廢然而返此亦足見其無聊賴也已覩縷近況用代面談
鯉魚若來有以報我

致顧石公吉林書

前奉惠書拜參須之賜藥石貽我借寓良規旨甘進親永錫
爾類發緘盥手歡喜無量頃又續接和詩以少卿惜別之懷
爲子美感時之作山河而寸金比重草澤而鳴鏞堪虞蠶食
傷今

龍興思昔可奈岐豐舊宅棄以予秦幾多角寶媿徒伏而伺
漢升高望遠先生其有隱憂乎夫以一介書生爲萬里羈客
非建功於馬箠祇從事於毛錐揖衛雖豪依劉可憫而復爲
秉筆所壓蒙羊質以虎皮亦惟有伴食自甘易雞口爲牛從

耳蓋官書本非不朽之業俸錢聊償卜築之資斂鋒稜以對俗流營囊橐以爲歸計但令期周二載裝溢千金黑水白山夢不留於漠北紫茄赤莧味自愛夫江南馬以相率以歡迎牛耳舍君其誰執息壤在彼永矢弗諼朔氣高寒努力餐衛

政

在盱眙謝沈筠生送桂花啟

叢桂山幽久訪淮南之隱木樨香透正參居士之禪剝啄扣門何來伴使芬芳入座知出比鄰分老圃之餘馨實良朋之厚貺虬形蟠就蟾窟移來粟碎綴金根堅切玉挹從襟袖露清冷以無聲插向膽瓶月空明而有影此日雲中子落催我吟詩明年天上秋高祝君射策

時筠生擬赴京兆試

母壽謝翁鐵梅諸君送百壽圖幃泥金壽屏啟

節傳紅蠟 慈闈之九秩初開書寄青禽遠道之多珍寵賁
幃懸繡段幅燦金泥如百家衣衲集成字聯蝌篆與十二闌
干輝映文展鴻篇欣蓬華之光生傾藿葵而情切此蓋伏遇
某官政成製錦名重

記屏頌獻南山民志之謳思彌永

恩頒北闕

御題之墨彩猶新鈴閣非遙鼓軒無斃某等歡承菽水舞效
萊衣喜愛日之方長感仁風之廣被圖開五福羨織字之能
工詩寫十聯愧報章之未就謹謝

謝張潛亭觀察惠物啟

經石峪集字楹帖
干尖孤皮袖頭

東洋繡畫山水
金波酒

辱承伴使寵賁多珍裁西域之梵言織東洋之勝景鴟夷送
到非爲借書狸製配成居然聯袂此蓋伏遇某官摩崖功茂

畫日才高援手而澤及單寒醉心而學通今古前瞻狨座獲
罄塵談竟荷匪頒不遺下走屏風集字曼倩之自贊差同聯
處世知足著書等身八集海水移情少文之臥游最適望停雲
字又殊揚如意二字其不遠交比飲醪值春日之猶寒感深挾纘叨茲大惠報以

小文謹謝

七十生日謝潛亭惠龍園啟

頃緣賤降猥荷隆儀天用莫如龍幣準漢園之式易占兼取
象數符犧衍之精廉俸分君遐齡祝我藉壬林之有慶迺申
錫之無疆氣可夜觀君子以不貪爲寶惠能波及故人之相
愛殊深雖當血氣旣衰戒之在得而論交接以禮卻爲不恭
旣承筐之是將敢下拜以登受謹謝

謝喬壽人送香椽啟

昔李衡山裏橘久收租杜老堂前棗曾成徑莫非治生樂趣
玩物閒情況足下園闢半弓庭無雜樹其最繁盛者有香櫟
一種聞根參透如來蘆蔔之林口實自求迥異蘋婆之果勻
圓可愛入手未能臭味相同傾懷已久而乃讓梨分棗徧及
同儕贈李投桃不遺小子馨才撲鼻感已銘心言雖久而不
忘香以搓而倍烈綠橘黃橙之外別有芬芳明窗淨几之間
特商位置從此富誇三缶我如王愷豪華若云實取九秋君
是邢丞品概

上樊雲門方伯送書啟

北斗以南久瞻仁傑長江之左今見夷吾當福星移次之時
正甘雨隨車之會恭惟某官山甫功高宗師文富沛棠黍旁
流之惠養藜藿不采之威敷政優優周江淮揚徐之境大名

鼎鼎與兗鄭溫潞同流厲楊綰之丰稜澄清吏治負韓公之
資望提倡儒宗坊壘大功門峻登龍之選衣披一品

恩叨錫馬之榮溥露零蕭清風頌藻作霖少不如人老兼善
病書勤食蠹陰感隙駒竊比堯夫眼見四朝之盛深慚高密
身通六藝之科乃者息影里門濫吹學肆師行失律脫巾致
烏合之譁僧老退居喝棒罷馬鳴之講猶復留情故籍博采
土風景定新編效周應合之撰述汲古舊版仿毛子晉之校
讐謹以栞成金陵通紀通傳瑣志諸書上呈鈞覽下和獻玉
諒無遭別之羞伯牙鼓琴或遇知音之賞待負薪之憂稍釋
二豎子其遠避乎庶識荆之願克償萬戶侯何足道也作霖

頓啟

上端陶齋尙書啟

竊作霖生居建業世繼潁川述祖德於鸞臺挹前芬於鱣舍
白屋安清貧之況青箱守舊學之遺經訓畱畚文章鼓吹評
史才於班馬萃賦筆於卿雲詩好晚唐落日澄江之句調摹
北宋微雲衰草之詞惜愛博而情不專徒工獺祭雖垂老而
心未已猶效驥鳴敢敘生平用資鑒察溯自童年游泮弱冠
從軍幸遭際夫中興遂濫登夫鄉薦屢策長安之馬春冷杏
花忽聞反哺之烏養謀菽水旣歸陶里復設馬帷志館纂脩
兩受當途之幣書局編校曾然中壘之藜講白鹿之洞規忝
承師席對烏龍之潭影改建黨庠二三子頭角嶄然六七載
精神憊矣張橫渠臯比勇撤楚鄖公土風是操才愧孝侯作
荆楚歲時之紀識殊常璩成襄陽耆舊之篇曳白無虞汗青
有待縱留心於采掇每儉腹之咨嗟比惟某官學富姜韜曾

羅杜庫輕裘緩帶仰鈴閣之清嚴綠水紅蓮依油幢以遊讌
近者開圖書之新館集文學之大成補金匱石室之藏長恩
攸守有廣廈大裘之望寒士騰歡雖折簡相呼稷下之騶生
咸集奈得門而入國中之顏子無年周左摩病沒伏念作霖賦性
最迂嗜書成癖託西江之鮒轍企北海之龍門揮麈侍談雕
蟲獻技感懷身世七十尙何所求抗希古人一息不容稍懈
有五千卷在豈無願讀之黃香與十九人偕敢效自媒之毛
遂倘許開夫眼界幸優假以頭銜但令縱山海奇觀不必給
宮祠厚祿來生願讀石留可證之緣老至不知燭炳將殘之
影區區此願矻矻窮年從茲柱下暫居清要領神仙之職聊
學昌黎未遇干求上宰相之書

疏

募修青溪小姑祠疏

蓋聞露筋女子秦郵置祠靈澤夫人蠓磯有廟揚芬彤史永
奉馨香有舉莫廢由來尙矣青溪小姑者蔣侯之第三妹也
當漢家之末造隨兄尉以俱亡靈異迭徵著於干寶之紀軌
迹可想載於楊炯之文非若江上徵歌只迎桃葉湖濱載酒
但酌莫愁而已在昔淮青橋側建有祠宇一區香火神絃樂
奏送迎之曲冰霜毅魄恨隨來去之潮自歷滄桑未經規復
弔古之士心焉傷之茲於九曲之間偶得數弓之地擬崇傑
構用安貞魂但勝事必賴眾擎斯成功始能不日欲謀集腋
敢告同心倘蒙布地之助金俾得薦蕢之有所則胭脂井冷
張貴妃豈敢相淆血影石存翁夫人同茲不朽

募築金陵詩徵疏

夫星耀斗牛山高茅蔣菁華所萃文物聿興由來久矣然而
自下羣英未蒐韻語青溪吟社祇集時髦至若哀聚古今都
爲一集表章往哲罕見其人朱述之太守望重昌黎學宗永
叔水雲洗眼冰雪浣腸輯金陵詩徵一書遠采六朝近及
昭代凡名公鉅卿之製鴻儒學士之吟山臞澤叟之謠方外
閩人之什莫不詩因人著人以詩存玉尺所裁皆爲錦段鐵
網有得悉是珊瑚酌雅稟經不數藝苑英華之選徵文考獻
卽爲建康耆舊之編惟是卷帙太繁剗剗猶待欲謀繡梓必
集多金捆將載以牛腰珍豫籌夫狐腋莫嫌饒舌敢告同心
結騷客之因緣仿佛門之布施庶幾龍蟠虎踞發二千年潛
德之光鬼笑靈談夢數百輩衣冠之拜斯文未墜跂予望之

可園文存卷五目錄

序上

上元徐氏族譜序

石埭桂氏族譜序

焦耐菴遺集序

茹槩齋詩稿序

南岡草堂文集序

鳴秋詩存序

國朝金陵文鈔敘錄

顧貞夫廬山遊草序

鳳麓小志自序

東城志略自序

校聚宋四洪公年譜序

安化黃氏族譜序

司馬晴江諸子語錄序

周氏妹六十壽序

鳳生弟五十壽序

可園文存卷五

江甯陳作霖伯爾

序上

上元徐氏族譜序

金陵多世族陶氏包氏甘氏導源漢晉之間尙已明祖定都江左應天實爲首善之區英俊雲興攀龍附鳳者不可勝數勳臣軍衛之子孫蔚爲郡望城南陳氏則靜誠之裔也清眞伍氏則刻漏之遺也以及蘭氏奮於羈宦路氏起於材武端木氏顯於侍從類皆著籍洪武之世流傳至今然代閱五百餘年中遭洪楊之亂家乘宗牒半付消沈此亦考古者之恨也作霖於同治十三年與修縣志卽留心鄉邦文獻意欲創爲世傳成一家言而蒐訪累年莫舉其要徐子元先生中山

武甯王之世胄也因作霖綴葺之勤出其譜略見示首載敕命鐵券之文次敘墓碑祠規之記而統系則自魏國公以下大宗小宗釐然有別依世表之例旁行斜上雖詳而不蕪雖簡而不漏譜之大體具矣若夫系之以傳述其先德俾後之覽者穆然於中山遺澤而攄懷舊之思不賴是編爲濫觴也哉

石埭桂氏族譜序

嘗謂皖南之區吳楚間一大都會也徽歙介在萬山中宣太則稍近江表而池州一郡實扼南北之衝咸豐中迭遭兵燹連村帶郭十室九焚昔之聚族而居者廛有遺子後生小子數典而忘祖五服之親覲面若不相識甚至爭田訟宅翦爲仇讐時則有游食客民睥睨其隙怙權散利煽誘鄉愚結會

聯盟所在多有舍其弟而謂他人弟舍其昆而謂他人昆滅絕倫常伏戎於莽豈非皖南之積患而世道之隱憂哉夫救弊者徒塞其流則用力多而成功少故必探受弊之源而清之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欲散烏合之黨先聯骨肉之恩然則敬宗收族其關係於世道匪輕而在皖南爲尤急此石埭桂氏所以有重修支譜之舉也按桂氏自唐安南都護武仲公居福建五傳至諱卿者爲南唐侍御史國亡不仕是爲遷池州始祖又十二傳至諱世能者百口共爨元至正三年旌表孝義之門徙居石埭是爲河城始祖迄今五百餘年簪纓不絕譜兩修於明代一修於國朝康熙時再修於嘉慶時中經寇亂簡策幸存然檢丁戶

於煨燼之餘較諸癸丑以前已大爲減損矣族中之長者深懼久不纂續將至支分派衍無可考稽於是就舊譜而廣之俾知一本所自出親疏雖殺休戚則同爲士爲農各安其分絕不敢干犯名義以貽宗族羞是固桂氏一家之法耳使推而行諸一郡一邑則一郡一邑皆無莠民矣更推而行諸天下則天下皆無莠民矣夫至天下皆無莠民而何萑苻之足懼乎予端居多慮時爲無病之呻閱桂氏之譜喜其能爲皖南之倡率而可復世道於承平也是爲序

焦耐菴遺集序

予少好詩癸丑亂後浪游江淮多結交知名士而先生與錢君樸之詩尤所服膺二君與予皆同里初未之識客濠梁乃始遇之樸之詩似供奉先生詩似拾遺高華沈著各自成家

惟予左右其閒唱和無虛日是時東南板蕩家室流離形於
篇什大率多變徵聲然詩以言傳言隨心變異日歌咏承平
潤色鴻業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豈異人任哉言念及此未嘗不破涕爲笑也旣而
樸之遊天長遇賊以死而先生亦飄泊泗濱鬱鬱不得志未
及待江南之復遽歸道山噫天厄詩人何若是其酷耶先生
雖沒令嗣芝圃猶能保其手澤復歸故鄉以視樸之詩稿零
落無存者則有閒矣予旣盡讀先生詩又傷樸之詩不得復
見因類敘之俾讀先生詩者知有樸之其人以期無負予服
膺之始意也夫

茹檠齋詩稿序

竊謂國風十五惟邶鄘衛多女子之詩不獨竹竿思歸伯兮

懷遠淑姬賢媛謳吟播於管彤卽賦命不辰生遭荼苦如共
姜之誓柏舟宋女之傷河廣靡不發乎情止乎禮義而立人
倫之極焉蓋其時周室雖衰輔軒之使猶採歌謠以上於太
史故篇什傳之至今豈若近時閨秀潛德不耀其文字之湮
沒者曷可勝道哉茹檠齋者張孺人之詩也孺人母家席氏
於錦泉太守爲族姊錦泉宦游中州得其遺稿恐遂泯沒將
付手民今冬奉諱歸里出以相眎屬爲校讐訂正之覆勘一
過而歎其深合經義蓋稿中所錄若送父母還鄉諸作竹竿
之思歸也寄外寒衣諸作伯兮之懷遠也至斷腸篇青燈課
子圖譜作則又柏舟河廣之變調而共姜宋母之嗣音也何
其志之決聲之悲若是乎亦以所遇之境然耳抑又思之張
氏世居河南汲縣實邶鄘衛之舊域孺人之詩殆深得山川

之氣而爲國風不祧之別子與錦泉太守闡幽之志於是爲
不可及矣

南岡草堂文集序

同治乙丑之歲霖始識秦伯虞先生於講舍訂交猶未深也
越三年丁卯先生與家大人同舉省試霖因以年家子禮
見先生願撝謙不敢當仍折輩行與友復申之以婚姻由是
交日益密當是時里中以文名者姚君友梅陳君耘芬朱君
子期各騁其沈博絕麗之才不懈而及於古而先生以精思
黷采角逐其閒若霖則不逮遠甚每用自媿乃忽忽歷二十
年而姚陳朱三君皆宿草子期撰箸尙有挹翠樓藁一卷爲
其弟豫生所編葺友梅耘芬遺文則蒐求之不可得豈天之
厄文人哉亦不自收拾之過也光緒丙戌先生始主講奎光

書院於今三年矣所造乃愈精遂茲誦之暇哀次所爲駢散
體文爲南岡草堂初集徵序於霖霖受而讀之圓壁方珪不
名一格淡雅如友梅清剛如耘芬華瞻如子期而議論縱橫
陽開陰闔則又三君所不及其足以信今而傳後無疑也第
念霖自乙亥以後兩與志局三涉海瀛以及師友之淵源山
川之游覽無不與先生偕者閒有所作敝帚自珍行亦將芟
其煩蕪都爲一冊以從先生之後矣先生其肯爲皇甫元晏
以張吾文乎

鳴秋詩存序

自袁簡齋以性靈論詩而卽景言情皆人人意中所欲出然
豈不學者可以襲取哉讀書破萬卷下筆乃有神正如著鹽
水中自饒鹽味人亦見水不見鹽而已知此乃可讀龔謙夫

先生之詩先生風神夷澹善於談諧以經師享高年生平文
名藉甚未嘗以詩示人今歸道山已六載矣蔗軒昆仲乃哀
所作古今體詩屬爲校訂霖受而讀之撫時感事大率癸丑
以後之什爲多而雜憶百首尤極悽惋藉夢華之錄寫蘭成
之哀謂爲地志也可謂爲遊記也可謂爲年譜也亦可卽景
言情皆人人意中所欲出其簡齋之法乳乎願嘗思之先生
從曾祖梧生太守與簡齋相唱和築見山樓近山閣以擬隨
園亭榭今猶可指其處師友淵源具徵家學則謂先生詩派
出自簡齋固非一人之私言也請還以質之蔗軒昆仲

國朝金陵文鈔敘錄

江甯郡治七邑環之其浸淮湖其山茅蔣長江貫於腹總水
陸之所匯而北走中原地勢雄奇竺生人傑吳晉以降迄於

前明彬雅之儒軌轍相循要惟

國朝爲極盛蓋舊京緇撮易代未湮而鴻博之科

召試之典相爲鼓舞人才乃益以發舒洎兵燹之餘藏編亦
零零殆盡矣然元結中興之頌庾信江南之哀摩壘交綏猶
張後勁失今不葺恐遂闕亡於是掇擷英華網羅散佚目眇
手繭垂三十年甘丈劍侯夙同志趣各出篋衍補漏芟繁秦
君伯虞廣加甄采求珠於海揀金於沙周子柳潭並助蒐討
鳩合眾力哀成鉅篇韓昌黎所謂發潛德之幽光者其庶幾
乎凡得二百餘人文五百餘首都十有六卷敘曰

聖清受命文運大昌龍虎之氣上騰晶光新政寬仁罔罪逋

逸瑤星

張錦衣怡涉江陳侍御丹衷

棄官深匿鴻飛冥冥遐哉難弋九

煙

黃戶部周星

寄生久離桑梓遭遇坎坷激爲俶詭仰天悲呼音

流變徵與治顧文學伯紫紀翫叟困守里閭世家喬木倏化

榛蕪澹喜胡布衣卜築雞籠山隅鐘鼓樓側客菴趙文學結

廬其居密邇德鄰不孤安節郭東童時命名曰丐略似黃人

同茲狡獪心跡超然迴出塵壒錄順治初金陵文弟一是錄

遺老冠首遵國布政徐籥園招撫化賊為民檢討徐觀察

進講志在格君侍郎李退菴開濟緯武經文敷歷中外竝為

名臣鍾山李工司關敬輿何侍玩世在辛重光恤刑亦忤

當事菊人張大慎齋蕭孝廉尚仁慕義留山嵇助教慷慨著

節閩置煤書在壁府主偕亡茂公宣明悟道以儒注莊南華

妙理非鳴荒唐菑生丁居士俞邵黃檢討社結古歡龍潭馬

路十里往還奇文欣賞如入娜環子遷沈孝子昭夔湯文朱

門高弟次郊朱文趨庭所聞無異一硯子然介茲吳文夙契

可翊文字朱文卷五

之溪先遷甫著矜慎嚴許集存孟新白徵君遭挫意氣干雲青岩

逸叟路文學鴻休殫見洽聞蘅原馬大理當官不避權貴毅菴叢舍

敬人克修書善分義類閣公倪檢褒然詞科拔萃留心鄉國義

馭陳同知悅旦質夫謝大令文運城工冰利筆之於書錄順治季金陵

文弟二彝歎張進士自超篤誠三湖表率經明行修不欺暗室無

垢劉編修議禮骨重神寒觸忤執政略同定山天生達人以後

明德師晦朱編修元英當之庶無媿色言必顧行僉日際飛黃檢

孝友曲盡居瘠讓肥百川方文寄籍名重賢宮崑山法乳別

開南宗少文朱太學友直任俠疾惡如仇口誅筆伐取法春秋禹

門金文觀瀾洞知利害宥函吳侍御啟昆博施能見其大後村王

學安修原淵雅迥越凡流聞名驚座居然夢樓桂平令君楊

府大名文治褒忠有祀無忝甲科雪村學士戴庶秋崖陳太僕侃侃

陳善責難超人葛主事 崇儒請配河間罔卿祠部毋曠厥官

錄康熙中金陵文弟三恪敏方宜田制 作督利與百年務農

敦本圖成織棉律禾賀大令 循良傳為治譜父老謳吟除蝗

渡虎蓬萊之頂大江之東一樵秦澗泉學士大 一漁陳古漁

仕隱不同櫟山甯教 明通才長著作教士廬江聲名卓卓石

居梅文 數學祖父所詒源深流遠通中與西綿莊程徵君 治

經博而能斷立德立言漢宋一貫星岩黃文學 耆古縑緗萬

籤詩文穠粹雖巧不纖靜年車文 入幕賤奏名家山房清玩

硯石松花柳村尹明經 湖居夙諳水道溉枯澹災河渠有考

錄雍正中金陵文弟四芝軒秦尙書 方雅繼世簪纓易堂秦尙

書承戴侍御 未堂戴中書 遺經共守一

業嚴侍讀 誰與唱酬葑

門之中自相師友星斗羅胸淵哉東有長明

亭王通政友亮抗手勤襄方葆巖何書維甸閩越文恪董觀橋何書教增隴秦兼

圻秉節一代偉人虎豹善變炳蔚其文蘭川胡晚晴太守鐘雅潔一

塵不侵史氏合傳循吏儒林篤學愚溪胡進士本淵繩其祖武以

算箋經羣推勉甫陳副貢懋齡敬齋黃明經鵬年衡齋楊明經銓派衍鄒魯

孝乎惟孝奚慚人譜德門旌義甘夢六居士福老人願賢甘靜齋贈君延年

累功積行有開必先信緣秦偉堂處士朝選居鄉孝友嫻睦餘蔭閒

中著成二錄維先鄉賢曾祖石渠府君觥觥行誼君子澤長於今

五世錄乾隆中金陵文弟五莊恪朱幹臣中丞桂楨撫粵威懾島夷

尙書鄧嶢筠督部廷楨總制撻伐隨之誰主和議患成漏卮抱蓀梅孝

廉怡雲陶部郎渙悅高門令胄隨園詩壇後來之秀太僕蔡友石周卿世

松鑒賞給諫楊桂堂禮科焯丰稜羣倫提倡士氣烝烝子進嚴文高學觀

懷金石成癖有弟嚴文晉如兄終朝訂釋青甫侯教諭雲松老壽書

畫探微章甫林中書端多藝晚遁於醫川南吳文學楫飯石朱拔貢實發大

放厥詞石生周廉訪開麒超悟善談名理月印于潭當前即是靜

涵有二裴中書鑑金進士鎮同郡同年以我證我相與周旋我祖中翰

之府王考豐夙勤撰述劫火燒餘楹書誰匿故紙堆中俟焉涌

出文字有靈果通蠻貊錄嘉慶中金陵文弟六翰初溫主事肇江

明叔溫宮保葆深游宦京師金羈玉軟兄弟爭馳韋伯馬湘帆侍御沅接

踵光擅儷辭述之朱太守緒曾著書長於考据數典鄉邦厥功最

鉅温温小石蔡廉訪宗茂翰苑清華名父之子其書滿家忠毅潘木

君制撫湘危城克保慨然入溟心丹氣浩崢嶸大節飄零遺

藁故里平泉鞠為茂草曙堂歐陽孝廉長海築圃名又一村南通淮

水畫舫繫門琴尊讌賞煙月留痕伯言梅郎中曾亮古文桐城嫡

嗣人海浮沈紙為之貴異之管孝廉同天才橫行一世惜抱讓之

俾出頭地積堂

程學正傳厚

濟卿

李教諭鈞

皆名孝廉筆舌互用大炎

小詹子久

鄧文愨爾恆

致忠實盒

姚方伯錫華

竭智六詔天遙心同迹

異叔龍

曹教諭士蛟

思白

侯文學敦復

雲褐

周明經鴻覃

叔淵

王文學至華

文有

其質胥勤鑽研聖基

胡明經鎬

夜課丸膽助劬青山

周文學鏞

晝竄惹

改遭誣桂林擢秀僉推復初

吳孝廉元昌

卓人

陳太守立

訓經公羊白

虎說禮尤精斟酌今古伯雄

方觀察俊

封駁毋負職司清議所在

抗疏陳詞錄道光初金陵文弟七至弟八海秋

許記注宗衡

冲雅

吏隱長安管梅已逝拔幟登壇家邦人物涌現毫端亦越彝

舟

徐太守

時艱蒿日小腆分編馨辨著錄馬遷賈誼發憤痛哭

篆枚一叟

夏子俊孝廉燠

吾父之師淵源所自馨香奉之祁門令君

唐魯泉

登埤禦賊碧血欲化溢於楮墨藹人司馬

吳同知吉昌

河

孺莅官新甫

何觀察桂芬

服獬乃入函關簿書填委不廢豪翰賡

廷葉太史登瀛天風吹落文游臺高敏修葉學正跡託耆翁

甘畸人實叟甘石安聲望隆隆皖南宣南喁于相從茗香倪

新德耄學施及哲嗣文卿朱大令經術以飾吏治金臺詞客

通甫何都轉名高湘颿壽太華瞻樂奏雲璈學通四夷鳧薈

司寇夏伯音侍宦橐蕭然藏書獨富靈臺世族伍紫庭文學

學承郎家鎬天水儒門秦開之文學士先壘篋迭唱玉友金昆精心

純意發為高文白也汪文學士科張徵君寄情碑版梅屋何布

操琴成廣陵散挹梅彭文學備書藉以自遣宣之涂明該洽

表撰經師凌鮑轅謝恕堂管明經之辭一瞑不視同為劫灰

萍生居士夏季質文罵賊罹禍內應翻城炳垣張典籍謀左

嶽嶽太僕鄧子楚贈效節沙場零縑贖墨寶同吉光秋碧顧

學槐子異顧明經華實能兼然松一閣淮南所瞻高秋角藝

三遜之可昌文字

可昌文字

並困風檐雅翰楊明經樸學賈鄭之徒儀禮正義厘存遺書

心楣蔣副治秋張歲最工筆札西園端木歲所造亦復夏夏

秋舫車文學敘譜私淑亭林偉軍金明撰錄文獻徵今瑞卿

命年謹大令氣豪輕財若擇見義必為匪矜揮霍癡仙吳明經絕

俗雨嵐王文善悲秀岩鄭上海秋鄭廣文樂竝怡怡緝之周

貢國精覈隱香田明經華藻經師人師善謙二老王善之明

謙夫明子明汪文學論史雪峯陳明經讐書小丹陳廣文

筆演迤紆徐膳曹甘曉庭學博甘俊卿好善不惰何期甘

忽弱一个紹興使君甘竹生蹶然而作福我越民口碑遠播

錄道光季金陵文弟九至弟十一悔翁汪梅村助淵介世之

通儒探五經奧擷諸史腴輿地專門二顧齊驅經濟之學揚

於曾胡不受辟署長揖歸廬晚階國子稽古榮殊子疇端木

侍讀

塚

剛方瀑直綸閣法戒獻箴亦譽亦諤寡合於人見者落落

西華

楊樸菴教諭長年

文境晚通於禪煦老

炳司馬元

畫梅詩心亦仙研

香

王文庭謹嚴寶山

羅訓導笏

豪邁穉泉

焦文學光俊

牢愁小異

管文學嗣復

狷介伯龍

程明經

慈和學各異派靜延

傅教授

之孝用霖

傅大令

昌

之文堂承築野名並著聞子壽

葉教諭

夷曠雅似晉賢春

風藉瓌坐冷青瓊星垣

許廣文庚

談醫借證小學子璫

陳明經

窺天

測弧三角子和

張明經汝南

宏肆無礙辨才子函

蔡刑部

亞匏

四部兼該橫舍大啟于于而來東山

石閣學楷

煦齋

胡太守

為德

里郇治亂之交互勤鞅掌小子侍親

先考葆常府君

五十餘年每當

有作吮毫拂箋曾幾何時抱恨終天音容不見思之泣然錄

咸豐中金陵文弟十二至弟十四西農

姚拔貢必成

淹通高平之

彥偶因

劉文學

握槩老而忘倦徵之

孫太守

敏達四國周知

可翬文字

卷五

十

幕府賓禮爰諏爰咨海初

張大令

介生

姚大令

作令山左臨

胸宰官德政尤夥玉堂

蔡孝廉

具橋

樊文學

共奉一師藹人

蔣主政

柏巖

凌大令 緝雅制詩子青

何廣文

高潔志甘蹈海慶

紹和 甫方刺史

救荒民歌茂宰伯孫

程文學

揖蓮

吳處士

夙訂同

心若子

王明經

摹古惜墨如金漱芳

江明經

念劬

陳明經

頡

顏藝林崇嶧

朱拔貢

星文

田孝廉

內行純篤友梅

姚孝廉

秀

妍不假雕縟視學滇南遇隆雲谷

盧學使

璞卿

周文學

佐幕淥

水紅蓮旅殯蕭寺總帷淒然幼瞻

蔣孝廉

韶年英鋒厲淬志

慕老坡學宗元晦甫與計偕遽歸泰岱劍侯

甘大令

念典蒐

葺遺文今茲同役棗木傳真校勘未竟倏作古人報以不朽

種果成因錄同治中金陵文弟十五耘芬

陳大令

器宇磊落

英多子期

朱學博

羣居內介外和歐蘇徐庾所業殊科卓爾

不羣厥惟善伯何太守延慶 綉褶從戎作將軍客得助江山幽燕

風格子純甘博士塏 儉樸志卓行堅款段下澤優游人間一鄉稱

善追蹤文淵子藩甘拔貢曾源 慧業拈花證禪春海甘附貢增籌 考古

掇拾殘磚校邠書目貢三傅文鏞 所編撰異田茂曾 好奇遭家不

造客死窮荒傷哉蠅弔伯虬顧茂才我愚 守正貧病自憐雨田羅茂

才震 亨 信道亦天天年小石孫茂才綬昌 竹吾程茂才士琦 才高命薄悠

悠墨林葉孝廉文翰 同茲寂寞貫之張孝廉傳仁 忽焉一邱之貉傷哉

穗孫仲子詒祿 蘭摧蕙落凡茲遺翰心血熒熒後死是託付諸汗

青錄光緒中金陵文弟十六

顧貞夫廬山遊草序

今之談輿地學者動曰山川之險王公所以守其國吳楚之

交有揚子大江從海口泝流而上在鎮江曰圖山在江甯曰

盧龍在太平日天門在東流日小孤在湖口日石鐘重門疊
戶鎖鑰中流戰艦縱橫礮臺林立登高者覽其形勝惟有愀
焉以憂耳矣若夫匡廬一阜雖亦襟江帶湖而地非要衝塵
坳之所不及自陶元亮入社而後唐宋名流如李供奉蘇玉
局輩莫不吟嘯於是屏風疊翠瀑布噴珠蓋山之超然絕俗
者豈得以其無關阻隘而置之不道乎此顧貞夫所爲有廬
山遊草也抑余思之白鹿洞在廬山之陰南唐以爲國學朱
子則置書院以講授其規條整肅足爲後世楷模茲者異學
爭鳴日與聖道爲敵貞夫從事儒先過遺址而興懷其將理
新安之遺緒放邪說距諛行不徒耽玩夫泉石則廬山縱非
用武之場實爲右文之府當亦談輿地學者所不能廢焉爾

鳳麓小志自序

予既乘運瀆橋道志之明年假館李宅居鄰鳳麓山水清嘉
弦誦餘閒不廢游覽每當春秋佳日輒與李生師葛鄭甥鳴
之暨兒子詒紱詒祿輩陟躋岡阜蒐勝探奇就父老以咨詢
感古今之興廢歸卽繙閱故籍證以見聞件繫條分斐然有
述作之志因事中輟忽忽十年今夏胡碧澂分轉過訪談及
西園故實知茲編未卒業要以亟成遂從敝篋中檢出散者
萃之缺者補之凡三匝月粗有端緒分志地志人志事志文
四大綱爲考三述二記五錄二都十有二編命之日鳳麓小
志其敘曰棲鳳山岡散爲平麓淮岸城墉天然界域委巷通
衢縱橫南北歧中有歧无往不復考街里第一江南佛寺棚
自赤烏衍及典午寔繁有徒華嚴樓閣起滅須臾夢幻泡影
理悟真如考古刹第二一壑一邱自然勝踐築作林亭賓朋

游讌琴契古心酒開缸面紗帽隱囊逍遙自遣考園墅弟三
名臣宅第高士山邱詩酒幾輩忠節千秋始吳迄元歲序如
流高山仰止式靡振浮述歷代名賢弟四勝代陪京人文所
寄勳戚豪華士民都麗將有儒風官稱仙吏長安洛陽續成
後志述明代名賢弟五山川氣厚土有沃膏不稼而圃漢陰
習勞機心機事恥爲桔槔菜根能齧以勵吾曹記灌圃弟六
春蠶吐絲衣被天下組織成文以求善買軋軋之聲喧傳比
舍雲漢七襄明星光射記機業弟七山有材木水有魚蝦采
捕人至斤罟橫斜載入城市萬口一譁食貨所漑煙火千家
記諸市弟八天生英豪不矜細行忠義激成邊計身命殺賊
翻城志在反正九切功虧人難天勝記倡義弟九圍法久敝
市塵苦貧幣分貴賤黃銅白銀機器所治效法西人損上益

下惠我編氓記鼓鑄第十溪山遨遊宮室建置欲考源流必資文字樂石吉金於斯附麗古人有言庶幾不墜錄雜著弟十一流連光景觸緒成詩託始唐宋明代紹之登高而賦鳳臺尤宜陸離斑駁大放厥辭錄詩歌第十二

東城志略自序

金陵聚寶門城墉左右袤延淮水表界於其北中狹而旁袤故城廂隙地如舒兩翼然土人呼門東門西而徐中山園亭分踞其勝因又有東西花園之稱予既輯鳳麓小志以紀西南隅之名蹟而東城缺如山川有靈殆將怨我會於莫秋之初訪秦君伯僕於南岡草堂時天雨新霽景物微鮮疏柳搖風叢蘆作雪相與登孝侯之臺過鷺峯之寺俛仰陵谷不盡流連古意滿懷呼之欲出歸乃據圖檢冊就所見聞排比成

編命曰東城志略山水街道考核綦詳人物藝文未遑專錄
亦運瀆橋道小志例也抑予深有感焉士君子幸生今世方
將馳海外之觀卽騶衍所謂大九州者演爲新說以變易天
下之耳目而顧足不出里閭一邱一壑極意蒐探甘爲不賢
者之識小質之秦君得毋笑其如醯雞乎

校栞宋四洪公年譜序

漢陽洪琴西都轉篤敬宗之誼摠稽古之懷纂宋臣洪忠宣
暨三子文惠文安文敏四公年譜蒐采繁富考核精詳藏諸
緘滕未遑問世嗣君幼琴觀察將付剞劂屬作霖復加讐校
讀旣畢作而言曰自來外交之世最重使臣至不得已而用
兵則曷臣亦宜儲其選忠節以立身文章以華國經濟以備
不虞然後足應當世之需而不窮於用三者固闕一不可者

也洪忠宣起家甲科文章爾雅拯民饑諫移蹕請撫李成其
經濟有足多者奉使金廷被留十五年不爲威劫卒以忠節
顯名高宗比之蘇武無媿色也三子皆鴻詞入選備職禁廷
文惠文敏當紹興乾道之交尋盟報聘後先持節光耀皇華
文安則出守平江供軍無乏領建康留鑰經營淮表而邊鄙
晏然使臣曷臣各稱其任菑畲堂構孰非厥考之詒謀哉夫
忠節之操經濟之學文章之才並世而生者如虞允文陳俊
卿諸人亦不多見而洪氏乃以世其家時而弭兵則和以全
民命時而敵愾則戰以揚國威南宋雖弱而不亡職是故也
都轉公曩在金陵開致吾知齋以談藝作霖得侍游讌時方
海波沸騰和戰無定議偶念南宋之外交輒景仰忠宣父子
不置知都轉公有是譜草創而未定也今事閱三十餘年幸

與校字之役有以見都轉公憂世之深心所謂以古爲鑑可知是非者胥在是已然則觀察之葉是譜非徒闡揚先德不忍手澤之就湮且欲使外交之世使臣曷臣知所效法而不致隕越以貽羞也夫

安化黃氏族譜序

代鳳弟作

今天下競言自治矣自治者人自爲治之謂也積人而成家則自治必由一家始小戴禮大傳篇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大學篇云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孟子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然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譜牒之學其關係於自治者豈淺鮮哉湖南安化黃氏始祖貞利公當後唐同光中官潭州因卜居龍灣迄今

千有餘年矣宋季有諱萬石者曾知建康府事生子元瑛管領南京紅船元瑛八子仕榮遷澈浦仕和等仍留安化仕和四子思綸最著名其裔亦極蕃衍舉凡入翰苑登賢書列優選者咸出其中猗與盛已宗譜凡五修附貢生黃澤霖等來謁請序於予予既嘉其知自治之要而更爲進一解焉自來聚族而居不輕去其鄉者古之善俗也今則仕學經商游道日廣舟車四達視萬里若戶庭勢不能株守里閭乘下澤車御款段馬一鄉稱善人已耳及今日而有修譜之舉固不特爲自治計也爲子姓者人人知族所自出卽他日散處四方亦不致貽數典忘祖之誚也已

司馬晴江諸子語錄序

宋司馬文正公作徽言一書蓋憫熙豐以來王學盛行士大

夫日創新說以惑世誣民而三司條例所行諸政無非蠹國之尤天下囂然惟利是視謂聖賢之言行爲迂使不亟爲正之道德息於上風俗壞於下矣方今之勢何以異此事會所趨一唱百和識時務者爲俊傑舉凡攻守機器以及光學重學之要莫不於墨子徵之而管子之集中中央商子之變舊法孟子之新國重民皆其所藉口者飾六藝以文奸言其若斯乎雖然諸子未嘗無精粹之談足爲吾道干城要在善擇之而已晴江先生學博而識深論世知人具有根柢傷學派之雜出較元祐時尤甚枝官多暇取百家而研究之自周秦以迄前明瀏覽殆遍事則必提其要言則必鉤其元謂孔子爲諸子之宗非一家所得私尊爲弁首其餘儒家兵家法家雜家小說家道家所纂述有不合於孔氏者概擯不錄庶幾淫

辭邪說不得干正而讀其書者知日月之光非燭火所能掩
仍不外乎文正公微言之旨也夫

周氏妹六十壽序

大妹少予二歲今年亦六十矣先誕數日女姻畢至子婦侍
側諸孫繞鄰者八人大妹顧而樂之因相與縱談往事呼梁
氏姑而言日子之初嫁在寶應南趙村其時奉事重親與長
嫂相周旋柔懦不能事事妹之所知也既而長嫂沒遺女子
撫之寶森爲繼姑所育隨其本生父赴皖北後母忌之欲致
之死子聞亟請於爾仲兄迎繼姑挈寶森至金陵教之讀書
得列庠序成家室今幸諸孫林立藉以兼祧小宗而予之心
力瘁矣寶森者卽其兼祧之子也聞之進而言曰森初隨繼
祖母南歸愚蒙無所知稍長見仲父性下急仲母婉辭進規

有所謀必籌全局仲父無以易也仲父橐筆爲幕僚所入僅足供日用而歸祖父之喪於天長歸曾祖父及吾本生母之喪於汜水歸曾祖母及嫡祖母之喪於鳳陽其間嫁同母姊於沈嫁異母妹於徐荆布粗具繼祖母及吾本生父沒於金陵並卜地以葬安亡錄存貧不廢禮衣服釵環典質罄盡皆仲母啟其端仲父卒其事焉今仲父棄養七年森不肖家計日窘菽水之資無贏誕之日並無以壽仲母森之負疚不亦深與時予適過其前乃詔寶森而語之曰甥謀所以壽爾仲母乎亦以爾仲母之心爲心而已爾仲母居家時性極孝朝夕不離母側迨于歸後避亂偕行中間予家遷京江相睽僅數年耳旣返金陵同里開而居承親歡者二十餘載服父母喪皆如在室之制每與予言及父母輒痛傷性情之厚如此

故能推事父母者以事舅姑且能推事舅姑者以上達下達而大有造於爾周氏甥能毋忘爾仲母之功善頌焉善禱焉爾仲母之心慰矣奚必張筵讌客然後爲壽也哉因顧其孫春官恩官等而笑曰爾讀毛詩矣予教爾以大雅之什下武之五章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爾祖母之壺德以之其卒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爾祖母之福祚以之是詩也非絲非竹古韻鏗鏘介壽之日歌以侑觴予亦扶杖來觀爲周氏慶且申以燕喜之章曰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此闕宮所以頌壽母也爾其終爲爾祖母歌之

鳳生弟五十壽序

予於兄弟中最居長而鳳生行次第五相距幾二十年方就傅之始先嚴慈命予課之故鳳生事予猶師朝夕講貫尤

能通達事理既長佐理家政獨任其勞當是時 一老人春
秋高予久罷公車不復北上潔羞馨膳無間晨昏每遇春秋
佳日探梅靈谷觀荷後湖兄弟輒奉板輿以往天倫之樂此
爲至極鳳生既舉戊子鄉試亦欲留家侍養 先大夫訓之
曰爾兄迂拘嗜古非仕途中人在予左右足供子職爾有治
劇才豈可自阻而不以顯揚爲事乎已而以進士得知縣告
近簽分浙江歲暮必歸省覲采龍井茗芽以獻 先大夫喜
曰此吾兒之祿養也在杭二年僅一充鄉試同考官未嘗與
治民事及養親事畢檄赴湖南原省予執手與別曰 先大
夫嘗言知縣不易爲造福造孽皆由一念基之況今新政繁
興苟能於有益民生之事急爲率作公家稅斂則去其太甚
保養一方之元氣庶可以無媿此心乎鳳生亦以爲然以故

涖新甯五年衙以內事弟婦主之縫紉餽爨儉勤一如未仕
時而鳳生日坐堂皇清理積訟片言剖斷兩造無不翕服者
其所因革則開學堂以教新進留書院以惠老儒疏彘水以
利農田創藝廠以興工作四民樂業邊鄙無驚今春解印來
省予往長沙就視之聞其去新甯時餞送者十里不絕爆竹
之聲震耳欲聾民情之愛戴可知也鳳生因語予曰子待罪
新甯兢兢自守幸無隕越以貽先人羞欲謀所以榮吾親者
惟有邀

覃恩之典請

誥加贈晉三品階並以已身之軸

馳封吾兄爲明年七十之慶聊報教育之德而盡此心也時
鳳生亦年五十白頭兄弟八載重逢情話之餘不廢遊覽相

與登天心閣陟岳麓山與曩之探梅靈谷觀荷後湖其樂無
以異也特無復板輿奉親爲可慨耳焚黃之禮歸以俟之可
矣未幾鳳生復檄攝龍陽縣事其蒞任也適當攬揆之期諸
女將製屏爲祝求予一言予因歷述其出處一致無忝所生
者可以壽弟卽可以自壽焉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子兄
弟其交勉之

可園文存卷六目錄

序下

賞月前集詩序

賞月後集詩序

周梅溪姑丈遺稿序

一切經音義通檢自序

金陵建置沿革表序

甘劍侯江上春歸圖序

徐棣友空帷鑒月圖序

送朱子期赴浙序

送方子涵從使英俄序

擬編續中西紀事敘例

河... 卷之... 金

張楚琦濟上鴻泥圖序

楊子穆觀察七十壽序

鄭母朱太孺人六十壽序

丁禮民教授七十壽序

司馬晴江八十壽序

可園文存卷六

江甯陳作霖伯雨

序下

賞月前集詩序

鳳陽之地夙號瘠貧土著之人類多朴野雖當春秋佳日賓客勝遊詩酒之盟我聞蓋勉周范亭先生予姑祖也旅寄是邦雅稱選事乃於今年下元之夕爲賞月之會 家大人及子元叔均被招邀作霖因得廁其後侍太邱之杖履紹大阮之風流聯襪盍載於茲爲極盛焉時則薄霧作暝輕風蕩雲主人敞南軒開東閣酒氣浮甕羹材溢筵待賓皆了髻之童入座無屠沽之侶舊雨踐其夙約客星聚以極歡觥籌甫行璘轡已舉始徘徊於樹杪旋注射於階墀樹影童童覆如圓

蓋花香裊裊盪作輕煙於是端牘抽毫送鉤射覆杯浮大白而戰拇燭刻寸紅而騰箋宵氣送寒有酒可敵漏聲催曉無詩不歸鳶蘿託而羈旅之感消萍水逢而觴咏之情洽不遑足見主人厚貺並能爲荒寂之區生色哉同會者凡十人其危坐不飲而監酒政者江浦金子鳴步巒也掀髯大笑強云不醉與望月思家情見乎辭者子鳴同縣張味之永清吳允中堯法也不勝酒力逃席先去者上元錢樸之棧也以詩挑戰者主人之孫鏡涵桂清浦雲桂珍也對客揮毫先成二律者山陰董集亭謙也總錄諸君詩若干首而撰是序者江甯陳兩生作霖也

賞月後集詩序

歲在丁巳十一月旣望范亭主人復招同人於南軒玩月追

舊歡也酒酣作霖乃執爵而言曰夫文字唱酬杯盤錯雜當
星月交輝之夜極主賓款洽之情不過四座高朋一時雅集
從未聞賦傳赤壁仿坡老之後遊觀到元都溯劉郎之前度
者而況春當二月喧傳銅馬之謠浪煖三篙競泛漁人之棹
烏棲靡定燕壘難安黯黯濠雲王粲著登樓之賦悠悠淮水
蘭成生作客之愁雖復湖山嘯傲風月流連尋顛米之蹤訪
楚懷之蹟避暑洪湖堤上聽泉會景亭邊野鷺沙鷗盡成伴
侶樵夫牧子時答謳歌然皆刻意苦吟同入東林之社飛觴
共醉未開北海之尊幾疑盛會難逢嘉筵莫再已而乃裴度
得平淮蔡杜陵復返成都二月遷野貽十月復還鳳陽殘菊留黃寒梅綻
白室添獸炭活火圍爐酒熟鵝兒清香出甕倘使瓜期已及
華宴仍虛則天上嫦娥未免爽其前約座中佳士幾教負此

良宵將何以邀蟾魄之清光尋鴻泥之陳迹此賞月後集所

以不能已也嗟嗟幾度桑田徒增感慨一輪桂影又到團欒

觸梁公望雲之心

時家君在時

踵希逸賦月之筆詩成金谷諸君

既各關心兵序仿蘭亭賤子請再為嚆矢

周梅溪姑丈遺稿序

夫覽蓼莪而興感無非孝子之辭擊如意以狂歌便是窮途

之哭自來天懷激發蒿目艱虞未有不託諸詩篇形為詠嘆

者也梅溪先生以歐陽之少孤遭黃巢之大亂故園殘破閒

道微行骨肉流離慈暉遽失藁葬雖從郭外危地猶是賊中

使重念其單傳或稍緩其奔赴誰得而相議者而乃兩泣縱

橫星行匍匐闖關直入痛不顧身盜骨以歸淚惟餘血幸獲

鬼神之佑未逢豺虎之凶而哀毀莫勝心力交瘁膏肓之疾

已伏於是矣自時厥後或指賊媢罵誓不俱生或對天歌呼
情難仰問或眠歷終宵而不寐或酒飲數斗而不休愁積三
年疴纏一載孔彰草檄莫愈頭風長吉嘔肝遂成心疾蓋其
憂思鬱結有不至滅性而不止者也猶憶當日者危城出走
實賴挈提大廈同依復緣推愛相依三月略見平生每當入
社聯吟擇言尤雅梁公登華感白雲之在天拾遺入秦盼銀
河之洗甲雖流連草木游覽山川皆不出此二意焉及對風
木而興悲遂學春秋之絕筆故稿中所存祇數十篇而已嘗
顧語作霖曰此雖不足言詩然一時情懷藉是以達子盍爲
我序之以自相怡悅乎其時作霖握衣辟咄遜謝未遑也今
先生久歸兜率子衡昆仲復奉母潞州歷歷之遊難尋夢裏
諄諄之約猶在耳中慨宿諾之未償悵九京之永隔秋聲在

樹觸緒懷人季札留挂劍之情向秀有聞笛之歎悄然燈下
振筆書之寄示子衡惟祝其善保手澤毋爲雷電所取將且
以誌作霖之不忘舊德也嗚呼

一切經音義通檢自序

繫夫六書之訓故至唐乃集其大成小學之源流惟釋亦分
其別派一切經音義者蓋唐沙門慧琳之所彙輯而遼沙門
希麟之所賡補也其時華夏同文之盛廣被鯤溟高麗慕化
之心尤崇象教凡屬梵函之祕盡爲大藏之儲世歷千載而
云遙書寄三韓而亡恙直至明神宗之代倏遭平秀吉之師
灞上兵來入府先收圖籍蜀中使返輕裝悉載詩書是冊流
傳遂歸日本獅谷蓮社彙之於始高野寶院印之於終都爲
一百一十卷兩部相承單行已久以東洋之蕞爾備西藏之

大觀洵可謂禪苑功臣藝林別子矣顧何以海外有截紅蟬之蝕無虞中原多故白馬之馱不再慨宋元之迭代屢易滄桑悵文獻之無徵矧茲貝葉雖以永樂大典之浩博儀徵相國之蒐求猶未能仰證前聞獲窺全帙故

四庫未收書目所載者厘元應羣經音義二十五卷及慧苑華嚴音義四卷而已海市既開使星四出偶過鄰環之福地得覘梵夾之遺編火衍傳薪賴大千眾之施送珠還合浦從長崎島以攜來豈不足津逮後人宜昭來哲也哉惟是經皆分部解各隨經不熟諸經難尋真解每索塗而摘埴競問日而叩槃學者病焉作霖識愧管窺迷思鍼指欲得貫通之法別求簡易之方東海無際既匯眾流南山雖高豈無捷徑於是抽毫削牘提要鉤元遵康熙字典之部居仿說文通檢之

條例某卷某頁注於各字之旁三言五言悉以未字爲斷內
典則略爲採掇譯音則概付闕如至於彙引篇名別爲疏證
上觀千古頗多未見之書守在四夷敢斥異端之學凡茲所
述其類實繁經始於甲午之秋斷手於乙未之夏曠時曠日
比博奕而差賢一物一名校蟲魚而更瑣雖不足堂登大雅
聊藉以牖啟羣蒙云爾

金陵建置沿革表序

予曩撰江甯通紀彙七邑大事備書之郡縣之興罷亦參錯
其中特未易尋其端緒欲別創一提挈之法俾閱者了然於
目因懶中輟心常歉焉會同里傅荅生上舍以金陵建置沿
革表見眎讀竟全帙嘆爲史才迹其分條厥有四善夫一統
之時每輕割據京師之外不數行都意爲輕軒何關形勢茲

則地憑天堽表重鎮於臨江名從主人合九朝爲一例其善
一也至於一縱一橫鳥飛難直四至四到犬牙或交地有插
花界空表樹茲則白下立縣不以屬潤而致疑浙西畫疆詎
因治昇而妄改其善二也若乃地異名同東西莫準前置後
廢今古攸分稱謂倘淆鹵莽殊甚茲則揚州本於禹貢無與
廣陵之衝舟陽斷自唐時不混曲阿之號其善三也又或流
人所聚主客相傾軍府周環兵民未洽撫茲擾擾不免斷斷
茲則南朝僑郡概從土斷之科明代衛營亦入版圖之列其
善四也噫周應合建康志表旣涉於煩蕪汪悔翁南史地志
補編又疏於校勘則謹嚴簡要豈非志地者之權衡哉予衰
年多故神智日昏麟角牛毛諒不能有所成就此之造述實
獲我心比於魯南所編證圖經而悉合宜乎君苗老去欲筆

研之俱焚也已

甘劍侯江上春歸圖序

在昔范蠡旋越天地重清應氏歸洛陌阡不識庾肩吾東還
吳郡杜少陵西入羌村類皆經鋒鏑之餘慰家山之思枌榆
社老滄桑感深而況楊柳紅橋舊宅近長干之里芙蓉碧幕
元戎成六月之功劫已了於昆明水仍飲夫建業張季鷹非
爲葺味始掉扁舟潘安仁親奉板輿載瞻衡宇此江上春歸
之所爲名圖也劍侯先生江東獨秀冀北空羣述祖德則韋
孟門高論通家則孔融誼重猶憶癸丑之夏初逢丙舍之間
慘綠雖同屬少年垂青偏引爲知己月明酌句日永敲棋夷
甫縱其清談鄱陽雜以暴謹相見恨晚容登元禮之門無以
爲家許作孟嘗之客斯時也封狼在邑文豹隱山望塵市而

迢遙念家山之殘破王官谷僻表聖潛蹤玉女窗敲子山興
感城夢古冶難尋逸少之遊臺過通天欲上初明之表然亡
不越竟旅未焚巢人疑桃洞之仙地少萑苻之警爰得我所
倏焉三年既而羅落橋邊靈寶之氛漸逼青溪柵上申子之
眾欲奔先生乃池魚懼殃栖烏擇屋過伍子投金之瀨問蘇
公焚券之橋萍寄越吳查浮瀛海千里轉徙始定居於楚州
十載磨研遂戰藝於日下雖向燕臺而西笑壯志不衰而見
鴻翼之南飛歸心屢動伏牀吟苦誰知莊舄之情麾扇功高
惟盼顧榮之捷無何圍成月暈歲屆星終水有龍游船艦壯
阿童之氣座空猴據歐刀伏逆景之誅掃瘴霧而無痕望江
雲而有喜於是琴書檢點束就輕裝波浪平安送將歸棹入
荒城而淚墮尋舊地於釣游槐市陰添

龍爪槐
復生
蓮洋舫繫斗室

猶在津津之樓書雖杳友恭之堂記常存謂王暢甫所書石刻荆棘芟除

台廬猶是護花奉養先意能承書云孝乎詩曰歸止其先生

之謂矣且夫金陵瓦解以來黔赤瘡痍而後王褒入魏終身

不還劉琨棄并百口都盡惟先生則鄉關重返骨月無缺雖

人謀之不忒亦積善之餘慶馬龔王家世多長者牛牆鄭氏

賊拜迴門作斯圖者固不獨戀東野之春暉抑且善保于公

之陰德也已霖自分襟袂常念履綦浪迹淮南從戎京口迨

洗兵而不用亦鼓枻以言旋握手重逢傾襟如舊訪兩家之

先澤請看苔碣猶留謂救生局碑記問南郭之遺祠只有桂花無恙

丙舍被燬厓存老桂爰流連夫鱗冊屬誣諉以駢辭自憐給札情深蓬

筆鮮如雲之氣聊誌世交誼厚松山留印雪之緣云爾松山在朱

鄉門

徐棣友空帷鑒月圖序

徐君棣友以孝穆之才華抱安仁之悲悼紗窗日落容易黃昏環珮風搖依稀碧落集玉臺而成詠對金屋而傷神華髮驚秋漸改少年之色前身鍊魄怕逢三五之宵此空帷鑒月圖之所爲作也想夫玉鏡雙窺珠簾半卷額黃圓映眉綠纖描攜手相隨天上之姮娥亦妒焚香私誓河邊之織女應聞而乃骨出飛龍淒涼藥店調翻別鶴懊惱琴心碧紗嚬顧影自憐涼風起後玉闌干有誰共倚冷月來時翠羽明璫感前塵之如夢青天碧海乞仙藥其無靈嗚乎傷矣今者鵲魂久化蘭思猶纏逝水去而難回離天缺而可補鳴機續斷已成新婦之縑署字徵題不忘微時之劍爰疏短引用誌夙緣一生尋鸞鳳之因君真情種七載憶鰥魚之況僕本恨人

送朱子期赴浙入學使者幕序

梅柳渡江春滿浙西之路芙蓉入幕羣空冀北之良使星一
過舊雨皆散有折角朱雲之胄尤盟心白日之交布幣陳庭
束裝就道羅之以禮溫石應聘而行飄然若仙李郭同舟而
去波生浦以初綠山到越而更青君真壯游我嗟小別溯平
生之送抱流水十年話後夜之相思明月千里詩逢名境料
多清淑之音酒入離筵別有辛酸之味爰於鶯燕迎年之日
製驪駒送遠之詞而先爲之序日僕之初與子期遇也天災
逢元二之年稷下聚三千之客萍水暫合蘭交遂親鄉曲羈
身忘杜陵之避地主人好士縱鄒衍之談天癸丑避亂同客甘宅每當
月夕霜晨花初葉晚同與飛英之盛會眾驚慘綠之少年鬪
韻則銅鉢敲殘感時則唾壺擊碎攻拒樹兩家之敵推敲拜

一字之師豪氣未除犢初生以當虎名流小集驥附尾而許
蠅雖或中間屢遭世變豺狼橫噬勞燕分飛而瘴霧掃清無
愁塞宇浮雲遊倦終見還山幸聯季雅之鄰重結遠公之社
青箱家學各溯淵源白下名場分張旗鼓鄭虔官冷耐薄宦
而不辭君需次元亮情長得奇文而共賞倡予和女合志同
方就令策馬將行無由並轡猶必隨龍角逐速化爲雲而況
秦穆慕奚下問五羊之價孔融薦禰不止一鶚之名予名亦在薦中
初何難攜手偕行縱情孤往立吳山之馬食巖瀨之魚東海
觀濤西興問渡接會稽之竹箭訪台洞之桃花峭壁千尋窮
雁宕雲霞之勝澄泓一曲描鴛湖煙雨之圖兩浙山川收歸
眼底三年詩酒滌盡俗情比高李吹臺之遊了向禽名山之
願豈不快哉而乃事多乖忤心獨徬徨駑馬戀棧而不行鯤

鵬圖南而暫息緣慳碧幕閉門修卻聘之書交證丹忱臨別
託贈言之誼眼宜水洗心必衡平代推寒士隱情毋輕勒帛
善鑒先民風範莫致遺珠凡茲珍重之詞不盡纏綿之意行
矣自愛黯然銷魂留莫攀裾夢期識路倘遇雲山佳處折鯉
柬以見貽趁茲風雨良辰感雞鳴而巳請息眾響聽我長
歌歌曰殘雪消兮春水生折楊柳兮贈君行望不見兮越王
城油幢兮畫戟躡上座兮諸侯客刮金篦兮量玉尺坐論文
兮行看山眼有福兮不得閒掉頭不顧兮子何頑藁門兮圭
竇風穿兮雨漏每思君兮令人瘦鴻雁歸兮儻寄書紙如玉
兮字如珠上詠西湖兮下詠鑑湖越山青兮越水綠行不盡
兮浙江曲讀君詩兮景在目我雖不往兮心亦足亂日一別
三載兮日月如流新游雖樂兮莫忘舊游龍蟠鍾阜兮虎踞

石頭況有故人兮彷彿羊求覽徧兩浙兮盍早歸休跛子望
之兮中心悠悠

送方子涵從使英俄序

欽惟我

國家極建星明球環地小

道隆柔遠事異鑿空互市極九萬里而猶賒通道開四千年
所未有西鞮東寄電掣綫而能通梯嶂航瀛火運機而最速
天子念鯨波之永靖假龍節以周咨特命重臣遠臨絕域舉
凡賓僚之選參佐之司皆得以自辟英材上名天府綠水紅
蓮之幕從事多賢黃支烏弋之邦采風逾遠豈非遭際之極
奇者哉今年冬十月劉芝田星使有歐洲之役假道金陵欽
子涵之才將延之以充記室人咸謂諸葛好靜少文倦遊未

必肯輕去其鄉終踰絕險雖感下交之節定修卻聘之書而
乃內斷於胸襟弗謀於家室受賁園之帛東泛海之裝仗忠
信以涉波濤馳文移以開瘴癘長年狎浪鷗鳥皆馴川若効
靈魚龍自舞行見展輪黃浦捩舵香山掠西貢以張帆過新
坡而弭節峽通紅海城望巴黎英吉利之三島巋然俄羅斯
之兩都密邇天垂七政訝北斗之在南序紊四時當寒宵而
反暑火山冰壑輿圖證其怪奇璇閣瓊臺居室鬪其侈麗拓
尋常之眼界舒抑鬱之情懷其興豪其遊壯已且夫泰西通
使近且將十年矣握節者宣

神武之謨擴包荒之度敦槃修好允宜歆血以定從帷幄借
籌端賴攻心之有策以君之當仁不讓守正弗阿蘊藉法乎
仲舒簡要比於叔則必能機軸潛運弛張得宜飛書檄於窮

荒府主倚爲左右手正衣冠於中國外夷視若神仙人吾知
時歷三年榮膺上考絕國專對漢廷應明詔之求油幢導前
唐帥由幕僚而得拭目以俟其在斯乎霖梓里栖蹤蓬廬息
影疏懶任其本性感慨萃於中年念舊雨之無多已晨星之
相似乃復天涯送遠歲暮傷離洛水溫生有力者奪之而去
河梁蘇子銷魂者別最難堪四方之壯志莫回卅載之交情
常憶拳拳不已默默何能乃擊如意而爲歌曰清霜冷兮寒
風遒山川肅兮天地秋君將行兮不可留海舟兮飛渡輪車
兮鐵路指倫敦兮越印度仗

天威以遄征兮百靈擁護鮫鱓窟兮窮探借前箸兮謀屢參
鶚薦一兮鶯遷三君去我兮九州外我思君兮大江南三載
光陰兮疾如矢待君隨星輶而返兮聽君海國之奇談

擬編續中西紀事敘例

江上蹇叟著中西紀事一書斷自庚申之役而止今又將四十年矣海水羣飛煙塵不息欲耀兵而金革凋敝欲絕使而玉關洞開市集蜚嘘布泉外溢學紛駛舌薪火自焚常深黍室之憂合補元亨之錄綜其始末有數大端慨自地合成球天宗爲主倡言誘眾私鬪等仇以譌傳譌市虎未嘗無迹惟辟止辟池魚每及無辜則有如天津四川諸教案其宜紀者一也西域邊平北夷要挾空城還我要地償伊漢代王烏已辱行人之節宋家寇準幸定澶淵之盟則有如俄羅斯之歸伊犁其宜紀者二也象譯往來犬牙交錯凡茲屬國皆近邊陲雖蠻觸相爭勢可聽其自斃而豺狼縱搏欲將肆其無厭則有如日本滅琉球英夷滅緬甸其宜紀者三也番社掠舟

黑旗樹敵構將巨釁噴有煩言瘴雨蠻煙白甲自成一隊深
林密箐蒼頭特起新軍則有如日本侵臺灣法夷侵西貢其
宜紀者四也滬尾塵兵馬江失險威揚鎮海捷報諒山張輔
才高方奏安南之績魏莊識遠已和漠北之戎則有如乙酉
年之撫法人其宜紀者五也倭眾憑強高麗積弱夙有并吞
之志反居保護之名平秀吉之取王城竟無失策于仲文之
臨平壤自媿罔功則有如甲午年之援朝鮮其宜紀者六也
遼東告警臺北戒嚴依輔無車舐糠及米鎬京實與王之地
不免戎侵珠崖本海外之區竟爲漢棄則有如乙未年之和
日本其宜紀者七也南北分疆膠州扼要旣遙制夫旅順亦
近接夫燕臺伺隙而來儼若吳人之窺楚探囊而獲誰從殺
谷以遮秦則有如戊戌年之款德人其宜紀者八也嗚呼時

局日新敵情愈幻殷鑒不遠杞憂無窮嘗膽卧薪必自勵其壯志奉矢告廟乃克奏其殊勳惟在

朝廷一振興之而以此編爲座右之箴覆車之轍庶幾其有豸乎時光緒庚子夏四月

一前編蒐輯邸報及新聞紙之可据者是編仍依其例而爲時較近有身與其役言之鑿鑿亦不妨兼采焉雖觸犯忌諱如痛哭之賈生而借作勸懲爲罪言之杜牧其心實可諒也一日本近在東海離泰西甚遠而亦采入是編者蓋其國自明治以來改從西俗外觀有耀旣已羊質而虎皮舊習盡更何妨馬呼而牛應竝入歐羅巴之錄等諸巫來由之倫亦附庸於泰西云爾

一前編於殉難諸臣別爲一紀茲乃隨事敘入不復再見異

史記之作傳詳述生平如春秋之褒賢特書姓氏借省楮墨亦足表章

一康黨之倡邪謀以變法爲口實而事敗以後潛蹤海外徒木立信旣欲效夫商君萃藪主逃乃競歸於殷紂梟獍之志未遂鷹鷂之逐彌嚴矢好音於懷西投譖人於有北牽連而及取殿茲編

張楚珣觀察濟上鴻泥圖序

楚珣同年望重富平家居建業馬君絳帳同聽誦弦謝氏烏衣夙陪游讌登冶城而遐想松篁匝青俯劍沼以鑑心荇藻縈碧足暫羈夫萬里晦遂養於十年旣而聞雲出山膏雨潤物旂揚冀北轂轉齊東參謀畫於油幢耀功名於繡斧贊皇訓武樓築籌邊文舉崇儒門題通德此其靖共夙夜肩鉅任

而不辭安能嘯傲林泉得雅人之深致而乃布政多閒宅心
彌泰屏除塵累澡雪精神玩積水之潭陟匯波之閣古洞深
而龍氣蟄長橋轉而鵲翼張湖泛大明舉杯邀月嶺尋千佛
躡屐穿雲巖石倒懸下米老笏袍之拜檻泉上出作莊生濠
濮之觀既藉以疏瀹性靈固不徒流連光景也況夫盎盎古
懷超超元著過名區而憑弔遇故老以咨詢馬跡三周碧峯
華湧龜趺重負綠字苔埋靈窟修真闡丹經之訣崇祠表節
高鐵漢之名仰像設其依然草木亦知愛敬凡履綦之所及
山川皆賴考稽至於一角潛亭半潭澄水窗虛納景瀑落傳
聲不翦茅茨圓如覆笠獨行葦岸閒亦垂竿非揚子之問奇
頻來載酒似蘇公之判事偶坐聽泉詩咏孔昭易占勿用甘
自居於大隱爰肇錫以嘉名其志宏其趣逸已今者滬濱于

役江左假途羣瞻馬首以歡迎出示龍眠之妙筆圖成十二
全收濟上爪泥節近重三如展山陰禊帖感煙雲之過眼借
粉墨以傳神我當臥遊君尋墜夢雖日空桑留戀不忘三宿
之緣須知峴首登臨早作千秋之想焉爾時光緒丙午上巳
前一日

楊子穆觀察七十壽序

蓋聞壽星耀彩近臨亢角之間涂月呈祥爰錫嘉平之號良
時吉日竺生偉人勝地名區難忘宦跡是以耆年召伯甘棠
之蔭常留晚節韓公黃菊之香不減歷艱難於壯歲享第祿
於遐齡元氣麗洪神明鞏固師貞協吉荷

寵錫者三箕福攸宜備範疇者九其惟我子穆大公祖乎公
宏農望族江右名家人傳詩禮之宗世繼簪纓之盛按圖騏

驥產自渥注奮翼鸞鳳暫栖枳棘當其備員禹莢從事牢盆
督吏兵以緝私梟靖閭里而禽積猾求盜嗇夫之職悉聽指
揮箭張酒趙之倫漫矜游俠名聞淮北雖已著其事功屬在
江南未由詳其梗概矣若夫專城作宰百里宣猷方真州臨
涖之初正建業沈淪之日胥橋冶浦置域毘連青犢赤眉去
來飄忽風聲鶴唳時傳意外之驚林木燕巢絕少獨完之屋
加以連營大帥以區脫視鳧沙在野遺黎困輸將於馬草公
機神默運識鑒獨高撫欲燼之疲氓弭無形之外患博望軍
藉以作導石壕吏不敢捉人練比戶之兵同心齊奮設臨江
之渡掬指無爭猛以濟寬搜荏苒而靖盜誠能感物率芻米
而犒師其智深其勇沈也旣而警罷瓜洲功宣棠邑兼縮瓦
梁之篆上權昇郡之符一條冰迭晉頭銜冠飄翠羽二千石

特邀心簡車駕朱輪記名

御辰之間愈感恩而思報遙領嚴城之任敢袖手以旁觀其
時賊勢漸衰兵威大振元戎架入肅細柳之軍容前敵親臨
踞雨花之山壘飛雲間之羽檄雖經環堞而營柰江上之米
船未得應期而至公橐鞬上謁帷幄代籌爰於扼要之區權
設護商之局洲尋紗帽名借龍袍玉帶而傳額仿關征入較
屋稅田租爲易衛估舟以上下鯨跋無驚椎貨布之贏餘蚨
飛盡聚下以通貿遷之路上以輸幕府之金焉然士馬雖已
飽騰而疆宇仍難恢復者則以奸民濟賊厥類實繁販戶輸
糧其源未絕也於是度中關之隘集下瀨之船巡察綦嚴往
來遂斷城臨玉壁非貉子所敢過關閉峭函防雞鳴之偷度
懸金購粟閒謀之計皆窮易子析骸寇盜之生日蹙遂乃下

招撫之令寬脅從之誅宣示

恩綸特開生路石頭城降旛待樹下蜀鎮堅壘先歸單騎莅盟郭令自饒膽識全軍解甲張綱雅善拊循強著籍而弱歸農有屯皆散遠畏威而近懷德無役不從由是月暈合圍雷聲出地據龍蟠之高阜克虎踞之雄都司馬佃之下江南周浚先爲揚牧韓總管之平陳國王韶實領蔣州一切勘定之功半屬贊襄之略衣崇豸繡旗繪隼章不亦宜乎惟其稱耳且夫大亂甫平者莫要於撫綏之術也殘黎久困者或失其調劑之宜也公乃於蓬蒿滿路之時荆棘塞途之日阜通商旅招集流亡講保甲之方清釐屋產協營田之使勸課農桑曲奏迎神正地示之祀典役防聚眾折礦稅之邪謀凡善後之諸條悉使君之首事實惠所在至今頌之厥後秩進提刑

封崇榮祿總巡防之任領督護之營鹽挾重貲利其轉運河
疏舊瀆決盡沙淤解交鬪於兩軍信足以服悍將集救荒之
萬鎰誠足以格諸商雖馳驅徧歷於江淮而報最咸上於都
府下風逸聽造福良多茲當杖國稀齡懸弧令旦樹恆春而
葱蒨花炫晝而鮮妍絳雪飛丹盡入長生之籙紫霞煥彩羣
擎永壽之杯某等夙荷帡幪感仁風之親被翹瞻榮蓋欣卿
月之非遙謹備述濟屯締構之艱以推原視履吉祥之報事
皆出於聞見語不等於阿諛繼自今四國蕃宣再進生申之
頌趁此際九如增益先陳算亥之詞

鄭母朱太孺人六十壽序

蓋聞經緯星懸寶婺騰象躔之彩輶軒風采闕宮歌燕喜之
詩自來簪笏名門笄珈碩媛禮法齊於鍾郝賢明媿於柳歐

德厚載以安貞靜叶犧爻之六畫身康強其逢吉福陳箕範
之九疇如鄭母朱太孺人者尤足述焉太孺人徽柔德粹婉
婉性成巧同薛氏之鍼神志慕班昭之女誠挾芳棠邑承清
望於紫陽依蔭萱闈締新姻於白下其歸我贈君西苓先生
也鳳簫聲和鴻案眉齊問高堂之起居議中饋之酒食慰翁
心以作苦不因出汲言勞傷姑性之未諳每爲嘗羹屈意自
計衣勤薄斲告歸慮聖善之憐因之袖作低垂起粟掩凍膚
之迹凡此慧心曲體無非內助所資忘家庭蕉萃之情勵夫
子桑蓬之志維時贈君方功深芸牖門植桃陰名滿高平望
隆建業庭盈羔雉聊酬服古之劬旦弋鴈鳧不忘夙興之戒
洵所謂相夫以禮率職無愆者也俄而鶴警傳聲鶯遷出谷
止柘塘之幽僻致梓里之敬恭族姓多貧無范氏義田之贍

鄉鄰久別從杜陵閒道而來太孺人則節日用之餘爲惠人之費經營衣履典質珥釵賓至如歸置比鄭莊之驛城圍漸合盼深武惠之師何期蛾賊再張雅軍忽散居莫安於古瀨跡暫寄於蘇臺迨烽火之日深復貲財之盡竭倉黃出走蕩析離居鄧攸向江左而行衣囊自荷戴偃避湖南之亂子女分攜或寄累於陸莊或問途於花浦鑣揚異道轍阻同歸太孺人俛俛海濱畏畏江濞懾赤氛之漸逼指白水以爲期星散何堪書附阻驛郵之路月圓屢望鏡飛悵樂府之詞幸贈君別道閒關中途邂逅坡名相見洋近零丁遂率合室以偕來因渡南溟而謀息脫茲坎險張十丈之纒帆相彼蠡湖作一枝之鷁寄實由天祐豈係人謀旣而亂定吳中歸從江外陶廬無恙馬帳重懸贈君以轉徙之艱當驚憂之定韓老成

病纏軟脚嵇叔夜術學養生慨二豎之難除經十年而更劇
太孺人服勤無懈敬事不衰暑寒藉其攝調出入資其扶掖
縱周南賢女難因芣苢以蠲憂而謝氏諸郎爭茂芝蘭以娛
老長君光庭次君鏡潭季君子疇竝儉勤自勵忠實不欺筭
算能工精審計研之術酪醐並美羣推員賞之賢叔君超伯
鬻舍蜚聲澤宮首選桂林對策終繼武於郗詵簽判就官且
暫羈夫蘇軾曹門望著知琮瑋琛玳之迭興韓氏才多乃綜
絳纁維之競起兼之諸孫玉立快壻冰清喜翼燕之有人含
節遞弄顧乘龍之得偶坦腹何慚太孺人亦可以頤養多康
從容自適矣然猶劬勞不息瑣屑躬營督庭戶之掃除問米
鹽之價值魚羹鴈臠率介婦以烹調雞唱烏啼先一家而操
作至於仁心爲質陰德及人里閭被澤而相親僕媪聞聲而

皆喜恩周推食窮殘潛給以斗升心切禳災竊盜不追夫肱
篋惟其積之者厚葆厥和神所由報之者豐錫茲遐福也已
茲當律調鳳琯叶仲呂之和聲魄耀蟾圓值初盈之良夜筵
開周甲幌設良辰啟梅閣而陽回循蘭陔而日永窗通朱鳥
拂檐皆四照之花庭集青鸞繞砌悉恆春之樹霖誼叨末戚
久慕徽音適逢六秩之期敬效千齡之祝詞徵愛日頌述清
風彤管揚芬竊附中壘成書之例斑衣侑樂聊追老萊舞綵
之歡是爲序

丁禮民教授七十壽序

蓋聞師以道爲宗得民詳於周禮壽居福之首好德行於箕
疇自來魁傑之資必獲耄期之報而況木公金母祐集介眉
桂子蘭孫歡承繞郝家世本將軍傳易入儒林列傳之編老

更宜學舍乞言溥

聖世作人之化尤人寰之盛事爲儕輩所希逢如我禮民先生者其生平誠足述焉先生毓靈京峴挺異觴辰楊綰四齡辨聲於燈盞陸瓊八歲覆局於棋盤秉姿實倍於常童出語已驚其長老窮入索九邱之奧書讀等身擅千詩百賦之能文成在手時則紅羊邁劫青犢煽氛慘梓里之罹兵尋桃源以避地出險則單先斷軸篤學則董未窺園雖烽火屢驚不爲黃巾而輟講每室家粗定卽懸絳帳以尋師以故兵氣旋消斯文未泯經十年之養望遂一博而得盧蒙賞識於阮賢不爲白眼獲往來於鄭校許著青衿彩耀九苞吐鳳感子雲之夢牆窺數仞登龍入元禮之門人莫不高其才羨其遇焉夫使科名蔚起仕宦增榮傍日月以徐行騰雲霄而直上譽

競馳於輦轂舉不止於孝廉謝幼度以猶子之親追蹤安石
白敏中以諸昆之誼繼踵樂天豈不足表族望之高華見門
楣之鼎盛而乃襟懷淡遠志趣謙沖每抑抑以下人不皇皇
於進取懶向長安而走馬且官博士而得羊策莊助之干言
雖經待詔負鄭虔之三絕姑作廣文教澤風行羣仰菁莪之
樂育荒齋日照不嫌苜蓿之荒寒實堪驗名士之高情還書
生之本色也今夫哀多益寡惟算術最重夫九章割圓開方
雖通儒敢鄙爲小道先生生饒宿慧詣造至精倣羲和之測
天隨章亥以度地股四勾三通其旨積銖累寸探其原推步
難窮星宿之躔在望沈思所及雷霆之聲不聞得五雀六燕
之平重輕相埒悟下兔上雞之射加減易明學必統夫中西
理始貫於今古而况通河圖之數奪造化之權者又有圍棋

下園子不
卷二
之一技焉先生善鎮神頭常爭先看洞出機藏機之妙邀逸
品名品之稱縱橫之用靡涯局非破荻劫殺之時最久看任
爛柯羊元保因以得官漫譏坐隱王積薪居然悟道是在專
心長夏能消領清簟疏簾之趣通宵不止與琴牀書榻爲緣
豈非游藝之餘功娛情之極致也哉且夫守一隅之地而不
觀壯麗於京師者其識陋也憚四牡之程而不窮險奇於邊
塞者其見小也先生四與計車平行廣野山循岱麓渡問齊
河覽雄縣之連橋買滹沱之危棹聞西山之鈴響路走明駝
瞻北闕之觚稜城臨翔鳳逮乎南旋以後無復西笑之心隨
星使以遊行溯江湖而上駛觀秋濤於滄浦玩夜月於洞庭
五溪之水倒流六詔之雲伊邇碧雞金馬信徼外之多神犵
草蠻花皆中原所未覩諺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其先生之

謂矣今者建業蒞官治城拓宅兼締學堂之綬別加監督之
銜潭近烏龍寓廬是築洞開白鹿條教新頒經義治事之齋
分從安定格物致知之傳補自考亭雖以身歷

四朝年登大耋而精神強固步履從容眼觀細字之書晚來
猶爽口飲深杯之酒醉後逾溫耽道味以彌深葆天真而不
鑿祥自徵於壽世慶並洽於宜家德配盧孺人稠直表躬塞
淵成性弋雁諧其靜好芼魚致其潔誠志在勵勤緝葛覃之
什思周逮下歌樛木之詩常遵內則之儀酒漿是議時懍大
家之誠并曰親操宜其黻佩竝榮笏簪競集拜

丹綸於

天上森玉樹於階前律應月陽值早桂殘荷之候杯斟雲液
躋貞松壽柏之堂某等素叨至契久企芳徽分亥字以書祥

借王林而頌福心香效南豐之祝腰笛隨李委而來七十古
來稀惟杜甫偶留斷句八百齡伊始較彭篋尙屬沖年幸逢
吉月之辰良洗觴命酌敢厠眾賓之座末珥筆陳詞

司馬晴江八十壽序

夫溫公世德傳家已八百餘年彭祖遐齡計數僅一分以上
綿延譜牒矍鑠精神毓奇於鍾阜秦淮樹望於太山北斗若
我晴江先生者商顏綺季栗里淵明浙水宦遊品西湖之風
月秣陵歸隱臥北郭之烟雲靈光之殿巋然南極之星朗若
劉樊夫婦作平地之神仙孔李通家祝使君之壽考於今年
六月十一日先生八十攬揆之辰合簪裾之流輩奏霓羽之
新聲企梁孟之堂案齊眉舉斟狄康之酒爵侑手仇禮也然
使采王林之頌徒作諛詞添亥字之籌故爲廋語則雖工於

言說亦何與於生平故必推持身涉世之方以見錫福綏猷之應二算不事朝廷所以禮高年三樂常存王公不敢矜富貴準斯以斷請道其詳先生幼擅奇聰夙敦至性陸瓊覆棋於八歲黃香溫席於九齡庭述異聞奉伯魚之獨對書紬秘畧讀中壘之校編當醮酒命冠之時正戰執名場之日看方刮日痛忽拊心思聖善於寒泉服勞莫遂阻扶搖於雲路發軔無從加以青犢傳烽紅羊罹劫感烏棲之靡定乘雞唱而潛逃萍梗飄零盡是無家之客荆榛蕪塞每多失路之人其時贈公方問道脫身棄家避賊入鄒嶧之穴幸免寇氛迷武陵之津未逢漁父先生倉皇問訊辛苦尋親雨泣戒行星馳冒險悲笳送響屢穿戊巳之屯歧路追求自負零丁之帖幸逢老父之無恙乃就樂土以安居貪莫食夫黍苗爰得我所

養須謀夫菽水善承親歡於是橐筆備書從戎負弩入仲寶
之蓮幕隨亞夫之柳營勇若虓彌拔戟自成一隊義如魯仲
飛書竟下連城露布頑聞冰銜疊署看山拄笏受辟不鄙夫
閒曹賁海爲鹽代耕特取其薄祿利通禺夾權領牢盆場地
賴以丈量寵丁資其軫恤救災黎於鴻羽濬河道以鳩工富
鄭公之振荒勸民出粟王陽明之講學爲士延師普惠澤於
四明報政成於三考宦情淡矣歸興勃然遂乃檢束輕裝流
連古迹別賀監之道觀戀范氏之書樓鶴舫溯洄蝸廬密邇
守晏嬰之老屋倉山作鄰營季雅之新居青溪當戶猶復講
求技術檢點方書醫造十全畫通八法圍棋以消長日彈琴
而引薰風烟月多情酒最宜於微醉湖山遣興詩不費夫苦
吟淨几染毫時寫八分之隸小園抱甕親澆四季之花借導

引以養生鳥伸惟肖本潛藏而悟道龍性能馴固不獨待介
弟以友于愛猶子如已出舞綵含飴之頃樂天性以最真歎
段下澤之遊稱善人而無忝已也作霖誼列葭莩味同蘭臭
長安聯騎曾采日下之舊聞建業締盟復聞客座之贅語會
開真率人盡耆英天闕山高逢老僧而共話紫霞洞僻招羽
士以歡迎上柴丈人之樓黃葉滿地過盧莫愁之宅碧水平
湖凡屬勝遊皆爲伴侶況茲令誕敢秘辭章排律吟成勉學
白元之調駢文製出再摹徐庾之篇聊揚長者之清芬用答
同人之誣諉所願樂易長壽和神當春憑下筆之千言博掀
髯之一笑十年以長則兄事不敢忘兕酌之恭一杯相屬當
君歌請速和鶴飛之曲

可園文存卷七目錄

考

中國機器學家考

書後

書陶靖節閒情賦後

書何子青廣文行狀後

書錢辛楣宮詹補元史藝文志後

書李文清公題主說後

書司馬文正公年譜後

跋

國朝金陵詩徵跋

跋汪悔翁所書陳月江摺扇

竹居錄存跋

先祖中書公遺札跋

竹居錄存跋

可園文存卷七

江甯陳作霖伯雨

考

中國機器學家考

粵自屯蒙既闢萬物肇興寄大造以鑪錘運兩儀以樞軸凡
 所以厚民生利日用者莫不由拙而巧由蠢而靈運會所趨
 本天地之自然亦事勢所必至也徒以質素渾堅古人所尙
 奇淫詭譎君子所懲故從風之車成湯破其製博物志結魯能為飛車從
 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東風至乃復作車造還厚水之械丈人惡
 其機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
 見功多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槔圃者曰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昔名哲慮遠思深譬諸折衡剖斗之談非可施於今世矣閒

可園文存

卷七

嘗瀏覽史冊博采異聞其制器尙象入乎機出乎機者歷代

不乏心局智鑰廓然大啟權輿所自何必歐洲三代以上蓋

有二聖焉曰黃帝路史黃帝命史區浮箭為泉孔壺為漏以

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又通鑑前編軒轅與蚩尤戰於涿

迷軒轅為指南車以示四方曰周公雉使者迷其歸路周公

錫以駟車五乘皆為向南南針漏箭於此胎胚聰明天亶餘

之制期年而返其國焉技為之因時勢以制物宜也成周以來六人繼起曰偃師

王西巡工人偃師謁王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之所造能

倡者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技將終偃師立破散倡者以

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欲誅偃師偃師始悅而歎曰人之巧

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

力乃可與造曰范蠡雜說勾踐破吳見度人經以質范蠡蠶

化者同功乎曰范蠡雜說勾踐破吳見度人經以質范蠡蠶

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曰墨翟墨子作木鸞三年曰公輸子

斤為機發行二百步曰墨翟成飛見韓非子曰雲氏女

魯班刻木為鶴一飛七百里見述異記又公輸子曰雲氏女

為母作車木人為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見墨子曰雲氏女

公輸子娶齊琅邪雲氏女亦神巧天授時齊魯旱蝗曰隱游

為災雲作木鸞數千令之自飛摩風迴翔擊蝗殆盡曰隱游

異苑魏安釐王觀翔鶴而樂之客有隱游者作木鶴以獻王
曰此有形無用者也曰臣請為王翔之乃取而騎焉翻然飛
去人行鳥飛手揮目送鏡耀星流兵家妙用藉空氣以為運

動也秦併六國實生偉人始皇帝創物而新之秦咸陽宮中

燈下作蟠螭口銜燈燈然則鱗甲皆動又始皇營建冢於麗

戎之山斬山鑿石下涸三泉以銅為槲旁行周迴三十餘里

奇器珍寶充滿其中令匠作機徐福乃因以推廣焉徐福為

弩有所穿近輒射之見水經注徐福乃因以推廣焉徐福為

始皇作自然之簾懸於宮門始皇抱文珠置鄰蘊毒多傷藏

上其簾下去之則自捲不事鈞也故又名不鈞蘊毒多傷藏

珍自祕宮中簾帷舒卷隨意或疑為神仙之遊戲也西漢三

人則有陳平之智樂府雅錄傀偶子起於漢高祖平城之圍

平訪知闕氏妒忌造木偶婦人連機關舞埤間丁緩之巧

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九層博山香爐為機關轉運四周而

爐體常平又有九層臥褥香爐鏤為奇禽怪獸自能運轉亦

名被褥中香爐又製七輪扇連續七王莽之奢侈焉王莽傳

帝建華蓋以祕機四輪車駕六馬挽者皆呼登仙或言黃

羽葆載以祕機四輪車駕六馬挽者皆呼登仙或言黃

可謂之乎卷二

華屋命駕輪扇風生爐香煙亞但見其術之變化也東漢之

世亦有三人曰張衡太史令張衡作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

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中有都柱旁行入

道施關發動外有入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

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嘗一龍曰杜詩

發機而地不動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地震隴西宮鑄

排以吹炭造水排注冶者作而殿以靈帝焉漢靈帝修南宮鑄

宮又作翻水激水鼓之天祿蝦蟆轉水入

渴烏以酒道太史占天循吏制器赫赫君王乃親細事固莫

不竭其心志也三國之交人才輩出在蜀則諸葛夫妻蜀志

亮傳亮軍出祁山以木牛運出斜谷以流馬運又作連弩鐵

具麩頃之麩至侯怪其速潛窺之見數木人在魏則曹氏父

子魏志曹操發石車擊袁紹軍中呼霹靂車陸機要覽陳思

而杜預晉書杜預置之酒尊凡主欲勸者呼之尾則指其人

童轉水灌溉又有相為後先焉或便轉運或事戰爭或助賓

讌或益農耕又隨事以呈其能也兩晉制作則宣帝晉書宣

檣鉤槿發矢石雨桓玄桓玄傳性好田獵以體大不堪乘馬

下注謂衝車也實始終之其閒若衡陽之區純晉陽秋衡陽區純作鼠市四

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鄴中之解飛陸翽鄴中記解飛能造旗

門木人輒以椎椎之陸翽鄴中記解飛能造旗

十里磨麥一益州之鮑陋水經注益州刺史鮑陋為譙道福

石春米一石益州之鮑陋廬山之惠遠僧惠遠患山

有似援臂上施木天公直下至江中廬山之惠遠

定十二時晷刻無差名曰蓮花漏以類皆攻守互用兵獵相

資逐鼠籩穀刻漏定時固不獨舟指南宋書禮志晉鼓記里

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形製如司南代有指南舟

其中有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備典午之威儀也

南北朝分畸人接跡在南則有祖沖之齊祖沖之妙有機思

流馬千里船又於樂游苑陶宏景梁書陶宏景嘗造渾天象

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陶宏景嘗造渾天象

而地不動以機楊光欣梁大同八年戊主楊光欣獻玉龍一

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在北則有魏文帝周書薛愷
 從口出聲如琴瑟水盡乃止清微殿前器信都芳田曹參軍
 造似人敲器水芝敬器皆置清微殿前信都芳
 形似人敲器水芝敬器皆置清微殿前信都芳
 信都芳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沙門靈昭
 四氣每為一氣感則一氣自動與葭灰相應沙門靈昭
 沙門靈昭有巧思武成帝令於山亭造流船每至帝前引手
 取杯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兒撫掌與絲竹相應上飲不盡船
 終不類皆測天文驗地氣波流船水貯器又不獨簡文之紙
 去獨異志梁太清三年侯景圍臺侯景之木驢
 城簡文縛紙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之木驢
 不能制向戰場以鬪智也隋煬性敏隋書柳晉字願言煬帝
 逢興會輒命之至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
 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晉苑內有神變輔之以宇文愷
 雜記元年六月築西苑內有神變輔之以宇文愷
 觀皆以機成或起或滅若有神變輔之以宇文愷
 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數百人離合為之耿詢
 下施輪轉推移倏忽若有神助帝彌悅焉耿詢
 稱其妙又作渾天儀至杜寶大業拾遺記
 不假人力以水轉之至杜寶大業拾遺記
 巳日會羣臣於曲水以觀水飾又造小舸子何稠
 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何稠迷樓記

車挽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帝曰可名任意車而迎合彌工俾人時敬授之忱側
 席思賢之意一變而為巡遊再變而為遊戲此玩物所為喪
 志也唐代藝士寔繁有徒若李光弼唐書李光弼傳撤民屋
 之石所及輒唐書田悅傳臨洛將張伾以紙為若李
 斃數十人唐書李皋常運心思為戰艦挾若宣武廳子都清異錄宣
 皋二唐書李皋常運心思為戰艦挾若宣武廳子都清異錄宣
 尤勇悍其弩張一大機則十二小則運連弩發礮車掉輪艦
 機皆發用連珠火箭無遠不及
 達軍書皆攻守之所需也若李涪風太史李涪風以靈臺候
 更請造渾天黃道儀從之若僧一行唐書明皇詔僧一行與梁令瓚等更
 黃道儀從之若僧一行唐書明皇詔僧一行與梁令瓚等更
 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若王方翼唐書王方翼為夏州
 自轉每一晝夜而天運同若王方翼唐書王方翼為夏州
 農方翼造人耕之法若開元從臣清異錄胡牀施轉關以交
 施關鍵使人推之若開元從臣清異錄胡牀施轉關以交
 與重不數斤相傳明皇行幸頻多從臣或待詔野頓扈駕登
 山不能跂立欲息則無以寄身遂創意為此當時稱逍遙座
 則窺靈臺占黃極代牛耕息人力皆日用之所急也至於韓

志和之見龍牀杜陽雜編唐飛龍衛士韓志和雕踏牀高數尺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

鬣爪甲俱動又廣記志和雕木為李元嘉之銅鶴尊載唐韓

王元嘉有一銅鶴尊背上注酒殷文亮楊務廉之木妓木僧

則一足倚滿則正不滿則危側令性巧刻木為人酌酒行觴

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將作大匠楊務廉有巧思於

泌州刻木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王琚高駢之木獼木鶴

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王琚高駢之木獼木鶴

安餌為轉關以石繩之則沈魚取餌關即發口合則銜魚石

發則浮出廣陵妖亂志高駢刻木為鶴中設以及十二辰車

機擬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以及十二辰車

朝野僉載則天時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同轅仙音燭清

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同轉不爽毫釐安國寺冀追冥福

錄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安燭既燃點

其狀如高層露臺雜寶為之花鳥皆玲瓏臺上安燭既燃點

則玲瓏者皆動丁木球之類宦游紀聞雪峯寺僧義存於唐

當清妙燭盡響絕木球之類咸通中開山創寺乾符賜號真

足道矣宋代多材相如蘇易簡太平興國中蘇易簡為學士

章得象之稽古春清紀聞古銅蟾蜍章申公碩滴也每注水
 水入視已而復將如虞允文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
 吐腹空則止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於山人在舟中發一霹靂
 山後今日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於山人在舟中發一霹靂
 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為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
 礮蓋以紙為之而實以石灰硫磺自造而舟人馬皆溺見楊萬
 里海而火自水躍出其聲如雷遂壓虜舟人馬皆溺見楊萬
 船賦序王彥恢之用兵紹興二年無為軍守人馬皆溺見楊萬
 入檝四里旋以及思訓司天宋太平興國四年司天監生張
 幹儀於禁中日月行度民膽刻漏宋曾民瞻為南昌尉以暑
 成於自然不假人力民膽刻漏宋曾民瞻為南昌尉以暑
 有兩木偶左者晝司刻夜司點則擊板鄭獬傳觥宋鄭獬
 以告右者晝司刻夜司點則擊板鄭獬傳觥宋鄭獬
 以金銀為之飲不得其法則雙皆能考藝器運匠心而杭州
 之火寸輟耕錄杭人削其甚巧皆能考藝器運匠心而杭州
 雜記昌化以謂之發燭清異錄謂之火寸南越之翻車
 拒水湍怒流居民多以樹木障水為翻車洞庭之戰艦
 洞庭賊楊太四輪不得擅美於今矣元尙工匠殫心製造世
 激水船行如飛

可罰文字

卷七

七

祖則為克敵之謀而捷書屢報宋軍拒金多倚神臂弓為利

得其機輪仿製也元世祖滅宋得其式順帝則為娛情之

具而海內虛耗元順帝自製宮漏約高六七尺為木櫃藏壺

王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櫃上設西方三聖殿櫃腰設

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櫃之東西有日月宮飛

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為治為亂亦各從其所好也

明代禦夷漸重火器曾銑啟其端兵略纂聞曾銑在邊置慢

綫至一二時纔發又製地雷穴地丈許春藥於中以石滿覆

伏火於上可以經月過者躡機則火墜藥發石飛殺人敵驚

以為浙江戴某萬麻時浙江戴某有巧思嘗造一鳥銃形若

其機有二相銜如牝牡扳一機則火皆藏於銃脊以機輪開閉

機隨之並動石激火出而銃發矣計二十八發火藥鉛丸乃

盡擬獻於軍營夜夢神訶曰上帝好生如及陳端之理其緒

使此器流布民生無焦類矣乃懼而止及陳端之理其緒

南略守備陳端之居江陰其子能造軍器有木礮火毬火磚

等件木礮者長二尺五寸廣數寸置藥於中狀如銀鞘敵攻

城即擲出敵見而異之羣相金鐵相激雷電爭鳴近日鎗礮

之先聲也而

國朝黃履莊之自行車燥溼針

虞初新志黃履莊少聰穎時出新意作諸技巧有雙輪小

車一輛長三尺許可坐一人不煩推挽能自行住以手換

軸旁曲柄則復行又作驗燥溼器內有一針燥則左旋溼則

右旋並可某比部之木狗木雞續新齊諧葉文麟言在京師

證陰晴也惡犬咆哮而出葉大怖主人隨出喝之犬臥不動主人視容

笑吃吃問何故曰此木犬也中設機關遂能吠走葉不信主

人更出一雞黃羽絳冠仰頸江永之木牛木驢寄話筒江秀

報曉披毛視之亦木所為江永之木牛木驢寄話筒江秀

才永字慎修能製奇器家中耕田悉用木牛行城外騎一木

驢不食不鳴人以爲妖笑曰此武侯成法非妖也又置一竹

筒中以玻璃爲蓋以鑰開之向筒話畢即閉皆能自出機軸

傳千里開筒而耳其音宛在不啻面談也皆能自出機軸

爲創而不爲因非所謂用志不紛乃疑於神者乎要之人同

此心心同此理中人不必要遜於西西人不必要勝於中園顧方

趾之倫萬物之靈在是特視其專心與否耳語曰天子失官

學在四夷絕而續之是在守先待後之君子

書後

書陶靖節閒情賦後

夫平子卑栖定情以作伯喈遠謫靜情乃成類皆繫念靈修自傷不遇雖託詞於荃蕙非寄慨於黍禾惟彼泉明生於江左承長沙之家世爲建威之參軍令彭澤以代耕拜督郵而辭職心事二姓有類夷齊獨往一邱無慚沮溺先生柳在作傳而隱其名漁父桃開紀事而幻其境以文爲戲其情則傷是賦寓言亦猶此志借美人以寫意居然屈子離騷懷故國而不忘尙記義熙甲子不求知我祇解愛君較陳思解誤感甄同耀芳華之飾何梁嗣心忘戀晉指爲白璧之瑕披牘具存辨誣宜亟罕譬而喻匪同月露之詞好色不淫適合風人之旨焉爾

書何子青廣文行狀後

君之世父祥垣都轉與予從祖觀察公同舉鄉試而予又與君同補博士弟子員兩家世相好也然君隨宦於外久後又秉鐸宿遷未得數數見光緒庚辰春計偕北上與君同海船行君修髯垂腹非復少年風采矣其時颶風大作予與同舟者皆不能興而君坐起飲啖如常竊嘆君精力過人其剛毅不屈之性亦秉賦使然耳既至京師又同寓會邸對宇而居見君日閉戶作家書常有咨嗟聲心竊怪之一日者予謁今少司寇夏伯音丈還君卒然問曰夏丈文徵已刊竣乎抑未也文徵者鄉先生之制藝夏丈將彙輯其稿以傳者也予答以夏丈事甚劇校勘無助者告成尙需時日君因歷述在宿遷被誣事怒氣盈涌不可遏既而嘆曰吾未了之事祇先君

遺稿未傳負臯大矣予訝其言過當急以他語亂之然知其蓄死志視中不中爲決也乃報罷後則市土物檢歸裝如諸人心竊幾其可以不死而君竟卒死然後知閉戶所作之書卽告訣之書也京師所市之物皆償其宿諾之物也不死於京師而死於海者不肯以遺軀累友朋也君之處死可謂從容堅定矣予讀君行狀旣畢謹書其所親見者以諭君之嗣子焉

書錢辛楣宮詹補元史藝文志後

偉矣哉宮詹是志之補有四善焉一曰存經學箋疏之作逮宋而中輟然深甯貴與獨稱博洽至吳草廬而著述愈富浸浸乎超唐祖漢無愧儒宗矣此其不可不志者也二曰衍理學自晦翁云亡朱門四先生承其緒而許魯齋遂集大成由

是派別支分各有箸錄鄒魯盛業賴以不祧此又不可不志者也三日開算學元代幅員最大回疆印度均在域中郭守敬輩翩然來儀隸靈臺之職掌天文水利專門名家疇人之書因以日出此尤不可不志者也四日重詞章虞伯生爲東南人文之冠揭黃輩輔翼其閒風格高舉才華麗則卽蔭戴諸詩皆足上追風雅而詞曲更爲一代絕技此亦不可不志者也噫自至元以迄至正不過百年而典籍之貽汗牛充棟收藏家多有其書苟非宮詹蒐羅之廣採掇之勤亦安能成此鉅觀爲元史拾遺之諫臣規過之諍友也哉

書李文清公題主說後

李文清公作題主說以世俗題主皆虛主字一點臨時請顯者點之近於通典所載唐宋題主墨書訖以光泰重模乃天

子之禮非士大夫所宜用且謂朱點爲以上行下施於牌票告諭者不可以爲敬甚哉理學家之好逞異說而不詳審禮之所由變也夫光黍重模卽非天子之禮亦與加點無涉不必強爲附會至牌票告諭之朱點乃點之於字外非借點以成字又豈得援以爲詞耶竊嘗思之世俗相沿之禮縱極不可解亦必有所緣起苟不能深究其故而漫加疵議則歧之中又生歧而制禮之初心遂滅沒而不可考惟精通禮意之儒第就世俗之所行顧名思義援古證今未有不渙然冰釋者也謹按品官喪禮

會典所載與世俗所稱皆曰題主亦謂題其官銜姓氏耳今乃僅加一點者意者遭喪之家將請顯者題主以爲榮或因達官者儒年高目暗不敢勞其全題於是預爲繕寫而虛主

字一點待其秉筆借存請題之意況主字古文本作、則題此一點謂之題主於名亦未爲謬其點必用朱者古者器新成則釁如寶鎮鐘鼓之屬無不以血塗之小戴禮雜記疏宗廟初成殺牲塗血以釁尊而神之也又周官禮太祝注血祭曰釁是皆在廟之禮主乃廟中之最尊者新成當血祭以神之而世俗喪禮率溺於浮屠法必有持戒之輩謂血爲不潔用朱代之遂因仍而不改而一切疑神想象諸儀猶參以祭奠之忱無不極其誠敬欲通肸蚩於朱點中其卽古之所謂釁與是以近時題主每有人子自刺血以點之頗得釁器之遺意惟不用牲血而欲以己之生氣存其神靈雖所傷無多不得譏爲毀體然窮極流弊恐有戕肢幹殘肌膚以爲孝者是又過於情者之所爲仍不得乎禮之中故不可以通行也

然則世俗所通行者果不悖於禮乎曰作木主所以奉鬼神也僅加點所以優賓客也用朱筆所以尊重器也一舉而三善備非亦亡於禮者之禮乎彼李文清公之說固不必因其爲理學名臣而曲徇之矣

書司馬文正公年譜後

右司馬文正公年譜四卷無錫顧復初祭酒所編次也司馬晴江先生將重栞之屬作霖是正校既畢因喟然而嘆曰自古有國家者銳意富強而變法不善其旣亂曷可勝言耶譬之於醫人當中年以後精力漸衰營衛不充閒作寒熱此氣虛而外感乘之也固其表實其裏損過補偏便可無事乃不察病之所起與病之所極或主消導或主攻伐下之則陰竭汗之則陽亡日易一方競爲嘗試卒之疾未能去復中藥餌

之毒而元氣乃大虧雖有良醫亦無如何惟束手浩歎而已
司馬文正公固宋之扁鵲倉公也其始不見信於病家及信
矣而病已不可爲譜之所載歷歷堪稽千載以下猶爲扼腕
吁言變法者可以鑒矣然則晴江先生之乘行是編豈惟是
述祖德云爾哉蓋今日之有心人也時光緒二十三年春二
月

跋

國朝金陵詩徵跋

吾鄉朱述之太守宏博淵懿留情古典平生撰著極富而金
陵詩徵一書尤有功於桑梓其時助蒐采者吳癡仙明經之
力爲多甘實菴部郎王善之孝廉朱金牧茂才亦與聞焉蓋
經營於道光壬辰斷手於咸豐辛酉三十年間殫心竭慮成

此鉅觀嗚乎盛已令子崇嶧徵君寶愛遺書不敢失隊而又欲公諸同好以廣流傳霖因得受而讀之嗣修府縣二志資爲考證左右逢原然後嘆是書之足備掌故也第篇帙浩繁未能驟付剞劂丹徒趙季枚內翰秉鐸郡齋好尙風雅謂名山所藏必存副墨倡議影錄慨助鈔資而全椒薛慰農山長吳縣吳子和廣文與同里石東山方伯楊竹村觀察孫徵之梅少菴湯沐之胡煦齋四太守甘劍侯秦伯虞兩孝廉翁鐵梅茂才共成之於是是書乃無虞殘蝕矣光緒乙酉之春金壇馮夢花孝廉有彭城之役同人餞諸冶城之竹居合肥張楚珩茂才與鐵梅論及是書欲先棐

國朝諸冊以爲嚆矢首發囊橐而徵募以集其事與議者凡十二人夢花楚珩劍侯伯虞鐵梅而外則爲上元顧子朋田

撰異江甯方子涵鄧熙之江浦侯杏樓溧水朱豫生以賤子之庸鄙亦得濫廁其列曾未數月捐有成數徵君遂發篋陳書分部讐校歸遺民於勝朝之末推寄籍於寓賢之中閩秀方外二卷經亂遺失其補未備者仍之道光以後諸賢並世而生其取甚略者亦仍之繼述先志不敢妄爲增損蓋其慎也點勘未畢老病日侵丙戌夏初召霖而屬之曰是書之始末惟子知之最詳書後之辭將於子是望霖悚然以不文辭徵君曰予之意非欲其文欲其質耳助蒐采者若而人捐鈔貲者若而人議槩木者若而人皆須記其姓名以事存人猶是先人志也若以古文之法繩之豈能瑣屑若是哉乃語未十日而徵君捐館霖雖自慙其不文而有所不敢辭亦不忍辭爰本徵君之意而爲之跋時光緒十二年夏六月

跋汪梅翁所書陳月江摺扇

陳月江茂才槎汪梅翁先生之弟子而梅翁實受業於乃祖松雲明經師友淵源孔曾之誼也月江事梅翁謹與人交不解作世俗周旋梅翁嘗稱之曰月江得吾拙夫梅翁以東南一老名動卿相品學文章非曹輩所能及其所謂拙者對世俗之佻巧而言也不恃不求知止知足霖之仰止梅翁者在此而月江獨得其傳此月江之所以足重與霖交月江有年矣會其以梅翁所書之筴屬爲補白因取梅翁之許月江者而繹之不知有當於梅翁之意否也

先祖中書公遺札跋

予家經癸丑之難前人手澤蕩然無存嗣於宣城伍大令慶祥處得 先祖中書公課徒時所錄文稿一冊霖攜至鳳陽

因避撚氛失去吾父常以爲憾江南亂定高滄夏明經煥勳
以先曾祖鄉賢公所臨文賦六幘見貽吾父謂爲百朋之
錫而中書公墨蹟終無由復覩焉光緒乙未歲從子詒慶
奉祖母自晉歸爲檢故紙堆中獲家書十數頁有完好者有
殘缺者皆中書公寄弟觀察公之箋札也其詞意殷肫絕
無浮飾百年老物再見於斯想有呵護之者俾我子孫得瞻
遺翰稍釋前日拋棄文稿之憾惜吾父不及見矣嗚呼光緒
二十二年孫作霖敬跋

竹居錄存跋

夫同人續集巢民蒐棗隨園雜文簡齋甄錄流風所播衍於
竹居精廬落成謠詠閒作坐篁獨嘯抗希晉賢折梅遠訊時
逢隴使投贈旣夥彙爲斯編雜誦一周因之三歎冶城遐想

王謝所同西園柔翰應劉繼逝煙雲易幻日月不居爪印泥
鴻夢境蕉鹿撫今追昔觸緒興懷袞袞諸公牛腰卷富眇眇
小子驥尾名彰竽亦濫齊風無譏郇自慚形穢默數心交樂
奏眾仙名排千佛雖涓城發唱猶有舊人而秋墳聞詩半化
異物聊下轉語借以解嘲一壑能專嘉茲山水千秋不朽壽
在文章質之主人當亦以知言許我也

可園文存卷八目錄

碑

金陵新建曾文正公祠碑

記

可園記

陶靖節先生附祀諸葛武侯祠記

盜麓祭詩記

莫愁湖新建曾公閣記

鍾山書院藏書記

食寶軒記

濠堂記

柏陰九友圖記

可園文存卷八

江甯陳作霖伯雨

碑

金陵新建曾文正公祠碑

蓋聞召伯佐周芟舍愛甘棠之樹武侯相漢錦官留古柏之祠自來耆艾重臣魁梧碩輔勳高社稷澤被生民奠中外以皆安功名最盛就輶車之所歷謳詠偏多沒世不忘有勞則祀而況中興景運衡嶽英靈竺生異人蔚爲名世以唐家之裴度作江左之夷吾鍾阜石城是臥治之都省吳頭楚尾悉手定之山河應台輔之一星垣環太紫促修齡於百歲藥乏還丹四海同悲九重永眷有不建表忠之觀題旌德之碑者乎公鄜國名宗湘江望族起家甲第供職詞垣受特達於

主知躋崇階於卿貳伏青蒲以獻議力可回天持碧蕩以衡
文識能相士當雍容於侍從猶歌詠夫承平泊乎軍事日興
詔書敦迫起晉侯之墨經募李瑒之鄉兵計畫萬全夷險一
節惟誠動物視僕射如父兄以人事君拔偏裨爲將帥功幸
成於百戰位乃冠於羣僚凡其鄂岳治兵豫章垂翅嚴裝赴
蜀閒道援杭以及桐皖之經營徽邴之堅忍策由素定績不
勝書然而郭令收東都大勳始集韋皋薨西蜀遺愛常留則
惟江表之謨猷尤見生平之忠藎敢稽舊事聊備前聞今夫
韓禽戰於新林陳原弱國曹彬渡於采石唐本孱王摧朽者
力易施乘時者功自倍縱能有立曾何足云若我公作督之
年正逆賊橫行之日煙塵擾攘羽檄縱橫嚴虎入吳董昌據
越度支束手財賦無以贍軍土壤錯牙英雄幾難用武而公

乃運機於掌成算在胸辭四省兼制之名建三道進攻之策開幕府以坐鎮界介弟以重權統百勝之師臨江橫槩據上游之勢高屋建瓴輦軍實而轉般蕭何漕巴中之粟揮樓船而下瀨王濬入建業之城都會既收旌麾戾止壺漿箠食遺民夾道而歡呼帕首犇刀大將屬鞬而遠迓於以見恩威之洽體統之崇焉爾乃招集流亡蠲除征賦來商旅以足用減徭賦以安人襲軌里之規戶皆保甲正鹽官之法竈鮮窮丁本計則首勸農桑著籍無久荒之土仁政則必先惇獨感恩多恤緯之嫠離亂之酷如忘休養之情漸遂而且崇文教以消武猛本經術以爲吏師疏請制科籲俊闢門之盛課增書院經義治事之齋激百世之懦頑范史爲忠義立傳敦一時之節儉楊綰使京兆減騶苦心迴斡於無形民俗漸摩於不

覺至於流連賓宴獎借英髦攷古證金石之文適情玩湖山之
之美開温公之書局典籍駢羅敲謝傅之棋枰襟懷自遠輕
裘叔子侍鈴閣不過數人坐嘯成公任功曹亦無廢事固風
人之雅致亦政務之多閒也然使免胄而來已孚民望伐柯
不遠遽悵公歸則泰山出雲雖或四方之徧潤福星度世究
非一路所能私而乃誓齊魯之師移畿疆之任首途才北返
旆旋南河內盜平寇恂不妨久借兩川節好嚴公竟得三持
朝廷倚爲社稷臣南人奉爲慈父母十年生聚千里乂安其
情親其澤厚已昊天不弔哲人其萎馳奏上聞

綸音下逮備極飾終之典用酬報國之忠列爵之封旣優於
馮鄧功臣之廟許媿夫徐常則有舊屬官僚合城士庶卜求
吉壤近在城西分清涼之一支實四松之故址遠吞江白仰

挹山青竹樹迴環岡巒起伏北瞻廢苑鄭監門留拂之基東
俯曲池顏魯公放生之所巖廊幽邃足稱靈居棟宇高驤條
成傑構興工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月日以紀

君恩以紓民念禮也嗚呼地原絕勝可以栖神魂而有知猶
應戀此龍蟠虎踞既已表大功之坊風馬雲車尙冀降吾民
之福爰就禱祠之意以成迎送之詞詞曰

神之來兮遲遲揚翠蕤兮朱旗侍從列兮森威儀登高城兮
遙望雨花山兮雄保障地夷平兮天清曠浩長江兮湯湯樓
船十斛兮排風檣張水嬉兮鳧鴈翔揆文兮奮武化險途兮
成樂土千里行兮無所阻神有功德兮杳難忘薦俎豆兮陳
邊房願神駐此兮享一觴

神之去兮雲景移靈風颯兮送將歸望不見兮中心悲深山

兮窮谷懼萑苻兮潛伏肆強梗兮誰爲服落日兮滄溟海氣
上兮霧冥冥蛟龍變幻兮波濤腥履巖壘兮望封域懷隱憂
兮心惻惻欲廓清兮仗神力風和兮雨甘憂樂同兮功德覃
願神無忘兮江南

記

可園記

可園非園也予強名以爲園也地縱橫無半畝而堂寢庖瀾
間之築園者當不若是然高者山深者塢邃者徑實斯園之
所自具雖欲不園之不可也於是卽聽事之側啟門而入顏
其堂曰於斯爲應接賓僚之所取先世舊名以名之食德之
意也稍進爲養蘇軒 家君及予兄弟讀書之齋也雜花絡
壁芳草侵階雖未及園有園意焉再進則凝暉室前梅後蕉

冬夏皆宜南啟明窗北開洞戶寒晝日燠暑宵月涼蓋吾
父母之所燕息也室之後有廊砌下徧蒔長春四時皆花取
室之名以名之曰凝暉廊廊之窮有複室曰徵文考獻之室
予修志時嘗居之北牖洞達清風徐來院中有榴一株舊植
之所屢存者又曰瑞花館因己卯之歲麗春並蒂同心而錫
此號也至此而園在目矣自凝暉廊東出歷籬門一重梅
花夾道瘦枝冷豔最宜雪月是爲寒香塢稍折而北過籬門
數步至叢碧徑梧竹交陰寥天皆綠夏日不到三伏如秋由
是路漸曲地漸隆就山勢之坡陀歷級而上則望蔣墩在焉
萬屋鱗次鍾山如龍朝暉夕陰氣象千變園之最高處也從
墩下稍南有亭翼然面對西嶺石頭諸山拱列几案延清之
名所由來也過岡而東是爲蔬圃青黃歷落交錯若繡芳香

媚舌味勝肥甘而園之地至此盡矣是園也在人視之鮮不以爲陋者而予上奉親歡旁招弟妹諸雛跳躑婆娑其閒覺梓澤平泉雖極華靡不若予園之有真趣也乃作可園八詠詩暇輒歌之以自娛焉

陶靖節先生附祀諸葛武侯祠記

夫天地不朽節義以名賢豪所經山川增重由來尙矣至於管晏合傳生非一時夷惠並聖感均百世則又泯履綦之異證心性之同焉靖節先生以長沙之曾孫遭金行之否運巍巍闕閔無殊琅邪故家擾擾風塵何異桓靈末造屬在隆安之季始遊建業之都斯時也上游靈寶久懷逆卓之心草澤寄奴未起阿瞞之義武陵王遵班崇叔父營領鎮軍玉牒承華親賢望重周廬作率宿衛勳高先生適以英年首膺徵辟

藩邸應聘參軍莅官束帛邱園雖非三顧之亟袴褶幕府已
備一命之榮使王而扶危定傾夷凶戡亂乘攝萬機之鉅任
立左將軍之殊功經略荆襄盤龍之隙不作指揮梁益黃虎
之敗無聞先生帷幄從容巾幘瀟灑匡扶帝胄光啟中興豈
不治魚水之歡結雲龍之契而乃孱王承制大柄假人逆知
鼎沸之終微無復宗英之可輔不遇感士閒情思君故當義
熙之初元復向秣陵而行役覽山川之如昔傷人事之日非
寄慨壑舟勵操霜柏索靖銅駝之嘆荆棘荒涼張掖石馬之
文波濤滅沒若彼樓桑布蔭火井重然豈可得乎必無幸已
由是絕迹修門栖蹤栗里建威暫出彭澤旋歸弦歌謀三徑
之資田園畢一生之事柴桑地僻卽是南陽古史咏成如吟
梁父幽居澹泊常守布衣之貞詩格冲夷直配建安之作吳

幼清謂先生欲爲漢相孔明而無其資洵知言哉蓋武侯之
生平由隱而仕先生之出處未行卽藏漢晉完人殊塗一致
而在庚子乙巳之際正桓傾劉奮之交先生辛苦入都藉圖
事會馳驅許國未已壯心其有隆中遇主之望乎故以先生
附祀武侯爲最宜而祠諸金陵之靈應觀尤宜之宜者也嗟
嗟志抗羲皇目無曹董淵臥龍而偶出坡駐馬其差同鍾阜
石城不改東南形勝筍輿葛帔且摹典午衣冠乃作樂神之
詩俾歌以侑先生其辭曰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金陵建國實
始孫吳晉氏東遷襲其規制桓桓長沙經綸名世明德之後
乃有達人高懷遠韻超軼羣倫隆安以還權臣竊柄翼戴衰
朝爰求同姓武陵開府維邦之楨參軍應聘委質策名緬昔
炎劉昭烈倡義諸葛輔之七鬯有寄先生秉志非甘隱淪風

雲倘遇追步宗臣奈何名藩孱弱不振受制於人任慙重鎮
乃辭建業長嘯拂衣建威彭澤暫出仍歸宋業日隆屢徵不
起飲酒高吟以沒餘齒詩題甲子旨趣堪尋不忘故國武侯
之心丞相祠堂西山高峙合志同方先生附祀龍潛勿用下
有深潭扶疏繞屋碧柳珍珍薦菊酌泉神其來也前忠後節
雲車風馬

盃麓祭詩記

維光緒十三年歲在彊圉大淵獻辜月戊寅日金陵詩徵彙
事告竣翁子鐵梅邀集同志祭歷代詩人於盃麓之薛廬禮
畢而燕無算爵行甚盛會也時則池冰尙薄山木盡童竹搖
碧以玲瓏梅染黃而細碎啟西頭之精舍佳勝爲多修北面
之上儀式憑斯在冠裳綽繚聚名士於江淮槃敦縱橫聯新

交於僑札記稱展事易筮盍哉壇坫風流罕其匹已夫豪華
弊俗佳麗少年拾王謝之唾餘踵齊梁之積習恣情絲竹溺
志壺樽曲宴迷香浪擲黃金於虛牝閒情作賦終爲白璧之
微瑕而茲獨曲作迎神文資會友仿傳芭於楚些續雅集於
鄴園發潛德之幽光昌黎志遠循歲除之祀典賈島名沿百
罰不辭觥政倍嚴於梓澤羣賢畢至畫圖何減於蘭亭合今
古以證盟爲湖山而生色其在是與顧嘗聞之發端勇者臨
事怯持論易者戴事難是役也三年有成千金碎辦用泉流
而幾竭志山立而莫移太沖多才任譏爲僖父子晉鏤板遂
行於通都一洗南人罷懦之羞力矯中道因循之失牛耳是
執舍翁子其誰屬哉抑吾尤有感者龍潭一曲桑根所居自
河汾撤瑟以還多羊曇擗門之痛今者主酬賓唱雖尋白社

以言歡室邇人遐不免黃墟之歎逝惟祝文章司命風月主人瞻望故廬得聞韻事或與鳳逸龍蟠之士驂鸞控鶴而來重尋桃李之陰同饗荔蕉之薦則西州勝處松菴久卜芳鄰他日寓公藤館定參坐席焉爾與會者凡三十五人其爲名德之後世濟其美或宦或遊來居我里則有若邵陽魏仲子桂岡縣鄭太夷孝胥廬江吳鑑泉學廉長洲朱仲我孔彭山陽魯子剛楨大府之客沆瀣相投從事書局賓禮優游則有若懷甯馬鍾山徵麟寶應成漱泉兆麇儀徵劉誠甫顯曾金壇馮壽同圻居涂之陽作客江鄉則有若滁州唐友蘭芝榮大啟薛圃作我地主則有若全椒薛聖木葆檉至於吾鄉俊彥有耆有髦或望高北斗或名冠詞曹以及闈修之士英辭令韶則有若長白常少村承恩似村承厚上元張紫珊兆鍾

周柳潭嘉樸金仍珠還江甯楊西華長年盧雲谷崑梅少菴
壽康張貫之傳仁孫小石綬昌許石生長齡若乃躬與是役
朝夕校讐樂事之畢交錯觥籌則有若合肥張楚瑤士珩上
元秦伯虞際唐顧石公雲蔣紹由師轍江甯甘劍侯元煥鄧
熙之嘉緝甘子泌曾沂溧水朱豫生紹亭江浦侯杏樓宗海
手澤三世寶藏勿隊則有若上元朱少暉傳葵其三人鼎足
分峙璀璨冠裳壘篋迭奏壇坫生光其樂無極發爲文章以
誌歲月永矢勿忘則主會者江甯翁鐵梅長森紹文長芬及
作是記者江甯陳伯雨作霖也

莫愁湖新建曾公閣記

蓋聞祠留峴首實羊公遊覽之區堂築平山本永叔燕娛之
所自來名臣功德碩輔經綸莫不於政務之間極嘯歌之致

品題泉石藻繪山川以故遺愛常留芳徽不沫過習池而溯
簡行湖岸而景蘇玩草木之精神亦生愛敬當春秋之佳日
每切懷思此金陵莫愁湖所爲有曾公閣之建也夫曾公以
衡岳偉人作建康使相平江南而除巨憝鎮建業而活疲氓
迎竹馬於并州兒童皆識珥豐貂於西蜀節鉞三持裴令公
之勳名暇日常開賓宴范希文之剛介荒年不廢水嬉當其
極意綢繆苦心擘畫卽土木經營之頃寓腥羶洗滌之心亭
矗翠微護風雲於

宸翰洲尋元武啟棟宇於神祠復以西郭之間有湖一曲爲
盧氏鬱金之址是徐家湯沐之鄉命斧催斤對澗阿而裁秀
裁荷種芰借水月以娛懷陶桓公柳植武昌非緣玩物李鄴
侯葑除杭郡皆以便民自星隕者十餘年凡尸祝者數萬戶

若茲勝境久薦馨香第奉之勝棋樓中猶列諸武甯王次大
功坊後雖欣代有傳人盜麓祠餘惜未別崇專祀因陋就簡
君子病之今江南布政使奉新許公祇承

恩命開省昇州政通人和百廢具舉淵渟嶽峙一塵不驚爰
眷往哲以舒翹遂就舊基而改作迴軒面水傑構凌雲聳百
尺以巍峩啟八窗而洞達風晨月夕嘔啞與鳧鴈爲鄰鍾阜
石城顧盼挹虎龍之氣馬光祖溪疏九曲鑿此澄泓陶通明
樓結三層遜其巨麗以某月日興工某月日落成奉文正公
遺像而祀之禮也嗚呼淵潭明瑟林壑縈紆雖生平未獲遂
初而魂魄猶應樂此北眺獅嶺無限蒨森南眺鷺洲互相環
繞於以尊崇主祐敬妥神棲諸葛清高表羽扇綸巾之度昌
黎嚴正慰太山北斗之瞻藻棟芝楣同茲不朽椒漿桂醕久

愈難忘英雄兒女各千秋不蹈爭墩之習懦立頑廉興百世
請看立石之詞

鍾山書院藏書記

蓋聞山登宛委實祕籍之攸藏地入娜環爲羣編之所萃自
來勝境必聚奇書招多士之來遊慰生平所未見而況建業
名區無殊首善鍾山書院特闢講堂肇於雍正之初以迄道
光之季談經媿於虎觀探策等於龍威其間

御府之特頒官司之購集奎光粲爛星芒直逼三辰寶藏駢
羅巖穴爭窺二酉矣乃自黃巾肆虐紅襖傳烽頽垣壞瓦之
場難尋漢閣赤字綠文之籍空賸秦灰長恩之守無靈不獨
鼠蟲耗蝕中祕之儲盡散誰讐魚豕謬訛旣而日月重新星
雲並耀開雷次宗之講肆集胡安定之門徒雖鹿洞鷺湖制

度已經規復而螢編蠹簡部居尙未分儲屬以南皮張尙書
之涖官番禹梁學士之主講師儒道洽賓主交融爰廣購夫
陳篇以如惠於來學近取本省之所有遠徵鄰境之新稊官
版精良校幾煩夫劉向檄文調發求不待於陳農十年之讀
有資在舍者無虞枵腹四庫之收並富養士者庶可愜心乎
抑蒙更有進者通天人之謂儒識時務乃爲傑自開瀛海之
市益恢著作之林上行旁行競認佞盧之字內九外九羣矜
騶衍之談誠蒐采其烏文以稍加夫象譯精而氣化之術粗
而技巧之工小學則算數有傳大學則格致極粹實事求是
豈性道之空言精義入神通陰陽之祕籙比四夷之納賚梯
山航海以借來知中國之尙文傑侏兜離無不納千頃堂遜
其鉅麗萬軸樓無此恢宏從茲踞虎蟠龍瞻蔣家山之佳氣

行見騰蛟起鳳步天一閣之後塵云爾

食實軒記

食實軒者張楚珩同年之別墅也枕古冶之城麓接劍池之山房平疇迤邐叢薄掩映拓地盈畝植篁成林構精舍以栖雲通長廊而避雨塵隨花落則纖紅不生陰壓苔鮮則一碧如洗泉明之柳表宅懷素之蕉翳窗帷簾洞開几榻清潤雌雛雀研時發古香蚪篆烏文自饒天趣每當清風蕩暑皓月弄晴椅檻微吟披襟長嘯開三條之徑遙望故交賞一味之涼不延俗客書繙子政之七略畫品長康之一廚霖於其時曾陪雅集縱鄱陽之暴謔逞焦遂之高談酒酌在瓢偕竹俱醉詩成屏紙刻筠留題可謂把臂晉賢追蹤唐逸矣乃孫琴西太僕以虎觀之耆英樹龍門之碩望賦高軒過披輞川圖

亦復眷戀林泉流連邱壑一揮大筆肇錫嘉名此則阿閣未
傾覽德俟翔鳳之集元亭宛在撫華挹吐鳳之芬者與今者
孳學一叟墓草已宿爾我兩人廬苦各守撫琴尊於思話俄
成昔歡鬱霖雨於傅巖愈宏君抱所願仰瞻題榜益勵遠猷
每飯不忘君身江湖而心魏闕名下無虛士出功業而處文
章則於食實二字之義更有進焉行見泉流出山雲與布澤
謝安之志旣在蒼生裴度之情詎耽綠野他日過斯軒者感
茹蘆之室邇悵芝蘭之谷空李鄴侯雖去衡山藏書無恙王
子猷來遊吳下問主何須欲詠割青請看飛白平泉所誌息
壤證之

濠堂記

鄭君蘇龕作草堂於大中橋之北旣成招同人落之川流縈

紆交匯堂下酒酣作霖起而言曰是水也本楊吳之城濠南通秦淮北達潮溝南唐築宮憑以爲固圖經具載之矣夫偏邦竊據猶知守險而況中國之廣狹焉何隙其備豫當更何如顧乃盡撤藩籬任彼馳突西溟東渤跬步可踰勇夫重閉曾徐溫之不若以濠名堂鄭君其有憂思乎秦君伯虞顧而笑曰子之說似矣而未得鄭君之志也昔蒙莊觀濠能知魚樂天機暢遂物我兩忘今蘇龕方將泛浮查涉瀛海與鮫鱷狎居其於非我族類者必有以馴其鱗鬣挫其牙須風靜波平萬里一致甌洲雖遠皆作濮上觀焉可也蘇龕聞之喟然太息曰有是哉陳君之說權在執政非使臣所得與聞秦君之說則行人之責也子固將勉爲之言未畢顧君石公乘醉大呼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子姑醉臥三年以俟蘇龕之歸

再集茲堂爲軟腳之局焉倘渝此約有如是水於是同人皆應曰諾時光緒丙申十二月十八日也

柏陰九友圖記 一名柏緣圖

夏氏僦居武定橋東庭陰有古柏一株生太湖石上天矯離奇秦礪泉學士瞻園中物也園本明桐城何閣老如寵故宅茲柏殆閱數百年矣光緒壬寅春正月旬容楊吟軒別駕毓恩讌客於柏堂酒酣徘徊樹下其危坐石磴左顧而笑者會稽俞恪士觀察明震也倚俞左而端視者貴池劉聚卿觀察世珩也欵坐柏根者江甯傅茗生觀察春官也或手攀條而首微側或蹲踞石上作欲墜狀或距柏獨遠其容若俯者上元夏氏三昆仲伯言孝廉仁溥叔梅上舍仁沂蔚如比部仁虎也長身鶴立神采奕奕者溧水濮青士太守文暹也其左

少年則吟軒主人右與並立者則賤子作霖也之九人者仕
隱殊途老少異趣而忽與茲柏結一月之契賞玩摩挲極其
愛惜蓋緣爲之也噫唏噓今何時耶天地晦冥風雲變色諸
君子以英銳之資龍蟠鳳逸大之則聳霄漢蔽山岳次亦遇
盤根錯節自顯其材卽宦成息影者猶隱負棟梁之重望蒼
生冀其再起豈得常如今日之間適哉獨子老而且賤拳曲
臃腫不適於用方將偃臥空山自勵歲寒之節眄庭柯而怡
顏焉是諸君子與茲柏之緣淺而子與茲柏之緣深也然而
賞玩摩挲極其愛惜與茲柏結一日之契圖而藏之俾茲柏
附諸君子俱傳則緣之淺者亦深矣江甯陳作霖伯雨父記

新甯工藝廠記

代

嘗考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日百工飭化八材疏云百

種巧作之工所爲事業此管子所謂工之子恆爲工也九曰
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注云無事業者轉移爲人職事若今
之傭賃雖未專言爲工而爲工亦在其中此閒民無業者之
爲工也又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
于灋而害于州里者役諸司空注云使給百工之役此罷民
有罪過者之爲工也然則先王之於百工豈肯任其惰游而
不加策勵也哉我

聖朝居中御極薄海內外皆歸幬載知歐洲以商立國製器
日精而工藝爲最重所以致富強者在此於是仿而行之首
善自京師始推行於各行省楚南大中丞爰飭所轄之府廳
州縣設局惠工新甯山邑也居民治生織晉有唐魏之遺風
力於農而工務未遑及余以菲才承乏三年於茲矣屢奉大

府檄有所興作乃謀於邑之士大夫將招民之無常業者與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者各就其性之所近俾學習手技以自養而養人其裨益於吾民甚大士大夫僉以爲然余因捐廉爲倡而劉紳鄧紳等皆輸貲以助之遂度地於捕署之東偏垣其外而中建大廠日習藝廠旁爲屋二十間以居工作之閒民又置自新所十二間以居保任之罷民其餘司事丁役各有攸處瘡庖溷溷咸備毋缺僅三閱月而集事亦可謂速成已夫無事業之民必能自食其力而盜心始不起於飢寒有罪過之民必能日習夫勞而惡心始不生於驕佚教養兼施實周官之良法美意而豈規倣歐洲之政也哉爰書其事之顛末以諭後來者冀其有舉毋廢或因而擴充之補成考工一記是尤余之所厚望也夫斯役也募捐者某官某監

工者某官某例得附書

三

可園文存卷九目錄

遊記

午日秦淮泛舟記

後湖秋泛記

遊三台洞記

遊采石太白樓記

北郭記遊

遊京口三山記

春明舊遊記

江上記遊

遊滁記

遊嶽麓山記

可園文存卷九

江甯陳作霖伯雨

遊記

午日秦淮泛舟記

予幼時遊秦淮親見燈舫之盛兵燹以後歌樓舞榭悉化灰燼每過輒感慨係之以故不欲數泛舟其閒同治己巳重五之日午醉甫醒陶翁善之來過邀予及鳳生弟偕行至長樂渡口榜人已檣舟以待於時宿雨半霽水風微涼打槳隨潮中流容與遂歷朱雀等橋抵東水關而止焉畫船則紛如集螳游妓則翩若驚鴻塗澤之妍映日逾豔絲竹之韻臨水倍清同遊者顧而樂之往還數次初不知日之既夕也薄雲作暝戒途告歸迴望桃葉渡頭星火熒熒有彷彿昔年燈舫之

盛者此固足見承平之景象而豪華之漸又將自此開矣其
可幸也夫其可懼也夫

後湖秋泛記

金陵之湖惟元武爲最大而以與燕雀湖對故一名後湖同
治癸酉夏予與客約爲湖上游畏暑不果往八月朔乃克踐
焉是日昧爽予偕鳳生弟至何善伯家則劉恭甫尙仰止先
在蔣幼瞻紹由昆季因促之急未及冠而來秦君伯虞告予
曰陳耘芬睡正酣予遣人促之亦起矣未幾果至遂登舟緣
秦淮而東至青溪之竹橋舍舟行綠陰中三里許出太平門
朱子期由山莊歸俟已久坐甫定遙望城中有策蹇而來者
子期之弟豫生也於是循湖隄而下見瓜皮小艇縱橫港汊
中旣上湖舟掠蘆葦而過泛乎中流殘蒲疏蓼與波光相掩

映五里至蓮萼洲煙樹蒼茫數家臨水朱欄曲榭若隱若見
則湖神廟在焉廟居湖心四圍皆水以棘爲牆不施磚甃殿
南向院中鴈來紅數十株鮮豔欲滴有蟲飛集其上文采爛
然步廊而東亭出屋際如卓錫又東爲飛樓樓之北爲舫齋
俯臨湖渚憑窗而眺山色青蒼或遠或近皆獻媚於几席閒
微風一過枯荷蕭蕭作響遙想花時芬芳襲人其娛目騁懷
當什伯於是也合坐傳觴飲皆薄醉湖風吹面酒力頓消仰
視日已漸西乃出廟門循側徑而行入竹林中萬竿森立上
有刻字疏古錯落如屋漏痕與恭甫仰止豫生撫摩久之不
能去時伯虞耘芬諸君已先登舟遣人相促遂匆匆解纜沿
湖采菱芡飽啖而歸同遊者凡十一人期而不至者韓君省
旃秦君蔭棠甘君健侯姚君友梅也

遊三台洞記

金陵瀕江諸山巖石谿罅中多孔穴而以三台洞爲絕奇光緒丙申正月二日子偕周子木及鳳生弟往遊自龍江泛舟入草鞋夾風潮皆逆張半帆作之字行約一炊許時登岸遙望屋懸山坳間高下錯列如蜂房如鳥窠惴惴焉慮其險不克登也入寺門道人出迎髮毵毵然語操楚音不可辨殿陷山腹深丈許中空無底架木爲龕以供神香火前楹有石碑摹吳道子所畫觀音象右廈深杳石罅中裂天光炯然僅露一綫是爲下洞從左个折而升手捫壁足索磴昏暗中頭屢被觸無級處支以板階盡遂得中洞洞外接以樓凭窗而眺平疇廣野極目無垠江水涸不見波惟檣竿植立若林仰瞻上洞猶在天際子木恐予足力乏勸得半而止適有游女攀

緣上予恥不渠若乃奮袂行石齒曉露隨山坡陀較洞中稍
平夷魚貫螺旋寬可容趾岑樓在望承以木梯梯窮而上洞
見樓甚隘無几案坐石上小憩高處風極大吹樓岌岌若動
凜乎其不可留也俯視路覺陡目眩不能步因坐而移足焉
下循山麓日光不到處寒氣襲人過二台洞屋宇頗精雅以
夕陽將落憇憇未及登覽而歸噫茲山距城止十里半日可
遊畢乃遲之至今而始一遊則平時志在五嶽日久不得遂
者非所謂忽近而圖遠哉然則爲學之道尤當以實踐爲功
慎毋徒懷虛願悠悠以終老觀於斯遊亦可以悟矣

遊采石太白樓記

予少時遊宣州太白樓面敬亭俯雙橋殊有畫意然惜其在
城市中甚囂塵上以爲采石之酒樓必異於是懷之者幾四

十年至光緒丙申乃始得遊焉是時二月既望自白鷺洲登舟沂江上過大勝關不泊日晡陟犢兒磯之巔返照入江翻映石壁爲徘徊者久之晚泊三山磯下大月坐船脣咏牛渚西江之句鄰舫皆驚以爲狂明晨大霧逆風行迂甚向午霧開遙望采石山色淺碧濃青倏忽百變迨抵麓登岸日已漸西矣徒行約五里許見華屋飛甍丹堊輝耀則彭楊諸公祠宇相望而太白樓卽爲其鄰瞻仰遺象氣格清華謝公青山適當樓前而新作門閤開之右瞰夾江相距亦遠殊乏曠朗之趣不覺意興索然雖燃犀亭近在翠蘿山半亦以薄暮不果去返舟乘順風而歸今而知世之負盛名者其實不易副也今而知後人之塗飾損天地自然之真也今而知未至之境與其一覽無餘不若懸諸想像間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

可卽也因是而得三悟焉則斯遊亦爲不負矣

北郭記遊

光緒丙申年四月十四日子六十降辰以居憂避客乃爲北郭之遊先一夕與周子木泛舟龍江輕雲翳月天水微明夜宿斗山磯下黎明卽起適綬卿弟來相與舍舟登陸循隄行抵觀音門陟燕子磯之巔石級鱗次露滑幾不留趾坐御碑亭檻小憩子木鼓勇臨磯頭招子往觀藉綬卿掖至其處懸崖凌空水流足底險絕不敢久留還亭四望江濶水平帆檣上下若織其南市塵囂闐山勢綿延有紅牆出巖腹子木指曰此俗所謂七根柱古之白雲樓也若沿山諸洞則稍折而東遠不能見矣遂下山度小橋經永濟寺山門內新竹排戟蒼翠撲人峭石嶙峋環抱欲合壁間鐫覺岸二字及觀

世音象殿閣遺構彷彿可想惜祇茅屋數椽不堪久坐行傍
山麓路漸高有小大迎門吠則白雲樓在焉昔之貫以鐵索
者今則度懸壁隙倚欄下矚憑虛數仞岌岌可危而遠山長
江皆貢媚於左右加以麥黃秧碧方卦相交薰風應時農事
在念爲流連久之始去自是而東南山石愈奇或虎蹲或熊
攫或牛馬走或龍象莊嚴目不給賞間有斧劈痕作欲落不
落之勢觀者心悸仙源洞爲羣丐所據掠之過至上台洞門
外嵌一大壽字奇崛可喜

純皇帝御筆也子木戲謂爲

高廟賜壽洞內巖泉滴瀝陰寒襲裾無可流覽乃望二台洞
而行峯轉路迴叢薄夾徑野薇香逗榴火紅殷層樓迤邐高
出林表洞室極修潔老道人楊彬如以武將修真肅客烹茗

談左文襄破嘉應州賊事甚悉

中興功績令人生魚藻之思殿後有小竇深可數丈許中間
開豁石乳垂珠以無炬火不敢入溯自燕子磯至是約十里
足稍疲腹微飢榜人已逆流艤舟以待三台洞春初曾遊因
不復去而乘潮出草屨夾見外國船旗五采錯植中國升龍
旗亦如之子木咤曰是何爲者豈華夷皆致敬爲君壽耶予
良久憬然曰今日蓋俄酋加冕之期李合肥所爲往賀者非
是事乎冠履倒置誰生厲階此真堪痛哭流涕者也子木曰
近日講求升政金陵諸山爲長江屏蔽直走京口石爲金精
開采者垂涎已久他時陵谷遷變遊蹤將不可復尋子盍詩
之藉留鴻爪予以祥琴未御尙祕聲歌姑泚筆以記是遊之
顛末云

遊京口三山記

光緒三十三年夏四月初七日子與周子木遊攝山畢冒雨登舟乘西風順流而下薄暮泊京口明日晴地泥濘不可步乃先作焦山之遊山故未遭兵火多古樹梧槐銀杏皆近千年物離奇枯剝而生氣盎然自然菴松寥閣爲禪房之冠曲徑通幽亭榭精雅轉折開闔面面臨江幾令人目不暇給定慧乃山中主寺壁嵌海不揚波四字七十二老人胡纘宗書中流砥柱四字十五齡童子王燮和書波磔雄渾工力悉敵門懸長江此天塹中國有聖人聯蜀人廖綸撰亦有筆意殿旁牆鐫瘞鶴銘係摹刻本原石已不辨字矣是日適逢浴佛僧眾梵誦鈹鐃盈耳舍之出人勝石坊西轉循山麓以登歷尋摩崖得宋米芾陳安民陸務觀題名字皆完好遂至三詔

洞巖石谿窅外覆以屋蝸居容鄴作如是觀因拾級上觀音
崖卽所謂大觀臺也右爲佳處亭遺址今構以祀漢壽亭侯
土木煥新工尙未畢出門左折磴道參差迤邐過

御碑亭路愈陡足力乏口吐喘不得合而勢難中止因扶奚
奴行凡歷二百餘級始抵西峯山亭陟吸江樓推窗一覽海
門煙樹約略可辨南北礮臺足爲長江鎖鑰僅就地形以論
亦足雄也山後別峯菴幽僻清寂爲遊蹤所罕到牡丹初花
櫻桃正實久坐幾忘塵世想下山入海西菴阮文達公書藏
在焉前爲漢隱廬奉焦孝然畫象後爲仰止軒奉楊椒山畫
象壁閒椎碑磬丁丁然右鄰石壁菴荒落殊甚僅有齊梅麓
坐蒲團小象及所書金剛經在壁其餘如香林水晶玉峯海
嶽諸菴及枕江文殊雨閣東昇夕陽雨樓恩恩未暇盡探也

日午返舟溜急不得上有江豚拜風浮沈作勢乃下駛繞山
一市循北岸作之字行遙望北固山雄峙江濱馮萃亭宮保
治軍時據賊所築外郭以守包山於內今則承平已久郭盡
毀而山無恙未幾抵山麓坡陀入甘露寺山門唐李文饒所
治鐵塔七層雷擊去其半宋吳琚所書天下第一江山六字
猶在壁間右轉過水月山房

純廟南巡時行宮亂定後重建者也西爲彭楊二公祠遶入
其後則傑閣層軒六通四闢應是多景樓故址望江亭高踞
山巔石柱鏤陳滄洲太守此身不覺出飛鳥垂手真堪釣巨
鼇聯太守卽移焦山瘞鶴銘石出水者名臣風雅於茲想見
向北有石飄樓山半有朱文公祠亭宇亦曠朗皆以門閉不
得入嶺凹處爲洗馬湖題字尙可辨也山下觀音洞香火甚

盛男女雜沓不足留趾遂乘潮而至金山焉金山控儀揚之隘先君子昔參鎮江軍幕曾駐其上追尋履跡盡改厥觀惟西畔石級鱗次差堪彷彿飛鳥躑躅之念慨焉以生再上爲妙高臺雕砌畫甍下臨無地迎江塔方事修葺運木之聲邪許相接予不欲與役夫爭路吞海亭則讓子木獨登也西下尋法海洞深邃中闢一牖江帆往來近在咫尺惜地隘不容多人稍憩卽去從方丈後樓轉至大雄殿堦循廊觀碑出顧江天禪寺四字庸劣特甚以視焦山門額殊有天壤之分耳噫自子離京口俄三十餘年矣一朝訪舊焦山如世族子弟雖稍爲華貴而風範猶存北固金山則如貧兒暴富面目幾不可復識然適以見予之荒倉猶昔也歸舟日已將晡東風大作布帆怒張行如箭激甫三更已抵燕子磯快哉遊也

江神殆默相我乎是不可以不記

春明舊游記

光緒丙子丁丑庚辰之年予以計偕二詣京師見市廛之繁
富人物之都雅轟飲則性不嗜酒觀優則耳不解音雖略涉
其藩而旋即舍去獨於庶壇苑囿寺刹之游有深契焉其時
海內無事

天子端拱深居別館離宮久不臨幸適值奉宸諸司有掃除
之役雉兔芻蕘於茲無禁得以瞻仰其閒禁城之西有大高
元殿爲明肅皇祝釐之所殿額四字嚴介溪書也其北宮牆
迤邐四周如環之無端故曰圍城從牆隅歷級而下當階有
黑玉甕大容數石腹中鑄

純皇帝御製詩歌作亭覆之旁有一松廣蔭半階而枝不出

屋俗所謂遮影侯也迤東有古籟齋後有朵雲亭再東有小石山登之可以眺遠循廊而過遂至承光殿

御座宮扇對越森嚴

顯皇帝御書楹聯龍蹲鳳翔敬仰久之出門卽金鼇玉竦橋憑闌四望西苑勝概盡在目中樓閣參差夕陽返照一幅小李將軍金碧山水圖也西苑築於明嘉靖時殿宇宮觀皆點綴水次而成北人謂水之大者曰海其南北中以金鼇玉竦橋界之故統呼曰三海極北有蠶宮壓柘成陰其中砌石作壇三重是爲

皇后躬桑處循蠶宮牆而北漸聞水聲有石聞泉流涌入則御河之源也沿河西行竹林出牆小亭榜碧鮮二字又西爲闡福寺胡僧居之飛閣複檐丹黃燦爛影壁繪九龍騰擎天

矯人謂之九龍碑門外二銅獅刻鏤精緻相傳爲和珅家物
又西爲極樂世界門閉不得入乃穿五龍亭返至甬道而南
行夾路松柏蒼鬱里許過石橋爲瓊華島石峯林立至奇者
上刻嶽雲二字皆宋良嶽之石金源輦而至燕者也由左道
石級上迴繞曲廊至一亭瓦柱皆銅四面嵌甃佛中供大悲
像再上則白塔轟然塔山由以得名者循徑右轉見老松數
十株中藏屋宇則悅心殿在焉平臺左右有二石其一備九
音叩之良然稍下有二碑亭

純皇帝御製塔山四面記鐫其上恭讀一過勝景畢臻再下
有石洞陰森逼人蓋塔山之腹其中皆空迤南歷智珠殿觀
瓊島春陰碑折至山後石闌俯河有遼后洗妝樓已圯循牆
入碧照樓門歷漪瀾堂至道映齋左疊石如浪登山觀仙人

承露盤陟環碧樓俯入石穴玲瓏透徹其巔有亭曰延南薰
作摺扇面式既洞穿而出復循隄由夾道過小石橋仰望石
亭對宇有春雨林塘額而北海諸景已得其大略矣中海南
海皆在金鰲玉竦橋南入福華門先至時應宮前殿供四海
龍王及雷電諸將後殿供天下都龍王爲歲旱禱雨之所屋
宇幽深不寒而慄旋至紫光閣閣後爲武成殿殿閣兩壁皆
繪

純皇帝十全武功暨

成皇帝邊平回部圖匱藏諸功臣畫像展玩數幅如福郡王
王韓城相國須眉可敬殿後度置外藩貢物有乾隆時英夷
所獻寶輦深歎

先朝綏遠之方出閣東望爲太液池爲蕉園以石路毀圯未

去凡是皆中海之所有也循河南行入南海總門過木橋進
曲澗浮花門穿流水音石亭循石磴至春及堂面對平疇麥
碧如浪得省耕之遺意出門南行里許陟寶月樓壁繪牡丹
荷花二幀以西洋法渲染之爲凸凹式捫之則平其東室嵌
象牙作二十四孝畫像備

宸游之法鑒焉既又遶河西北行過藏舟塢有敗船未修仰
服

冲人初政之儉德再北爲春耦齋界爲四十九間曲折周遭
幾欲迷路其外則壘石成徑倣師子林摺疊法步廊西轉入
純一齋東過遐矚樓至敦敘殿爲歲時宗人賜宴之區而澄
懷堂卽與之相通由是出豐澤園門渡石橋沿河南行歷階
而上入翔鸞宮門經涵元香辰諸殿下至瀛臺明莊烈帝御

見羣臣之便坐也黃石齋之直躋秦良王之忠勇猶彷彿見之臺外有木化石盆供南爲迎薰亭皆在水中央此西苑之所爲名海也後十餘年

皇居於茲建極卽金鰲玉螭橋亦爲禁地非臣民所敢至而予乃早得寓目何其幸哉禁城東北爲國子監彝倫堂外一水界之園橋觀聽於是焉在聖厝臨其東入門松檜成行進士題名碑林立戟門外排列石鼓左右各五其周宣舊鼓以闡護之有

純皇帝御製石鼓文碑而張照所書韓詩碑埒立於右繼入大成門院左右碑亭相接皆棗

十全武功告成太學文其間樹尤奇古令人動林木名節之思後門外有十刹海一名北湖水自玉泉山而來積成巨浸

遙望樹陰森蒨水面荷小於錢土人云昔有十刹環之故名
旁有火神廟碧瓦重檐前殿曰隆恩後閣曰萬歲景靈唐貞
觀中建元至正六年修其神最著靈異明末王恭廠大災相
傳火神下殿卽此塑像也再北爲齊化門雖有名蹟以道遠
不果往而寓居會邸惟南城之遊爲最習邸東南有龍泉寺
華嚴樓閣龍象護持庭中二楸樹老幹離立著花逾妍壁嵌
董文敏梁山舟諸石刻佛會之期士女雲集亦宣南一名刹
也迤東至龍樹院院以龍爪槐得名禪房曲徑花木蔚如清
水一泓紆迴繞屋其間爲蒹葭蓼敗葦叢蘆不減後湖風景
上有憑虛閣遠峯蒼翠直撲檐宇坐久逾寂不知身在人海
中也再南爲陶然亭亭爲江藻所築故又名江亭晶窗四拓
遠挹西山時當雨餘淨綠如沐下視沃壤良苗勃然江南野

趣不圖於北土風沙中見之亭外有香冢鸚鵡冢相連各立石碣銘文治豔好事者之所爲也法源寺在會邸西唐之憫忠寺也太宗征高麗埋士卒殿骨於此宋謝文節公絕粒處焉寺有佛幢二一開元年立一金源時造古殿崢嶸老樁蒼秀石壇幡影閔其無人街北卽謝公祠臨川李春湖侍郎碑記在壁入謁謝疊山先生像面目清癯其中廊房修潔水木清華與松筠菴相望也松筠菴在上斜街奉楊忠愍公像於中端笏而坐霜威凜然內有諫艸堂石勒椒山先生手疏眞蹟張石舟之所摹也堂前竹石池亭儵然意遠迤南有蓮花保安二寺頽廢不足觀矣慈仁寺在彰義門內今名報國寺入門右側有顯亭林處士祠何子貞太史所勸築也牆上嵌唐幽州押衙太原王公夫人張氏墓志辭拙字劣然的是眞

元時物門外有井闌上鐫開成五年字既入二重院老松奇
崛槎枒襯以竹槐古翠新陰纖埃不起時時聞清梵聲正殿
南向石闌環之如來尊者位各以次後供慈觀音像莊嚴端
好善才龍女夾侍凝然云係窯變所成蓮座上有

純皇帝御贊謂孫國收燕都游覽記詳述其事蓋明時之故
物也殿後有毘盧閣貯全藏經於是窮幽而入又有再來亭
爲戒和尚尋前身之幻境旁有禪室懸壽陽郝文端公聯云
五六月中無暑氣二三更裏有鐘聲其冷靜可想已出門西
北行遙望綠樹陰中露紅牆一角是爲善果寺寺宏敞遜於
慈仁而大雄殿兩廊塑海上五百尊者像飛行絕迹超出劫
塵其下水族紛攢奇形詭狀工妙絕倫所謂懸島是也崇效
寺在城西南隅地極曠僻棗花滿林故又號棗花寺壁上多

嵌唐人墓碣開山律師智公有紅杏青松卷子粗如牛鬣
國朝文章鉅公胥加題跋及詩於上主僧出以示客展玩之
餘愛不忍釋端木子疇侍讀爲書同觀字以歸之出彰義門
里許有天甯寺兩塔相對鈴鐸搖風院中芍藥初開秋藤清
陰滿架就山高下分精舍數閒亦達官燕賓之所也較陶然
亭龍樹院尤爲幽逸凡此皆子履齒之所歷也返里以來不
復西笑者忽忽二十載矣舊時遊侶如朱子期何善伯兩孝
廉墓皆宿草而京師遭庚子之變鴻泥陳迹半化邱墟因卽
記憶所及覩縷書之小雅魚藻之詩東京夢華之錄其皆有
所不得已者乎幸勿徒以之作日下紀聞觀也時光緒二十
七年夏五月

江上記遊

光緒壬寅正月七日子挈稻芟兩兒及蘭孫姪至下關午後
周子木率二子亦來西風甚勁乃泛江東下薄暮抵攝山渡
渡口築壩蓄水舟不得入因就江灣處下旋宿次日清晨起
登陸沿港行三里許至石步橋板敝側欲墜兢行又二里
許遙見紅牆則栖霞寺山門在焉夾道皆松檜旁立碑亭蓋
唐高正志書栖霞寺記文爲高宗御撰雖稍漫漶尙可讀北
行數武登三會殿基進至禪堂明盛仲交小志所謂定慧堂
卽此中供明太祖畫象劍眉海口面有七十二痣雄毅可畏
異人也坐久之問天開巖所在僧舉寺後山以對遂緣階左
轉仰瞻舍利石塔自頂至基凡七級四面鑿諸佛金剛象極
工緻相傳爲隋文帝時建惜年久裂墜者多塔基有渠繞之
人稱八功德水今無雨枯涸左爲無量壽佛象旁立二菩薩

皆高數丈在石洞中由是攀藤而上爲千佛巖石象皆齊梁時所鑿纓絡望望大小各稱其體雖閒有剝落而莊嚴具足石下微聞水聲蓋中峯有澗由地中出匯爲池所謂品外泉者當是此水磴道所經亂石哈呀或起或伏如疊浪然巖盡處矗有方龕遠望之若冠覆首俗呼紗帽峯四面皆可上登其巔則長江澎湃近在睂睫極爲山之佳處寺僧殆指此爲天開巖而實非也天開巖蓋在西峯有仲交小志可證已由紗帽峯歷級而下路稍平有泉從石罅出散落成泓壁上書珍珠泉三字甚雄渾時予掖稻兒行微覺倦而蘭孫與周虎彝徑登西峯至行宮舊址因天欲雨呼之下同返舟中日已午矣解維泝江上十里過黃天蕩波平如鏡所謂無風三尺浪者里諺不足信也南岸爲周家山石壁削立上有望江

亭江中突起一石四無倚傍中空若覆釜土人謂之獨石又西南爲烏龍山礮臺林立輪舟往來測量準綫其可恃耶又二十里進天河口燕磯在望倒景水中陰雲忽開遙天一碧紅日蕩漾上下雙珠返照入江足稱奇景幕府山色向晚蒼然危坐船唇忽見明月與燈光相雜亂人聲微譁知已出草鞵夾口矣二更後抵下關收泊初九日過河西觀夷場至怡和屯船客座中見英女主威安里雅照象蓋始與中國開覺者眉目雄秀子孫環侍亦異人也臨江窗櫺洞啟頗似松寥閣景令人動焦山之思沿流數里新關洋房迤邐相接直至惠民橋而止過橋入靜海寺轉至大殿後院中啟門旁出尋虞公三宿巖獅山分支堆阜突怒荆榛塞道緣水以行大石嵯峨下含洞壑兒輩跳踉或作蛇行或作鼠伏中虛外峭變

幻不窮捫尋宋人題名苔蘚斑斕不復辨識予乃奮衣而升
陟其絕頂蹲踞四望雲樹江帆歷歷可數使作亭其上亦何
減燕子磯耶若以擬攝山紗帽峯則眇乎小矣遊旣久足力
亦乏遂乘車入城

遊滁記

滁州在大江之北距江甯府城一百八十里明南京太僕寺
寄治於此人皆知爲扼要之區未有攬其幽勝者也憶咸豐
甲寅十一月于役鳳陽道出清流之關高峯蟠龍深谷截馬
感戰爭之伊始覺形勢之可憑笠屐雅遊蓋未暇及迄今光
緒壬寅四十有八年矣從弟紹良適官衛署邀尋勝踐襍被
遂行四月初十日午刻自水西門登舟十五里至龍江關截
江亂流而渡十五里泊浦子口埕根漸圯敵臺猶存聞馱鈴

聲頗有北路風景旋起旋過朱家山河是左文襄之所新開也排棠邑之議從桑根之謀檄調屯軍礮轟石骨既蓄水以三閘乃揚帆於中流中興名臣流澤孔遠已三十里宿張家堡十一日大雨風亦逆緯行六十里宿烏衣鎮挑燈共話擁被不眠大似蘇子瞻古驛聯牀情事十二日晨晴沂流五十里將抵滁城膠沙舟滯乃登岸緩行步入衛署紹良具麪飯以供食畢遂出西門遙望豐山聳然特立麥畦夾道雨後泥融紫薇泉在幽谷中清冽見底躬飲覺甘其山坳有門如月是爲豐樂亭中楹榜曰保豐堂奉宋歐陽文忠明王文成二栗主蓋永叔爲建亭之人陽明則爲同鄉時嘗講學於茲也朋黨之論日新格致之功別寄古今一轍言之慨然歸路過西澗瀆沫濺雪激聲殷雷高吟春潮帶雨晚來急之詩覺章

左司形容猶未盡也舊有野渡橋爲降將李世忠所毀鴉音
雖革豺性難馴槐國邱墟徒供指點橋旁有小菴以日暮不
及遊而返十三日晨起出南門麥黃快割時鳥變聲耳根爲
之一靜沿途新秧與罌粟花田相錯嘉苗毒草生殖竝蕃天
地之大也離城漸遠嵐翠招人路轉峯迴乃得佳趣山側有
醉翁石望之神似近忽鑿成面目竅開混沌殊失天然從薛
老橋左轉醴泉潺潺瀉出牆外門與山對圍成一屏醉翁亭
旁爲寶宋軒豐碑屹然字畫遒勁後爲二賢堂祀歐蘇二文
忠公不行新法師弟一心香火同龕生人愛敬堂右爲馮公
祠以祀明太僕卿諱元鷗者海運派糧拜章奏罷仁人利溥
傳誦到今皆禮所應祀者也院門側出石級歷升窗檻凌空
僻樓斯在石刻桑根師小像逍遙曳杖警效如聞廬陵眉州

差堪鼎足樓下爲歐梅亭昔時手植久化劫灰雪下水邊後
人補種亭中有宋紹興四年題名小錄碑朱子乃列五甲選
非龍頭附皆驥尾大儒同歲藉是以傳亭後怪石壁立森峭
摩天目極層巔叢生細竹古斑新翠高不可攀相對者爲影
香亭宛在中央鏡流迴繞逋仙好句乃攝梅魂隔院又有流
觴亭俯臨月沼一水腸曲赴澗有聲而園林之大概盡矣出
門過玻璃沼係宋章子衡所開者俗呼爲六一泉非也由是
轉而入山起伏坡陀土石相間前穿叢薄林盡欲窮洞壑中
分豁然開朗幽篁競秀雜卉散芳卻顧來蹤隱不見路一重
一掩三折三迴濃綠沾衣潤如露滴兩邊木合夏亦生寒忽
聞鐘聲未知何處老僧肅容合十遠迎則開化寺在焉禪堂
小憩饌飽伊蒲蘭晴一姪進叩琅邪名山之義子曰典午伐

吳五道並舉琅邪王仙實出涂中屯兵茲山爰以國氏移屬
元帝於史無徵宋濂儒臣記文特誤吾輩讀書不可爲古人
欺也因隨喜至無量殿中奉一神桓圭袞冕晴孫姪躍然曰
此非琅邪王乎世乃尊之爲玉皇亦祀典之所當正者耳予
深喜其有會心首肯之出寺觀庶子濯纓泉蓋唐大厯中李
幼卿爲刺史與僧法琛建寶應寺時所鑿爲徘徊者久之仰
望山岑似懸天半就石鑿磴劣容趾尖旁臨深崖百丈無底
草樹錯雜日爲所遮挽葛上躋遂忘絕險浮圖矗立其地極
高是爲山僧智仙藏骨處迴眸南顧則一縷長江遠出林表
雲煙杳靄返照逾明下尋歸雲洞危石支戶微露天光中有
宋杜符卿題名字徑八寸山閒摩崖最夥唯茲石獨完整可
寶也暮色催歸戀不忍去童冠步月彷彿舞雩高詠時云遊

興既闌鄉心斯動十四日買舟歸里送行者自崖而反水順風逆過烏衣鎮不泊乘月夜行天水一色波動搖金魄圓澄壁船唇危坐涼氣侵裾乃返艙假寐忽聞犬吠雜以柝聲知已泊汊河集矣次日五更解纜午刻渡江晡時入水西門抵家

遊嶽麓山記

子旅寓長沙多雨少霽嶽麓之約十日後始克踐之是日清晨出南門至朱張渡晦翁南軒經行之處也過河歷牛頭洲而登陸水波不興亂流以濟既入山林巒四合顧不見水秧田插綠農事正忙遠望方亭榜曰自卑爲入書院之正路采錄中庸頌墮理障與山上朱子所題極高明三字同是時改書院爲學堂眾工邪許舊規已圯新制未完惟大成殿巋然

無恙一聖四配皆係塑象曲阜而外茲爲創觀秀有景賢堂
祀屈子及宋代諸賢甫經落成爲存古校士館以門閉未入
乃尋小徑登山路甚崎嶇峯迴瀑響愛晚亭翼然其間松柏
鬱蒼閒以楓相惜未到秋深不見紅紫爛斑耳由是石磴鱗
次歷百餘級而入萬壽寺老衲肅客方丈小憩腰腳復導登
古佛岳山洞中一彌勒象石身鐵首以示夢而合成作記者
署名長沙陳作霖篆額者鳳笙侯姓姓氏名號與予兄弟適
同雖不效安石爭墩亦未免陳遵驚座已山中佛刹祇此一
宇尋杜詩所云道林二寺杳無知者再進爲白鶴泉水極甘
冽同人皆手羽冷飲焉乃更拾級而上林木漸疏湘江出於
其際四顧曠朗是爲東峯紅牆圍屋門楣署雲麓宮三字夾
道栝檜環列皆數百年物中有一株鱗懸明萬厯中所鑄銅

鐘深入木理俗呼飛來疑或人所爲也轉入嶽帝殿五嶽同
龕冕服袞裳賓主殊不可辨下臨峭壁大石橫插壁外亦有
飛來之號建寄嶽雲亭於上遊客往往題名厓閒左折躋會
仙亭相傳爲呂祖遇鍾離子之所事屬縹渺同治中劉中丞
岷改爲望湘名與實稱欄外江水空闊遙接洞庭百里帆檣
往來几席之下鉅觀也予得一江吞夢澤三教共名山一聯
覺情景會合非他處所能移易屬鳳弟書贈潘道人以誌泥
爪談讌旣久出門西行地勢坦夷微陽不耀里許抵禹碑亭
就石開鑿可蔽風雨字奇文古摸之生稜是山爲衡山之足
七十二峯分占其一韓昌黎岫巖山尖句卽以爲咏是碑作
奚不可者覽畢坐筇輿下山路陡絕大風吹兜鼓斜欲墮一
炊黍頃始抵平地過嶽麓市至渡口舟小浪涌倏忽登岸遂

入西門夕陽猶未下春也時光緒乙巳夏五月十一日同遊者汪紫涵楊卿望弼臣及鳳生弟凡五人

遊湘日記

光緒三十一年鳳生弟自新甯解任回長沙予將往視之適
茂兒得岳州鰲差請假來遊四月二十日申刻出城至下關
救生局宿於紅船二十一日晨起茗飲第一樓旋赴招商馬
頭午刻上江永輪船一百八十里至蕪湖天已晚昏黑不能
見兩岸五更聞喧囂聲則過大通鎮矣二十二日巳刻至安
慶臨江一壩倒影江中皖公山色迤邐不斷而小姑山亭亭
獨立與彭郎磯相望亭榭竹樹蒼翠可觀惜舟如奔馬瞥眼
卽過夜至九江趁船者接踵而上潯陽送客不知尙有琵琶
商婦否二十三日午刻過黃州與客談東坡雪堂遺蹟未幾

至一港客曰此爲陽邏汭元伯顏渡江之處也二更後乃抵漢口二十四日晨起芟兒到鮎魚套問船坐一品香茶園待之江霧溟濛晴曦晃漾望武昌漢陽兩城若卽若離一幅文待詔畫也旋偕往洋街一玩晚上昌和輪船人滿無住處櫓艙頂上其下卽機器房煤氣熏蒸頗不能耐因過官艙與顧海容談海外事海容楊卿望之戚自東洋回長沙者也二十五日黎明開行午刻過陸口吳魯肅呂蒙輩嘗屯軍於此俄經石頭關圖經以爲周郎燒曹軍處彼謂黃泥坂下爲赤壁者誤矣晚過擂鼓臺黑夜風雨不敢行因暫泊焉二十六日五更起可辰刻抵岳州大雨乍歇剝划上坡行頗艱窘遂至芟兒所司馬家灣釐卡小住申刻晴霽與顧錫侯遊岳王宮以其八日平楊么之功祀之於湖上後有呂仙亭相傳鍾離

子授丹訣於此亭凡三層地勢甚高四顧湖山塵襟盡滌夕陽之景令人流連不能去二十七日偕芟兒遊岳陽樓樓臨湖面君山杳靄近在眉睫之間屏有張得天書范文正岳陽樓記字極挺秀翊爲仙人舊館上卽三醉亭結構軒敞實寶僚讌集之所階下列鐵甕二上鐫嘉熙四年孟府十人製云自君山崇勝寺移來者門外方亭石畫仙梅楚楚有致因併純陽真人像搨之以歸二十八日入岳州城至電報局觀打電機器是晚芟兒自長沙來迓以芟兒甫回局不能再送予也二十九日與錫侯及芟芟兩兒遊小喬墓地頗幽寂墓上有女貞一株亭亭如塏此地爲巴邱成周郎屯兵之地喬夫人死葬於此或非妄也復登岳陽樓望湖適大風起波浪掀簸船如鳧鷖戲水可玩歸寓後過長沙公所中有適樓近俯

湖水遠挹湘山軒窗四啟可與岳陽樓校美也三十日擬遊君山風雨不果乃入洞庭君廬老樹雖存無復神鴉晚噪矣夜上津通輪船五月初一日渡洞庭湖九十里至沈沙港汨羅江入湘處也以屈左徒投水得名又六十里過湘陰晚泊靖港初二日巳刻抵長沙住小東街鳳弟寓午後訪汪紫函及楊氏兄弟初三日楊卿望來同遊左文襄祠中有隆圍幽洞穿石飛樓聳雲曠如奧如各極其致地不甚大而有一重一掩之妙進瞻刻象須眉畢肖有機關可以運動之死而致生之非所以安神也初四日訪王伯平不遇知其督修天心閣於是日落成也初五日汪紫函來同遊賈太傅祠中有絜園水木明瑟畫象嵌壁衣冠偉然石榻石井云皆故宅中物磨泐不可支舉矣登城望湘江龍舟未見忽雷電交作怱怱

歸寓初六日雨未出初七日仍雨湘水漲入西門初八日微晴楊弼臣來午後同遊定王臺漢景帝之庶子也以奉母唐姬極孝故名園爲蓼園境頗雅潔初九日棗兒侍遊曾文正祠中有浩園地以水勝樹石閒之爽朗之致足怡心目初十日鳳弟與汪紫函楊氏兄弟訂游岳麓之約十一日晨渡湘江尋幽覽勝竟日乃返山凡三折下爲岳麓書院中爲萬壽寺上爲雲麓宮蔚然深秀自以愛晚亭爲最佳也其詳見游記中十二日詣蒙養院觀東洋保姆率諸童游戲外國教育法也旋玩坡子街市肆而歸十三日偕紫函弼臣及棗兒出北門至弔橋口關侯廟小憩相傳侯討韓玄時駐馬處神殿石磚上有一枝枯梅影如畫與岳陽仙梅可稱伯仲異矣三里至開福寺唐時所建長沙叢林之最古者方丈設有僧學

堂旁爲陳鎮軍海鵬別業後構禊亭面對田疇最宜觀稼其地曰新河以養鴨得名唐宋湖南馬氏所開碧浪湖之一角也諺曰欲食新河鴨須交陳海鵬屬對可謂工矣入城觀明德學堂地爲周軍門達武花園石榭水亭皆爲講習退休之室操場在對戶經正學堂前適二童同戲秋千觀之心悸入門略一覽玩課程皆按洋式訝其開通風氣之速焉十四日在寓未出十五日子與鳳弟置酒天心閣邀王伯平顧海容汪紫函楊卿望弼臣譙飲伯平復拉丁曉嵐來以西法照八人象是閣居南東門之交高踞天半岳麓湘江均歸一覽旁有礮臺江忠烈公遺壘在焉可以想當時戍守之功十六日偕紫函及鳳弟同遊荷花池觀駱文忠潘忠毅張石卿中丞三公祠忠毅吾鄉之望與駱張同爲湘南保障焉其餘中興

諸將數十人竝祀於此於以見楚材之盛歸過忠裔學堂小憩旋赴汪宅辭行戌刻上萍利輪船棗兒侍行十七日發長沙行一百二十里泊白魚圻因風大不敢渡湖而月色甚皎潔十八日五更行六十里至鹿角午後過湖心船身顛簸幾如海船在黑水洋中六十里至岳州南津港入釐局小休十九日晡沅江商輪來坐划船急上旋過城陵磯吾鄉夏司馬鑿殉節之地也有才無命思之慨然夜至寶塢洲小泊二十日黎明過金口胡文忠公嘗料軍於此爲規復武漢之謀其籌略猶可想也已刻至漢口上長江吉和輪船亥刻開行二十一日晨過蘄州見岸有小鎮插江山形如削知爲牛壁山彭楊水軍血戰處也自此直下實有高屋建瓴之勢而長江乃爲我有矣巳刻過九江遙望廬山晴翠欲滴客日山氣高

寒洋人避暑多居於是是可慨也舟行甚速二十二日辰刻
即抵下關是行也往返五千餘里凡閱一月有二日云

可園文存卷十目錄

墓志

誥授資政大夫二品頂戴按察使銜江蘇候補道楊公

墓志銘

誥贈朝議大夫桂府君墓志銘

溧水李君墓志銘

元配席孺人墓地志

述

感知己述十四則

下
田
ノ
ノ
イ
一
ノ
ノ
一
目
金

可園文存卷十

江甯陳作霖伯雨

墓志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二品頂戴按察使銜江蘇候補道楊公墓志銘

自中國與泰西通市言利者蠡起金陵諸山倚郭雄秀甲東南五金之產率爲中外所指目同治初元有客民何某者挾豫勝營之勢倡議開採以助軍興當是時粵賊猶據城萬眾一聚慮生他變民皆洶洶不自安其毅然無所瞻徇據理駁斥謂諸山廬墓棋布星羅非滇黔窮荒可比客主紛拏爭端必作由是事遂中止則楊公方知江甯府事也揚州擅天下膏腴大亂初平人情浮動辛未之歲降捻李世忠怙其桀

驚與故將陳國瑞尋仇襲執以去楚北之人大闕掠世忠行舟欲得而甘心勢沸騰幾不可解市廛莠民跂足俟覺文武大吏莫敢誰何乃有單騎直入大聲呵止俾釋縛解圍舉兩造之辭上聞悉聽督臣指揮而廣陵得以安堵則亦楊公之力也公諱鍾琛字子穆江西清江縣人曾祖考壽楠陝西延榆綏兵備道祖考學光刑部清吏司員外郎考均祐候選縣丞曾祖妣聶祖妣陳周皆封恭人贈夫人生祖妣閻妣謝皆贈夫人公少開敏有經世志初試兩淮鹽知事以緝梟功保升知縣檄署儀徵會金陵賊犯六合一日數驚辟兵者麋集江上公設多船以濟之俾達沙洲又以防營在境絡繹徵求民不堪命泣涕上請得免科徭已而兼權六合縣事隨大軍攻克邑城拜孔雀翎之賜並護江甯府篆創設礮船數十艘

沿江防剿收龍潭降眾數千人遂度儀六適中之地立護商捐局於沙漫洲下以通商賈之利上以供幕府之租曾忠襄公深倚重之中關者倚城面江徑塗錯出奸民運米販賊率昏夜出沒於其間公分布營汛水陸巡防而賊之接濟以斷恢復之機兆於是矣金陵既克百廢待舉公總領郡符悉心規畫招流亡清房屋於善後諸務次第奉行甫及半年民蘇其困然公本起家漕吏筮仕真州鹽政商情尤得要領故歷任制府皆檄令以道員任沿江緝私其閒如管總棧修運河節制奇兵新兵營無不與堵捕爲聯事雖迭以殊勞加至二品頂戴按察使銜位尊望重年逾耆耄而矢勤矢慎事必躬親未嘗謀一息之安以自暇逸其天性然也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三日以疾卒於揚州差次春秋七十有二娶彭夫人側

室孫徐二恭人王殷二宜人皆以子官封丈夫子九鵬程安
徽候補同知先公兩月卒永昌補用道浙江候補知府永錫
提舉銜兩淮候補鹽運判恩慶安徽補用知府永桂廣東補
用知縣永慶彭年皆候選縣丞永康國學生鶴年鴻年皆幼
女子子十二人均適宦族孫男允裕宗光緒戊子科舉人孫
女十曾孫女一永昌等將以某年月日歸葬公於某原來乞
銘作霖自惟以一部民夙蒙賓禮粗識公生平行事竊謂幹
濟之才撫字之惠舉不足爲公異獨其馳游民以護寶藏馴
悍將以戢惡氛慮患於未萌遏亂於將作其造福於江南北
者甚大而世多不盡知也故特揭而書之以諭來者雖不文
又奚辭銘曰

山龍斷脈山不靈城虎交鬪城必傾禁奸服暴福我氓念公

德者誦茲銘

誥贈朝議大夫桂府君墓志銘

石埭桂孝廉殿華夙從予遊光緒二十年試禮部報罷復返江甯一旦具衣冠手一編來謁曰此先王父行狀也殿華生晚不獲覩先王父行誼然高年父老每舉里中盛德長者必曰桂君桂君去年秋試殿華倖博一第歸展先墓鄉人競指目曰此桂君之孫也爲善者可以勸矣其爲人感念若此先王父之棄養也適粵氛大熾辟地石埭十三都之蘆嶺橋不克返葬寄厝族人某祖塋山旁迄今三十餘年始獲吉壤於城西石家村之原將以明年某月某日遷匱歸窆以祖妣蘇太夫人耐敢乞爲銘以光幽宮予旣重桂君積善之慶施及後人復嘉殿華之能闡揚先德也弗忍以不文辭按狀君諱

廷楷字兆先援例候選從九品以孫正華官同知銜知縣加級贈朝議大夫

覃恩給二品封典其以歲貢生舉博學鴻詞諱坤三者君曾祖也縣學生諱世礪者君祖也贈朝議大夫諱國良者君考也君幼敦敏以貧不能竟讀習計然之術服勤持儉家業日隆自念世本儒宗鴻博公著述等身散佚殆盡不惜錢布多方以購之楹書井史頓還舊觀而又賓禮名儒爲子姓師序塾之間彬彬鄒魯其待人極周摯自族戚以至里鄙振窮饋乏排難解紛皆量己力所能至無吝辭亦無德色如遇陳氏婦之持刃索負而助人歸償石氏友以重貲折閱而不疑乾沒猶人之所共知也古所謂孝友睦婣任卹者其殆君之謂與君生於乾隆戊戌年十月初二日卒於咸豐庚申年六月

初八日春秋八十有四元配趙繼室蘇皆贈恭人晉贈夫人
子三崧國學生翹縣學生皆趙夫人出翎從九品蘇夫人出
孫九人曾孫十三人元孫五人來孫一人銘曰
賈其名儒其行貽子孫多福慶百年之室茲焉定

溧水李君墓志銘

君姓李氏諱臣霖字春泉世居溧水思鶴鄉曾祖某祖某代
有隱德父某家貧爲賈自給服勞致病君生有至性年甫十
三卽跪請於父曰大人宜自愛兒願習藝以稍分父劬遂至
秣陵業織蚤作晏息技能兼人眾悅其勤爭相羅致母病且
殆聞耗奔歸藥弗及嘗遠視含斂抱憾終身時時作孺子泣
焉迨後父沒兩弟皆幼則推其所以事親者以飲食教誨之
俾克自樹立而後已當是時粵賊踞建康鎮揚二城烽火相

望雖有江南大營爲屏蔽而蘇常毘連道路荆棘君護持居
停出入兵衝完其重貲不受千金之謝蓋才識有過人者辟
地如皋度時量物智以審事勇以決幾展轉賢遷財乃大殖
既歷一紀天地肅清流亡甫歸窘於生計君輒罄所入以濟
親朋囊橐之儲隨手散盡不惟人不及知卽已亦不復省記
也清節堂爲官養嫠婦之所其居卑溼君過而憫之出私財
爲拓窗櫺且代籌度歲費光緒四年河南奇荒君適賈於汴
既捐金助義振見道左穉女四餓垂斃復挈歸以分贈所識
今皆子女成行矣至若修宗祠焚借券施藥療病除道成梁
他人得其一卽稱善鄉里而在君特緒餘耳君少失學常以
不讀書爲恨好誦先正格言脈訣方書竝有心得中年以後
楷法平原能作擘窠大字耆儒名宿皆與納交爲子擇師備

極誠敬嘗謂詒子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古人言豈欺我哉晚歲援籌餉例爲同知銜州同恭遇

覃恩加級請四品封典故君之祖暨考皆贈朝議大夫祖妣某氏妣某氏皆爲恭人蓋求所以榮親非爲己也元配周恭人治家有法繼配曹恭人率而行之俱先卒側室高氏丈夫子三保銘甫冠而歿保亮光緒丁酉科拔貢生內閣中書保生附貢生女子子二適賈適楊孫國慶保生出爲保銘後女孫一君卒以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距生於道光六年九月初六日歷春秋七十有四歲十月某甲子將歸葬於溧水某山之原孤子保亮等衰經踵門匍匐來乞銘君與先君子友善作霖又夙蒙賓禮於誼不當辭謹爲銘曰
舉世攘攘惟利是競也纖嗇豪奢各從其性也獨君以貨殖

起家而躬士君子之行也備鴻範之五福考終命也反葬瀨鄉仁不忘本而首邱正也

元配席孺人墓地志

咸豐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元配席孺人卒於城中時賊據金陵衣衾棺木皆不能具家人藁葬之於輝復巷通靈觀中標識其處予方避居朱門鄉未得躬與也同治三年賊平歸尋是觀厪存屋宇數椽瓦礫荆榛塞滿途路詢之左近居人僉云此處凡埋婦女骨十三具莫辨誰何所可知者雷姓有二焉予心惻然欲遷葬而恐誤掘他人骨以是因循久之光緒八年春左侯相有造屋之令予乃尋雷新塘茂才共議於其地築一大冢樹立石碣大書孺人及雷某某氏於上并埋觀基界石以清地址且稟請保甲局給示永禁建屋新塘以爲

然凡兩月而事皆辦孺人之魄庶可以安茲吉壤矣孺人歸
子廕六月無所出詒黻詒祿詒壽詒謀皆繼室趙孺人生爰
書其顛末以諭之俾世世子孫毋忘祭掃也
今其觀改爲三官殿有信守之

感知已述十四則

張子金先生

道光壬寅歲予甫六齡辟夷亂居南郊之陳墟橋 家君課
子讀易時先生亦處鄉與予宅鄰旦夕聞子誦書聲嘆賞之
曰此又一秀才種子也先生爲予祖姑丈 家君嘗受業焉
故其言云然摩頂辟咄之情狀至今能記憶之先生諱銜號
紫荆江甯諸生貌和眸廣交遊家奇貧然能周人緩急事逋
累山積充然不見於辭色人無貴賤賢不肖莫不知子金先

生者先生詩文秀逸尤善書宗誠懸法家居課徒凡三十年
學校後進多著弟子籍而先生潦倒名場卽食餼亦不可得
咸豐初元以孝廉方正舉未及廷試遭粵寇之亂轉徙龍都
鄉以卒其在龍都時有致家君書三紙予寶藏之偶一展
玩猶想見霽月光風度也

青墨卿先生

先生諱青麀滿洲人以侍郎督學江南咸豐元年予年十五
應童子試先生點名時見其幼提而坐之堂右先生則終日
危坐堂皇閱試卷有納卷者亦閒取視之日甫昝予文成以
卷進先生見其幼因展閱焉試題爲夫子之不可及也二句
予時讀家語開講錄成句云子日近聖而不知聖之大何異
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哉先生閱至此舉筆規之予立案側

斜睨有喜色僣從叱曰下先生顧曰此生年幼勿驚之及榜揭而獲雋矣先生沒後家室蕭條厘一孤孫依祖母以居子每至京師必與朱子期同省視之子期亦先生所拔士也

夏季質先生

先生諱家銑上元諸生予長祖姑子也家君最與之善先生夙有哮疾瘦骨不盈把而精悍之色見於眉宇善談諧予幼時極喜聽之尤工制舉文肄業鍾山書院數冠其曹偶咸豐初元予補博士弟子員將乘試草家君乞其代撰一揮而成是年予亦附課鍾山取優等先生戲謂家君曰此子咄咄已逼人來矣先生居城北仁孝里予以春秋佳日隨家君往謁祖姑先生必與登雞鳴山巔橫秀閣爲竟日之游瀹茗論文猶昨日事也歲在癸丑粵賊陷金陵予匿迹蔡宅

蔡氏先生妻族也一日者先生偶過之出詩一卷見示曰此
萍生草予近作也問其命名之義曰萍無根之物生不能久
今日之境似之予訝其言不祥閱其詩多觸賊忌者受讀未
竟匆匆懷之去而孰知其取禍卽以是編耶自後遂不復見
明年爲人所許夫婦皆遇害其死最慘烈世多有紀之者故
不復著

周梅溪先生

先生諱椿年予從姑丈也姑母爲 叔祖觀察公愛女因父
母宦山西母事予 祖母故先生亦絕憐予先生困於小試
俛得而復失及予就試遂不復戰藝強之不可予獲雋亟來
賀歸笑謂姑母曰使予頃尙應試今日將作何面目耶吾早
知爾姪出手必得盧矣咸豐三年同陷賊中先生將聞道出

家君聞之挽其挈予以行居南鄉相依三月時兩家眷屬皆未出先生每有事必與予商之嘗嘆曰吾始以爾爲渾厚今而知爾渾厚中有精明特不露耳將來必爲偉器予不肖不能仰副是言然過情獎借則何日忘之先生性純孝後以母沒賊中哀毀得頭風疾病久躁急雖妻孥亦不當意惟予至怒必稍霽未幾予移家鳳陽遂不復見先生先生在朱門時亦閒作小詩及居喪乃不作其稿予嘗敘之今子木表弟所繪負骸履險圖卽先生銜恤之事也其詳別見予所爲府志孝友傳中

甘耆王先生

道光之季金陵有大興作大撫卹紳衿主其事者必羣推甘耆王先生先生諱煦一字畸人蓋以太平教諭推升知縣乞

病而歸者也予耳其名久矣咸豐癸丑之夏予隨周梅溪姑丈出危城謁先生於朱門鄉先生留諸客舍時陳子璠明經瑒翁峻之上舍模墉輩皆假館於斯感傷時事作歌詩以寫憂予以關山戎馬縱橫久荆棘銅駝感慨深之句爲先生從弟竹生先生所激賞言於先生自是先生有詩必命和先生少時與先大父交每當酒酣茗熟爲子娓娓談舊事不倦先生面鐵色少許可後進皆畏避之獨與予若有深契如此者凡三閱月旣而先生轉徙渡江卒於淮上其所箚曰貞冬詩鈔中有次陳潤生韻詩潤生卽予之初字也竹生先生諱炳金陵克復時襄理善後事有成績官終浙江紹興知府

周範亭先生

先生諱鎔江甯人寄居鳳陽予從祖姑丈也身形如鶴須髯

疏朗面瘦削有神性好謙雖童子必加以禮咸豐乙卯歲館
家君於其家復延子課其幼孫薪水饋遺常溢於其數子
書劣每爲子講導用筆法惜子不能領略有辜其指示也先
生家素裕癸丑經寇掠漸不能如舊然猶好施子喜賓客丙
辰下元日集金子鳴步鑾張味之永清董集亭謙錢樸之壽
昌諸君作月當頭會子先草詩序以爲諸人倡先生顧笑曰
座有王子安諸公無輕脫藁也方是時子年甫及冠酒酣耳
熱意致極豪諸長者亦多折輩行相接未幾淮南告警遷盱
眙遷汜水雖仍附先生以行而此樂不可再矣先生晚境愈
窘居常鬱鬱年七十卒於鄉寓子有詩哭之

焦耐菴先生

先生諱光俊字章民江甯諸生子初不相識辟亂至鳳陽先

生以同鄉人過訪 家君子以是得數數見時先生家百口
殉節唯先生父子廛免故憂傷抑鬱年未五十而早衰閒以
歌詞寫其胸臆其詩凌漢躐唐俯視宋元無體不備以予亦
好吟咏呼爲小友共相唱酬每謂予曰詩從白陸入手專講
性靈未有不流入袁趙之纖巧者空疏人皆可言詩矣必也
以杜韓爲宗則不敢輕易下筆而詩體始尊予至今佩其言
不忘咸豐丁巳歲予家寄盱眙而已獨居濠上除日與先生
鬪韻至漏三下聞館主人祀竈爆竹聲奚童執燭送屠蘇酒
至先生曰唐人詩孤燭異鄉人非身親其境者不知也相與
黯然久之明年夏匆匆辟寇先生轉徙至泗州境益憔悴曾
作詩百韻寄予又數年而卒江南平後令子芝圃明經賢弼
保其遺集歸予得盡讀而序之

葉春帆先生

先生諱德中上元人健菴中丞之從子也官安徽布政司理問娶於寶應汜水鄉趙氏有女姪性端淑其姑憐而女畜之先生曰此鄉人皆庸奴也不足以配是女吾當爲擇佳壻咸豐戊午予辟地至汜水先生延課其子謂予非久貧者因以是女爲予繼室時予家方四壁立無升斗之儲也後予返江南先生赴官皖上嘗一相過未幾卒光緒元年令子克廣奉母出江上假塗來視予妻適值子鄉薦之日也

詹君小亭

予辟兵汜水鄉人皆弇陋無可與語者居三年而詹君乃來爲鄰君諱保泰來安諸生工詩善駢文尤精醫初相見談論卽洽謂予曰吾自辟亂以來見少年皆廢學子獨於窮困中

篤好不倦他日其可量乎因亦出其著述互相切劘陋室土
牆每坐談輒竟日鄉人皆目爲迂怪也未幾予從軍京江君
亦他去金陵克復之歲君自上海寓書勉以習舉業其意甚
殷殷焉君以同治庚午科領鄉薦自是館金陵者累年暇輒
相訪而終不及居汜水時蹤跡之密也光緒戊寅歲暮君歸
來安次年久不至問其館主人曰死矣其著述未知何如然
詩文之佳者予皆鈔而存之

張君菊馨

同治元年予從軍京江日與老兵爲伍凡武員皆不重儒生
卽予所主者胡遊戎初亦以泛客相待而獨尊禮張君菊馨
君諱廷燮丹徒人性剛直常爲德於鄉里余提督圍鎮城時
委辦長壕以軍功保訓導一日過訪遊戎見予詩甚異之謂

遊戎日子幕中乃有如許清才耶屈是君矣因請見予遂訂忘年契由是遊戎乃知敬子君家居象山辟兵於太平洲鄉里有公事始一來營遊戎欲挽留之不可曰子築室臨江面對圖山蒔花竹畜雞豚課兒子讀其樂何如何必作將軍客乎聞予家沙頭圩約予結鄰子以事牽未果也未幾江南平營皆凱徹遂不通音問光緒元年過象山訪之士人曰已歸道山久矣

李小湖先生

先生以當世宗工文名滿天下其督學江蘇也江甯適爲賊踞輜車未得至焉同治初金陵克復曾文正公興復書院聘先生主鍾山講席予肄業其中以雞窠中小兒賦首聯云老反爲童人寓於物先生謂爲李程日五色之起句不是過也

極賞之會新建葉晉卿觀察爲子求師先生以子應之時子猶未謁先生也先生貌和而意冷門牆高峻非其人不與接子旣爲先生所薦遂著籍爲弟子開縣李雨亭方伯選書院高才生月一課之先生以子充十人之數復使其子翊煌問業於子其所以獎借之者靡不至子幸得虛名於學校中皆先生之賜也子鄉薦房師張樹齋明府實出先生門下子因以晚學生禮見先生謙抑不許也光緒三年病卒於講院同學之士無不失聲悲慟援祀于瞽宗之義立享堂以奉其主先生諱聯琇字季瑩臨川人以進士官至大理寺卿其事蹟宣付史館入儒林傳中

雷竹生先生

先生諱逢春上元歲貢生與家君交最久貌巖峻性剛而

介子少時習見之不敢與抗談也同治中肄業書院先生來視家君文就索予卷觀之讀未畢顧而言曰吾始以子徒工詩賦也制藝亦能若此乎自是予課文成必索觀之時子館葉氏居倉巷與先生家相距厘數十步每當月之十六齋課日夜漏二下月明半街聞履聲橐橐然即知先生來視予文也迄今思之老輩虛心詢非時流所及矣

哈聘之先生

家君最契之友有二雷竹生先生外即哈聘之先生先生諱賢招江甯人世習回回教樸誠迂謹專攻制舉文素不爲詩然頗好予詩咸豐癸丑之秋予隨家君至甯國居伍莘農大令署中適先生主課讀席每舉予詩示人以爲似老杜感時作予聞其言媿甚既而先生轉徙江浙閒亂定歸里肄業

書院其以文相切劘亦如雷先生也當同治丁卯科同應省
試中秋之夕家君與子對策畢適遇先生其時月明如晝
號舍中燈火熒熒相與登明遠樓絕頂酌酒達旦飄飄有凌
雲之想予賦七言詩一律先生謂其與會臚舉三人中必有
得意者而家君與先生果以同榜捷矣先生一上春官報
罷遂不復往客遊湖州校閱書院試卷光緒七年卒時已援
例爲候選教諭也

彭君可軒

同治壬申歲予館楊子穆觀察處君爲觀察妻兄居予齋側
一日聞子讀純嘏嘏字爲假音栖苴苴字爲楂音趨入曰吾
走東南數都會未見人能識此兩字本音者子其素精均學
乎子謝不知君因常與子談訓故其論之最明通者曰毛詩

騶虞虞字朱註於首章音牙次章音五紅反此誤也是字皆
宜讀本音與麟趾篇三于嗟麟兮同爲每章之尾聲自爲一
均如今之度曲者每句末云好一朵鮮花一例實能發前人
所未發君諱儀南昌人文勤公之從曾孫也以布衣游滇蜀
江皖屢爲諸侯上客其學於經史子集皆貫通下及算數星
象六博投壺無不能嘗以七巧版排成五百字歷敘生平遭
際繪成一圖真化工也自是每晚必相與論說古今至漏三
四下始寢如此者八閱月後歸江西未幾卒今其子熙從予
遊問其箸述已散佚大半矣

可園文存卷十一目錄

傳

金剛愍公傳

滕提督傳

張烈士傳

端木侍讀傳

楊樸菴先生傳

朱崇暉先生傳

盧編修傳

直隸豐潤知縣湛君傳

湖北嘉魚知縣石君傳

姚友梅孝廉傳

朱子期孝廉傳

何善伯太守傳

方子涵通守傳

甘子純博士傳

侯杏樓拔貢傳

安徽無爲州知州蔣君傳

濮氏四賢吏傳

夏孝烈婦家傳

張烈婦家傳

周孝女傳

周貞孝婦傳

雜傳

青奴傳

金衣公子傳

正徳三十九年

卷十一 目録

二

可園文存卷十一

江甯陳作霖伯雨

傳

金剛愍公傳

公諱光筮字濂石直隸天津人以諸生入貲爲縣丞分發安徽旋升知縣咸豐初署定遠事三年粵賊踞江甯淮南捻逆大起定遠號稱難治公發奸摘伏有若神明有陸遐齡者聚黨萬餘據北爐橋與方氏爲仇掠其家皖帥周文忠公討之檄公爲前部公素強武有力匹馬先進直造賊壘揮旗而登文忠公以大軍繼之賊眾披靡遂拔其寨誅遐齡而公之名自此顯矣以功擢知壽州事壽州地扼長淮尤奸民藪公蒞之一如治定遠時又募得拳勇者百餘人與同甘苦使爲爪

牙四出搜捕奸民爲之屏迹四年粵寇犯境公率民兵擊走之賊退土寇又起然畏公威名皆屯於數十里外公諜知其處除夜漏下二鼓公在署與幕僚會飲酒半忽更衣起去出則喚拳勇者自隨出城至一村捻魁十餘人方聚賭公乃令拳勇者伏門外自換革履氈帽提錢而入假土豪名與其博一賊曰我輩在此未策老金知之不公曰老金方在署守歲何暇及此賭正酣公出不意拔刀而起曰鼠輩認得老金不一賊起迎刃而仆拳勇者聞聲入助之於是諸賊皆俛首繫頸隨公而行既返署幕僚之席猶未終也以是境內盜皆解散五年廬州復巡撫福濟公知公才檄權府事公招集流亡誅鋤奸宄民賴以安當是時捻魁張樂行等勢大熾公升攝鳳廬道事防守臨淮甫上值賊來犯公不待兵集卽渡河而

營賊聞之驚走追至王莊而還七年正月廬州事急上官檄公還任臨淮民攀留之不得去公以狀聞乃令仍駐臨淮賊知公去而不知其復來也焚掠至王莊公出其不意擊之賊望旗驚曰老金又來矣相率奔潰公乃由固鎮轉戰至正陽時屢帶練勇五百人耳出沒賊藪之中鏖戰千里威聲大震二月擒魁李招受自六安犯正陽公擊敗之追至霍邱墮伏中左還欲入城知縣某閉門不內公力戰突圍出知正陽不可守退至壽州壽州公舊治也民懷其德皆願死守賊圍之數重公每夜絕人下燒賊營賊不得休息乃解去仍踞正陽公屢擊之賊固守不動公憤甚五月親搗賊巢於沫河口被圍不得脫投水而死死之明日以壽州解圍功奉旨加按察使銜巴圖魯名號及死事閭贈卹予諡如例

論曰公克己愛民與士卒同甘苦爲淮南保障者垂十年其
攻正陽之時勝帥之兵至近視其危而不救蓋忌公勇於赴
敵也然公名與日月爭光以視身伏斧鑕者何如哉

滕提督傳

公諱家勝湖南鳳凰廳人也有勇略初爲鎮筵鎮兵隸游擊
傅振邦麾下咸豐二年粵寇圍長沙總兵鄧紹良率眾入援
公以敢戰知名爲隊長三年隨大軍下江南戰屢有功五年
淮北盜起侍衛伊興阿奉

詔勦撫檄公爲前部往來徐宿間每戰輒先練壯士五百人
爲親兵臨敵時公執旗前引令五百人沿途伏匿留數十人
誘賊賊易其少輒墮伏中然性喜深入主帥屢戒之不能改
也嘗獨追賊至靈璧傷還八年總兵傅振邦駐徐州公舊帥

也復徙隸之時公已游保至總兵記名提督矣蒙亳間有畢家圍者羣盜出沒之所盜魁韓狼子等咸在公攻之急羣盜求救於張滌張滌者據鳳陽之賊屢以乞降陷官軍者也其妻曰柳三孃嘗往來軍幕間滌詭請於勝帥曰畢家圍諸豪聞宮保威名欲降久矣而傅營攻之急恐阻其自新之路請諭止之勝帥重違其意飛檄往傅公欲從之公憤然曰諸賊兇狡未經大創何所畏而乞降若舍之是養虎貽害非良計也擊之便傅公然其言限三日公親冒矢石二日克之誅狼子等當是時皖北略定惟鳳陽未下傅公欲會剿勝帥不可傅公遣公屯張家溝以逼之滌縱黨四掠公斬其游騎勝帥禁之不止自是滌眾不敢東出泗州人倚爲保障多運米麥以饋軍故度支雖絀而公營有贏糧焉十年勝帥以憂去左

都御史袁甲三代之檄公會鞫滌猶陽乞撫袁公令總兵張
得勝誘之出公遇諸途數其罪誅之遂克鳳陽而還而練總
苗沛霖驕橫如故也公欲乘勝勦之會伊帥復至徐諸寨多
殺豪自歸沛霖勢窘甚公遣人諭以禍福沛霖欲降而未果
十一年山東寇熾公隨伊帥還救賊遮道公破走之明日又
戰於東平之臥虎岡被圍不得脫死之伊帥聞而馳救亦陷
陣死皖民間之無不流涕

論曰皖北爲捻逆淵藪自勝帥以招撫爲功諸將雖遇賊不
敢擊惟公滅韓狼誅張滌毅然獨斷有古名將風焉乃或以
輕敵訾之則是畏懦退縮者反得借辭於持重哉

張烈士傳

君姓張氏名景箴原名希說字尙文上元人性柔和與物無

忤爲總督署書吏謹守法咸豐三年粵賊陷江甯縱劫掠君忿甚積薪階下欲自焚鄰人尼之不果會有賊入其家君持械格鬪勢不敵執至賊渠處命之跪不跪罵不絕口賊怒割其耳鼻罵愈甚斷其舌猶誦誦有聲遂支解之弟希載弟婦王皆投水死

論曰自古死節之士糜肌碎首而不顧非任職守之重卽感知遇之深必報以一死而其心始快也然猶或有不死者若張君一掾吏耳平居恂恂自守而死生之際乃毅然不屈若是賢者固不可測耶其事之顛末予蓋得之方君培容云
端木侍讀傳

君端木氏諱塚字子疇江甯人貌清古長身鶴立弱齡作梅花詩有飽經霜雪無寒相能返陽和亦大才之句爲江浦韓

介孫先生所賞既補諸生枕經薛史尤喜離騷歲科試屢冠
其曹旋以優行入貢錄用知縣未謁選會壽陽祁文端公疏
薦賢才首列君名遂除內閣中書俄丁母憂歸廬居雨花山
安隱寺不入城市既葬每晨必徒步二十五里往省墓兆陰
雨積雪無閒服闋補典籍性兀傲不與時俗諧獨居京師自
甘冷僻布衣蔬食無僭從之奉出門卽以御者爲僕最惡權
貴人意所不愜必面斥之同鄉中惟與夏伯音少司寇往還
最密然亦時有齟齬事過輒如故書得顏平原家法小楷尤
工

穆宗初元手繕經史粹言進呈

德宗光緒十二年又獻讀史法戒錄皆蒙

留覽尋充會典館總纂升侍讀以疾開缺未及歸卒年七十

有三著有名文勗行錄賦源楚辭啟蒙及詩文詞筆記凡若干卷

陳作霖曰君巖巖道貌於後進不甚酬答予初未敢修士相見禮也當分纂縣志時得讀君粉檠錄耆舊軼事多所甄采知其爲有心人及計偕入都介朱子期往謁卽蒙招遊崇效寺展玩某和尚紅杏青松圖自竹垞漁洋以後題詠積成卷軸粗若牛腰君因紀同觀歲月并代書名紙尾此境猶依依在目也老成徂謝鴻泥亦溷誰爲編葺遺文以永不朽之業乎予日望之矣

楊樸菴先生傳

君楊氏諱長年字樸菴江甯人父諱銓以孝子旌門世所稱衡齋先生者也君幼而耽讀從胡聖基明經遊深通經義壯

歲以黃山松詩見賞於侯青甫廣文時湯雨生都督方倡冶山吟社遂與游讌咸豐初辟地蘇州主潘文恭公家爲講誦師嗣與同縣甘竹生太守游閩中亂定歸里肄業鍾山書院李小湖師亟重之徐壽蘅侍郎督學浙江聞君名聘入幕校改試牘年六十始舉同治庚午科鄉試合肥李傅相稱爲羣英領袖會試報罷歸主上海敬業書院講已而移席鳳池鄉人士咸宗仰之俄選武進教諭不赴君詩摹晚唐古文得史漢筆意詞亦入白石草窗之室而專喜與後進談制藝金陳章羅不絕於口閒有所作皆置夾袋中稠人廣坐輒出以相示偶有指字句之疵者應聲改定不以老輩自居也性極厚重待人以誠雖面謾之亦不深校而受人之惠則終身不忘鄰人有願瑾者嘗爲君經紀母喪瑾死後君養其孀妾數十

年如一日晚歲究心內典改號西華頭童如老頭陀面豐潤
有嬰兒之色手掌赤若喫血而行步履遲春秋佳日必與劉
園觴咏之會裙屐少年藉君爲重君亦油油與偕焉光緒十
八年重遊泮水踰歲卒年八十有三著有周易省心編春秋
律身錄妙香齋詩文詞集

陳作霖曰衡齋先生與予 曾祖鄉賢公最契君實爲其少
子樂善不倦饒有家風嘗爲 先鄉賢公作傳敘興建救生
局事兩家先德道義相洽之情歷歷如繪撫今思昔詩人所
爲歌魚藻也

朱崇嶧先生傳

君朱氏諱桂模字崇嶧上元人莊恪公桂楨實其族兄父諱
緒曾官浙江同知博雅工詩文尤留心金陵掌故鄉人所稱

述之先生者也君面方頤垂色近頰而舌微蹇吃長不及中
人雖家世華靡然服飾儉素胸無城府嘗謂天下皆好人凡
交際一出於誠人亦不忍欺之行路必從方遠不知有捷徑
眾笑之不顧也既充拔貢生朝考報罷遂入舉主鮑花潭學
使幕中襄校畿甸滿三年歸洪琴西觀察延入金陵書局又
分纂江甯府志爲汪悔翁助教所重中年喪偶不娶兄弟析
居讓產弗受與溧水朱子期孝廉同人稱二朱事母極孝懼
遠遊廢色養五十以後遂不赴省試抱父遺書惟恐失墜謂
金陵詩徵爲文獻一大宗與翁鐵梅大令募貲棊印苦心校
讐甫成而卒以爲目幸可瞑也無子以兄子某嗣未幾亦卒
其楹書尙夥於今未知能存不

陳作霖曰君長予近十歲又與先君同譜而折輩行與予

交嘗以尊人所撰曹子建集補注見贈臨沒前數日復索子
金陵詩徵跋雖宿諾未負而君已不及見矣獨其握訣之狀
至今猶在心目間是可念也

盧編修傳

君盧氏諱崑字雲谷江甯人幼慧能詩賦尤工制藝年十六
補諸生面瘦削肩微僂賦性冷峭睥睨一切時人皆以爲狂
咸豐中辟地浙江同治初出參淮軍營務保五品翎頂江南
平歸試食廩餼充拔貢生旋舉丁卯科鄉試丁父憂服闋成
辛未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山東東平州牧聘修志
乘兼龍山書院主講事竣入都供職光緒五年拜督學雲南
之命雲南俗雜蠻夷應試者率多鄙獷乃飭教官督興月課
禁武考搶拾箭枝任滿三年得人爲盛旋乞養歸主講尊經

書院君未達時肄業地也夙爲薛桑根師都講十年之間卽
嗣是席同輩榮之未幾卒著有壽石山房文賦稿

論曰時文一道雖云小技吾鄉工此者劉雨生汝霖陳耘芬
兆熙丁得之自求皆其魁宿也君則兼諸子之長而加之以
凝鍊其氣王其味厚其調高宜乎無試不利而終入清華之
選也夫

直隸豐潤知縣湛君傳

君諱氏諱命年字瑞卿世爲上元儒族身不逾中人面瘦顴
高聳須眉疏秀目炯炯有神性伉爽無城府善持議侃侃而
出以和平每當談諧閒作四座盡傾咸豐元年以諸生領鄉
薦家貧甚會試幾不成行報罷因留京會粵寇陷江甯自母
魏以次兄弟子姪輩凡二十二二人皆自焚以殉君聞信號慟

一病幾不起同縣許海秋主事館之於家至同治元年始成進士以卽用知縣籤分直隸歷官三河武清調署大興大興爲京畿赤縣君朝夕坐堂皇判事機牙四應剖決如神已以公事罷吏議未幾捐復從軍天津保加同知銜遂攝文安縣事移補豐潤地苦水患民多流亡君創建留養局二區以收男婦之無依者冬設粥廠貧民咸就食焉邑有溁陽書院規復之厚給膏火並籌賓興各費八年之間百廢具舉光緒元年以辦

東陵供張事禮成而民不擾議敘加一級復遵籌餉例進知府銜直隸總督李傅相深器重之旦夕冀有美擢而君遽引疾歸生平好施予或以空乏告皆周之無少吝族戚有緩急每不待告而重資之輒出其人之意外至於官中及鄉閭諸

義舉知無不爲悉輸厚貲爲久遠計晚歲優游里社時集故
舊爲文酒之宴尤喜與後進談藝自笑爲結習難忘云卒年
六十有八

論曰自江甯至京師二千餘里計偕累上之輩每以資斧困
乏輟行者比比矣同治初王少崖太守延長石東山觀察楷
籌公家餘款得二千五百金寄質庫取子銀稍壯行色而君
乃慨出私橐萬金踐微時之夙願迨同鄉諸君辭其半左節
相復補足之由是僕馬芻秣無慮痛瘖誠二百年來未有之
盛舉他年鄉賢之祀又遑多讓乎哉

湖北嘉魚知縣石君傳

君石氏諱廷鑾字少山江甯人贈內閣學士候補道楷之長
子也頂微銳方頤哆口髭稀疏不續身魁梧而長碩腹下垂

性豪邁有治劇才少從軍入開字營隨六合王軍門永勝爲
記室蘇常嘉湖諸役攻堅奪隘飛書檄於礮火中備極艱瘁
以軍功保至花翎知縣加運同銜凱徹後需次湖北初署鶴
峯知州州居萬山之中舊屬苗境民獷而野君治以清簡政
乃大和調署穀城縣事有奸民聚眾思逞君密約武營分捕
之斬一人而事定大吏知君能以棗陽繁要不易治復委君
攝之縣役爲盜反誣良民君廉得實立寘諸法而脫所陷者
於死棗陽民與襄陽爭水訟懸不結者幾及百年君履勘調
停爲勒石以垂久遠眾皆翕服尋連丁父母憂在籍數年於
閣學公所創之善舉極力維持服闋赴原省檄署嘉魚縣事
時江隄漫決四境皆水君以勘災得溼疾卒於任年五十有

三

論曰自閣學公督辦報銷與官聯事民間疾苦皆得藉以上
聞至君則無此權力矣然猶能偕當道往來通官民之氣也
一麾遠去素旄歸來金陵遂無士紳而否塞之病成然則鄉
里有杜密顧可輕爲訾毀哉

姚友梅孝廉傳

君姚氏諱兆頤字伯期號友梅江甯人生而美秀眉目如畫
性穎異工詩賦弱齡補諸生家饒於貲宅中品雅園花木稱
盛有栝樹最蒼古暇時嘯咏其下顧影自憐春日輒集友朋
游譙極裙屐之樂焉洎經粵寇之亂屋改公廨而別儼里宅
以居產皆蕩盡惟以制藝角逐名場授徒講誦風流蘊藉文
如其人論者以爲得管緘若神髓尊經山長周緱雲師亟賞
之同治六年鮑花潭學使按臨補行辛酉科試得拔貢生朝

考以事未赴就職訓導至光緒己卯科始領鄉薦一試禮部報罷歸懲海道之險遂不復北上生平體弱善病飲噉絕少秋冬輒不出庭戶俄丁父憂以毀卒年五十有一子幼詩文悉散佚無存者

陳作霖曰丁卯庚午之閒予嘗與同人爲消寒之會每飲君家肴饌極精潔皆其尊人所檢治閒出與諸賓酬酢猶想見老輩好客之雅度云

朱子期孝廉傳

君姓朱氏諱紹頤字子期溧水人世居江甯家故饒裕而君獨好讀書自奉極儉衣冠必敝而後易年十九補諸生粵寇之變與妻甘同赴水求死君遇救獨免遂矢志守義賦孤鴻篇以見意年才二十有二耳絲是鰥處終其身性竺孝侍母

疾不解帶者五十日居喪哀毀柴立時父年已高乃同處一室父患脾泄君每夜數起衣襟偶沾餘穢必親滌拭之不令父知也及病篤服勤一如侍母時宿苦次盛夏不懸帳蚊蚋磨膚輒以塵尾麾之先是君援例爲訓導歷署邳州海州學正悉以俸餘爲季弟紹琦營婚宦而囊不名一錢至是兄弟將爲析箸計君見勢無可迴自願無家室累固讓遺產不受仲弟紹亭泣以請弗從乃以養贍自任焉然君素畏俗擾嘗入浙江學使者幕徜徉嚴陵禹穴閒高懷逸韻邁往不羣自此益厭家居遊粵東者載餘丙子與仲弟同舉於鄉復館金壇二年庚辰禮部試報罷遂入天津戎幕壬午冬以微疾卒於軍年五十有一君長不踰中人面藹然多善氣頭童若老僧狀夙弱於顏遇生客訥訥似不能言然義所不可凜然難

犯與人交有始終規過勸善嚴而以婉出之人咸目爲畏友
早年好唐四傑文故所作皆沈博絕麗晚歲變駢爲散浸淫
史漢每以韻語間之絕不作八家以下體詩初摹鹿樵情詞
清婉後乃句奇語重逼真昌黎於諸經無所不通而尤精三
禮嘗爲洪琴西都轉校開元禮是正爲多分修上江兩邑志
考据精密詩文矜慎不苟作每一執筆必澁心眇慮幾欲腐
毫所著有挹翠樓詩文集若干卷

陳作霖曰君素強無疾近歲體益充盈人皆以不中死法爲
君疑然自予識君凡三十年見君所遭之境無非足以傷心
者雖游讌歡笑時常若鬱鬱不自得其內之病也深矣一發
莫遏竟天天年非若寒暑中人之尙可治也悲夫

何善伯太守傳

君何氏諱延慶字善伯江甯人面有豆瘢色蒼黑長身挺立似汝穎閒奇士性開爽而操守極嚴遇事能斷無所瞻徇好讀書詩文得雄直氣尤豪於飲醉則愈謙恭對人輒長跪不起或時作莊語以訓子女焉既爲諸生以家貧橐筆游歸德旋舉同治癸酉科鄉試禮闈報罷乃入天津戎幕府主周武壯公盛傳禮以國士其閒如興屯田築新城諸役多所贊助而於中外交涉和戰之利害與夫洋鎗礮火彼此短長之故莫不講求特至俄援例爲同知總理盛軍營務處保升知府光緒十年法夷擾安南沿海皆戒嚴君時適假歸聞警馳赴有尼之者君慷慨言曰總統遇我厚奈何事急而避之未幾武壯公薨君以母病省覲近就皖南史軍門念祖記室母卒得親視含斂服闋天津賈魏兩統領復馳書見招君以盛軍

爲武壯公舊部從事日久頗悉其所以治軍者遂諾之抵營後仍辦全軍營務處而咯血疾發旋卒於軍年五十有一著有賜策堂文集寄漚詩存尋奉

旨照軍營積勞病故例賜卹贈道銜廕一子知縣

陳作霖曰予喜游山水而君與朱子期皆健步石城倚郭諸巖壑以及京華寺觀莫不有吾三人之跡焉歲月不居故人凋謝厓與秦伯虞朱豫生兩老息影於蓬廬中間山陽之笛能不喟然

方子涵通守傳

君方氏諱培容字子涵江甯人面藹然多善氣身短小行步微敬側年十五補諸生遭亂入江北戎幕飛書草檄下筆千言以軍功保訓導五品翎頂同治初金陵克復公私掃地石

東山觀察汪梅邨孝廉規復鄉里諸善舉君才能治劇靡不左右其閒每遇難處之事輒以身肩獨任勞怨又別創清節堂卹釐年費彙旌江甯府屬節孝爲從來所未有河南奇災倡募萬金靈寶知縣方胙勳君族姪也寄交協振而不自居其名謂款由眾釀而獨邀議敘可乎性極謙和至義所不可輒毅然莫奪同輩服爲仁者之勇時方主江南籌防局文案治事最敏捷雖諸務蝟集而賓客酬應常若無事者然光緒十一年英俄使臣劉芝田中丞聞君名延司章奏使署公事填委必躬必親公餘卽默坐一室無外交自奉儉薄衣食起居幾有他人所不能堪者而處之怡然敘勞以州判加同知銜返里卽病風痺卒年五十有八

陳作霖曰君之出洋也眾爭羨之予獨以爲不宜謂六十老

翁涉七萬里風濤之險而不善養生將有不勝其憊者况桑梓諸善舉無人支柱其間必日就廢弛奈勢已成行不能中止因作序以送之祝其早歸乃歸則歸矣而一病不起鄉里失一善人豈非鄉里之不幸也哉

甘子純博士傳

君甘氏諱塏字子純江甯人伯祖福好善喜施予里人稱孝義先生祖遐年以孝子旌門父忻諸生君少孤羸弱善病母許多方調護之體遂壯實遭粵寇之亂辟地浙閩間一歲輒數遷而未嘗廢學江甯既復補縣學生援例爲太常寺博士家本素封亂後貲財蕩盡乃次第經理之墾田修宅稍復舊觀自奉極儉薄衣不趨時食不兼味以樸實爲子弟先明而動晦而休歲有常規日無冗費治家法度秩如也願用財雖

有節而周貧濟困則不惜重貲亦不舉以告人蓋猶有祖風
焉性利而介言論侃侃遇事不輕然諾平居教誡子姪語繁
詞重耳熟者皆能詳之晚年迭遭骨肉之喪精神銷鑠嘗預
作遺訓槭篋箝中若唯恐倉卒不及者果以微疾卒年五十
有八著有晚樂道人詩草

陳作霖曰金陵諸善舉以救生局爲第一創始於嘉慶時吾
兩家先德皆與焉同治以來規復是局先君與君昕夕從
事相倚如左右手迨先君因老謝去而善類日孤水火元
黃時尋報復君以獨力支拄不忍局務之終壞輒舉秦伯虞
大令及作霖總持其事以不食之碩果爲彙拔之茅茹君之
心可謂無憾矣後死者將何以擴包荒朋亡之量而無負委
託也哉

侯杏樓拔貢傳

君姓侯氏諱宗海字杏樓江浦拔貢生粵寇之亂江浦用兵最久典籍蕩然君課讀甯垣得借觀甘氏津逮樓翁氏汲古閣藏書撰江浦備徵錄十六卷藏之篋衍時同縣夏錫寶亦撰浦纂一書互相參考君復搜訪殘碑咨詢故老合成江浦埤乘四十卷而文獻於以足徵東鄉朱家山河經前明及國朝五次疏鑿未成左文襄公總督江南興工復開延君入局以備顧問閱十八月而竣工浦六滁來全五州縣乃永無承瘵之患他如彙報殉難士女豁免黃快僉運諸有關於本境者無不竭力襄舉性極誠樸尤耽文史於金陵詩徵一書與同年生朱君桂模句梳字櫛辨析毫釐目力因以損耗遂病瞽問業者來猶口講指畫不輟卒年七十餘

論曰甯屬七邑脩纂志書獨缺江浦句容二縣句容尙明經
兆山搜討補葺未及成書而卒故句容志厯購得乾隆時所
脩者楊內翰世沅校乘以行而江浦埤乘煌煌大文實以備
徵錄爲濫觴先生著述之功可與定山竝壽矣

安徽無爲州知州蔣君傳

君姓蔣氏諱師轍字紹由上元人生數歲值粵寇亂避地河
南家貧無書則借鈔讀之手寫之本積尺餘尤究心於小學
隸篆楷書無不工妙並善詩賦江南平歸應學使者試充同
治癸酉拔貢生性篤孝侍父疾扶掖左右不入內寢者四年
生平留意輿地及江河諸水利歷游江蘇山東臺灣諸省治
佐理幕事所撰江蘇水利圖志海塘志臨朐縣志鹿邑縣志
鳳陽府志莫不考證精詳俄以知州分發安徽代理壽州書

俗故狡悍健訟又多巨紳稍失其意則事必掣肘君日坐堂
皇口判手批動燭幽隱一切請託皆謝絕旋攝鳳陽縣事攤
派捐款代民輸納調署桐城時淮濱築壩未就留金以竣其
役已而補無爲州境內教堂林立君遇民教交涉事輒詣書
蕪湖總教士據理爭辯不爲左右袒以故訟得持平無爲田
每患潦光緒甲辰春苦雨君手創疏稿願以身代民灾甫禱
神而天卽霽眾驚爲異未幾病卒邑爲罷市三日比戶皆懸
素綵有送喪至蕪湖者士民集貲立墮淚碑並設主於米公
祠中歲時致祭焉著有青谿草堂詩文集子汝正舉人
論曰君潛心閩洛之學一以身體力行爲主入仕以來治民
行政無不本於經術而其感人也若此蓋至誠之所浹深矣
謂爲儒吏誰曰不宜

濮氏四賢吏傳

濮青叟自開封守致仕歸居金陵十餘年與作霖爲深交得詳知其家世先德琅圃府君涪州治績旣采入通傳中矣已而青叟就養山東季子之如以喪聞作霖因函詢其生平將以孫附祖傳青叟復書曰恆兒在粵西不過循分供職耳無異政若子諸弟所爲頗有足述者敢悉陳於左右以備徵焉可乎乃承其意而爲傳曰

溧水濮氏鉅族也有兄弟四人青叟居其長次曰文昇字蘧生又次曰文昶字椿餘季曰文曦字柚生琅圃府君官四川久終於涪州任故蘧生亦仕蜀知營山縣事時藍大順作亂圍城四十日力戰卻之以功擢涪州知州父老聞其來喜曰此吾府君子也涖涪悉守府君教民感之沒後耐祀府君祠

焉椿餘鄉會試皆與青叟同榜中式而以卽用知縣簽分湖北初補漢陽值大水傷稼振災有法活民十餘萬口自西人入中國鬪殺者皆以財贖無死刑彼法則然鄂中適有是案乃能據律力爭卒以大辟論抵互市以來所未有也旋升隨州知州攝漢川知縣竝以循良著遺愛至今柚生亦以舉人官浙江補新昌知縣境土宜桑而遊惰者眾輕於觸法乃拓地爲園凡遣犯皆脫其桎梏令種植以自給又嘗縱一死囚省視母病如期還獄人以爲異惜未久卽卒不克大展其才是皆之如之先導也之如名賢恆旣領鄉薦乃官戶曹以郎中改廣西知府初攝潯州守勦平土賊辦結中外交涉百餘案議敘加三品銜花翎歷署慶遠柳州知府鬱林知州聞母病急歸得視含斂營葬事畢復以俸餘修宗祠恤親故不私

其財會粵西大亂青叟勉其出從王事故服闋卽行不避險
艱屢率偏師獨當前敵以功保升道員及寇勢漸平積勞成
疾乞休不許委辦潯州釐務未幾而卒鞠躬盡瘁蓋與粵西
兵事相始終豈得僅謂爲循分供職哉率乃祖乃父之攸行
濮氏其世有治譜乎

夏孝烈婦家傳

孝烈婦蔡氏上元諸生夏家銑之妻也咸豐三年江甯陷於
賊夏君以作罵賊詩被執會張繼庚等內應事洩賊疑夏君
與謀榜掠極諸苦且將族之誘夏君指母妻所許以弛罪蔡
氏聞之懼其波及於姑也乃出詣賊曰我夏某妻也爾窮追
我將何爲問其母喏曰母死久矣若受刑昏憊乃妄言耶夏
君亦旋悟曰我實無母我實無母賊於是并殺之而其姑由

以免

陳作霖曰蔡氏予祖姑之婦也霖少時見其爲人事親婉順一荏弱女子耳初不料其倉卒之際乃不自愛其死而殉夫以死且免其姑於死非智勇而能若是乎私諡曰孝烈無愧也

張烈婦家傳

烈婦丁氏上元人父有年以諸生殉粵寇之難者也年十八適張錦山旣葺生一女甫免身而錦山以咯血疾劇卒於外舍家人知烈婦性剛恐產後哀傷猝有他變秘不令聞烈婦雖在牀蓐覩家中匆遽狀數日未見其夫詢何往其姑權辭以答而淚下承睫烈婦愈疑窮詰女僕得其實卽昏仆家人救之醒雖勸譬百端而以未能親侍湯藥及與面訣終日悲

可園文集 卷十一
二
慟遂不食而死時夫喪猶在殯也後叔氏生子鼎元其姑命
爲之嗣

論曰自來女子之殉夫者非不得於翁姑必其無子女之可
撫也否則家貧而無以爲生也若張烈婦之處室其姑女畜
之雖無子而叔氏他日有子皆可繼且女在襁褓非乳不活
其家亦復中資宜若可以無死乃獨以婦職未盡不安於心
立志相從無復顧戀抗首陽之節激烈而出以從容詩曰德
音莫違及爾同死洵足爲彤史光矣

周孝女傳

周孝女名一貞無錫人兄慶鈞徙居江甯葬父於祖堂山先
是父平時母哀感得疾女年才十五刲臂愈之以養親故矢
志不嫁道光中被旌咸豐初粵賊據金陵母年九十餘病沒

城中女私瘞諸庭逸出依其妹於如臯當是時慶鈞已死周氏無人女年幾七十其表弟章某寓山東遣僕逆眷屬邀與俱女不可既而賊陷常蘇淮揚震動章復促其北行女報書曰姊非憚遠涉也徒以母尸藁葬其處惟姊知之如臯距江甯較近賊平可星奔歸視耳且以天道測之賊踞金陵卜稔罪大惡極行當自滅勢雖張無能爲也請毋以姊爲念未幾金陵果克女聞卽奔渡江備棺斂母改葬於父墓之次結茅廬居以終著有洗心閣詩稿

論曰孝女之奉母生則盡其養沒則終其事於心可謂無憾矣吾獨異其於賊氛熾盛之時謂爲不久必滅其識不亦遠哉然能以七十將盡之年忍死而待賊平改葬如禮何其幸也殆亦天哀其孝而不使賁恨以沒也夫

周貞孝婦傳

謹案

國家功令凡各直省州縣皆設立節孝祠以祀婦女之守義者節之目有烈有貞而孝則一貞專屬乎女孝則通行於女與婦之間至守貞夫家推其孝父母者以孝舅姑則女而婦矣予所爲於上元周爲鈞之聘妻定其名爲貞孝婦程氏女也父某家素貧僦屋止三楹女足不踰閭佐母操薪米役兼治女紅性婉而嚴聞婦女忤逆及失節者輒切齒年十有五許字周爲鈞旣爲鈞以疾卒女聞之絕食三日誓歸周奉主成禮時年甫十有九周家亦貧操薪米役兼治女紅一如在室時舅姑愛之如女嘗兩刲臂療父與舅疾悉愈創雖劇不以爲楚也凡守貞十年而沒與爲鈞合葬於某原有司以

例請

旌其門附祀上元節孝祠嗚呼孝爲百行之本陰教尤重之我

朝列后之諡皆以孝冠而州縣祀守節者遂概以孝爲名所以廣風化激懦頑也若周婦之貞孝庶幾無愧斯稱矣

雜傳

青奴傳

青青者姓竹氏其先夜郎侯漢擊滅之子孫遂流落中國或居渭川或居淇上至宋猶未脫奴籍詩人蘇子瞻爲鳳翔通守過渭南得青青絕愛憐之青青寡言語而舉止有林下風年及笄舉以贈其友黃山谷時山谷貶蜀舍家累江右而獨攜青青往青青遂主內政家人或相呼以夫人山谷曰憩臂

休邾非夫人之職奴之可也因改字爲青奴云青奴家世雖
賤旣爲兩詩人所重人亦漸知敬之元時其族有女曰瓊瓏
與楊鐵崖偕隱鐵崖嘉其志命曰抱節君爲作傳後遂齒於
士大夫焉

論曰竹氏入中國無達官貴仕故其姓不甚顯青奴得侍詩
人相隨貶所志節稜稜實朝雲之流亞也彼絳桃柳枝聞之
亦可以知媿矣

金衣公子傳

公子不知何許人或曰黃幡綽之族也唐天寶中楊太真擅
寵其保姆有雪衣孃者憐其聰慧養以爲義兒宮中人因呼
爲公子公子旣得出入禁掖好以裝飾自表異常著黃絕道
士服不識者目爲金衣公子益自喜一日明皇遇之曰朕久

聞金衣公子名子其是耶公子工於語言奏對稱上旨由是
大相愛幸拜羽林郎賜第宅於上苑中居然喬木世家云當
是時明皇在位久溺於音樂梨園子弟競爲新調而公子最
善歌自然合度不拘拘於宮商俗譜論者以爲得天籟焉幡
綽欲引公子入教坊而公子不屑與伶人伍每值春和景明
絃索雜作非明皇特詔未嘗輕一發聲嘗作霓裳羽衣曲蓋
自贊也旣而雪衣孃暴亡武氏諸子來奔喪害其寵屏不與
兄弟數且嗾蒼鷹御史輩劾其阿諛取容悅鼓如簧之舌蠱
惑朝廷遂放之江南安史亂後忽與李龜年遇落花時節按
拍而歌歌罷繼以泣因棄塵事學道未幾羽化去
論曰公子以口舌得官始進不以正而晚節遭讒頗與李供
奉相類供奉以詩贈之有千門萬戶皆春聲之句如嘲如諷

豈非同病相憐耶道其盛時以憫其衰大有浮雲蔽日之感
矣

可園文存卷十二目錄

事略

先世行略

叔祖觀察公行略

先考行略

先妣事略

仲媳殉夫事略

繼室趙孺人事略

誄

周芝軒處士誄

甘劍侯大令誄

張太夫人誄

目錄
卷一
目録

周柳潭署正誄

秦伯虞司馬誄

哀辭

仲子詒祿哀辭

可園文存卷十二

江甯陳作霖伯雨

事畧

先世行畧

陳氏之先世居河南

七世祖錦庵公

諱上棟下棟字之棟

於明季辟

亂渡江占籍江甯

國朝補廩膳生配金太君生

六世祖渭求公

上諱朝廷之廷下諱聘問

聘之補縣學生配劉太君子二長卽

高祖在東公

諱奎妻之奎次

叔高祖楚珩公

諱圭璧之璧

配徐太君早卒無子在東公援例

爲國子監生後以孫官贈中憲大夫公平居習貿遷業每以

不讀書爲恨其延師教子也所奉束脩常浮於其數人怪之

曰吾子成敗繫乎師豈可以錙銖較哉噫今世富貴之家縱

子不教而專刻薄其師者聞之可以風矣配崔太恭人子三

長 伯曾祖樹南公

上諱志道之志
下諱嚴疑之疑

縣學生次卽 先曾祖

中憲公

諱指授
之授

與

叔曾祖立賢公

諱掄才
之掄

同生立賢公援

例爲國子監生

中憲公字石渠號松崖早以文學稱於時

工書善舉子業生平篤信程朱而治詩禮則主漢儒旣補諸

生交游益廣皆里黨知名士以道義相助無阿徇 在東公

棄養後家中落有稱貸先人者貧不克償輒還其券先後不

下數百金父友蕭某客死六安子幼不能歸葬乃代營貲助

爲返其喪事母至孝侍

崔太恭人疾不解帶者累月槭箠

之褻皆躬親之尤虔於祀先將祭必齋遇有時物非薦莫敢

食至特殺則終身戒之曰吾非佞佛不過養惻隱之心以求

充吾仁耳其訓子最嚴篝燈課讀無間暑寒卽受室後猶不

能免夏楚也子婦辨色必起平明問安而退每旦皆然上下
整肅門以內無嬉笑聲言家法者推陳氏焉樹南立賢二公
皆早卒公事寡嫂以敬撫猶子以恩一嚮之甘必均分之從
伯祖詠之公上諱維持之維樹南公長子也艱於小試督責
過諸子後竟補府學生第一餘亦視其材之所近俾各執一
業厥後皆能成立公之力也有姊適徐嫠居無依迎歸養之
終身並爲嫁其孤女家貧授徒盡心指教於寒士尤不敢忽
嘗有貧欲廢讀者不取其脩脯轉以膏火助之成就後進甚
眾如雲南布政使姚錫華監察御史范承祖皆及門之最著
者性好施予嘗謂孤窮嫠婦存活較難乃與同志者倡建同
善堂按季分卹歲暮復自措貲徹給錢米沿戶親送敬謹禮
揖不敢仰視至於貞女廢疾輩周之更厚先是下關有救覆

舟者爲胥吏所誣累由是相戒袖手公復議建救生局募造紅船冒風巡江每歲中活人無算其章程皆公手定至今猶遵守之嘉慶甲申歲大饑罄历年所積束脩二百金易米減價糶於門外令諸子分日親守之非素識之貧者不得售售亦不得過數升展轉爲之金盡而止每夜必懷餅餌散錢至街巷僻處以予餓者雖大風雪不少懈又製棉衣數百領施給貧寒所費不貲卽家中女紅所入之錢亦取以集數同時如伍孚尹封君光瑜甘夢六贈君福輩皆樂善不倦而公以寒儒周旋其間名與之埒故人以爲難又嘗有相識市肆失銀數兩疑其徒竊之備加凌逼公適至曰此銀我頃取用未及相告毋庸覓也明日質衣還之事遂解旣而肆中掃除得銀於地隙主人乃慙謝公之克己利人類如此年五十六卒

以子官贈四品階同治十三年里人哀軼事上請奉

旨准祀鄉賢祠配蔡太恭人治家勤儉子四長伯祖价之

公上諱維持之維廩貢生試用訓導次卽先祖中書公上諱

下同諱垣次叔祖觀察公上諱同下諱事蹟別見行畧中

次叔祖寄芸公上諱同下諱附監生中書公字豐之號

星台幼敏慧應童子試以水仙花賦受知於邑侯錢恕堂先

生是年與叔祖觀察公同補諸生歲科試輒冠其曹文名

噪甚嘉慶戊寅恩科舉於鄉明年又與觀察公同成進士

除內閣中書時蔡太恭人以疾卒於里公素純孝是日在

都忽煩躁不安宵又得噩夢乃謂弟曰吾夢不祥必吾母有

故也何以官爲投牒遽歸哀毀骨立以貧故假館廬州旋丁

中憲公憂座主帥仙舟中丞延主杭州紫陽書院講席服

關赴官京師充

文淵閣校閱雖經通籍儉素如諸生時平居謙和與物無忤尤好施予有父風年三十五卒先是爲中憲公營窆窆事有梅某以堪輿名卜得一壤葬有日矣他葬師以有水告而梅某護前堅不肯承諸兄弟疑莫能決公慮其廢事也乃焚香以祝曰如有凶耗願集於我躬已而果然价之公痛之既改葬中憲公於前新塘曰吾聞諸葬師云是地左偏尤吉吾不忍據其以吾弟祔焉故公墓居左配李太宜人年二十一來歸善中饋事能得舅姑歡心及居京邸主內政益有方寬和御下僕媪皆喜中書公沒時家君僅入齡太宜人攜之歸寄食於伯叔閒數歲長姒吳孺人卒供贍漸薄或竟日不得食太宜人置不校曰吾命薄磨折其分定也倘

良人在何敢然況伯已惑於讒訴必不察卽察矣而使人家
室不睦吾又不爲受枉無妨但願吾兒有成一吐此氣耳於
是自紡績以食未幾家君補府學生食廩餼館穀豐給太
宜人心始慰嗣以守節年例符被旌咸豐初粵賊陷城家君
奉太宜人轉徙江淮閒貧窶日甚太宜人處之若素性
最曠達每曰死者歸也精氣竭矣如我死毋或諷經拜懺以
娛人耳目也年六十九卒於寶應鄉寓時己未年九月十二
日也同治三年春家君夢太宜人言笑如平生曰家鄉不
久當復吾欲歸矣是夏金陵果克其明年家君奉太宜人
匱歸與中書公合葬焉

叔祖觀察公行略

公緯維屏字建之一字劍芝曾祖中憲公之三子也爲兒

下國三不 卷一
嬉戲嘗學聽訟剖決明審 中憲公奇之曰是兒必爲能吏
好讀書文有奇氣年十五補諸生旋舉嘉慶癸酉科鄉試己
卯恩科成進士以知縣簽分山西歷知榆社浮山太平縣事
皆有政聲道光壬辰科充鄉試同考官解首焦某其分校所
得士也尋遷陽曲知縣有治劇才擢潞安府同知性兀傲數
不合於上官然遇難治事則必檄公往故中閒兼攝者忻解
絳平定等州知州蒲州澤州潞安等府知府所在稱治河東
監掣同知職司鹽茨膏腴缺也公嘗署之上日商以白金三
千爲贄公拒不受未幾直使查辦鹺務以賄劾者纍纍而公
獨免同僚莫不服公之先見也咸豐辛亥恩科充內簾監試
官當是時

文宗登極銳意吏治公以循良薦奏對稱

旨三年擢廣西柳州知府會山西有警留辦澤潞防務公聞賊已逼境知太行有隘道可守欲先據之乃率數十人兼程往登山巔以望見賊方螳附上時軍械尙未至從者惶懼欲遁公曰賊眾我寡退必不免令裂裳爲帛徧懸林閒發鳥銃以驚賊賊駭退轉入河東其應變急智類如此俄升廣西右江道年六十有七卒公宦遊四十載所得廉俸常以振卹族姻於孤寡尤加意及沒家無餘貲著有詩賦題解韻編操觚者家置一函焉子元孚字允齋選補廣東鶴山知縣

先考行略

先考姓陳氏上諱元亨之元字葆常一字月樵號景陸世居

江甯 先曾王父松崖公邑增生好行其德里人所稱石渠

先生者也以子官贈中憲大夫後入祀鄉賢祠 先王父豐

之公嘉慶戊寅恩科舉人已卯恩科進士內閣中書舍人

文淵閣檢閱

記名軍機章京 曾王妣蔡贈太恭人 先王妣李封孺人
晉贈宜人旌表節孝 先考生性敦篤弱不好弄 先王考
中書公棄養日年甫八齡 先王妣李太宜人自京師攜之
歸孤苦零丁相依爲命 先叔祖劍芝公時方作令山西賴
其俸助得免飢寒稍長好讀書善屬文歷從 先伯祖价之
公 先叔祖寄芸公學復受業先姑祖夏紫駿先生爽之門
年十八學使者仁和龔文恭公守正按臨歲試補府學生是
年吾 母李宜人來歸 先太宜人姪也事姑婉順以女紅
佐日用由是 先考得專力於學復向張紫荆姑祖鎰及姚
瑞庭孝廉天麟而就正焉課餘定省依依如嬰兒事必稟命

不敢專行年二十四食廩餼於四十人中肄業鍾山書院山
長王炯齋祭酒煜激賞之屢拔冠其曹歲科試亦頻列優等
文名日噪 先太宜人顧而樂之惟深慮獨子遠離己酉科
優拔弗令報考卽秋闈亦不甚盼望每日安居樂業於願已
足以故 先考仰體親志塵藉課徒所入供甘旨未嘗作百
里遊咸豐三年粵寇陷金陵 先考攜不孝作霖奔竄中途
猝遇賊將掠作霖去 先考以身翼蔽之賊脅以刃不屈遂
均被斫血淋漓頭面聞仆於地賊以爲已死舍之去嗚呼當
時使非 先考冒死相抗不孝作霖久淪爲異地之鬼矣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每一憶及淚輒涔涔下也旣而辟地江北
由全椒而鳳陽而盱眙而寶應 先考傭書覓食雖蕩析離
居卒不忍違 先太宜人側迨己未恩科江南借試浙闈

先考已赴江陰錄科聞 先太宜人病星夜馳歸汜水侍
醫藥十餘日躬視含斂哀毀柴立杖而後起既遭大故家益
貧日以豆糜充食明年遂出參鎮江烈字營軍事壘踞金山
扼南北之衝每當出隊守陴羽書笏午磨盾揮毫輒終夜不
寢府主武人性故悍忍嘗獲一童子以爲閒謀將殺之 先
考不可至以去就爭乃釋弗誅從戎三載屢瀕險危凱徹保
五鼎藍翎 先考恥以軍功爲名祕不示人同治三年金陵
克復 先考挈家返里未遑他務卽節縮衣食費用以歸
先太宜人之懶徒步往還備極勞瘁負土臨穴悲泣若初喪
雖素不悅 先考者亦莫不稱其孝當是時兵燹甫定弦誦
之聲闐然 先考復設絳帷從遊者雲集門牆之盛甲於一
郡年五十獲舉丁卯科補行辛酉科鄉試座主爲劉鐫三通

政有銘王玉文編修榮瑄房師爲溫純甫明府粹之次年會
試報罷卽不復上春官援例以教諭試用兩奉藩司檄攝寶
應沛縣學篆皆辭不就惟一莅東臺未久輒歸湘陰左文襄
公宗棠總制兩江訪公正紳士於薛桑根山長時雨 先考
與甘建侯廣文元煥秦伯虞大令際唐同被徵辟入清丈及
水利局其爲當道推重如此龍江關有救生局 先鄉賢公
及諸鄉先達所創也 先考與同志規復之實事求是任怨
任勞見有因以爲利者必加斥逐不少貸他如籌公車費增
廣學額請免僉快運丁崇善堂卹糈豐備倉積穀皆石東山
閣學楷經畫之修府縣志禁止青龍山開礦頤壽堂養老甘
棠文塾課孤童皆汪梅邨助教士鐸主持之方其創辦之始
遇有疑義莫不就 先考以決 先考不苟同不立異剖析

下國志才 卷之二
可否斟酌時宜必求經久無弊而後止又府學文廟移建於
治山同人爲設灑埽會 先考管理數年出入鈎稽不爽銖
綮並爲購置房產以爲香火之資江甯節孝祠舊在雨花山
亂後重建 先考以 先太宜人崇祀所在春秋祭日祝帛
豆籩必躬自檢點雖大風雨靡不往又以祭費之餘特製扁
聯以昭肅穆後乃稍稍謝去諸務惟廣郵清節局至今尙與
秦伯虞及姚一山明經桂馨甘子純博士塏陳月江茂才槎
分治之而綜其出納頃因經費漸絀慮無以善其後彌留前
一日猶頻頻語及之 先考誼篤同宗兼及族戚力所能至
弗吝周施每念 先觀察公眷屬流寓潞安貧不能歸輒爲
嘔歎當丁丑歲晉地奇荒嘗措貲以寄之適周氏姑 先觀
察公女也初失所天外侮沓至 先考竭力護持克完其產

未幾歸甯於晉託 先考經紀一切每年必至六合全椒按
視田畝未嘗以非已事而置諸度外及子木表弟樹昌還南
盡舉契據及歷年所入歸之復爲盡心誘導撫如己子俄補
博士弟子員喜曰吾今有以慰從妹卽所以報叔父也汪紫
函表弟振鶚 先寄芸公之所自出奉母命自湖南來學飲
食教誨者三年俾得入庠以去亦與待子木同族叔母張孀
居無依拓移屋以舍之日供食月給錢迄今三十年不廢而
且受人之惠終身不忘如 先觀察公之撫字孤弱夏紫駿
姑祖之訓迪多方以及 先太宜人初出圍城甘實菴部郎
熙之夫人慨贈以裘辟亂宣城伍莘農大令慶祥之禮待假
館濠上周范亭姑祖鎔之解推皆感念之不去口不孝等耳
孰故能詳也 先考治家極肅承 先太宜人教黎明卽

起終日無惰容雖炎暑不袒裼薄暮鍵戶子弟毋敢夜游者
宴會亦以二更爲率過時歸必遭譴呵與世周旋和霽中參
以嚴毅嘗語不孝等曰孟子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自審生平惻隱羞惡尙未全昧至辭讓一節仰事俯
育雖非泊焉寡營而一切分外之財絲毫不敢苟取惟是非
之見太明故與物多忤耳 先考學不立門戶治經好以史
事證佐之謂如是乃可貫穿古今而爲通儒尤喜談

國朝掌故遇有名臣奏議率手錄其稿至於鄉邦文獻蒐采
不遺餘力有所得輒付不孝作霖鈔存之向所輯金陵通紀
金陵通傳皆秉 先考之命而成者也 先考年七十後追
溯生平仿年譜例著有稀齡撮記一卷自是絕意世事於宅
後小圃粗爲修葺因麗春花有同心並蒂之祥築瑞花館三

楹並就高阜建亭以望蔣山偶遇春秋佳日輒偕二三老友
徜徉茶社閒凡新築名勝之區如半山亭靈谷寺後湖莫愁
湖曠觀亭大鐘亭諸處必率家人偕遊焉每日酌酒數杯不
使過量酷者購書插架常滿終朝手不釋卷耄年猶能燈下
作細字書嘗自題可園圖云謂予耆飲兮而量不滿一斗謂
予耽讀兮而奇不探二酉秉性迂直兮爲流俗所難容而又
不肯和光同塵兮以自改其心曾偶闢荒畦兮蒔花種竹或
藉酒以娛情兮或披書而悅目寄吾身於天地兮樂歲月之
優游聊閉門以卻軌兮於斯世焉何求可以見其志趣矣
先考晚境極順近二十年來無幾微拂意事人咸推爲福德
弟一而心常抑畏不孝作彝通籍後誨之曰爾祖宦未終達
小子以僥倖得之其善保先澤毋縱毋驕知縣不易爲也言

猶在耳思之能不悲哉頗好茗飲不孝作彝在浙寄龍井茶歸啜之而甘笑曰此二兒之祿養也中年以後強固無疾惟耳稍重聽近歲步履漸艱不孝等昏不自覺尙以爲老人常態乃於去年六月閒突患胃痛肢冷多汗急服溫補之劑一帖而愈十月閒又發是證較前稍輕夜作晝止飲食如常日進參桂之品迨十二月十一日不孝作彝自浙因差便道省覲先考心大慰樂十四日誕辰設宴延賓竟日歡飲是夜安眠達旦私冀可由此康復奈十五日辰刻氣又喘逆俄頃卽平十六日猶策杖周行庭戶閒晚飲少許啜羹餐飯不異平時詎料三更後脅腹際忽大痛汗出不止言語蹇澀痰氣上湧醫藥罔效延至十八日丑時竟棄不孝等而長逝矣嗚呼痛哉不孝等深以未得遺訓爲恨吾母泣告曰爾父今

夏嘗從容語予吾雖死並無係念兩子皆能友順必不致貽
吾身後羞尙何囑耶不孝等至愚不肖萬難仰副斯言而
先考之愛而忘其惡爲絕可痛也 先考生於嘉慶二十三
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光緒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歷春秋
七十有五配吾 母李宜人子二長不孝作霖光緒乙亥恩
科舉人候選教諭娶席氏繼娶趙氏次不孝作彝光緒戊子
科舉人庚寅恩科進士浙江卽用知縣娶田氏繼娶許氏女
三長適候選縣丞周國棟次適候選從九品周桂昌三適溧
水監生鄭鑑孫四詒福娶秦氏詒祿聘席氏詒壽聘何氏詒
謀孫女四長適江甯庠生龔肇新次適上元庠生孫啟椿三
適溧水庠生朱慶章四字秦世芬曾孫一貴曾今將以某年
月日耐葬 先考於太平門外前新塘 祖塋之次不孝等

知識昏瞶謹於苦出之中追敘 先考行事如右伏乞當代
大人先生賜之傳記碑銘則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先妣行略

嗚呼慟哉而今而後不孝等永爲無父母之人矣念不孝等
自有生以來承歡鄰下朝夕弗離曾不知人世閒有鮮民之
苦也迨壬辰冬 先考見背恨抱終天始覺少生人之趣然
賴有慈親健在藐孤猶資其庇蔭也家事猶有所稟承也喜
懼之懷交相縈繞以故不孝作霖假館於外閒日必歸不孝
作彝需次武林暫緩赴省滿擬娛茲晚景愛日方長豈料釋
先考服廬及半年而復遭大故是皆不孝等侍奉無狀精
誠不足以格天也尙何言哉尙何言哉然 先妣德稱女宗
行爲家範失今不述後嗣何觀無如苦出餘生記憶荒落追

溯聞見百無一存謹條其梗概如左 先妣以姪從姑雖婦
猶女平居隨侍善體親心中遭寇氛護持 先大母崎嶇出
險其籌畫之詳支撐之苦有非可言宣者既而 先大母患
溼癰疾日卽沈綿扶掖按摩年餘弗懈適值 先考賦閒囊
空如洗木婢絞衾之具皆 先妣典鬻釵珥豫爲經營故雖
倉卒罹憂附身所資絕無後來之悔以是人稱其孝 先妣
經理家或用財有制當辟地流離之際食貧茹苦不肯假貸
於人及後歲入稍裕亦從不浪費故歸里幾三十年修第宅
於燼餘築園亭於隙地舉婚嫁者九營阡葬者三無不布置
井然不露拮据之狀不知者輒疑其有私蓄其實皆 先妣
節縮日用常留有餘以備不足也每從容語諸婦曰自先姑
沒至今家法未嘗稍改爾曹將來亦能如是足矣以是人服

其儉 先妣性喜操作烹調澣濯無不躬親晚年稍誘諸子
婦而以時督率之每屆秋冬之交種菘培竹必巡行園圃閒
卽今歲病中猶絡絲績線以自遣不使有片刻之逸也以是
人仰其勤 先妣秉心平恕慈而有威待子婦極其恩勤然
有過必訓導之能改卽止不復咎前時事含飴弄孫愛而不
縱鄭氏女早亡所遺男女皆於外家寄養飲食教誨體恤入
微於今皆能成立矣族姒張窮獨無歸相依二十餘載包容
憐憫毫無間言推之戚鄰里鄰有以緩急告者無不量力俛
助卽下至僕媪亦未嘗輕相斥訶以是人樂其惠 先妣一
生所遭無拂意事來嬪之初 先考猶童子試也未幾而賦
青衿食廩餼卒登賢書家道漸亨隆隆日上矣六十以後尤
臻順適不孝作霖領鄉薦不孝作彝捷禮闈皆 母心所最

快者卽彌留之夕猶見仲孫詒祿倖補博士弟子員以是人
豔其福 先妣年逾耄耄耳目聰明不孝等每晚隨侍輒講
稗官彈詞以消永夜或諸女孫歸甯卽共作葉子戲必至三
更而後寢迄今思之此樂何可再得哉猶憶春日介壽之辰
子婦稱觴諸孫撰杖酣嬉終日絕不見有衰憊容夏五莫愁
觀荷婆娑湖上精神矍鑠直不減壯年時此景此情宛然在
目以是人羨其健嗚呼不孝作霖今年已五十有九不孝作
彝今年亦四十矣 先妣視之猶如嬰兒飽煖飢寒時相問
訊而已身小有不適則不令不孝等知六月中偶患感冒旋
卽霍然而日漸尪羸飲食銳減不孝等晨昏省視輒強以無
恙相告不孝等昏迷無識以爲實然而豈知爲寬慰之詞耶
及至八月下旬始不能起纏綿牀蓐預知逝期遂於九月初

一日卯時棄養嗚呼慟哉而今而後不孝等永爲無父母之人矣 先妣姓李氏江甯諸生諱一鳴之孫女處士諱應庚之長女也生於嘉慶二十年三月初八日迄今光緒二十一年歷春秋八十一其子女孫曾詳 先考行略中故不贅及仲媳殉夫事略

仲媳席氏予元配室人之女姪也 先母欲續舊姻爲仲子詒祿聘之來歸已三年矣詒祿素孝謹耆讀書爲諸生日有名而身弱善病自恐不永年嘗從容謂其婦曰我倘死子若何曰必以身殉及詒祿暴亡仲媳方歸甯聞耗痛哭語其母曰我歸必殉前已許之矣不可以食言翁姑素愛我身後一切毋令吾兄非理要索以重吾罪由是日作死計勺飲不入口家人益嚴守之比七日聽予妻之勸稍稍進食願弄弱女

似有轉意而孰知其欲疏眾之防耶是夕將寢命伴宿老嫗取茗若有所吞者眠一炊許藥發有呻吟聲眾奔視之尙能言灌以水堅不納曰未亡人死志久定請不必救以全我之名俄頃氣絕得年二十有四時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寅刻也歲終詹事府中允黃思永以其事上聞奉旨旌表如例

繼室趙孺人事略

孺人姓趙氏寶應汜水鄉人咸豐中予避亂僦居其村娶爲繼室南趙莊在汜水北本以富稱雖中落猶有紈綺習孺人來歸安於荆布奉事姑嫜三十年婉順承命遇事不敢自主待人無機械心浣滌汲爨皆以身先一嚮之甘非家人徧嘗不肯私食自奉雖薄而周恤貧戚則無吝色御下極寬值予

怒斥僕媪時輒代爲解釋甚至與予爭辯其素性然也居吾
母喪以哀毀吐狂血數斗遇良醫得愈旣而連遭仲子夫婦
及四女之變心傷神悴時抱疾痛而不自調攝操作如故至
今秋精神困憊始事藥餌疾已不可爲矣卒於光緒二十七
年八月十四日歷春秋六十有四子四詒紱詒祿詒壽詒謀
紱祿皆諸生祿先卒女四天其季孫祖同紱出孫女三紱祿
壽各出其一噫儉勤亦婦人常德耳何足述頃因濮青士太
守慰予云女子得嫁一文人不先死卽爲無福此語奇創可
以塞予悲懷予雖未敢自命爲文人感其言作繼室趙孺人
事略

誄

周芝軒處士誄

維光緒六年秋八月二十四日周芝軒處士大恩捐棄賓客
烏虜哀哉耆舊凋零音徽喪失日沈沈其無色風肅肅以悲
鳴王祥之莖依然本根盤固田氏之荆具在枝葉扶疏古道
照人懿行書於悼史遺容在壁典型猶見老成乃以日月之
有期將就遂埏而從事碑空郭泰諡缺展禽諸子辟踊以長
號戚郁吞聲而飲泣淵明不作誰爲蒿里之挽歌潘岳自慚
且製汧城之哀誄詞曰

自世之衰孝義道缺六行賓興鄉師不設豈無通儒自矜賢
哲任卹睦嫻視爲小節猗與周君主敬存誠小心翼翼見重
老成寡言鮮笑根於性情抑然自下在醜無爭少事父母服
勤不苟椿庭疾危羣醫束手刲股和羹焚香祈壽日晷不交
爲期卅九伯兄聚處吹簾吹壘遺產所入按歲中分君謂昆

弟肥瘠宜均辭多受少實爲兄貧交友一心始終無間取予
必嚴毋然歆羨膺聘當途事至立辨府主情深久而不變族
多窶乏贈之以貲謂是先人一脈所遺富而後施將待何時
親如子弟多不及知人或有过隱之無暴偶聞妻言正色相
勗時手一編先儒語錄藉養心田惟日不足立心敦竺宜享
長年如何甫艾須髮斑然持已接物必冀萬全慮事詳慎精
神耗焉季子彬彬慘矣無祿貞婦來歸守身如玉强作達觀
以慰親屬黯然神傷沈疴遂伏夏秋疾作神明不衰謂人在
世生寄死歸屬續易簣豫知其期君子曰終庶克當之霖以
顓愚獲交令嗣景仰高風冲和純粹鄙寬薄敦足矯末世敬
撰蕪詞素旗以識

甘劍侯大令誄

維光緒二十三年春三月二十七日同知銜候選知縣前蕭
縣訓導甘劍侯先生元煥捐棄賓客歷春秋五十有九嗚呼
苔蘚門閉感舊雨之不來匏瓜庭空驚晨星之併落霖時方
抱東門吳之感愈增子桑戶之悲彈指刹那悟浮生之易盡
兼旬小別竟重覲之無期構思則心緒惓焚怪鬼伯兮肆虐
執筆則文詞荒落招楚魂兮不靈輟不復作哀可知已越至
孟冬其嗣子曾沂將卜葬於黎莊之原丹旒載揚素車已駕
復蘆宛在不聞警欬之聲遺挂儼然追憶平生之雅凡夫顏
閔之孝德原嘗之義聲許鄭之注箋趙歐之金石久經傳播
奚俟敷陳惟霖與先生心跡素孚襟懷尤洽紀羣兩世折輩
行以下交籍湜同門藉文章爲作合此情此景耿耿不忘嗚
呼謝年雞厄丁表鶴栖老成謝而典型墮善人亡而邦國瘁

證三山之舊籍定歸兜率洞天載一束之生芻且效南州高士懼貽腹痛之悔聊助執紼之謳其詞曰

猗嗟甘君敬侯之裔孝友相承澤流數世敬洽梓桑秀徵蘭

桂況屬通家情誼尤摯癸丑之歲白門邁災廣廈大啟蔣碧

山隈予時辛苦從賊中來踵門求庇裋褐芒屨願賢老人先生

父自號憐予幼慧呼小秀才莊言亦戲命君與交以學相厲君

甫成童見若夙契十二年後言歸里門講院請業臨川李湖

尉桑根薛慰農觀察致知齋課同師梅村汪梅翁先生翹材館客同謁

薇垣李雨亭方伯大府愛才聲名蔚起鸚薦秋霄馬馳

帝里玉螭金鰲梅街珠市意氣干雲光陰逝水舊時年少倏

焉老蒼須眉圖畫詩酒徜徉倡予和女一詠一觴消寒挑菜

盛會難忘六代故都人物淵藪自歷兵戈消歸無有志局互

蒐古人尙友考獻徵文爲謀不朽甘棠築塾訓集孤童試文
課賦程法不同共持衡鑒秋水洗瞳第其甲乙俾識所從前
賢遺篇珍如金玉金陵文鈔建康實錄皆付棗梨工勤削築
惜未觀成君逝何速自君喪母常居墓廬清明敷土感疾迴
車君素善病猶謂無虞未及省視弔者在閭嗚呼天道無知
喪我明哲邦之典型何可再得落月屋梁依稀顏色遐想音
塵安能默默明知人壽從無百年那堪故舊其亡忽焉霖雨
裹飯海山輟絃欲誌予痛成此誄篇

張太夫人誄

維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誥封一品夫人張母后
太夫人疾終金陵之寓舍烏虜哀哉霖惟甘泉圖象賢母表
其儀刑彤管揚芬女史修其職事自來壺範類詔來茲而況

繼室之稱魯尊聲子徽音之嗣周媚太姜事必躬親先鳴雞
而理務情無偏向坐銀鹿而弄兒上以率畫一之規下以廣
則百之愛琴絃無改栝澤常留韓氏和熊膽之丸母教彌勵
王郎啖牛心之炙子名以成風咏宜家雅歌昌後太夫人其
兼之矣天祿不永婺星掩輝遺挂在堂拜瞻致敬漫侈瀧岡
表墓素交歐氏之孤聊從列傳徵名敢繼蔚宗之後謹作誄

曰

聖清中葉緯武經文江淮閒氣竺生虎臣慶鍾諸子簪笏盈
門起居八座罕惟太夫人_其有女賢明后蒼之裔姆教夙嫺
抗希古誼列女圖成瑞明羽翠張之壁閒左眄右睨_{其二}笄纓
有屬來嬪于張瑀璜節步翬翟生光織縑代素毋炫已長壹
以前人爲法守成規不忘_{其三}藐焉遺孤無母有母食分餘甘

衣除積垢夜漏傳三算章授九愛能勿勞賢哉新婦其建威
奉母解組家居治城山下躬奉板輿中饋有助容婉色愉扶
持搔擗善事威姑其勤儉治家苦心調劑薪米稱量衣裳補
綴晝課女紅宵煩簿計終歲辛劬有過人之才智其坤厚育
物善於拊循恩周族戚澤遍里鄰錢傾赤仄粟散紅陳施而
不德太夫人之仁其內御婢奚外治僕從鑒察不遺權衡互
用猛以濟寬億則屢中督內外以習勞毋或敢弛縱其入母氏
聖善有子七人異生同育厚薄何分以養以教玉友金昆鴟
鳩之德專壹平均其兄弟隨肩出就外傳七業並興四科分
布政事文章各勤所務際會風雲母顧之而燕譽其諸女繞
鄰媿媿罕彝班箴曹誡嚴不傷慈烹飪組紉婦職無違壻皆
玉潤足耀門楣其一母質素羸平居善病逮喪君姑毀幾滅

性復失所天淚血交迸憫季子之所遭惟強勸以安命

其十

自時厥後疾乃愈深節逾長至一陽幸臨既復仍剝迺徹瑟

琴雞斯辟踊哀哀子心

其十

霖也不文忝年家子夙仰母儀

郝鍾媿美郝郝僮僮我聞如是頌闕宮之首章請從隗始

其十

四

周柳潭署正誄

維光緒二十五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四品封典光祿寺署正周君柳潭疾終里第烏乎旭日掩輝文星失曜風卷漫空之霧海揚不靜之波楚國龔生天年竟天魯邦展季私謚誰加猶憶庚辰之秋君父芝軒先生捐館霖以後進曾作誄文倏歷廿年又爲弔客嗚乎紀羣兩世規範猶存颺眺諸昆風流未歇昌黎之哀馬監自歎吾衰孟德之誓橋元惟愁腹痛敢

述平生之懿行藉申雅故之私忱詞曰

烏乎濁世泯泯芴芴趨時之輩人云亦云如夢不寤如醉常
醺岸然自異惟我周君周君之軀魁梧奇卓周君之心光明
磊落孝友于家力懲澆薄篤信于朋不輕然諾我與訂交垂
三十年梓橋俯仰棣萼周旋講帳遞設局書同編相知最悉
製爲誄篇烏乎世人罔識倫紀秦俗富分伊川野祭薄其所
厚行同夷裔君獨順親先意承志居喪倚廬不宿于內足蘭
荒郊牛眠卜地生養沒葬始終一致烏乎世人刻意工文體
格破壞牛鬼蛇神天吳紫鳳顛倒不倫君獨守舊雅正清真
道宗洙泗注尋洛閩諸子悉屏先型是遵雖困場屋自慎傳
薪烏乎世人名爭龔取糾合好事創爲義舉鄉里善人羣相
推許君獨闇修不矜建樹堂恤孤嫠穀儲倉庾上計給資

書稽古無役不從如桴應鼓烏乎世人附會泰西商務外務
相率爲欺舉國若狂競謀集貨君獨持正不爲利迷煤屏寶
藏車斥東夷委心任運無意居奇庸中佼佼厯見於斯烏乎
周君實秉卓見磊塊自澆驚霆不眩時事日非生亦何戀君
子曰終合於經傳獨念賤子相與往來今歲尤密耦俱無猜
掃葉煑茗消寒銜杯曾幾何日蕩爲烟埃寢門之哭云胡不
哀況當祖奠執紼有期伊人不見墜權莫追書旗志慟靈其
鑒之

秦伯虞司馬誄

君諱際唐字伯虞姓秦氏上元人少孤力學咸豐癸丑之歲
粵賊陷金陵母夫人何氏殉節君亦投水從之遇救得不死
閒關辟地傭書於吳楚閒江南平返里應試以縣學生食廩

餼補行辛酉選拔充貢國學旋領同治丁卯鄉薦文名藉甚
六上禮闈報罷遂不出就職知縣加同知銜主講奎光鳳池
兩書院里中後進多著弟子籍庚子以後改立校舍君迭充
傳習所總教員初級師範學堂教務長鄉望愈重光緒三十
四年夏四月二十八日卒於里第歷春秋七十有二烏乎哀
哉君清才雋上行誼甚高鄭康成之授徒身通六藝邵堯夫
之思治眼見四朝運厄龍蛇識占鵬鳥典型已矣文采泯焉
此邦國所以傷殄瘁也作霖以紀羣之世好申獻穆之重姻
夙契襟期久覘素蘊林宗太學忝與齊名叔夜廣陵俄成絕
調感二鳥之翼折閱一夔之道孤爰託素旗製爲斯誄曰
猗君早慧託業儒門中遭離亂蔭失慈護伶仃孤苦筆墨隨
身精心所撰發爲高文江左寇平從事場屋入又溫岐萬選

張鷟豈料運窮修門難入汾河暴顛荆山別足春風瑁璪長
嘯歸來燕臺金盡瀛海鏡開舟車況瘁維予與偕從茲息影
無閒形骸廬洞披雲程門立雪技了十人君才超絕予實鈍
根靈泉易竭上水行船僅能理楫救生濟渡恤糝分錢興利
祛弊君握其權鄉里稱善似馬文淵欵段下澤予幸從焉潛
德幽光惟鄉先輩詩古文詞積久易晦板鏤棗梨體芟蕪穢
腕脫日眇君校予對臯比講易宵雅肄詩生徒麋集儼然稱
師君方重席予亦請祠後先競爽靳與驂隨綜兩人之締交
今倏經歷夫卅載聯臭味於芝蘭兮復葑菲之下采任意見
之偶乖兮終常度之不改伯牙彈琴而鍾聽兮西門柔韋而
董佩當春秋之佳日兮會五老而留圖顧婆娑之白髮兮聚
南岡之精廬借詩酒以遣興兮作生日於白蘇忽隨風以四

散兮惜蹤跡之遽疏緬夫子之暮年兮每多憂以致悔感家
運之屯遭兮病屢瀕於危殆況時局之日非兮桑田將變而
爲海願一瞑而不視兮甯九死其無悔嘗顧予而太息兮欲
生聞夫挽歌雖豫凶之非禮兮實作達之意多獻九言而蒙
許可兮曾擊節以吟哦謂大化之終盡兮亦尙寐其無叱應
五福之考終兮齊慶弔爲一科諒靈爽之不昧兮乘雲車風
馬而來過笑後死者之留塵世兮其如無益斯文何

哀辭

仲子詒祿哀辭

嗚呼詒祿爾真死耶自爾之生迄今二十有二年爾之瀕於
死者屢矣初落蓐凍僵而復蘇十齡以後病頭痛病腹痛病
咯血病勞嗽者四病牙衄者三是皆必死胡必死之病皆不

死而竟死於非病耶卽爾心小有怫鬱亦何至於是耶以吾家數傳孝友人所深信不宜天降此奇災也以爾之居心和厚識見明達學業深通亦不宜躬罹此至慘也其夢耶其非真耶豈予之薄德不克以庇爾耶豈予之近獲罪愆而天特以爾示罰耶抑家運之衰而爾適丁此厄耶抑爾之數已盡而邪祟乃乘其隙耶不然何忽至於是也爾一瞑而不復顧予百思而不得其故執筆寫哀淚如泉注辭曰

嗟嗟蘭蕙當春而枯畢命之夕爾容睟如課弟讀餘改削詩牘句酌字斟毫揮珠玉時夜已靜春寒峭然予來見爾慮爾假眠步入爾室爾趨侍焉燈光熒熒筆硯在案言笑如常方寸不亂予甫歸寢忽聞弟呼穗孫有故殘酒半壺驚起求醫猝不能救命輕鴻毛事莫可究哀哉詒祿爾太無知上拋父

母下棄髮媿忍心不問視死如歸有何大恨志決如斯思爾
平時追隨予側焚香捲簾拂箋吮墨蔣墩山光可園月色扶
爾偕看履迹未蝕觸日生悲焉能不憶嗟嗟造物云胡不仁
六年之內奪我雙親服未及終又天愛子人非金石誰能堪
此吾神已亡祇形未死哀哉詒祿魂其歸休爾以一死貽父
母憂爾如有覺其亦悔不

可園文存卷十三目錄

頌

平江南頌

表

恭擬

慈禧皇太后七十萬壽賀表

七

七誘

連珠

演連珠

牘

公舉程綿莊先生鄉賢牘

公舉秦文愨公鄉賢牘

可園文存卷十三

江甯陳作霖伯爾

頌

平江南頌

并序

蓋聞地畫九區揚域控東南之要天垂五緯勾陳總征伐之
權故克敵以命將爲先殺賊以擒王爲本在昔周宣奮起方
召奏勳光武中興鄧馮夾輔唐平安肇收京誦郭令之功宋
討楊么渡湖紀鄂王之績類皆摧枯拉朽掃穴搗巢滅小醜
之跳梁蕨大猷以告廟從未有殲十二年之逋寇玉壘銷兵
復數千里之巖疆金甌補缺如今日之盛者也欽惟我
國家承天之休纘明之緒以武戡禍亂以文保治平

聖主

賢君經六七作

深仁厚澤垂二百年久已

化洽堯天

恩周禹甸兆姓安田廬之舊三邊無烽燧之驚惟是網罟太
寬吞舟魚漏禾苗正茂食葉螟藏則有洪秀泉等倡亂粵西
浸延楚皖如蠶薦食似螿分屯沙蟲化於連營風鶴傳其警
報方舟連艦靡勛自湘水而來固壘深溝陳敏據建康之郡
蓋至江南淪陷而巨寇之勢愈張矣今夫江南也者界連吳
越星應斗牛城郭周遭山川控帶作六朝之都會陪勝國之
京師論地勢固在所必爭豈羣盜而容其久踞所以胥蒲命
發細柳軍移欲揚虎旅之威先復龍蟠之境其奈蜀中向寵
作督未見成功睢水張巡力戰終於殉節海飛山走半壁難

支轍亂旗傾全軍皆墨此實運遭元二相傳紅羊換劫之年而月報捷三終望白馬東來之眾也

文宗顯皇帝垂裳北極軫念南邦宵旰求賢簡書命將爰以曾國藩爲

欽差大臣總督兩江進協辦大學士衛青出塞實總諸道之兵裴度視師輒晉相臣之秩始則遵養時晦以柔克剛繼則激厲將才轉敗爲勝乘間伺隙太公書著陰符決策出奇杜預胸羅武庫開幕府於皖公山上坐鎮一方遴元戎於全楚軍中啟行十乘若浙江巡撫曾國荃者臣國藩之介弟也因奏請爲江南總統焉祁奚爲國舉不辟親吳玠禦戎權先畀弟加柱天部領曳落河三覆設奇孤軍轉戰六郡良家之子千金超距之徒喑鳴則山谷應聲叱咤則丸泥失險跼鳶夜

下
卷一三
墮文淵冒暑瘴之鄉懸馬朝登士載入陰平之境壘堅若石
薄肉之路雖窮槍轟如雷絕頂之峯竟上蓋自雨花臺寨燬
而賊始大挫爾於是相度機宜籌維形勢知金陵之險首在
長江而洲渚之衝實惟九洑長槍大戟乘勝飛馳陸騎水舟
分途並進鮑老旂豎楊僕船來藉水勢之汪洋逞火攻之猛
烈彼方憑其門戶我已隳其腹心赤壁燒兵周郎功遂白衣
作估呂蒙計成其事難其勳偉已由是長江之要皆爲我有
賊所恃以抗拒者獨鍾山之巔耳爾乃一鼓作氣萬馬騰空
冒矢石而競登易如反掌望城郭而可辨朗若列眉破竹無
頓刃之勞聚米有成山之勢旌旗獵獵九天九地之兵帷幕
沈沈七縱七禽之算劉琦借電光以破敵狄青乘月夜以奪
關將見峯據紫金將軍自天而下柘臨朱雀么麼無地可逃

矣斯時也幕危燕散鼎沸魚驚鼯鼠之技無多天狗之星竟
隕半年枵腹羅少雀飛萬里求援信占鳶斷策孫盧之兵勢
南國途窮聞韓范之軍聲西人膽落然而羊從藩觸知必及
於

天誅免喜窟深猶自恃其城險豎子僭立貍本羆生偽相遠
來狼與狽比三方圍合百道梯攻將士之志雖堅客主之形
迥異公輸爲機以固守九設九攻堇父援布以先登再懸再
斷幾幾乎智能已索勇銳莫施

皇上披覽輿圖獨操

廟算恐軍心之漸弛致寇勢之復然羽檄紛馳疊下五申之
令指揮若素親傳六甲之符臣國藩等久歷戎行仰遵
嚴旨合五諸侯之眾陣比星聯麾九節度之師圍成月暈借

留侯之匕箸帷幄運籌納光弼之鞞刀沙場決戰夷庚路塞
掘子軍來城下積薪地中開隧箭逾星駛時飛魯仲之書汗
似雨多不揮宏淵之扇遂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克金
陵拔天矯之螯弧入深沈之虎穴牙城直上攀堞若飛狹巷
相遭殺人如草罪人斯得脇從罔治戮崔子之尸市人皆識
傳新莽之首海內騰歡露布上聞千里馳其吉語星輶入奏
七朝達於長安巨勳蕩平大功底定掃盡欃槍之象重依日
月之光此皆由我

皇上稟

列聖之成規奉

兩宮之懿訓垂簾高后有堯舜之稱輔政周公成文武之德
朝中政肅閭外任專故能迅奏膚功成茲丕績猶復念蓋臣

之謀畫憫士卒之勤劬釐瓚酬庸圖形誌寵分茅胙土加五
等之封列棘班槐晉三公之位放牛歸馬共圖休息之方舞
獸儀風迭見嘉祥之集豈不盛哉小臣籍居建業目覩滄桑
慶寰宇之昇平喜家山之收復七八口江淮蓬轉幸得生還
億萬載德澤綿長從茲再造感深淪浹語罄揄揚雖技愧蟲
雕難附清廟生民之什而聲宣鷺奏總屬食毛踐土之忱謹
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瞻彼衡山秀鬱奇古篤生異人佑我

聖主難弟難兄允文允武大功告成爲國之輔其一蠢茲小醜
據有南畿十年不克挫我兵威向張繼沒

皇帝曰咨相臣國藩汝往視師其二猗與曾侯開府皖上任賢
使能雖親不讓有弟國荃智仁勇壯假以便宜伊誰敢抗其三

雨花山壘九洑水師敵所倚角我則奪之鍾山外郭長江深
池敵所憑恃我則得之其賊膽已寒眾心自渙糧食內絕援
兵外斷金魚難逃檻獸莫竄甬道築成獨操勝算其堅城屹
立高不可梯瓜期屢及蔓草猶滋士卒暴露告功不時維

皇赫怒

嚴旨交馳

其

臣藩臣荃奮揚威武督師仰攻不避炎暑天上

樹旗地中鳴鼓將士桓桓如熊如虎

其

六月旣望遂克名都

穴洞鬪鼠搜山獲狐渠魁就縛老弱罔誅宣揚

德意發粟頒儲

其

皇帝曰咨嘉爾曾氏兄弟同心轉亂爲理錫以世封彤弓茲

矢匪子爾私以諷臣子

其

江南旣定四海來同昆蟲草木咸

仰

皇風伊誰之力將相公忠知人善任

天子之功

其十

表

恭擬

慈禧皇太后七十萬壽賀表

臣聞金泥披檢升岱宗以告元功玉輦展輪聞嵩高之呼萬
歲是以門崇堯母霽月生輝石鍊媧皇補天無迹闕翔雙鳳
仰泰宇其穆清駕轉六龍行坤輿以廣遠然而湛恩鴻沛侈
漢家封禪之書靈祉蟬聯考隋代樂章之志多非紀實未足
延洪若夫德媿姜任位高馬鄧嗣无疆之服撫有截之區延
世澤而累洽重熙上安九廟集大勳而高掌遠蹠奄有八荒
著聖善之稱嗣徽音之美夙乎尙已欽維我

慈禧皇太后璇宮安御珠冕受朝勞心於咸池浴日之初敷
治於薄海從風之後居中御外福壽隆貴者逾四十春食德
飲和廣輪周迴者幾七萬里紹

十朝之寶祚享大壺年洽億兆之歡心爲

天子母尊居長樂東朝修問視之儀

天賜修齡南極應昌明之兆九五福日壽衍疇用敘夫彝倫
七十古來稀琢璽親承夫

家法蓋有輔相裁成之誼博厚悠遠之徵焉溯自周成馮几
託元子以濟艱難宋后垂簾召碩輔以咨故實京邑正萬年
之統日月雙懸罪宗行兩觀之誅風雷一掃弼儀分出授斧
鉞以專征角寶皆燿欣干戈之大定吳楚燕齊之地盡散蠶
屯滇黔蜀隴之邊都無鶴警露零雨潤羣欽母養之恩雲爛

星輝共頌

中興之瑞况復績彰捷伐道洽懷柔通互市以來遠人聯同盟以交鄰國天狼射弧矢閭閻免鋒鏑之災海蜃化樓臺闐闐騰金銀之氣王會之圖萬國鷦翼歷肩賓門之譯九重鴟音馭舌有容德乃大不徵荆楚菁茅多難邦以興敢忘蕪蕪豆粥蓋惟女中堯舜負斧展以合符因之化外蠻夷咸梯航而納賚也由是宵衣求治日昃忘劬當春王頒朔之初正冬狩

迴鑿之會禮失而求諸野中國之學在四夷善同則取於人至聖之智師萬物興利除弊條例司實總其成親仁善鄰通問使必隆其選唐改府兵之制用蕃將以指麾宋沿太學之規試諸生以論策考工作記藉鉤稽得其精微平準成書與

貨殖相爲表裏術能縮地氣運車而輪運舟巧竟奪天語從
風而信從電凡此文武弛張之道悉本

宮闈經畫之心我

皇上遵奉義方稟承策訓闡一人之大孝爲臣庶先羅四海
之奇珍以天下養茲者紫穹錫羨玉燭調元屬先甲以延釐
際嘉辰而篤祐衍龐鴻於億禩普翼燕於九埏祀岳瀆之神
祇禮更嚴於闕里晉簪紳之爵秩寵並及於爾親科舉之額
以增預開蕊榜蠲貸之恩大沛屢奉綸音賚粟帛於耄耆觀
王化而扶鳩杖釋繫囚於岸獄播大赦而植雞竿猶復盛德
不居精勤無倦宗魯頌無邪之旨誨爾諄諄守周書勝怠之
箴小心翼翼以儉爲寶卻牧臣之獻金珠惟謙乃光辭微號
之加玉冊此固歲逢龍集嘉祥早應夫長春樂奏鳳鳴和氣

先凝於元旦者矣臣等優游壽寓歌詠清時企聞闔於九天
荷帡幪於

兩聖彤雲徧覆華鬢耀佛誕之光愛日方長萐翟篤仙源之
慶上軒后長生之錄橫目臚歡誦鎬京豈樂之詩

慈顏增喜極

深宮之頤養綿算數於日億日秭日京日垓攄率土之悃忱
效鼓舞於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七

七誘

嘉遯先生年及知非性耽守寂鸞翮鍛而歸栖駒志衰而伏
櫪感時局之遷流熟人情之閱歷許遺世而懸瓢陶惜陰而
運甓息南郭之塵機展北山之良覲松雲送其清陰蕉雨聽

其殘滴自足嘯歌兩忘欣戚於是鳴豫公子憫其固窮命車造訪躡屐相從如子貢之過原憲似劉表之尋德公肯以貴而下賤欲易介而爲通乃辟席請於先生曰蓋聞道與時移術因人重趣不博則如蠶自以繭纏識不廣則見駝而疑馬腫今吾子澹然寡欲默爾忘情一斑之窺何太略六合之外無所營心雖以木石自處耳將聞雷霆而驚是以天地爲桎梏并忘機械之牙萌也今將示子以四極之大萬物之宏海客高談而非詭工倕創見而難名亦願聞乎先生曰賤子顛愚兢兢自守幸荷矜憐敬爲虛受

公子曰洋綿織綢蠻笏卷布椒底紛呈檳紋回互蜀錦遜其華齊紈失其素耀五色之鮮中一身之度佛絨近體而逾溫鬼扣縛襟而自固短長之帶隨人逼仄之禪注跣手衣則覺

毳以成目鏡則嵌晶以護加以佩珍相競雅玩可觀貴同文
貝種類木難日本之寶刀霜潔呂宋之燒玉冰寒表匣則金
鍼度響香囊則蘇合凝丸此亦衣飾之至奢也子能從我而
服之乎先生曰楚楚蜉蝣朝生暮死神瘁貌華君子所恥
公子曰倫敦西土印度南天鴉鋤布種罌粟成田切泥塗以
作塊鍊脂肪以凝煙葎朮之名並貴芝蘭之味莫先爾乃綺
榻高張華鐙朗照盤捧玉而多珍竹截簫而通竅蜨夢不成
蠶眠宛肖貫丹田則吸氣有聲談密語則聯牀共笑其上者
爲錦雲之洞色界之天撚憑素手臥並香肩大土之膏腴最
膩東洋之妝束逾妍馥郁則熏同侍女橫陳則媚過小憐此
亦嗜好之至蕩也子能從我而樂之乎先生曰鳩羽流毒狐
蠶宣淫去之若挽何足櫻心

公子曰局戲之風閩粵爲盛會數百花闈猜眾姓與射覆而
並傳非投瓊所能競富商不吝其貲豪民實司其柄至若烏
蠻國小白鴿票新英文紀其數華券遜其珍風行薄海月報
通津取三三之孤注償萬萬之番銀俄焉霞麗彩高電傳信
速捷同露布之來喜應燈花之卜富可以敵陶朱寒不必憐
范叔藉極狹以獲奢類豚蹄之操祝此亦利藪之至鉅也子
能從我而射之乎先生曰破產傾家實自賭始一擲多金可
止則止

公子曰蓋嘗采風貨埠覽勝夷場見夫累甍之戶及肩之牆
曲室周遭以四達層樓矗立乎中央升梯歷級通步連廊墜
塗牡蠣瓦覆文鴛植以精銅之柱架以鐵木之梁窗百葉而
闔開如意鏡四照而顧盼生光其外則編棘爲籬鋪沙成路

葉翦綠齊花攢紅露蝸紋護其碎苔鱗甲森其短樹涼鬱鬱
而暑清陰叢叢而雲沍此亦居室之至潔也子能從我而安
之乎先生曰鷓鴣巢林一枝已足華屋連雲非予所欲

公子曰方今四海昇平外洋桀驚仰謀國之多臧豫治兵以
防暴當其廣野揚旌中軍樹纛循禹步以止齊效夷言而鼓
譟燃萊菹之鎗發格林之礮則見火機螢度綫路螺旋氣憑
電達聲若霆顛子開花而盡碎札徹葉而皆穿推之蚊艇相
銜魚雷競響龍旆飛揚鯨波震盪攬白浪以如翻騰紫煙而
直上攻堅之利誰齊破陣之功無兩此亦武備之至精也子
能從我而觀之乎先生曰逢蒙學羿盡道綦難况殘生命不
忍卒看

公子曰四大部洲一圓球象測向背以定陰陽算道里不可

尋丈若乃浮舟以達鼓輪若飛煙青青以裊影器振振以發
機馬奔難及龍矯依稀於是經太平之洋歷地中之海聞見
逾開瑰奇足采英吉利之路略通德意志之疆未改鄂羅斯
邊壤相連米利堅古風斯在其餘若土耳其日耳班牙苟牙有
噍有瑞曰布曰巴小如著鬣錯似插花莫不窮其都會遊以
鐵車伯翳之經無其詭張騫之行無其賒此亦域外之至遠
也子能從我而探之乎先生意有所動良久乃言曰似此壯
觀僕素所願奈今倦遊卑毋高論

公子曰唐碑法楷宋版祕書貴如圭璧珍比璠璣欲鉤勒則
神迷罔象欲傳刻則字誤魯魚爰有格物之徒創奇之士卷
積成山石平於砥鏡光攝其真形金液淬其止水較鐫木以
尤工與照容而酷似幻一成千縮尺爲咫波折不改其初印

摹難如其駛獲原搨於陵谷之餘混舊本於巾箱之裏玉枕
不必寶蘭亭瓠盧不必藏漢史眼非洗而亦明心雖貪而何
恥矧乃可園半畝有館有亭清晨讀帖午夜溫經常流連於
篇籍借疏滄其性靈雖百城之森列非先正而誰型此亦古
本之至雅也子能從我而購之乎先生於是喜形於色奮袂
以興曰卷軸紛羅既多且有尙友古人請隨子後

連珠

演連珠 十首

蓋聞欽鴟之鳥冒鳳皇而不疑鷹隼之禽遭鴟梟而見忌是
以深源不出有三公交辟之書夏竦持權作一網打盡之計
蓋聞粟盈貫朽蘊利者易啟其爭玉玷龜殘典守者難辭其
過是以高明鬼瞰之語揚著解嘲監臨自盜之條漢嚴考課

蓋聞明聖所難端在知人之哲樞機不慎必招失言之愆是

以在朝孔融既誤薦夫孤鶻居鄉劉勝甘自比於寒蟬

蓋聞惡草之根不去逢春即生滋蔓之勢已成當路難闢是

以元祐君子失計於調停太和黨人快心於報復

蓋聞驕矜之態成於諂諛深險之機發於翕歛是以趙師弄

之為犬指喉因人李義府之名貓陰柔害物

蓋聞進難退易君子審幾利盡交疏小人奚恃是以德誠遠

勢自號鍾山之公安石罷歸悔用福建之子

蓋聞駑馬戀棧貪饜愈深羝羊觸藩退遂難決是以歐公責

若訥不知羞恥何存高拱逐徐階反與權奸同列

蓋聞膏肓之疾非庸醫所能治闐闐之場有百戲之咸在是

以藥餌草木酷烈勝於丹砂市集胡孫播弄比於傀儡

蓋聞度支耗費競存染指之心允散閒身必圖養安之地是以船修鵠首劉晏不惜重貲居造龜頭李璟原無大志蓋聞老驥退休要駕之名不受神羊奮迅指佞之性常存是以郭令在告多期防楊炎之代署延齡沒財入己賴陸贄之敢言

牘

公舉程綿莊先生鄉賢牘

爲典型具在輿論僉同公籲移詳題請從祀鄉賢以光盛典而勵人心事竊惟立德立言爲善者必獲報激頑激懦聞風者莫不興是以希文修嚴子之祠梁公留秦伯之廟類皆曠世相感感秩無文而況近接見聞生同里開示士類觀摩之助沒世不忘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朝廷敦勸之條有功則祀苟模範足資於桑梓斯春秋宜薦以馨香伏見故上元縣學生舉博學鴻詞及經明行修科程廷祚伊川華胄古歛高門祇緣先世之薄游遂向建康而占籍鄉閭著譽庠序蜚聲經師人師署頭銜而無媿古事今事叩腹笥而不窮公卿下折節之交薦牘兩登於

丹陛春夏尋讀書之樂釣游常傍夫青溪徐穉清高本是南州徵士賀循該洽洵爲當代儒宗矣溯自髫年養志長子克家仲由承啜菽之歡禽父識觀橋之敬芄蘭作佩漫云童子無知黍飯可供常侍丈人肅客當服勤於左右以少儀內則爲歸迨哀慕於終身有述德誄功之筆而且難兄難弟相友相師誼篤壘篋學分經史鄧氏一門之內術業竝興蘇家二妙之才聲名競爽其孝友有如此者當其崢嶸頭角涉獵篇

章秉資既異於常童出語早驚其長老李白則文成倚馬稱名無愧謫仙揚雄雖技擅雕蟲既壯悔其少作遂乃覃思經籍抗志聖賢以博約爲進修以克治爲格致通漢儒之訓故而去其支離探宋學之精微而化其固陋由是箴育起廢鄭康成自具權衡璞玉渾金程明道羣欽風度其學識有如此者然而儒術迂疏慮不切於實用清談高遠豈能赴夫事機必經濟乃爲文章知俊傑宜識時務於是研精禮樂考究兵刑農譜桑經廣齊民之要術河渠食貨通太史之遺編三獻六佾之文從闕里講其未備十哲四科之配就漢代議其當增況復力闢異端留心掌故昌黎學正探古人道德之原陳壽才淹作益州耆舊之傳其抱負有如此者若夫性成狷潔品勵剛方取與必嚴步趨尤謹當薦牘名登之日正長安譽

滿之時松筠之直幹凌霄桃李之新陰擇地龍門雖近不求
元禮之揄揚虎榜宏開甘受孫山之屏落由是清貧自矢晚
節彌嚴峻高士之丰裁爲後生之楷式桓榮老去四方之羔
鴈盈庭元亮歸來三徑之菊松寄傲其行誼有如此者至於
見義必爲當仁不讓不以阨窮而自阻不以造次而或忘悼
逆旅之死亡驂曾脫賻紀卑田之始末鴻兔哀嗷甚且濟友
之危忘已之累患難之交旣固文字之旤乃消復壁難藏賓
石方引爲深愧橐籥是納甯俞久相與周旋其任卹有如此
者若乃經術湛深文詞温厚胸羅萬卷日試千言頭白著書
歷雪案螢窗之瘁汗青成帙備金匱石室之藏是皆宣服賈
之精運韓歐之筆故能獨標真諦刊落浮華他若記載小文
詩辭雜撰不過視爲末技聊以陶寫性情其箸述有如此者

凡所臚陳皆堪欽挹似此純修之粹美可振澆風宜邀

聖代之旌揚用彰遺行爲此繕呈事實加粘切結公叩俯賜
移詳題請入祀鄉賢祠俾得荷

俞旨於絲綸肅明禋於庠序將見規行矩步作多士之表坊
築鬻焚椒永來茲之祀典

公請秦文愨入祀鄉賢牘

首段同前牘不錄

伏見故贈禮部尙書前翰林院侍講學士諡文愨秦承業淮
水鍾靈蔣山擢秀蓬萊絕頂清承老鳳之聲冀土空羣譽擅
神駒之目當丁年之就傅業紹青箱遂甲榜之掇科名登黃
紙拜

殊榮於釋褐傳佳話於登瀛東觀讀書西河校士才返并州
之蕩節旋窺太學之石經倬直

南齋進膺宮秩

帝眷甘盤之舊學仍侍

書帷臣師永叔之歸田懼貽官謗迨飾終之禮渥復

賜祭之恩隆春官晉宗伯之銜神道重

奎文之麗典彰諡法

賚及後昆爲

天子師允稱江南大老志聖人學無慚史傳儒林矣溯自子
舍承歡寢門養志率夏清冬溫之節循出告反面之文廡仕
偶登旣懷鯉庭之訓閒身暫乞爰申烏哺之情及骨立以居
喪復心虔於追遠卜高堂之窀穸景純則相地有經訴先世
之艱貞令伯則陳情上表如斯達孝可謂難能由是移以作
忠施於有政任隆保傅早諭教之多方位列侍臣復靖共之

罔懈徵申公以備顧問蹇已勵於匪躬知汲黯不免齷愚言
何嫌於逆耳敷陳造郗味鹽思崔浩之辭慷慨批鱗賜箸表
廣平之直固

天恩之寬大亦臣志之感通至於志在急公情殷濟眾當無
年之屢告與當事以豫籌市竟鮮藏米價歎江東之貴義無
獨飽草堂捨城北之居勸分子敬之困誰敢擁貲以自奉親
執黔敖之粥何妨蒙袂而來前轉輸往返有常期比秦伯汎
舟之役醫藥葬埋無坐視遵富公救患之規宏推解於蒸黎
篤敬恭於桑梓民皆懷德口不言功而且義重睦嫻財羞慳
鄙拯孤危之女子花落飄茵恤貧乏之衰宗竈寒舉火自見
仁恩之被非同任俠之爲若夫山立修容冰清勵志肅秋霜
之操凜暮夜之知受恐傷廉辭薛邦之金餽施休責報任陸

氏之莊荒卽至晝接

龍光親承

燕笑將有非常之用定邀不次之遷而德本摠謙情甘棲隱
尉元在學雖崇三老之尊李泌登朝終抱九仙之骨企良謨
於伊管學而後臣作

盛世之巢由身何妨退況復鑿衡不爽評隲無私躬抱冰壺
目澂水鏡馳轡軒於晉冀一路星明勤教授於蘇湖兩齋雨
潤相攸得士於寒微亦繫紅絲爲

國薦賢雖材武皆邀青眼良由檢身不及出言有章通經史
之真詮窺聖賢之祕奧卷阿頌獻盡臺閣之名言滾長書傳
通形聲之雅訓論文惟其是無後儒門戶之私舉筆不忘規
受平日身心之益兼之夙耽清靜力戒驕奢室少侍姬門多

正士助儉勤於一已示禮法於後人以故才裕經綸令子著
當官之績名高節烈諸孫成報
國之忠也 下亦同前牘

下
四
ノ
不
一
先
三

三

可園文存卷十四目錄

賦上

對月賦

旅館燈賦

秦淮秋柳賦

金陵懷古賦

采石磯訪太白樓賦

紫光閣功臣像賦

益山新建縣學堂賦

擬馮敬通顯志賦

擬木元虛海賦

擬潘安仁藉田賦

佛手柑賦

幽蘭賦

水仙花賦

月桂賦

瓢兒菜賦

可園文存卷十四

江甯陳作霖伯雨

賦上

對月賦 并序 辛酉

予旅寄鳳陽嘗於下元之夕與客宴集今忽忽已四年矣
轉徙湖鄉又逢令節撫今追昔聊爲賦之

歲星在酉月令逢冬其日旣望其宵方中雲陰壓屋雨氣浮
空風砭肌以栗烈月當頂而朦朧主人獨坐有客過從徘徊
乎茅茨之室指點乎斗牛之宮欲聯吟而尠興思歡飲其誰
同憶西軒之雅集忽惆悵於寸衷迺愀然而問主人曰吾子
濠梁舊人也曾亦思往日之事乎皓月蟾圓文星鷹至官閣
新開賓筵旣醉戰拇有聲藏鈎爲戲詩雜僊心筆凌雲氣月

且定評風流雅致五夜同歡兩年一例曾幾何時遂歸凌替
苔升壞檻草沒深坳半堵牆圮一片土焦老鴟夕叫妖狐晝
嗥陰燐碧冷野火紅燒城荒雲壓角響霜高河山破碎壇坫
蕭條盛筵不可再雅興詎能豪唯餘清冷月夜夜挂中霄若
夫南邦騷客高陽酒徒風流雲散食走飢驅或流連於幕府
或飄泊於窮途或假館於鄒里或飲痛於黃壚徒令予遠道
怨長重泉恨隔伯牙碎琴向秀賦笛心戀墜歡感生今夕安
得如月之徧照兮無分海角與天涯安得如月之永在今無
殊古往與今來此固無聊極想也當亦吾子之所共哀客辭
未終泣然改容懷人傷逝悲憤無窮主人聞之憮然爲間若
勸若諷逡巡而言曰客休矣一盛一衰自然之理子無外求
請以月比其三日而現兮如萍水之初見其三五而盈兮如

騷壇之聚盟其三五而缺兮如關山之闊別月尙滿而復虧
兮人豈能合而不離悟斯理之有準兮曾何恨乎睽違矧先
民之有言兮當及時而行樂幸爾我之二人兮初不嫌其索
莫雖無酒以其斟兮猶有筆之可橐倘對景而不怡兮徒感
歎之交作將取怨於姮娥兮問清光其焉託恐薄暝之難開
兮虛良宵而無著客笑曰有是哉於是相與吟嘯坦爾忘情
開戶而望天淨月明

旅館燈賦

并序 甲子

予客遊姜堰歲莫有懷一燈熒然倍增岑寂戲爲此賦體
仿晚唐

夕日初落停雲乍凝客愁如草齋冷於冰問有誰兮相伴指
一盞之寒燈當夫途路甫經鄉關在念馬顧影而奔槽人望

光而投店模糊詩草借他讀壁上之題拂拭雄心照我解腰
閒之劍及其淹留客舍振觸愁城一點兩點三更二更耿出
疏光獨客之星可喚寫將瘦影故鄉之月同明爾乃攤書懶
讀沽酒初來一窗風雨共守千里關山未回喜良友之忽臨
暫將燭翦卜家書之遠到定有花開旣而擁被孤吟傾壺盡
醉撲任蜚飛飢憐鼠何帳深紅透歎鄉夢之難成風閃青微
感寸心之同悴豈無寄居京國得意仙班玉漏常待金蓮送
還劉向校書然藜光於杖末馬周具草映火色於眉閒無如
落魄偏多浮蹤無著射近紙窗明從竹閣迴憶兒時有味倏
爾蹉跎料將閨裏相思同茲冷落噫嘻吁天陰易晚夜永如
年燼將落而未落人似眠而非眠那堪老大飄零銷年華於
客裏行見團欒笑語聚兒女於窗前

秦淮秋柳賦 并序

淮水之濱舊多垂柳自經兵燹存者寥寥今於泮水南岸
補種數樹時當秋暮楚楚可憐過之者不勝感舊之思焉

賦曰

青溪渡畔紅板橋邊見夫淡黃漏日衰碧籠烟疏難繫馬冷
不鳴蟬潮痕平而漸落人影瘦而尤妍問長淮於終古玩弱
柳於今年秋心如此秋興蕭然昔之綠水鏡平紅樓霞起豔
曲聞鸞彩船集螳筇弄響而徵歌酒颺旗而成市畫閣則干
家萬家長堤則十里五里莫不嫋嫋迎風依依覆水舞垂手
而欄憑鬪畫眉而妝理招涼丁字簾前修禊小姑祠裏滄桑
變幻金粉寂寥有林替伐無土不焦失陰濃於夏晝流鳴咽
之春潮雖復江山無恙瘴霧旋消而地偶尋夫北里勝莫繼

夫南朝林空巢燕月黑啼梟城催畫角橋歇瓊簫憶千絲之
旖旎經三軍之采樵補種何人添愁此地舊院攀芳鍾山割
翠較松柏而易成與芙蓉而競媚邗邪城裏風情講武堂前
姿致況當搖落江天蕭條涼吹流水有情春風無意露簾額
於綺窗閣鐘聲於古寺清霜之瑟瑟初零涼月之娟娟欲墜
永豐吟白傅之詩江左動子山之思歌曰秋晚暮潮平涼颯
逐處生渡江名士老顛顛不勝情又歌曰建業山河久息兵
漫將小劫說昆明來春一片鶯聲好盡是承平鼓吹聲

金陵懷古賦

有客問於金陵主人曰夫覽山川之名勝者必親涉其四封
也談人物之豪侈者必仰企夫前蹤也繫金陵之舊域據大
江之要衝西連姑孰東下吳淞北顧廣陵之沃壤南瞻宣歙

之攢峰控下游而建雄鎮度中土而立崇墉民居則相連相屬市里則一橫一縱地多冠蓋家有歌鐘峙城垣之壯麗樂士女之雍容故凡遊其地者每溯習俗所由起而知王氣之曾鍾蓋自楚威作邑埋金於山丹楊之郡志考史班逮孫吳而建國拒曹魏而閉關經永嘉之南渡慨東晉之多艱齊承宋禪陳較梁孱卽南唐之弱小亦割據於其間當夫遊呼獵騎醉擁雲鬟詩歌麗而競鬪樓閣高而莫攀雖荒淫之不免皆風雅之素嫺豈地氣使然歟何其文采之爛斑也維時翰墨之士蔚若雲從善書子布能詩士龍儲史材於孫盛開儒館於次宗徐孝穆玉臺格創江總持璧月詁濃延巳之曲則豔於熙載楚金之學則本於叔重莫不墨花燦錦筆陣鍊鋒日月資其藻繪星斗羅於心胸然而逞才者德行必薄右文

者武事誰供氣失於柔靡性偏於疏慵此亦南人積習也曾
何足以勵節義而銘勳庸況夫院尋寶誌塔訪長干溯湘宮
之龍隱感蕭殿之蛇蟠達摩留面壁之洞臺城建施食之壇
續命燈於聖火聳傑閣於瓦棺經緇梵夾香雜旃檀岩深日
古雨落花殘贖身者帝主捨宅者達官虛無崇其象教慧定
返其內觀棄正道而尊佛法洵不免溺於異端吾于博通舊
典亦能爲父母之國洗其垢癥乎主人曰唯唯維我金陵帝
王之宅天塹可憑南北是隔非專任夫干城疇疆開而地關
在昔周郎拒曹王導討逆祖豫州楫擊中流陶士行壘開白
石嶠慷慨而登壇安從容而折屐作鎮昇州者李神福請幸
建康者陳康伯固已據險陳師臨江立柵乃佐命之元功至
有明而益赫其起東南而控西北爲偏安一振其頽風者莫

非徐常鄧沐李湯之碩畫若夫乾坤板蕩家國殷憂矢忠貞
而奮發鄙時世之優柔則有山高蔣尉臺表周侯卞侍中終
於大桁袁愍孫殉於西州韋粲捐軀以力鬪羊侃鬱志於雪
仇雖五季之頽靡猶浮沈之是羞孫晟不辱君命陳喬恥作
俘囚高彥戰巷李雄用矛慘昇元之閣裏哀樂官之山頭伊
捨生而取義豈不可作砥柱於中流至於經術湛深名儒復
古博辯則閣比石渠雄談則觀齊白虎唐固作國語注箋劉
焯說三禮通詁吳苞講論語之篇范雲誦毛詩之譜法得師
承見融門戶羣書會其統宗聖道豈無小補矧性學之振興
更先賢之畢聚政佐上元則程明道之涖官主簿也室號南
軒則張敬夫之讀書寺廡也注采鄭何統承鄒魯繼往古以
開來今何慮邪說之簧鼓若客所論徒摭拾其小疵而未思

可圖文字

卷十四

七

其永譽亦地理之考證多疏故史傳之人材無據也倘能味
乎斯言獨深饜飫知鍾毓之有神惟英豪爲最著觸類引伸
迴心易慮博覽輿圖歷觀志疏將見識見日宏豈非賴江山
之助乎客於是命駕遨遊醉歌箕踞尋靈秀之區探邃幽之
處旣已登鍾山泛秦淮遂揚帆渡江而去

采石磯訪太白樓賦

有冶麓山人者夙好探幽情殷懷古泛如葉之舟過新林之
浦遂至於采石磯邊而小停柔勝於時風日初和波濤不怒
岸柳青垂山花紅吐聞高樓之尙存未終淪於草莽欲拾級
以誕登謁盛唐之詩祖爾乃繫芒屨曳藤杖攀厓以升循塗
而往望太白之神祠慰平生之景仰則有老衲迎門相逢合
掌導之栗階敬瞻遺像肅烏帽與宮袍送靈風兮颯爽羌周

覽之未終訝後山兮何敞有叢生之筆蘆雜星竹以俱長問
埋骨其何年路崎嶇而難上廊迴路轉有樓在斯三楹小築
數仞非危躡丹梯之歷歷乃高出乎雲達於是雕欄倚繡幔
披南眺歛阜北望淮湄皖公之山光西挹建業之江水東馳
迴眸四顧心曠神怡問謫仙其焉往將折藥以遺之且夫太
白以天潢之彥列侍從之班醉誇鯨吸歡動龍顏過酒家而
酣臥謁金殿而朝還寵榮無比嘯傲多閒無何忌生力士讒
沮玉環浪迹金陵之市寄居匡俗之山夜郎一謫赦詔旋頒
其遊當塗采石也蓋在於上元寶應之間顧愛青山情何能
已老而倦遊終於此矣惟同族之陽冰令當塗而戾止故人
之情爲之經紀封墓作銘篆文聳峙前建神棲香烟崇祀若
斯樓之崔嵬其殆肇基於是乎奈何世事屢見遷移潢池之

亂樓已傾敲荒榛藏兔老樹鳴鴟鴞亂飛而墜瓦螭踰伏而
留碑今雖規還舊制高踞山陲闡豐壯麗尙遜當時窺壁無
蕭尺木之畫挂帆憶袁臨汝之詩西江明月終古相隨自憐
菲質尙友昔人讀翰林之遺集遂異代以相親況當流連名
勝想像精神左招賀監右挾汪倫桂樹之秋風漸晚桃花之
潭水長春願營塵兮是託守祠宇以終身乃起而爲亂曰采
石之濱先生所宅騎鯨以升杳然無迹妄語流傳醉撈月魄
荒冢式封言藏履舄誰與建樓螺山映碧觴詠相尋風流主
客雖歷滄桑依然百尺倚傍一空有如詩格

紫光閣功臣像賦

有畫苑小史問於直廬大夫曰走以衰暮之年及見

中興之始湘淮二軍水陸並駛相略將才羣推曾李偕忠親

王首屈一指應運而生勳實偉矣茲乃

詔圖諸功臣像藏於紫光閣中奉命悚惶勉呈薄技其冠則瓊弁玉纓其服則銀青金紫或綰印符或垂鞭弭第不知後起之英亦能與

先朝濟美乎子大夫掌故夙諳請爲溯斯閣之緣起直廬大夫喟然而歎曰善哉問也僕嘗以內廷供奉過金鰲玉竦之坊池循太液波流湯湯門牖洞達乃轉斜廊有巍峩之棟宇日激射而迴光是爲圓殿屋瓦皆黃

錫武成之嘉號屹焉立於中央弓矢旗纛於此尊藏檐楹四接周若城隍仰三層之傑構爰拾級以升堂百尺崇基明人所作後廢平臺遂建爲閣既看御馬監之嬉又縱鬪龍舟之樂我

朝監殷躬行儉約因其所因不勞改削榆柳垂條杏桃交萼
樹影池陰深如林壑避暑而奉

安輿校射而張

御幕此不過因時制宜也而究非典禮之攸託欽惟

高宗純皇帝之踐阼武功著文德敷命凶門之將恤羽林之
孤眷言勳舊是究是圖謂

世祖畫范文程之面目

世宗畫岳鍾琪之眉須雖儲藏於內府猶未足報其馳驅因
仿漢麒麟閣唐凌烟閣之例而特闢勝區自乾隆二十五年
以爲始伊誰不奉此成模且夫準部先滅回庭繼空斯乃傳
恆兆惠輩一百七人之效忠也烏圍旣克噶崖旋通斯乃阿
桂豐伸額輩五十人之卽戎也臺灣海戢廓夷兩攻斯乃福

康安海蘭察輩兩役相倚以成始成終也歷六十載奏

十全功無小無大爾侯爾公借丹青以圖寫豈尋常行路所能同逮至道光之初元承平日久徭賦不均有張格爾桀驁難馴乘武備之廢弛遂闖入我卡倫大張撻伐楊芳遇春胡超猛進奮不顧身長齡秉鉞國之虎臣禽渠獲醜

廟算如神午門受捷仰荷

恩綸亦復丕承

前烈召畫師以貌其真若夫粵捻之平其功無兩颯爽英姿允宜繪像今爾乃以設色之工馳夢求之想乘輿揮毫拜

恩賜帑而復有志於舊聞欲窺夫穹壤其如分屬草茅不能歷階以上惟有狀厥容顏述其題榜庶令薄海臣民皆悠然爲之神往爰作頌曰於穆

聖清紹明祚兮

建都燕京金湯固兮邊寇平夷

皇赫怒兮風虎雲龍慶相遇兮戚里郭陰競攀附兮世族豐
岐篤舊故兮帷幄運籌資裕度兮沙漠推鋒從信布兮飲至
勞旋杖杜賦兮高閣峩峩規模具兮劍佩衣冠儼翔步兮康
非沙搏蠡非鑄兮下筆有神摹無誤兮雖爲執鞭所欣慕兮
益山新建縣學堂賦 并序

維光緒二十有八年

詔改天下書院爲學堂其教育宗旨以中學爲體西學爲
用凡府廳州縣之官吏皆敬謹奉行毋敢怠忽於是上元
江甯兩邑并設一區以教所屬之童子卜地於益山之陽
因惜陰書院之舊址爲之而劉忠誠公

奏請以予爲總教習開辦至今一年有餘矣規制粗定羣士向風謹撮其居處之靜爽樂育之宏通宣德類情製爲斯賦其辭曰

繫金陵之奧區設兩縣以倚郭維上元與江甯乃分轄夫南北其閒田疇墾闢市里喧闐閤比櫛英彥駢肩尙儉者甘藜藿好奢者耀冕軒苟不範之於中道奚以化情性之偏維時江南制府方奉壬寅之

詔書修戊戌之新政下飭所司各率職條而首舉興學以申命訓辭深厚播於羣聽蓋欲薪械樸而呈材非別啟仕途之捷徑也且夫蒙養聖功基於童子渥注神駒志在千里摧剛制躁牯牛積豕凡我長官勿輕穉齒俊秀迭升自小學始爾乃步原野陟峯巒相陰陽之向背測水泉之溫寒近挹乎爽

氣遙隔乎塵寰占著龜而襲吉遂莫宅於益山茲山也迤邐
 坡陀堆阜突怒南逼城闈東通衢路龍潭波流與濠灌注羌
 西北之一隅列雲嵐而回互昔者孫吳定都雄關虎踞諸葛
 來翔高坡馬駐控形勝於石頭實川原之佳處瞻彼山麓舊
 有精廬種松四粒栽梅百株桂雙幹以卻立竹萬竿而不枯
 鄰印心之石屋乃陶公之所居惜光陰以分寸惟祖武之步
 趨因錫為書院之號勉多士以通儒安化陶文毅公澍督兩
菴中因拓其旁為惜八十年來中更兵火既廢復興青衿列
陰書院以課經生坐競鬪詞華雕蟲瑣瑣騰紙上空談稱經濟其未可則欲
 易無用為有用必洞達夫古今而不鄙族類之非我况乃功
 令森布文運轉移罷館閣之賦免場屋之詩諸生星散博士
 告歸講肆茂草改作允宜然猶慮匠作之力殫水衡之錢竭

不足以大起宏規也於是因陋就簡扶顛持危補其罅漏翦
厥茅茨勝綿蕞之在野幸杏壇之有基不別築夫牆宇不塗
墍夫髹泥告成功於不日召學子以偕來殆彷彿乎文翁之
石室茂叔之濂溪焉高門大啟廊其有容繼升聽事楹直棟
隆踰丹墀以歷進層樓矗立乎其中供
龍牌之巍煥擬象魏之高崇值

萬壽之聖節乃相率而呼

嵩中庭靜深位尊孔子朔月月半衣冠萃止極拜跪以致虔
學不忘其所自有夾室以奉羣師庶合於瞽宗之附祀循修
廊以左轉捲疏箔而豁開圖書羅列几席安排上以延夫朝
貴下以接夫朋儕名刺通於典謁爰揖讓而升階朝饗夕飧
會食有所少長咸臨什什伍伍有喰其聲不驚匕俎能味至

道之腴上下遂同其甘苦官師退息左室右房琴劍在側燕
寢凝香總諸科之教育必各守夫憲章則有秘籍珍藏渾儀
玉鑿古色紛披精光灼爍建康以紬書築樓葛嶺以多寶名
閣入室縱觀爰咨爰度其後則長檐廣廡幽奧軒昂梯高砌
遠門闕相當各有定處烏歸巢藏迨鼓大昕以警眾始羣集
於南北之講堂懿夫講堂之爲制也五楹顯敞八牖通明簾
垂珠絡窗嵌水晶冬安爐而火熾夏懸扇而風生縮地之圖
在挂報時之鐘自鳴中設高座其飾舉比圖几觀聽不名一
師以五經爲根柢本唐虞三代之遺四子之書亦簡亦奧以
之修身獨得其要歷朝治亂史鑑載之全球輿地朗若列眉
旬有課而月有考憑策論以發揮中學旣通延及四裔駛舌
音殊象形體異僭侏辨其語言佞盧識其文字通夷夏爲一

家何待傳辭於棘寄其餘格致之理變化之方心知頓解目
驗能詳筒吸水而絲引火金流質而電騰光莫不探源於測
量之圖繪鈎稽之算法藉得以兼擅其長然而儒緩可羞宜
崇武事袴褶急裝距躍爲戲練手足之輕便固肌膚之際會
可以衛生可以習藝舞象勺於童年猶是先王之遺制由是
佩觿之輩卯角之倫因端竟委溫故知新守無邪之旨樂敬
業之羣師不以門戶自隘類不以朋黨攸分三年積其資格
萬國擴其見聞舉凡西洋之教南海之教東亞之教皆洞悉
其情僞而不以亂吾之真所願將相之才皆從此出俾後人
之過盜山者咸仰之如龍門而豈雞籠山之儒學館冶城山
之總明觀所可同論也哉重曰建業秣陵夾秦淮以爲治今
篤生羣英秉鍾山之靈氣兮髻齒韶顏懼荒嬉之爲累兮按

候程功法百工之居肆兮誦詩讀書探羣言之精粹兮秉翟
執干習身體之勞瘁兮步算持籌仰窺天而俯測地兮革書
譯辭設象胥而招夷隸兮教養兼施該本末而通中外兮恭
奉

綸音息邪說而申正義兮學如牛毛麟角之成可待兮跂予
望之五百年必有名世兮

擬馮敬通顯志賦 依原韻

仰瞻天宇兮白雲英英日月不處兮既邁而征逝將西遷兮
載辭咸京顧藐躬之子立兮撫襟抱而自傷鄙權謀以不用
兮乃拘守乎故常老冉冉其將至兮悲意氣之不揚感時世
之詭隨兮每好同而惡異惟節概之激昂兮實余心之所熹
奈漢運之當厄兮幾卑靡之成風獻符命以希榮兮亦祿位

之是耽履新廷而不知恥兮辭昭昭而入冥冥非聖人之出
類兮疇則可以踐形守素志而不移兮乃吾心之固有雖困
阨之屢逢兮終堅持而不改日誦法乎詩書兮勵舊業之精
勤任岳牧之交薦兮不敢易其初心值兵戈之紛擾兮嗟蕩
定之無期尋箕頴以隱淪兮難追步於巢由應幕府之徵辟
兮夫豈不思其反歎吾謀之不用兮遂日卽於疏遠遭逐捕
而亡命兮聞浩浩之河聲望龍門之聳峙兮傷身世而涕零
欣上將之戾止兮欲安集乎民生詣軍門而獻策兮將以啟
世之晦冥蒙側席以相求兮不復責其尤悔辨羣議之是非
兮常深思以至再仰威風之遠暢兮若雲霧之盡披樹甘棠
以布惠兮釋百姓之愁悲營屯田以自給兮據太行之崢嶸
加立漢之軍號兮余亦得與於顯榮邁聖帝之龍興兮旣人

歸而天與愛并土之幽深兮猶自敦其古處戀故主之恩私
兮恐傳聞之難信爰閉關以自守兮昧惟德之是親憾同盟
之背戾兮致孤枕之難達同防風之後至今幸未罹夫誅伐
羌卑官之不辭兮令曲陽而小試製美錦以成文兮固眾人
之所識誅劇賊之暴橫兮立功名而可慕悵爵賞之不行兮
誰克登夫要路痛讒慝之日深兮實有累於盛德當苞苴之
通行兮羨陶朱之貨殖復上書而不報兮棄賈生之謀策隔
天關之萬里兮幾虎豹之交跡浩長歌以辭闕兮欲遠遁以
投荒得侯門以栖止兮亦寄居之可傷企平原於趙邦兮就
孟嘗於齊國作食客以自託兮豈傾衰之眩惑經有司之劾
奏兮達姓氏於王廷謂貴戚之豪侈兮本坐食夫稅租何賓
從之雜選兮竟炫赫於兩都恐第宅之高亢兮將再過而爲

墟彼交遊之競進兮皆不知稼穡之艱收狴狴以行罰兮庶
絕人事之紛紜乃蒙赦而得歸兮實聖朝之寬政惟杜門而
不出兮幸保全夫生命絕親故之慶弔兮泯當事之猜疑溯
祖宗之功業兮每念茲而在茲當周秦之交際兮悼弓冶之
將傾暨炎劉之中葉兮遂大樹其風聲泣鴻臚之劇職兮與
公卿以爲朋得萬石之顯號兮知後嗣之繼興列戚里而承
寵兮晚乃遭夫奇禍實當熊之兆釁兮因行趣於荒野倏天
地之板蕩兮交鋒鏑於神州慘生人之塗炭兮決滄海以橫
流迨四海之清晏兮哀素髮之如絲聊俯仰於今昔兮戒出
位之是思念王室之再造兮拯九土之離崩聚四七之碩輔
兮建不世之奇功乘風雲之會合兮旣轉弱而爲強始奮跡
於南宛兮終掃邊夫雍梁欣右賢而左戚兮若古人之復作

封異姓之十臣兮爵同宗之二號凡懷才以求遇兮皆仰荷
夫深知從鳳鳴之節足兮隨鴻漸之羽儀胡坎坷之不免兮
祇自恨其微生顧時運之多蹇兮情抑鬱而難平但堅白以
立身兮難委蛇以從俗未得升於喬柯兮反深入於幽谷悟
兀傲之陵人兮悔丰裁之太峻宜默飭夫廉隅兮毋徒逞夫
高論况京師之首善兮日相競以豪奢萃四方之遊俠兮孰
不驚夫聲華耀裘馬之輕肥兮有鄆杜之遺風騰冠蓋以相
接兮不復數夫五陵以貧薄而處此兮將見晒於羣流雖百
年之易逝兮誰悟今古於一邱憶先人之幽塋兮無歧路之
迷惑因涓陵而稍徙兮爰卜兆於極北陟新豐以顧盼兮歷
鴻門以仿佯樂地勢之高敞兮無蓬蒿之翳明非乞葬於寢
邱兮爲後世之深慮晞河華而賤鄆鄙兮亦流連而不能去

陵谷幸未變遷兮奈歲時之不我與尋蕭蕭之松柏兮披離
離之禾黍展吳墓於延陵兮詠周詩於河滸築一室於壇場
兮聊望衡而對宇亮吾道之不敝兮必先植夫三綱旣命名
而爲人兮宜前輝而後光倘烝嘗之久廢兮徒翹首於橋山
慕黃帝之遺蜕兮棄衣冠而上仙將俎豆之森列兮亦徒付
諸杳冥昧顯揚之爲孝兮尙可冀後來之俊英繫我祖之不
遠兮出西域而立勳曾未逮夫五世兮流君子之清芬功旣
成而作樂兮方歌頌之洋洋知身沒而爲靈兮必生存而爲
英慨後世之不振兮以門子而當室經播遷而無歸兮復不
慎於擇術懷忠信以爲主兮適大道之坦夷有羣女之謠詠
兮謂先施爲不美攬靈均之香草兮非斯世之所貴爰辭尊
以居卑兮且自安於憔悴念揮霍夫千金兮固丈夫之志操

惟貨賄之充盈兮乃足以饜夫好樂指邊地之肥饒兮積草
木之蕃茂有眾獸之奔馳兮亦或羣而或友縱游獵以自娛
兮嘗守之以靜鎮嘉民俗之古樸兮每虛寂以養元求芻牧
於牛羊兮與童豎以相親喜生產之日富兮何致勞其形神
展宗廟以盡孝思兮分昭穆之定位講道德與仁義兮見孔
老而髮髯保松喬之壽年兮不崇尚夫異術視軒冕如泥塗
兮全終身之大節陟隴阪以四望兮志凌雲之或同任塵世
之溷濁兮亦何爲而不容

擬木元虛海賦

禁用水旁字

昔在上古天地初分真機橐籥元氣氤氳凝積塊而成地噓
空噫而爲雲乃有隔閭三條綱維兩戒岷山嶓冢殊其疆桐
柏崑崙別其界來途經萬里而遙地勢嫌中原之隘歷萬折

以奔騰欣歸墟之已屆挾百谷而委輸貫宇宙之奇快猗與
大壑神若所都牢籠九有包舉四隅控青帶充下引越吳甌
閩交廣恃爲奧區訇隱訇磔振動輿圖羌寰宇之逼處已極
目而睚眦若其地出土中境開天外聲勢喧阗陰陽含蓋諸
島紛羅羣夷交會貫胸黑齒不得逞其奇軒轅毘騫不敢侈
其大通重譯而來王仰盛時之安泰當夫碣石突兀扶桑菁
葱天雞一叫旭日升空金光晃朗倏西倏東幻玻瓈之一片
徹上下而皆紅旣而羲御遄歸璘車遽駛俯仰天光一碧萬
里彼巨艦之巍峩曾不敵於一螳欲縱目而遠窮直莫極其
所止若乃雲霧晦冥頃刻萬狀天吳截途馮夷森仗恂兮恍
兮氣象惻愴加以長空噓氣颺母怒號熊咆龍吟眾聲敖嘈
帆不及卸楫不得操風一吹而觸石輕性命於秋毫神愕眙

其莫定幸奇險之能逃倏氣平而勢靜又欲快夫嬉敖蓋其
富媪蘊奇中無不有文鯨能飛長鯨善吼巨鼈戴山魁羸配
斗蜃吐氣以成臺螭相黏而爲阜卽至於牡蠣蚌珧烏鰂石
首堅甲長鬣利鱗巨口種類蕃息形狀怪醜莫不負日翕張
隨風奔走又其上者則九天之龍乘雲往來噴而降雨怒則
奔雷匪魚服之嬉戲何豫且之見猜矧復珍錯鱗萃瑰異星
鋪文具瑋瑁鐵網珊瑚堂庭之玉鮫人之珠動心震魄何有
何無緊稱名之莫辨愧西域之賈胡至若煮鹵爲鹽亭場揮
掃如雪之飛如霜之皓經蔡鍊於牢盆本生成於大造管仲
資以富强吳王養其衰老佐貢賦於天家實國中之至寶則
有安期羨門麻姑蔡經食瓜棗之纂纂感桑田之青青排風
馭氣蘊爲精靈眇蓬萊與方丈識列仙之所庭瑤草夙種琪

花白馨丹竈烟歇藥杵聲停青鳥探之而路遠大魚守之而
風腥燕昭不能究其術秦皇不得見其形營窟宅之幽阻寄
瞬息於千齡乃知坤厚能載坎受以虛德無不納量則有餘
謙卑自牧變動不居顯端倪而畢露合巨細以皆備其發也
莫知所自起其有也孰詳於厥初窮宣暢之所及遂強各爲
尾閭且其爲瑞也朝陽呈彩川后獻珍包乎有象周於無垠
龍宮候景鼈客垂綸風不出隧地不揚塵寰宇如鏡和氣當
春嘉徵不應媚茲一人

擬潘安仁藉田賦

維皇晉泰始之四年庸蜀歸版雍涼款邊天子以海內無事
追古聖之墜典遂躬率羣臣以耕于藉田禮也若夫月屆孟
陬辰加丁未春風扇和嚴霜斂氣蒲叢叢以碧抽杏灼灼以

紅沸望原隰之縱橫刻龍鱗其髣髴土膏潤而墳起兮待聖
皇之經緯其地則前臨洛水背倚北邙右瀍左澗流波湯湯
伊闕聳峭以迢遞金墉旁帶而延長繁厥壤之平曠兮利實
宜乎黍梁非我后之克勤兮疇知重夫井疆於是下詔勗農
前驅警蹕百官盛儀鹵簿乃出太宰駟乘實惟元弼侍中尙
書左右載筆矧農政之是掌有司徒之專秩爾乃戟植虎賁
旗揚豹尾黃屋峩峩朱旄煒煒千乘震地以殷鞞九旂象天
而斐亶奉引導前扈從攢萃金鉦鞞鼓嘈呔鞞鞞以幸乎帳
殿之次天子乃御神壇祭先嗇巡陌阡履封域取黛耜於紺
轅躬三推以作則終千畝而助勤勉庶人之自力於斯時也
勳臣歡忭武夫騰驥謂大君之斯舉洵有益於邊防溯自炎
精中圯政令無常廢農事而不講遂大毀其紀綱山東兵起

百姓流亡拾椹採梠儲以爲糧蒲葦螺蚌軍食是償幸魏武之崛起募墾田於許昌用棗祇之本計畜萬斛於斯倉置田官於郡縣民始慶夫豐穰逮徐邈之經畫開水利於西涼有袁渙與胡質軍屯同置而富強況廣田以積穀詒謀莫善於宣皇作藩南國利溥江淮大軍所至鳧藻和諧惟征南師其遺意開民田八百餘畝於襄陽漢水之涯今天子又親耕以率之其運籌廣遠蓋削平吳會之梯階也乃有掌禮之官進而稱曰夫三代之遺制固非俗見所能拘也昔成周之御宇有家相之勤劬制典禮以教孝載耒耜而親扶駕蒼龍於郊甸冕垂紘而染朱登秋成於御廩供郊廟之簋瑚自宣王之不藉成憲委於泥塗雖漢文之修舉猶簡略而多疏經永平之潤色乃備儀於屬車茲當四夷來王萬方率職無小無大

載播載植獻祖考以精誠立後王之法武豈因烏夷之稽誅
而始勞登陟也於是天子有睟其容不愆厥度既禮成而無
違戒先驅以復路開勞酒之廣筵頌祈年之福胙惟余小臣
躬襄慶祚染翰爲文昧愚是懼敢作頌曰靈雨其零土膏脈
起穆穆皇皇大君戾止以我覃耜置於車中縱橫冠蓋右卿
左公禮始三推自五而九我稼既同十千維耦上以教孝下
以劭農化洽萬國莫不朝宗

佛手柑賦

祇林修到慧果證成法身未現輪掌先呈伊兜羅之綿輦受
供養於化城爾其葉有刺生實偕柚熟黃甘竊名朱欒非木
欲象真形合從天竺清晨薄暝甘露滋培是若慧可割臂初
開向晚放晴明月涌起是若如來當頭相指枝格交加輕風

不息貝葉繙經若優婆塞庭院清幽微雪忽聚奇花偶拈若
靈山祖淡黃色染照眼迷離又若尊者金臂下垂素芳風送
撲鼻欽遲又若居士香鉢曾持其尖或縮誰悟機先天龍座
上豎指參禪其掌盡舒孰知下拜弟子班中摩頂示戒不後
不先兩兩相及比邱上人禮勤合十亦錯亦綜樹樹相連觀
音自在體具大千羌形容兮不盡問修煉兮幾年有印堪結
無言可詮分莊嚴之一體獻清潔於諸天則有詞客書窗特
商位置悟金粟身解木樨義彼文字之機鋒仗空拳以相示
乃說偈曰菩提非樹蓮花非龕茫茫塵劫我法誰諳去來今
理彈指可參金剛不壞有如此柑

幽蘭賦

嗟塊然以獨處感形影之深藏當輕風之徐襲雖無人而亦

芳守孤高之本性奚闐寂以自傷於時月淡猶明露濃不膩
品自有真色無可媚氣以靜而逾沈神雖清而不頽卻雕飾
於春華得天然之丰致夫何蓉荷吐豔蕭艾成林幸臭味之
各別知塵坳之難侵初紉香以作佩複製曲以操琴挹微馨
於爾室通至德之惜惜思伊人而不見聊相託以素心

水仙花賦

碧天浩渺海山秋蓬闕高寒弱水流中有仙人呼欲出瑤環
玉佩步虛游翠袖凌寒倚花魂嬌不起相望情如何盈盈隔
一水洗紅唱罷有遺音獨對幽芳靜撫琴一自成連海上去
更無消息到如今蹇修宛轉求靈匹容與中流歌吉日江上
峯巒不斷青竹枝罷鼓湘君瑟湘水悠悠漢水清水邊游女
喜將迎瓊華一語遙相答解珮江臯江月明伊洛車塵凌曉

發宓妃微步波侵襪贈枕徒留未了因魏宮迴憶瑤臺月獨立整花鈿冰心冷愈堅瑤京通舊夢極浦證新緣西湖祠宇靈風起配食空王佛座前

月桂賦

齋中月桂既枯復榮賦以誌瑞也

幽齋盆桂應月而開骨傲虬瘦孕隨蚌胎借菊英以吐豔任

蕤英之交催庇椿樹而不落自竹林而徒來

花爲吉人叔所贈先君嘗賞

之影伴我兮廿餘載歲賞伊兮十二回叵耐去秋形神枯槁

津竭雨餘葉零霜早品雖列於名花色幾類於衰草蛛牽惹

而相纏蜨伶俜而莫抱玩盈缺於蟾光傷姮娥之易老何期

弱卉夙具靈根時運偶否生機自存驗候琯而調律聞奇香

以返魂秉玉燭至和之氣留金剛不壞之身萃網緼於一室

見天地之長春猶憶昔年麗春生圍並蒂同心爭榮擢秀悵

罌粟之俄空喜木樨之復茂繪花瑞以成圖瑞花節以罌粟並蒂同心命名
藏有圖冊麗春罌粟別名也豈瞠乎而在後眷余情其信芳期歲寒之共
守月復月兮年復年花與人兮同壽

瓢兒菜賦

爾其積雪封畦凍泉凝壘羹煮行廚酒沽村店根齧菜以逾
香葉類瓢而可驗草草配杯盤之用莫笑家貧悠悠結瓶鉢
之緣竟為僧占當夫菜甲初抽園丁徧灌抱甕人來提壺鳥
喚形不剖而亦圓把非珍而可玩想是元修種出重為席上
之珍渾疑顏子飲餘棄作溝中之斷俄焉鏡揮白木籃荷青
筠操常在手負亦隨身版鉏玉兮雜筍股折釵兮思蕪若教
挂樹迎陽山同隱許恍似浮匏渡水源不迷秦已而清湯沸
釜活火添柴冰痕盡化風味尤佳異辛盤之取氣笑午食之

如齋綠玉可餐經幾度游仙崑閩緇塵倘洗悔半生浪迹江
淮於是詳究土宜頻稽物候桃渡葉浮桐灣莢茂知遷地之
弗良亦耐寒而獨秀相貽菜把名合錫以長生莫棄破瓢情
更殷於戀舊雋品無雙珍蔬第一采並藥苗釀借椰實未登
幽雅之圖經藉驗唐家之詩筆風過而動搖翠圃來吳宮廟
地之人雪晴而斟酌素筵想蕭寺打齋之日是蓋形摹畢肖
會啟率真因物付物食貧非貧黃簇菊而心嫩碧敷菘而色
勻但期長柄瓢傾天上降滂沱之雨不待油薑菜老江南成
爛漫之春

一ノ三ノイ

ノイ

三

可園文存卷十五目錄

賦下

飛宇若雲浮賦

新修金山寺賦

東山賦

半山寺謝公墩賦

大功坊懷古賦

靈谷寺琵琶街側八功德水賦

江南春賦

瞻園賦

聞雞起舞賦

春夜宴桃李園賦

海客談瀛洲賦

廣廈庇天下寒士賦

柳母和熊丸助讀賦

西窗話雨賦

杏花春雨在江南賦

勞勞亭送客賦

可園文存卷十五

賦下

江甯陳作霖伯雨

飛宇若雲浮賦

并序

辛未

江甯城東北有廨宇焉爲督府建節之所裴公綠野李相
平泉制甚麗也癸丑之亂燬於兵火湘鄉侯相戡定金陵
念物力之艱越七年乃葺而新之棟宇高鸞上薄雲漢侯
王之宅斯其選已屬承命題旣有取於太沖詠史之句復
刺左司自慙居處崇未瞻斯民康二語以爲韻其謙抑之
懷憂勤之志胥於是乎見爰假主客之問答而賦之曰
西園主人以清泰之年宣撫綏之治百廢具興四民蒙賜迺
庀羣材命計吏相舊基修官次門闢洞開室廬幽邃塗翬飾

其高檐旋馬敞其聽事會合仰風雲之盛職思其居輝煌鬱
棟宇之規敢忘所自則有賓僚宴集佐吏衙參當履綦之濟
濟瞻府第之潭潭謂夫地除荆棘木萃梗枿高宇崇隆俯瞰
青溪之水晴雲翳鬱近連鍾阜之嵐卻浮塵之外著望飛閣
之中含庶幾宅列紫宮有京邑之居可匹若問詠成青史惟
太沖之什無慙然而洛陽建置典午權輿驕奢相尙謀慮多
疏王氏作竹林之集石家營金谷之居門楣則賈郭爭榮未
容深責權勢笑張裴猶戀遑問其餘是雖銅鋪玉砌青瑣丹
除而騫比翔鶴方入孟堅之賦變同蒼狗合稽太史之書若
乃域訪建康地臨江渚握節遠來涖官有所旣已經侯景之
塵燬謝公之墅堂址成墟柱基賸礎瓦碎鴛鴦草藏狐鼠而
公則手握乾符躬提一旅東南得以奠安天下占其出處庇

杜陵之厦宇澤洽勾吳望衡嶽之烟雲靈鍾荆楚況夫爵列
通侯之貴班居使相之崇勵精圖治退食自公即使堂廉曠
遠宮館玲瓏適以增元臣之重誰敢譏自奉之豐而乃書生
性儉傳舍居同恤萬民之力經七載之終然後鳩工創造燕
寢周通縱令取義斷章聊配王侯之宅終是去彫崇樸不忘
儒素之風西園主人乃作而言曰夫興作太繁者度支之勞
費也息偃求安者人生之暮氣也繫昔運值金行緒承曹魏
風尙清談人多矜貴競屋宇之崇宏狀烟雲之黓黓而太沖
猶復氣壓豪彊胸分涇渭振衣而岡獨崇濯足而流自沸鄙
閭闔陰陽之制高步而歸有嶽嵒磊落之情蹈道則未今子
乃舉以爲緣何不知予之辛苦乎當夫巨憝未平將軍好武
列大漠之營屯練戈船之樓櫓戴月披星餐風宿雨劬勞雖

已備嘗清晏未能逆覩居無定宇難謀片席之安陣壓壞美
誓整三軍之伍茲幸名城恢復羣力維持地皆瓦礫人尙瘡
痍蝸結屋廬疑焦氏隱居之地燕巢林木是佛狸初定之時
而予乃宴遊有處俯仰皆宜晨興蒞政夜坐談詩居然羊祜
風流延賓選勝何必晉卿頌禱聚族于斯顧以位爲重鎮職
本親臣體統宜崇夫官廨規模以示我後人雖嘗爲眾惜財
儉之又儉已覺拓規大起新而日新遠望則非烟非霧近瞻
則如輪如囷卽此興將眾役未免勞彼小民讀韋蘇州兵衛
之篇何堪反已若左太冲高門之什敬以謝賓客乃逡巡而
稱曰偉哉此論旣明且詳念疲癯之待撫知寢食之不忘行
將追相猷於周召致

盛世於成康素儲霖雨之才氣蒸泰岱共仰帡幪之覆澤及

遐方若我我之官署建翼翼之堂皇榱桷騰驤固羣倫所共
睹精神廣大豈管見所能量

新修金山寺賦

懿惟我

皇上之中興也星明北極澤沛南邦秉

廟謨而除鋒鏑增屯戍而建麾幢自城郭以至囷倉廢舉聿
興眾役由鄂岳以下吳越地形最重長江其閒岳樓披闔滕
閣憑窗采石酌金樽之酒武昌聞玉笛之腔莫不棟飛碧瓦
壁列金釭過勝地而有懷古名流清芬如在庀羣材而重建
賢長官儒雅無雙然猶未及夫花雨界中劫後餘灰淨洗海
天佳處磯頭急浪常撞也若夫朱方表域浮玉名峯酈道元
水經作注裴頭陀禪國稱宗當獲金而易號爰立寺以留蹤

門對蝸廬隱士分肩雲之宅地崇象教菩提垂滿月之容由
是莊嚴日啟靈秀常鍾層構遞增翬雉梵聲屢引魚龍扼險
要於淮揚中流最勝盛人文於唐宋曠代相逢水月談禪共
仰山門之玉帶風濤激響何殊蠡澤之石鐘泊乎

景運宏開

巡輿遍歷揮

北闕之舜絃覽南方之禹績肅羽林而拱衛

鸞輅初升灑

宸翰以繽紛

龍章載錫維時瓊玉飾軒綺羅被壁蓮花湧上界之臺苔色

麗中唐之璧

御碑螭互亭撐漢而瓦明高塔鶻盤鈴搖風而珠滴伊淨域

之非貧喜

天顏之近覲地不愛寶嘉祥備見於

嵩呼艦縱迷江壯志已閒夫楫擊奈何蛾賊連營鴉軍失伍
奪鐵甕之城控瓜洲之浦挫銳卒於樵峯據名山於氏父吳
頭楚尾往來原屬要衝紺宇琳宮乾淨幾無寸土卽至鎮復
南徐兵雄北府肅號令於旌旗極森嚴於樓櫓鯨音叩月東
一千餘里之波濤馬矢成山是五十三參之廊廡每到盤陀
石畔登絕頂以望鄉惟聞老鶴河邊援巨桴以鳴鼓旣而
聖皇命相元老治軍君實負洛中之望阿童建江上之勳望
兵氣之全消光爭日月悵香城之半隱地涌曇雲於是圖經
歷按丈尺區分召匠石而審勢命郢人而揮斤彈指則華嚴
現界疑眸則海國無氛泉訪中冷莫誤參寥之井石蹲孤嶼

依然郭璞之墳慨當年旗閃蚩尤幾多擾攘喜此日龕安彌
勒已絕聲聞徒觀夫雕楹畫棟月地雲階牆粉塗蠟壁涎洗
蝸宰堵坡構櫨再構妙高臺風景彌佳挂月島高重鋪綺砌
留雲亭迴並峙懸厓舞洞裏之潛蛟鐘魚課誦棲峯頭之健
鶻竹木安排五色煉女媧之石八關設居士之齋談空說有
娛目騁懷幾疑鷲嶺肇登敝宗風於秀忍何與燕然親勒銘
盛烈於湘淮豈知烟塵盡掃名勝堪探昇平原資潤色閭黎
亦荷包涵倘非鐵馬金戈奏功吳會安得洞天福地稽首伽
藍況夫

仁皇駐蹕

純廟停驂題句鐫石藏書置龕風月常新定有神祇之護江
山無恙敢忘

恩澤之覃卽勝遊之可紀詎內典之徒諳試看小結善緣布
施不遺夫方外須識大興梵刹盛衰直繫乎江南

東山賦

有秣陵客問於會稽主人曰僕嘗躡建業南郊之屐泛秦淮
秋水之篷芳草春綠斜陽晚紅見夫一峯隆起數里可通高
下參差尙認亭臺之迹陰森蔥蒨已空竹樹之叢有父老兮
來告謂實始於謝公地近牛頭仿故鄉以興築名標馬路與
舊隱其相同不知於越之靈區何似而太傅乃常戀戀於浙
東乎主人未及答適臨安賓廁其閒爰率爾而進曰餘杭之
境山徑迴環謝公坐處迴絕塵寰濬谷之臨最險石室之杳
堪攀北海待清此意與伯夷何遠層巖攬勝新詩幸坡老未
刪一江密邇考据班班則安石所高臥又何必泥於東境而

不在臨安之山會稽主人啞然而笑曰若客之言洵實事以
求是而賓之說乃於己之多私也夫謝公以陽夏之望當典
乞之時辭南朝之徵辟向東土以棲遲弋漁山水嘯傲竹絲
汎海遇風旣近龕山之畔登高修禊亦臨蘭渚之湄從未聞
武林宅卜大滌居移蓋所寓者娥江鑑水而所友者支遁羲
之無何幕府備員吳興蒞事踐歷侍官從容省寺新亭談笑
氣折權臣肥水羽書策推敵騎旣重任之迭膺知初衣之難
遂於是近郭出遊沖襟有寄萃集賓僚幽尋勝地音仍擁鼻
高吟本是書生出則致身小草居然遠志爰得土山之區而
暫止焉天印近連梅岡並峙樹色蒼蒼溪流瀾瀾問郊外而
非遙較湖中其酷似賞心雲物懸知風景之無殊養望林泉
實爲蒼生而特起爾乃平其屣屣巧爲摹擬樓館高低林巖

茂美嘉名之移贈何妨別墅乃於茲經始由是徒倚琴尊流
連巾褐識幼度之多才愛羊曇之作達圍棋戲賭自載酒肴
折屐獨欣偶過門闐然猶朝寄欲辭本懷難奪指歸路以遲
遲趁海流之活活山陰乘興聊追尋安道子歛江左扶危且
付與封胡羯末使果素願克償閒身能乞駕彼鷁舟攜將塵
拂則訪剡水之淪漣陟戴山之奇崛定有白頭老妓能識舊
人豈徒玉樹佳兒羣呼英物吾知會稽東山且與賀監之四
明相同李泌之衡山髣髴矣獨奈何居新城之墟老許歸休
望苕霅之間情猶鬱怫也耶然則長居京服少隱海隅東山
之號一例相呼裙屐優游有二水三山之勝鶯花綺麗與千
巖萬壑同符彼此互校出處微殊若臨安之所隸特遊迹之
所趨謂爲鼎峙不亦慎乎賓乃爽然自失與客同辭而對曰

吾子之論被飾名區山川有信丹青不渝

半山寺謝公墩賦 并序

按金陵謝公墩有三一在治城安石初入都時與王逸少登臨處也一在土山則作相後築以象會稽東山者是皆太傅之遺迹爲圖經所指名若鍾山麓之墩乃謝車騎第宅所依有康樂坊可證然則荆公之屋適當獻武之居宋人疏於考据遂誤以爲文靖沿謬至今莫爲是正謹設主客之間答以補輿地之辨譌其辭曰

有臨川客問於青溪主人曰僕嘗循潮溝之岸眺蔣阜之岡見有半山寺者林深翠篠門掩紅牆碑碣摩挲聊訪祠於名宦鼓鐘鞞鞞記捨宅於空王其側有山墩焉曠宜瞰遠高欲迎陽嵐氣朝爽泉聲夏涼踞一城之形勝經兩哲之徜徉試

看大好江山建業之圖經可按且與暢談晉宋前賢之名字
難忘昔謝太傅勳高江左望重朝端元子斂謀於姑孰苻堅
遠遁於長安出爲蒼生休問猿啼鶴怨官從白下愛茲虎踞
龍蟠於是放懷登覽寄興游觀捉扇風靜折巾雨寒不受衣
冠之縛居然盤澗之寬螿埴土封讓此地常留遺澤烏衣巷
近問何人重到長干維王荆公甫離揆席以判府之尊卜歸
棲之宅住條無聊蕭閒自適回塘直塹鍾山隔七里之程散
髮斜簪元老學六朝之格悵江東無復名流幸典午猶多舊
迹感劫運於滄桑懷遨遊於裙屐所居如傳舍同心訂異代
苔岑自顧縱非才承乏亦當朝柱石況復名稱一例心迹雙
清地則猶是主已頻更非如召伯種棠共尋古埭絕類相如
慕藺肇錫嘉名前江令而後段侯同此替人之作招陳輔而

邀楊驥待爲事外之評此其語鄰游戲志見平生地喜林巒
之僻席眞野老之爭從熙豐以溯太元未覺名心之消釋率
湖壩而遵山麓徒欣界畫之分明也已主人聞之啞然而笑
曰子履地而失其眞猶食古而未能化也考謝傳之在都向
名山而稅駕一則西冶園亭一則土山臺榭發羲之之遐想
興趣何超賭幼度之圍棋情懷自暇絕未聞相龍尾坡結螭
棲舍揮麈兒隨閉門客謝孫楚之樓尙杳何從招太白清狂
次宗之館就湮無處容彥倫假借然則茲墩之高聳決非文
靖所能通有坊矗爾其姓本同封康樂伯實獻武公小物克
勤屐履各當其任大名不朽旗常自著其功度方隅而適合
在城郭之偏東路近定林古寺門留陽夏宗風經營占北阜
之高指琅邪於大道考證笑後人之陋誤兒輩於阿翁雖以

舒王之博洽撫勝境而討論猶復曲隨俗說未究本源誇閎
閱之崇高儘許薛滕競爽比閒田之斷決不知虞芮誰存蓋
其褊懷難化成局思翻攻擊若分朋黨平章聊發狂言小築
夾漳詎讓臨流之宅乞身歸隱欲名獨樂之園卽茲偶爾娛
情廿八字特標新格遂使常留疑案七百年莫辨斯墩今試
從子披拂荆榛評量烟樹尋游宦之幽居搜鄉邦之掌故水
多繞綠迷湖陰壁上之題山近割青轉霹靂溝邊之路應恍
然於二謝之難消無事爲荆公而迴護也客乃逡巡而言曰
以下走之惜愚每拘墟之是懼自領高談敢仍昔誤畫戟朱
門之第旣尙論以知人三山二水之間且登高而作賦

大功坊懷古賦

夫錦衣園毀六朝之松石留圖焉莫愁堂改一湖之蓮藕收

租焉是皆胄承蓼組世閱榮枯感荒涼於西第弔興廢於南
都乃有勢凌霄紫地集輪朱帝里銘勳藏弓刀於武庫天題
標字煥綽楔於通衢繁大功之坊號至今日而仍呼昔中山
王以濠梁之雄傑擁上將之旗旛滁陽闢境采石分屯定方
山而消反側下溧水而拓屏藩樓奪伏龜嘉蓋臣之仗節城
高踞虎輔聖主以稱尊此其建初基之業立不拔之根交本
布衣識英豪於草澤令嚴節鉞異兒戲於棘門雖功始顯乎
江左也而名已滿夫中原旣而平漢南征吞吳東討揚濟水
之千帆定汴梁之一道峭谷防嚴燕都塵掃路遵狐塞捷已
獻夫元倅關出雁門威豈挫於王保此其羽檄飛馳山河新
造功遂搗巢功高橫草國分茅土早錫爵以開藩宅傍觚稜
願乞身以歸老爾乃退食自公有勞不伐散遣兵屯雍容袍

笏大江東去奠京國之山川小院春歸樂瞻園之風月然而
明祖酬功之心猶欲高其門閤也眷故舊之凋零感年華之
倏忽鐫銘辭以誌寵恩榮傳鐵券之頒賜舊內而不居惶恐
上金門之謁欲表張嘉貞之里珂許常鳴非如謝太傅之碑
字何容沒於是召良工命司會選材產石之山相地禁城之
外坊莫並高功惟爾大羞與噲等爲伍狗屠異微賤之倫尊
如霍氏不名麟閣有元勳之繪彷彿碧雞名麗奎章而勢更
崇隆漫疑白馬肝來晚節而君真忤害所由過其下者績問
旂常誓尋礪帶仰雷雨之經綸契風雲之際會躋常李沐湯
而上兩國公社稷常留歷神光熹烈之朝三百載勳名未艾
也奈何江山草草歲月匆匆烟花南渡燈火西宮馬阮曲工
唱春水一池之綠史黃計窘矢斜陽半壁之紅致使孝陵伐

樹蔣徑生蓬碧苔塵鎖朱邸人空華表依然有鶴化歸來之
感銅鋪無恙在馬通全積之中可憐梅叟聽琴過侯門而思
舊事賸有漁洋琢句臨淮流而念元功今者長干迢遞鍾阜
青蒼塔迷佛刹舟泛吳航望獸環之啟宇知燕寢之凝香
戟雙開久換長官之署馨香永奉尙尊異姓之王爲之推尋
標柱流覽廂坊以禁嚴之地變闐闐之場況聞馬鬣培封見
聖世恩膏之厚定有虎臣贊

化與元戎先後相望

靈谷寺琵琶街側八功德水賦

客有過靈谷寺遺址者見夫羣山合抱亂石縱橫新竹搖青
而作態穉松落翠以無聲鐘問景陽響隨風杳碑尋道子屐
踏雲生有水焉跳珠錯落漱玉鏘鳴經冬不涸瀉地成泓出

鷲嶺以紆迴菴與悟真相近創龍祠以報祀額同祈澤之名
曾文正公以禱雨有驗建龍王祠於水側老衲來告曰此本琵琶街側之泉而八
功德爲人所羨者也昔有高僧蕭梁之彥曇隱名傳沙門行
練當卓錫以幽棲苦挈瓶之未便禮懺誠通沸泉源現清甘
莫匹知從淨土而來汲飲堪供出自龐眉之薦想雨花之亂
落靈異原同玩月影之涵空性真自見其時寶誌法師同心
齋戒創開善之新居凌雲霄而翦鬱剪刀偕挂偶安世外之
禪孟鉢爭持不待地中之掘喜一水之相鄰歷數傳而未訖
北山之麓坡陀西域之池髣髴潮豈盛於人月色自澄秋齋
屢啟夫八關頂還灌佛迨至寺基之徙適當洪武之初舍珠
峯之故利營靈谷之精廬紺宇琳宮豔說釋家之富貴麾幢
羽葆頻邀天子之車輿有磴石之街相直與琵琶之響宛如

絲絃互答瓴甌中虛鶯語閒關花底之音待譜龍章飛舞山
門之字曾書而是水亦復遠隨寺到暗逐山奔其流泪汨其
勢渾渾向馬鞍而側出與龍阜以同論波迴風影石界雲根
洞難覓夫朱湖遐心空寄溝似通於霹靂聒耳常喧靜處偏
譁五里帶松中之韻伏餘又見懸流同濟水之源功能及物
德合觀空入音遙應入垢難蒙倒蔣山而映綠過桃塢而流
紅清在山兮未濁術縮地兮偏工豈真金撥銀槽四絃迸和
賸有漩流迴湫一勺相同無量之殿偏高吼蒲牢而不隔香
積之廚非遠接竹筧以相通旣而運更羊劫星應牛躔祇園
輟講佛閣飛烟殿毀孝陵之瓦塢空天監之輒惟茲泉之宛
在出中谷而依然鱗鬣泳游合是豢龍之沼翬飛闕寂誰開
怖鴿之筵幸祈告兮有靈欲雨而雨遂馨香兮永享後天奉

天是蓋響激石中靜藏山腹靈怪所憑壇場是築易竇地之
莊嚴爲大雩之肅穆十日應期之感合構神棲百靈効順之
情屢形奏牘安得不峴訪栽松谷穿隨鹿懷古蹟以流連仰
聖朝之禱祝其祀比名川大澤祠官宜領於有司此閒有峻
嶺崇山浙右休矜夫三竺

江南春賦

并序

夫石頭築塢肇自赤烏禁省稱臺創於司馬因吳太初之
舊苑立晉建康之新宮歷宋齊以繼都逮梁陳而極盛綺
羅繁富花月精神帝子風流迭據龍蟠之勝開皇掃盪俄
驅虎旅而來城邑雖墟山川無恙故仙李踵興之世多騷
人憑弔之辭若王郎中棨江南春一賦鍾阜秦淮不嫌地
僻烏衣朱雀祇覺風和其日今日并爲天下春無江南兮

江北雖有六朝思古之情實極一統頌今之致焉自顧顓
蒙生居住麗以高常侍謳吟之歲作李謫仙汗漫之遊兔
走烏飛不無感觸鶯飛蜨影又閱芳菲州隸蔣茅非復元
和之疆域園開桃李何慚大塊之文章賦曰

懿哉江南之爲地也應斗牛之分野匯淮海之迴瀾險次

京畿而建省氣殊朔漠而無寒震近東方默驗輿圖於函夏
良綿北嶺休誇形勢於長安任隆冬凝閉之辰鬱翠僅餘松
竹問極浦沿澗之所含馨尙有荃蘭何況陽轉天心煖通地
脈塵蹴輒紅波流灑碧律吹鳳琯欣節候之無偏勝覽鶯花
覺景光之日闢始獅鬪而終虎渡歷朝幾閱繁華前龍興而
後馬亡勝國已無餘澤欽惟

聖清之御統實際瀛渤以爲邊渺茲吳地早戴

堯天

帝澤春深動植之沾濡已徧

皇情南顧積逋之租稅頻蠲掃吟花醉月閒情其風肆好是
省岳巡方舊壤得氣之先想夫

聖祖屢臨再逢陽琯泊

純廟之六巡皆季春之三澣其時雨灑芳郊雲攢飛罕鱗原
沃潤胥歸

藻韻奎章豹衛森嚴高擁

離宮別館沐

恩波於萬彙擊壤而歌通

御氣於夾城不衣亦煖雖以運遭中葉地擾風塵王謝之故
居草莽褚何之舊宅荆榛窮湖弔月而啼鵑泉幽瀉壑古木

連雲而巢燕巷寂無人玉檻淒涼莫問靈和之柳瓊筵冷落
誰吟文暢之蘋而當螳柯夢醒虎踞城收重清玉宇永固金
甌玩河山之如故仰

膏澤之四周元戎則秉鉞分防向故宮而盤馬長吏則勸農
夙駕過南陌而呼牛生聚廿年久定哀鴻之宅迷茫二水重
尋白鷺之洲歲序迢迢勞人草草路訪長干令逢太皞瓊花
照夜銷除靡麗之綠芝蓋飛晨極望往來之道

聖化本無心而布江永可方便君亦有腳邁行春來何早是
以四方鏡朗萬國砥平惟秣陵之片壤尤青帝之先迎振秀
啟華得涵濡於造物嘔生吹息兼斧藻乎

承明人人火耨水耕爾田田而爾宅宅歲歲清明寒食欲雨
雨而欲晴晴

瞻園賦應許仙屏方伯教

并序 己丑

金陵有兩瞻園其一在武定橋東爲秦礪泉學士致仕時
購明相國何如寵故宅以改築取瞻望玉堂如在天上之
意爲名其一在武定橋西則徐中山王賜第而今方伯之
使署也癸丑亂後秦宅已蕪無復讌遊之迹而藩廨復建
園亦漸還舊觀喬木遺徽甘棠新澤由來尙已屬承給札
爰爲賦之

西江主人望高侍從績著循良居紅薇之畫省開綠野之新
堂旬宣多暇春日載陽乃召賓友命壺觴林亭游衍泉石徜徉
感前朝之履迹緬

盛世之冠裳欣茲退食之自公允矣香凝燕寢欲召雄才而
作記誰歟風送馬當有南國逸客進而言曰明公亦知秦淮

南畔尙有以瞻園傳者乎昔秦修撰厥字礪泉以秣陵之彥
作瀛島之仙臚聲唱首

講幄隨肩應金芝之瑞氣

學士登第時有瑞芝生因以名軒

領玉筍之班聯

迴思游釣之區隔三千里恭賦

圓明之景得四十篇此特歷溯其承

恩之日也而猶未及夫歸老之年既而人海倦遊鄉關遂志

卜旋馬之舊廳得棲鸞之福地小築精廬儘多幽致石疊湖

嵌竹搖湘翠流連棋酒常招別墅之賓眷戀爐香本是玉皇

之吏顧三天而意遠東山樓已極峇峩

秦園內有東山樓

夾一水而

名同大功坊漫矜題賜東閣幕僚聞之啞然而笑日以子所

稱不過詞臣養望之區何足以爲斯園例乎越在前明真人

御世有異姓之名王延殊恩於苗裔賜宅輝煌平泉清麗數

十姓貴游子弟花月琴尊三百年勳戚世家河山帶礪逮
景運之更新倏行臺之改制畫戟油幢銅鋪玉砌屏藩鎖鑰
任自重夫南邦臺榭烟雲頌詎同夫西第況當白下之盛時
共迓翠華於江口

皇澤占春

帝車轉斗旣臨幸夫官齋旋流連於岡阜從臣則劍佩迎花
衛士則旌旗拂柳星輝雲爛

絲綸藉以發舒

露湛雨深草木於焉承受幸

舜日堯天在望壤祝衢歌介治城鍾阜之間左宜右有雖或
紅羊換劫白馬宣威苔已生於壞瓦草曾沒夫閒扉而大匠
經營石磴依然鑿鑿重臣莅止鈴轅愈覺巍巍每值簿書事

簡報謁人稀轉螺旋之徑披鶴氅之衣芍藥金園從新玩景
芝蘭氣馥於此息機亦足見精神之澡雪政事之指揮焉若
彼故巢小隱初服遂歸經亂而亭臺半毀數傳而子姓式微
既難免綽楔就湮任榛蕪之不翦又奚能高樓並峙比棣萼
之爭輝也哉於是西江主人喟然而言曰夫此興彼廢者事
理之常也居今稽古者考鏡之方也子幸時逢

到治職寄平章舉明禋於十廟守遺軌於三湘

時修十廟之
祀及興文正

書院亦不過下諧民樂思濟時康豈斯園之修整而敢涉於張
皇不爲望山何須構榭偶因避雨始欲添廊故視同傳舍之
居我久力懲其懈弛而辯蹈爭墩之習爾亦宜戒其猖狂也
二子自瞻園而退畛域兩忘乃深愧燭火之見曾不及日月
之光

聞雞起舞賦 并序

竊以考古者必論其所值之世而後其人之識量見祖
士雅與劉越石聞雞起舞人皆謂其遭遇世變志在靖亂
欲併八王五胡而掃之不知二人同宿在爲司州主簿之
日越石時年二十六以其卒年四十八當元帝大興元年
逆推之適值惠帝元康七年度士雅之年亦應彷彿其時
天下承平賈后甫經擅政不獨五胡之亂未萌卽八王之
亂亦未作而士雅乃激昂慷慨若此索靖銅駝之歎張翰
萑鱸之思併此而三矣爰本其先見之明繹爲此賦舉凡
永康太安以後之事皆不敢濫陳懼雜也其辭曰

祖士雅志在有爲識能遠視落拓少年沈淪佐史鸞栖枳棘
歎薄宦之偶羈鷹盼風飈知雄心之未已何處嚶喈之響不

失其常警人醉夢之中賴乎有此方其爲司州主簿也京畿
煩劇末秩卑微向客中而寄宿與越石以相依鞭各爭先欲
同心而敵愾楫猶未擊聊觀變以澄幾共逆旅之月明交情
逾密感中台之星拆時事將非人盡昏昏我偏躍躍雌伏誰
甘雞聲忽作散四野而荒涼破吾曹之寂寞傳音膈膊偶攬
上苑鳴蛙作態環玦恐效羊公癡鶴倘他日勳名克建莫忘
風雨蕭晨縱此時跌宕不羈漫擬京師豪惡壯志縱橫驚人
此鳴卽須我友奮厲功名旣聞聲而相蹴亦起舞之交并久
傳出地駕鶩先幾已兆翻訝臨風鸚鵡妙技同呈斫地高歌
定拔豐城劍鏐仰天待旦猶聽長樂鐘聲蓋其時洛中方盛
政柄忘勤上下之嬉娛日甚華戎之畛域誰分後宮煽賈郭
之氛晨剛司牝夾輔笑張裴之懦立孰空羣以致流風侈麗

伏莽紛紜嘯倚東門而意遠酒酣金谷而心醺國無人焉中
散則龍終見忌亂將作矣華亭則鶴豈常聞蒼茫四顧感慨
係之宿醒解後曉角吹時省識翰音之相戒頓忘筋力之多
疲嗤他泄沓羣公巢幕則競爲燕賀自顧昂藏國士依人則
絕類鷹鷂借茲俯仰以習勞拂衣不止爲語飛揚而得意俟
我乎而厥後軍建奮威功成谷水秉豫郡之旌麾築雍邱之
營壘共說梯衝飛舞陷陣摧堅還欣雞犬平安令行禁止而
越石亦廣武封侯并州筮仕代北連衡晉陽折箠與劉聰相
拒不容草澤之龍興控上黨爲基力制英雄之蠶起然後知
才士匡襄名臣建樹柔靡必懲幾微豫覩卽寄跡於下僚已
不忘夫進取中原努力會清梟鳥之巢從事泣官暫戢鷓鴣
之羽逆計鸞生雞距將操同室之戈矛可堪飲到雞鳴尙戀

長宵之歌舞

春夜宴桃李園賦 并序

唐室之盛洛爲東都豪族貴游邸第相望桃李園者殆陪
京一名區與何以言之李供奉具涵海之才負凌雲之氣
寄情寥曠胸絕俗塵乃當歡會未終忽有顧影自憐及時
行樂之感是必在天寶三載翰林被放之初蓋以力士弄
權祿山蓄釁積薪厝火獨抱杞憂而非若歎老嗟卑之態
也況其時從兄延年從弟延陵以及南平太守之遙單父
主簿凝皆麋集梁宋間贈答詩篇往往而有又與康樂惠
連之語合頰弁之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又曰如彼兩
雪先集維叢又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其謫仙此際之情
乎爰本是意而賦之

塤簾酬唱花月精神亦觴亦咏何主何賓慶一家之雅集蹴
滿地之香塵恍如藻榜宏開籍登禮部何必酒樓高築橋問
天津燭照紅妝欣此際不虛良夜賦揮彩筆知當時早惜餘
春則有李太白者才媿陰何名高鮑謝派分同姓之恩榮望
重翰林之聲價金門大隱蟠桃之實休偷玉牒華宗仙李之
枝相亞屏梨園而製曲貴如則笛振新聲開藥宴以賞花天
子則駕乘照夜奈何秩罷遷鶯護工飛燕東出潼關西辭朵
殿吹臺尋高適之遊瑣院負知章之薦龍門密邇欣逆旅之
暫安雁序相聯幸弟兄之重見等是王孫豪貴相將賡棠棣
之詩迴瞻帝里迢遙無復預櫻桃之宴不觀洛陽之桃李園
乎籬圍枳棘徑闕蓬蒿緋衣未卸縞袂相遭玩紅白之分明
地無雜樹縱蒼黃以邂逅樽有香醪岷峨之鄉里難歸一例

飄蓬泛梗齊魯之朋儕未散何妨報李投桃其宴也殺列錯
珍器羅簋簋樂定賞心坐皆從齒行沽店近不勞壓酒吳姬
笑倚樓高定有折花稚子況復春氣融和夜光邈迤雲淡如
烟月明於水似遇故人於岸曲流連十里潭花將隨從祖於
濟南料理一肩行李豈不以華清宮啟強鎮兵屯心傷天寶
目極中原感歡場之易過若短夢之無痕浮生幾許光陰休
虛一刻有口莫談時事爲語諸昆桃源之隱可尋誰優游以
遁跡李下之嫌須避且簡寂以無言卽茲月醉花飛好買千
金之夜只恐風流雲散俄成獨樂之園遂乃序以言情詩非
感遇雖多抑鬱之懷絕少激昂之句樂述天倫景饒真趣罰
遵金谷如探石尉之花階挺瓊枝悉是謝家之樹徒使後來
之士論世知人聊探前哲之心登高作賦

海客談瀛洲賦 并序

案海上有三神山其一曰瀛洲相傳爲仙人所居故唐初開天策府十八學士與其選羨之者以爲登瀛洲然則瀛洲者其翰林清祕之庭乎太白天才超逸賀監呼爲謫仙天寶中供奉翰林寵遇殊渥暮年流落眷戀逾深其作天姥吟借瀛洲以發端而謂爲烟濤難求有慨乎其言之矣海客蓋以自況也謹本斯意繹而爲賦其辭曰

李青蓮玉葉分榮金門高步闕北長辭江南小住寄逆旅而獻歌望詞曹而感慕爰摹仙島之蹇峩以助高談之興趣雄辯聊隨焦遂不虞四座之震驚贊辭肇自褚公且考一朝之掌故則有瀛洲也者水環溟渤雲擁峯巒巒巒相連而戍削蓬萊最近而嶼岵瑤草琪花春多絢爛瓊樓玉宇地極高寒

其間修真之侶掌籍之官佩垂星劍髻聳雲冠騎每驂夫白
鳳信必待夫青鸞阻帆檣舟楫之通跂予遙望彼翰墨圖書
之府作如是觀然而身未親歷者其所言必多疏也日未備
覩者其所語又蹈虛也豈無小儒瑣瑣高士蘧蘧或驅馳於
塵坳或偃仰於林廬而欲侈陳崑閩爭述祿渠則金粟光明
莫證前身之果玉堂森蒨難窺福地之書未隨徐市以偕行
境尙隔夫蟠木縱逞張儀之利口誑亦類於商於若夫海水
無涯客遊幾載雲夢胸香烟霞骨在破巨浪以飛行望神山
之崔嵬景麗扶桑居隣大隗蓮一葉而堪乘藥千金而可采
半生劍俠尋方士以周旋三疊琴心勞成連之久待鷗鳥之
往來素狎心純任夫天機蜃樓之變幻何常理可通於宦海
每當筵散從容茶餘瀟酒憶往事而情殷笑吉人之辭寡偶

逐華陰縣宰睥睨蹇驢非同杜霸少年矜誇裘馬鴟奚事兮
 化鵬龍何妨兮作鮮境隔塵凡語工摹寫安期儻遇貽瓜棗
 而不辭汗漫曾遊記芙蓉之共把半醉而鯨川同吸吾亦酒
 人一竿而鼇首齊迴公真健者無如潯陽飄泊采石盤桓遊
 酣白下殿遠金鑾夢縱依夫兜率力難挽夫迴瀾跌宕名場
 徒數客程歷歷消磨壯志幾經人海漫漫卽茲泛鶴逍遙一
 例著宮袍之錦可奈龍倏忽九還失寶鼎之丹試迴思鳳
 沼之榮羣仙聚會渾不似蠶叢之險蜀道艱難宮闕參差真
 靈所司縱言及此感慨係之賀監則四明宅築鄴侯則一品
 衣披曲聽霓裳溯平生之奇遇路尋雲嶠豈俗士所能知宜
 其望洋浩歎問道嗟咨悵烟濤之浩渺愁潮汐之稽遲卽追
 盛事於開元誰記集賢改號况說儒臣於貞觀尤欽至聖無

爲也方今

聖天子稽古右文崇賢重士瑣闥清巖木天茂美懸珊網而
搜羅開瑤函而校理士也學富典墳里辭桑梓論道者宛舌
同聲儼直者莪冠躡履躬值

德威遠播銷鋒喜海宇之清且將詞賦競傳設問以客卿自
擬天姥之吟休咏山勢連天瓊華之島非遙春陰似水

廣廈庇天下寒士賦

并序

杜少陵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有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
天下寒士俱歡顏人每以少陵稷契自許故其願甚大不
知此二語者蓋以諷嚴武也史稱武恣行猛政梓州刺史
章彝初爲武判官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殺之其待士不以
禮可知又謂武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由一言賞至百萬

則廣廈千萬閒力非不能爲者空山一叟貌是流離願同
病之堪憐望故人之厚恤其結句云何時眼前突兀見此
屋固深冀有是時也夫豈空爲大言乎哉爰本此意而爲
賦曰

昔有唐肅代之閒嚴鄭公以御史中丞而鎮劍外藻繪山川
弦歌都會趨勢者紆組影纓拜塵者義冠博帶時則有去國
拾遺寄居江瀨偶當疾風暴雨之交絕少片瓦一椽之賴猶
復軫念孤貧代謀苦蓋感同類飄零何限襟期結異國之懽
問生平願望誰償眼孔笑書生之大豈不以寒士者困比鷗
饑居憐蟲寄願白紵之蕭條下青衫之涕淚江湖奔走幾許
牢愁家室漂搖何堪負累況當天寶以還四方多事望烽火
之燭霄安琴書而無地山東則杼柚千家河北則烟塵萬騎

閒行萬里深知旅況之艱何處一隅獨荷天心之庇成都形
勝棧道千盤爲兵戈所未及與磐石以同安此時上相秉旄
蔚爲重鎮當日明皇走馬曾駐鳴鑾遂乃豁開險隘羣集衣
冠是士流之所萃覺天下之非寬風雲鬱鬱人海漫漫劇憐
冷炙殘羹難耐終朝窮餓豈僅柴門草閣未消五月餘寒夫
使節鉞是邦者開閣設筵迎門倒屣接之以清談招之以臚
仕播儒風於鄒魯居然通德之鄉寄宦籍於崔盧合號鳴珂
之里不有廣廈千萬閒乎蜂聚房多烏瞻屋止不待買鄰自
能成市飛翬之宇連雲濯龍之車似水志同道合誰非推宅
之交露宿風餐絕異荷戈之士由是深情契合比戶安排恭
承大惠足庇吾儕朱山人居原連屋韋贊善別不臨厓送客
逢春裴迪則愁懷頓減賣文爲活斛斯則撰述彌佳莫不置

身樂國絕意天涯盤飧樽酒布襪青鞵從異地得新相知於
心莫逆仰使君如慈父母降福孔皆獨奈何雍容開府慷慨
登壇座無揖客門列粗官房琯舊恩尙責以屬州之禮謫仙
新咏竟任歌蜀道之難雖以杜陵相倚執友同看亦僅備員
於幕下築屋於江干花潭寄傲錦水垂竿鶯鶯之隊喜頻來
雖曰比鄰無惱鷓鴣之班皆例授豈真賓主交歡今日者商
飆作勢積潦成灣難禁屋破並苦兒頑方自嗟夫羈旅忽縱
念夫時艱叙同曹之咨怨望當事之迴環臺榭經營縱可落
成不日威權指顧有誰號令如山空吟成一幅長歌心殷幻
想權留作千秋佳話士洗愁顏

柳母和熊丸助讀賦

并序

蓋聞斷機訓學孟氏業成畫荻傳書歐陽名立類皆以松

筠之操永堂構之傳八座起居他日縱能荷寵三冬辛苦
此時倍覺傷心者也若夫仲郢登科適在元和十三載而
公綽捐館已歷太和之六年橋梓爭榮椿萱並茂旣仰秉
義方之久似無勞慈訓之專矣然而華原著望郎署起家
嚴君方王路馳驅敷歷中外令子苟童年驕縱毀敗箕裘
則房喬之男負茲鐵券韓愈之子不識金根豈不墜聚載
之家聲爲膏粱之炯鑒哉爰乃篝燈夜課停杵宵興當陸
績之妙齡垂敬姜之法誠心以勞而不倦大啟塞茅口雖
苦而何妨燕茲良藥況夫熊爲蟄獸膽亦珍材藉女手以
親調豈貧家之所有湯似飲夫益智能助精神粥如噉夫
防風堪充腸胃保門戶者其慮最遠教紈綺者其勢更難
固非清之築臺蔭之恤緯所可同日而語矣爰本其意以

爲賦曰

淑女知醫達人，有後近案埋頭調羹，出手圓莫誤以彈鳥獵。曾資夫走狗佳兒，請業快徵入夢之蘭。夫子登程憶折臨歧之柳，方公綽之歷擁碧幢。正仲郢之未離黃口，雖疑疑以不羣。誰循循而善誘，未得嚴師兼防昵友。志最易於荒惰，誦書肯趁月光食。倘尙夫珍奇餐飯，定抄雲母。惟韓夫人賢名素播，紗幔高懸。篝燈督課，常令蝨簡之紛披。不許象牀之偃臥。足三冬之文史，日斯邁亦月斯征。撫五尺之形骸，白受采而甘受和。當夫鬪更已轉蟾魄，方中色莊對聖頭。側垂童偶值神思之倦，難加鞭策之功。憐氣餒而不揚聲，如吟蚓恐瑞徵之弗應。吉負占熊爰乃方書檢點，藥性詳端。覺有熊兮最猛，知得膽兮尤難。精能益氣，溫可祛寒。潔亦辟塵，點水則一條。

成綫久宜爲腊歷時則雙曜跳丸讀者倘劬知之宜豫調不
須梅攪毋須筋似赤白之探來豈蒼黃而捨去夜能繼夫日
力顯大神通母竟勝於父嚴是賢內助水漉數升珠傾一斛
食縱攢眉飽還果腹事幾近於茹荼謀實貽夫式穀念爾父
宣勞熊軾處貴不驕願吾兒善體母心雖勞猶讀厥後科第
榮膺朝廷寵遇尹京兆兮綏猷守河南兮理務象笏親傳板
輿迎駐不忘微賤藥籠之物猶存欲報劬勞翟萐之詩可賦
西窗話雨賦 并序

李商隱夜雨寄北詩云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
時馮注以爲寄內之作案義山以開成二年登進士第會
昌二年赴河陽王茂元幕就婚俄而茂元卒遊京師久不
調大中初以員外郎隨鄭亞廉察桂林府罷還東都又出

有江漢巴蜀之行詩蓋此時所作也夫玉溪坎壈實緣姻
婭長途留滯其有息影之思與爰考其時代探其情惻刺
取本詩作爲茲賦

河陽雲樹巫峽風波思緘璫札恨寄絲蘿想楊柳於樓頭翠
睂無恙感芙蓉於江上紅淚應多料理閒身歸鄉園而小隱
評量離思問溝水其如何昔李義山返從桂嶺遊向洛陽過
河中而家寄歷劍外而途長時則雲陰稠疊景物淒涼李定
言曲水探春記曾聞話王秀才京師聽雨同此輕裝波漲巴
江挂布帆兮安穩閣連棧道聽鈴語兮郎當夫其薄宦意慵
思鄉情重遭三日之積霖賸半囊之清俸負錦尋詩之役儘
有童奴分曹射覆之歡苦無賓從逐飄蓬於異地心傷形影
之單憶卻扇於少年禮盛登牢之共有人焉窗底低徊窗前

睇眄迎西陸而涼生對西山而雲卷悵膏沐之不施悔壺觴
之遠餞斜飛蝠出檐箏鳴碎玉之聲驚夢雞啼爐火留殘香
之篆遠道難尋夫赤甲望將芳訊遲遲峭寒徐度夫碧紗奈
此輕風翦翦倘或錦江遡返綺閣歸棲話客懷之況瘁話旅
思之淒迷挹樓外之輕陰小窗幔啟緇途中之舊作滯雨詩
題時時聞長歎之聲料有梁間紫燕字字識相思之味曾通
心上靈犀莫教蛾撲銀釭冷雲母屏風之影猛念虹收青嶂
在天彭井絡之西銅壺漏永鏡檻人雙花光隱隱燈影幢幢
此時虛幌同披月迎碧海當日孤城小泊水長空江歷歷前
塵待證傳書旅雁喁喁私語不驚守戶仙虬從茲別笑牽牛
望迢遙之銀漢無復夢迴胡蝶聽點滴於篷窗是蓋累坐姻
連黨分朝局宦已難成心原易足欲求琴劍之安苦畏簡書

之促青春傷別杜司勳本自多情白首工吟卓文君未能免俗儘有長安之憶珠箔飄燈漫誇漢上之遊華筵燒燭

杏花春雨在江南賦

并序

虞伯生籍隸臨川而懷歸詩詞屢曰江南者蓋豫章諸郡自唐開元初屬江南西道宋爲江南西路後人因省讀曰江西元遂置江西行省其實江西亦江南也吳楚分疆衡廬接壤道園所咏實在於斯爰本其意而賦之曰

仁壽郡公宦情久冷豫計歸期適當韶景清明寒食天開罨畫之圖水郭山村風颺酒旗之影恍築三山於何異小隱編茅試尋一脈於吳澄文壇開杏方其臘日偶題也闌珊歲事寂寞京華恩深賜藥詔罷宣麻當詞臣之散直正旅客之思家望去迢迢軟綠漲春初之水歸宜緩緩輕紅遲陌上之花

之味何異汪倫送別桃花玩流水之潭校量帽影鞭絲境臨
夢水珍重玉璫緘札詩檢樊南迄今過華蓋之山訪柘岡之
路汝水依然墨池如故春黯黯其常陰雨濛濛而似霧江鄉
得句抗懷文靖之才杏宴題名待獻瓊林之賦

勞勞亭送客賦

并序

案金陵勞勞亭直淮水之西南爲吳時所建置初則樓名
望遠繼則觀改臨滄當孔道之交爲送行之所至唐時而
尙在經仙李之留題蔓草道旁懷古情而不盡柳花店側
牽別意以俱長所以寰宇之篇方輿之志莫不標茲名勝
載入圖經昔瞰大江與征虜中興以俱古試尋遺址距莫
愁迎擔而非遙爰本杜少陵高詠之情製爲江文通銷魂
之賦其辭曰

長干大道萬里遊人金尊淥酒寶馬雕輪攄幽情於思古誦
別賦而傷神驪唱方新風送數聲之笛鳳臺最近地留六代
之春壑轉林通高亭在空樹深鎖翠欄曲圍紅望望而江山
若接勞勞而名字誰同赤烏之年載蒼茫篆留苔碣白鷺之
江洲隱約煖送蘋風夫其津達往來山臨鬱岷候館遙連旌
符屢拂花吳苑兮將離風石尤兮誰乞任虎踞龍蟠之地行
矣難留問鷺飛草長之天懷歸豈不爾乃枉渚維舟離筵出
餞送客情殷臨崖路轉知竹格之潮通恐桃潭之水淺迢迢
遠道慣從鷺埃經行草草別懷憑仗鷺花排遣蓋自黃武之
元歷永嘉而後名士停橈芳郊置酒書投殷羨之函箠贈袁
宏之手激昂搥壁幾逢淮水開航憔悴琴條絕類金城撫柳
新愁西浦舊夢南朝通津地占懸榜名標江泊桃根之楫春

過阜茨之橋卽茲吳楚山川供人登覽不料齊梁冠蓋如許
蕭條爰有供奉來訪斯亭入金陵之郭揚采石之舸新詩屢
咏古迹頻經橫江之瓦閣與鄰浪高吹白落日之晴峯遙指
烟隔猶青

可園文存卷十六目錄

箴

樞臣諍臣臺臣武臣四箴

學箴

銘

凝暉室硯銘

冶麓山房硯銘

杖銘

菊花石硯銘

贊

陳氏八賢贊

鄭康成從祀贊

張炳垣典籍贊

席烈士像贊

照像自贊二

丙子像贊

掃葉僧像贊

甲寅舉義諸君子圖贊

六十七歲畫像自贊

樊姬楚雲遺容贊

祝文

白文公生日祝文

方忠文公祠祝文

卓忠毅公祠祝文

顧亭林先生祠祝文

秦文愨公入祀鄉賢祠祝文

甘棠文塾享堂祝文

祀蠶神祝文

二

祭詩祝文

告文

愍忠祠告文

張靖達公祠安位告文

祭文

公祭沈文肅公文

公祭左文襄公文

公祭曾忠襄公文

祭張又堂軍門文

祭朱子期文

祭二妹文

祭三妹文

祭龔蔗軒文

可園文存卷十六

江甯陳作霖伯雨

箴

樞臣箴

國之元臣實爲柱石參贊廟謨百揆是宅勿曰任專君資籌策勿曰位高民思德澤漢用王尊匈奴面革宋相司馬遼人斂迹威望隆隆外服蠻貊柱史司言敢告執戟

諍臣箴

君有耳目補闕拾遺平心察理度勢揣時主德所繫宜進其規大體所在宜慎厥辭無爭細故無訐陰私無涉朋黨無近把持明季水火覆轍鑿之鯁生不佞敢告所司

置臣箴

可園文存

卷十六

古之諸侯今之節使任轄屏藩權兼將帥雖戒張皇何可弛
備雖戒因循何可恣意功不濫求罪不豫避寵辱兩忘險夷
一致鎖鑰巖壘無慚重寄下走顓蒙敢告部吏

武臣箴

邊陲多事名將效忠昔人所重躍馬彎弓今則異是礮火騰
紅聲喧辟歷威烈祝融屢撼不動其技立窮岳家軍法重與
山同惟不惜死乃克成功鈴轅上謁敢告司戎

學箴

一事不知儒者之恥欲求放心務學而已勿徒嗜夫古書經
史所紀必悉今世之所宜而孔孟乃爲不死勿徒泥夫城市
舟車所駛必會五洲之所通而天地乃非虛揣旣博且專我
聞如是不佞揮毫敢告侍史

銘

凝暉室視銘

有扁斯石倬彼甫田子孫保之屢豐年

治麓山房視銘

矜爾才累爾德石不能言守其黑

杖銘

危則持顛則扶我生託子以為命戒之戒之行險徼幸

菊花石硯銘

芟兒自湘歸省值予七十晉一之辰獻石硯為壽特撰是詞

菊花石出瀏陽琢為硯發古香飲酈水餐屈糧陶詩淡韓節

剛石不泐花長芳保頑固永壽康

贊

陳氏八賢像贊

并序

句容尙仰止兆山工畫臧有長洲顧氏所繪古聖賢圖冊

丙氏陳者凡八人乃撫之以見贈霖瞻仰前徽敬為作贊

陳文忠公諱堯叟字唐夫閬州人宋端拱中進士第一累官同平章事後以右僕射知河陽卒子諡

秦公之胄厥有唐夫嶺南變俗端右陳謨請盟著錄領郡分

符致君澤民其謂是與

陳文惠公諱堯佐字希元文忠公弟也宋端拱二年進士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太子太師致仕自號知餘子

文惠立身寬厚儉約好學深思居官樹略臺閣迴翔河隄興

作古隸新詩閒情有託

陳后山先生諱師道字無已彭城人宋元祐中以薦授徐州教授紹聖初官祕書省正字

祕書高節刻苦自持安貧樂道說禮敦詩要人恥謁南豐是

師假衣不服彼哉挺之

陳文毅公諱亮字同甫永康人宋紹興淳熙間屢上書言
事不果用光宗初擢進士第一除簽書建康卒後得諡

同甫為文不拘繩尺慷慨談兵歛獻上策屢忤豪強幾遭橫

逆一命甫膺遽歸真宅

陳恭襄公諱瑄字彥純合肥人明初以父任得官歷至右
軍都督僉事充總兵官總督漕運封平江伯卒贈太保進
侯子諡

平江勤幹澤被民生天津衛建青浦山成濬河立閘免運輸

京利延百世不隕厥名

陳文定公諱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明永樂二年進士官至
南京國子監祭酒與李時勉齊名卒贈禮部侍郎子諡

祭酒忠誠成均教胄局領修書疏防誑奏返幣中官辭榮司

寇北李南陳羣儒領袖

陳恭愍公諱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四年會試第一官至
廣東布政為市舶中官韋眷所誣被逮憤卒宏治中復官
禮葬正德中贈
先祿卿子諡

布政涖官棧棧風力齊名韓雍長揖汪直獄空重囚體崇中
國讒口鑠金冤沈天黑

陳忠裕公諱子龍字臥子一字大樽華亭人明崇禎十年
進士福王時官兵科給事中後受魯王部院職銜結太湖
義兵事洩死之國

臥子異才松江之彥幾社會文東陽弭變策上福藩恩沾魯
殿小腆雖愚孤忠自見

鄭康成從祀贊

漢承秦後經術修明大成之集司農是程門旌北海學冠東
京其存其沒爲靈爲英厄難免已拜或從庚祀于齊社奠于
孔楹大昕擊鼓吉日吹笙馨香俎豆稽古之榮

張炳垣典籍像贊

淮水清澂鍾山秀峭誕生異人潛暉未耀覺積潢池禍延學

校徒死非忠棄親非孝勢值傾危力圖號召蓄機甚深上書
得報匪謀不憾實天不弔南冠見囚東海難蹈義無累人智
猶除盜烈士之心書生之貌

席烈士像贊

并序

君姓席氏諱存仁上元人咸豐三年粵賊陷金陵以合室
殉其子元炳甫數齡鄰人出諸火得不死今成室矣哀終
天之罔極乃繪像以寄慟從甥陳作霖謹作贊曰

猗嗟席君勤儉持躬有家捐累無位效忠生踐王土死爲鬼
雄懦頑興起百世聞風

照像自贊

有倫常歡無富貴福行年六九庸庸碌碌志息化鵬情深舐
犢侍立者誰仲子詒祿

其二

幻影中影分身外身萃四面鏡成一家春

內子像贊

三十餘年琴瑟友詒德侍旁詒壽在後雖非鳩盤茶亦爲九子母此天水君五十二歲之小影伯雨贊之歲則庚寅月則己卯而日則辛丑也

掃葉僧像贊

龔賢字半千江甯人明亡不仕築半畝園於清涼山麓建樓其中掃葉僧其自號也

謂爲老衲之流耶而其髮鬚髻謂爲俗子之輩耶而其骨峻嶒旣遁迹於世外而高不字之貞則天下之塵氛安能盡滌亦姑借擁篲以爲名試登樓而一望百端交集豈徒傷草木搖落無復松柏之長青然非抱宋玉悲懷負元龍豪氣者又誰知清涼山麓有隱居掃葉之高僧

甲寅舉義諸君子圖贊

并代

甲寅舉義諸君子者皆秉忠貞居同里閉當黃巾之蔽地
欲赤手以擎天奮螳臂竟可當車入虎穴幾將得子閉門
十日大索而張良已亡藏血三年含冤而萇宏不死謹撰
圖贊以當誄詞

張君繼庚善謀多算痛哭請師刻期靖亂委蛇賊中宜獄宜
岸萬死不承錚錚鐵漢吳君長松晦跡機匠鄰里婦嬰咸資
保障結約翻城事難得當微服度關不待雞唱胡君恩變聯
合兩軍危城出入雨夜星晨未陷秦謀屢犯楚氛謀實不用
勿謂無人餘子英英亦皆人傑或死或奔無慙大節五十餘
年電光一瞥石城雖頽英靈不滅
六十七歲畫像自贊

非仕非隱亦墨亦儒或謂爲識時之彥或疑爲守舊之徒以
我觀我惟吾知吾是翁蓋自營八表心游太虛以無用爲用
而豈兩黨之所能拘漢有徐孺子隋有王仲淹其引爲同志
也夫

樊姬楚雲遺容贊

一場幻夢七載短緣攜金鑿女歸忉利天

茶女旋塲

祝文

白文公生日祝文

惟公教宗廣大情忒醉吟禁中來才子之呼洛下寄閒官之
迹青山獨往顧朝局以傷心碧海終歸證仙緣而得所茲建
聯吟之社適當攬揆之辰錫進膠牙酒斟婪尾一編長慶詩
名不亞乎微之九老香山上壽直超夫如滿載瞻圖繪式薦

馨香

方忠文公祠祝文

惟公品成莊士任重儒臣北闕椎心南山埋骨集傳遜志稱
正學而無慚祠建表忠朝孝陵而遙拱茲當春仲敬薦溪毛
氣仰浩然留今古君臣之大節神其來格合族姻師友以同
歆

雨花岡新建卓忠毅公祠祝文

惟公毓秀浙東致身端右厝火之憂獨切徒薪之計不行門
啟金川恥效從龍之彥氣歸蒼昊證成騎虎之緣自
聖朝有通諡之恩故江左崇表忠之祀梅岡在望松棟聿新
仰瞻木末軒高同茲封墓式閭之敬一任滄桑世隔猶聞頑
廉懦立之風

顧亭林先生祠祝文

蓋聞文翁石室揚先哲之清芬陶令柴桑抗逸民之介節惟
先生江東絕學勝國孤忠步武三仁儀型百世挺松筠之操
極禾黍之悲滄海橫流精衛之填何及蜀天萬里杜鵑之拜
徒勞過京邑而眷懷下六謁思陵之淚辭徵書而辟地高不
事異姓之心至於抗志聖賢垂情典籍宗橫渠藍田之教以
禮爲先闢上蔡象山之歧與禪相近九州俗別成郡國利病
之書八類音分正唐宋沿譌之韻網羅今古考證山川通經
濟性理爲一家判器識藝文爲二致固不獨守先待後日知
錄集其大成餘澤流風蔣山傭署其別號已也茲者山河無
恙正朔久更國史冠以儒林慈仁肇其禋祀謹練吉日敬薦
辦香嗚呼祠築治城采鱉之衷如見堂瞻山史化蟬之願常

存斯文在茲後進所仰

秦文愨公入祀鄉賢祠祝文

惟公德隆

帝傅品重儒林秉心則忠實無欺在位則昌言不諱

講帷啟沃羣欽汲黯之直聲

綸誥褒嘉常憶曲江之風度茲者閱時已久念典難忘瞽宗
循請祀之文

恩命荷

寵頒之制噫嘻先正之遺型具在神降蔭茅泮宮之傑構長
新薦先芹藻羣賢同室後學所師

甘棠文塾享堂祝文

蓋聞傳登循吏文翁創石室之規教衍司成周禮重瞽宗之

祭溯甘公之建塾遊童子以會文慈幼情深萃孤兒於一社
養蒙功正就外傳者十年諸先生誼竺梓桑材儲薪樵或律
嚴日課定辰入酉出之條或牘校月要循乙降甲升之例精
神所寄馨欵如存茲當棟宇聿新苾芬肇祀知風徽之未沫
仰靈爽之式臨嗚呼鹿洞法程既永作後來之式馬帷弦誦
毋敢忘先正之型惠我青衿侑君碧醕

祀蠶神祝文

二則

惟神德毓房精功參富媪首出庶物衣被眾生類取坤元允
矣天下之母柔遵師教肇於軒后之妃茲值上春敬諏吉日
馨香蠲潔酒醴紛陳蜀宮之秩祀聿修齊野之調言奚取禱
通馬祖歌周宣既伯之詩見仰龍星繼魯史大雩之祭
天地亨毒萬彙生兮民時敬授蠶以成兮秉氣之異應星精

今天駟昭朗如月明兮衣被天下眾母名兮有功則祀時靡
爭兮戴勝旣降鳴倉庚兮嘉盛豐潔旨酒清兮有功則祀鹽
愚誠兮一歲八熟豐且羸兮西陵作配福我氓兮

祭詩祝文

歲將畢月旣殘酒滿尊內在盤主人陳詩一卷再拜而告之
曰凡人之生精氣爲神興有所寄衍而爲文揮斥日月變化
風雲眾體之託詩爲最尊當夫登眺山川流連林麓軟撲塵
紅秀延野綠胸襟廓然舒其湮鬱非爾同遊誰狀心曲良朋
久別故友重逢長橋躍馬延津會龍樹雲悵望杯酒過從非
爾善感誰測予衷歲序推遷芳華鮮潔楊柳春風梅花殘雪
點綴無多風神獨絕非爾清超誰酬令節葩經草木爾雅蟲
魚知不厭小學及其餘技精刻棘見異拘墟非爾鑿空誰得

智珠人亦有言辭無過費窮緣詩工翻爲爾累我意不然實
同臭味甫白齊名無位亦貴茲當冬盡臘鼓催年爲爾展敬
香裊爐烟德則配聖心亦通仙如在其上靈風肅然

告文

愍忠祠告文

惟公等靈鍾茅蔣光炳日星感我生之不辰值上天之方醉
金陵瓦解蘭成難遣哀思碧海石填精衛自忘力薄當王師
之雨降正賊黨之震驚披彼腹心壯吾牙爪須婁伏甲欲聚
齊戍以殲旃二禮巡城將掖國子而赴外無如夷庚旣塞舛
午偏多聊從閑道蛇行藉達重圍鳶信方謂紡投紀鄣鼓譟
攀升豈期甕入周興遭逢告密國中太索羣罹孳雉之災境
外潛通半敦關雞之唱雖死生之偶異實忠義之同歸焉某

某等憑弔國殤追惟先德尋已醒之噩夢撥久冷之劫灰招魂篇重舉些辭表忠觀且援成例出亡死節皆求仁而得仁合食同堂亦亡禮者之禮爰諏吉日用肅明禋顧石城淮水之依然望風馬雲車之來格彷彿羅池祀柳並供蕉荔以明虔庶幾歲宿臨吳長眷梓桑而錫福

張靖達公祠安位告文

惟公濬岳鍾靈淮瀆倡義蕩平巨寇空蠹屯螳聚之羣節制兼圻臨虎踞龍蟠之地協李文忠之碩畫遵曾太傅之遺規景宗爲韋叟之同鄉共成偉績曹參繼蕭何而爲政不改舊章治功備載於史編恩澤遍沾於士庶某等夙蒙庇蔭仰企棖題崇祠布古柏之陰名垂葛相芟舍留甘棠之愛詩誦召康牲醴告虔神其來享

祭文

公祭沈文肅公文

維年月日江甯紳士汪士鐸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
沈文肅公之靈曰禹貢揚域表海際淮自公蒞止威重外臺
令行千里如霆如雷萑苻斂迹里門夜開寰瀛似鏡波靖鯨
鯢聲色不動望重華夷先陶後曾惟公與齊公猶戒逸吏牘
勤披夙興夜寐剖析毫釐石城鍾阜都府所治事關民瘼張
弛得宜青谿運瀆秦淮分支濬深去壅清水濁泥橋梁重建
虹亘東西渡船補漏集江之涓下田苦潦捍水築堤蝮生急
捕蝗不爲災籌金積穀歉歲無饑勸分計畝社倉之規漕糧
普減鼓腹農嬉編審停造快丁忘疲絲機免稅商競招徠講
院增課士富文辭興利除弊知無不爲夷吾之略子產之慈

昊天不弔一旦騎箕長城忽毀眾失所依瞻顧垂涕何日忘
之嗚呼哀哉尙饗

公祭左文襄公文

衡湘鍾毓竺生異人東清闖越西蕩崑崙出秉節旄入參樞
密知無不言文有其質

天子南顧眷念疲黎特命聖相總制兼圻小民喁喁望公如
歲自公來思恩威交濟會城之北井里爲墟水衡營建夏屋
渠渠赤湖朱山南北水利鑿隘浚深早潦有備士子上計與
公車偕周其困乏行李往來織業所資機絲爲重稅免關津
工無缺用公之恩澤徧及四民政成而去臥轍攀輪潞國精
神平章重事裴相勳猷節制羣帥兵機政略惟公兼之安危
所係名動華夷瞻仰昊天奈何不弔櫪馬羣驚大星掩曜靈

與泣止假道江湄出郭遠奠涕泗漣而嗚呼哀哉尙饗

公祭曾忠襄公文

嗚呼天生我公再造江湄其忠蓋之忱堅忍之力簡練之師
凡所以復都會蕩瘡痍者久已爲國史所紀載文人所傳述
父老穉子所謳思豐功盛烈伊誰不知惟自文正公騎箕而
後南國遺黎望公來鎮幾歷二十年而始見公之旌麾溯從
握節以迄今日又七年於茲矣其間島酋蠢動吳淞阡危公
以全權折衝於海上而敵艦不敢內窺荏苒伺釁虺毒潛噴
公因述職奉

詔以亟返而伏莽不致蔓滋人第見其守文正之法無所事
事幾於蕭規而曹隨而不知望隆中外威著華夷不動聲色
屢弭無形之患皆機神默運之所爲至其撫綏赤子惟恐傷

之苟有以擾民之說進者莫不斥逐其人而屏絕其辭蓋公
之於我民始爲之攻毒螫繼爲之摩疴癢而終爲之調肉糜
俾我民元氣漸復無非慈父母之用意能深入人之肝脾何
圖一老天不憖遺黃童白叟異聲同悲輟春相告如喪其私
固非徒爲

朝廷惜申甫之佐而實鄭人歌僑楚人懷葉有以感念遺愛
於弗衰哀哉尙饗

祭張又堂軍門文

代

惟公瀟峯毓秀張宿降祥家傳弓冶學富縹緲武韜黃石儒
業青箱乘時鱗躍應運鷹揚弱冠之年張光弗炫橋梓自知
久玉交羨留意英才默觀時變起舞雞鳴隱憂龍戰賊踰嶺
嶠迭陷堅城江南瓦解皖北塵生商爲客將瑒練鄉兵從容

塵扇慷慨請纓淮旅初興實踵湘後策定不疑律嚴堪守萼
上顏書逖原琨友謀借先容功成不朽楚軍東下文正主之
蜺旌雲擁虎隊風馳嬰揮騎卒廣領偏師無堅不破有役皆
隨傅相桓桓肅清吳會召我飲飛制人要害鞭擲斷流船行
下瀨幕倏建牙江難限帶女牛之域控海引湖城修冰敏艦
聚孫廬穴深匿鼠樹密藏烏前茅所指滋蔓是圖雲合諸軍
月聞三捷韋叡鄉親袁絲貴俠采入推鋒飛行攀堞戮厥渠
魁芟其枝葉東西掃盪左右贊襄蛇長演陣鼉駕浮梁夙諳
形勢莫抗顏行一封露布千里康莊凱奏上騰勇名
天錫翠羽增輝丹屏紀績檠戟軍門戈矛壘壁長此留防猶
如臨敵蘇臺繁富劫過成灰戎虞伏莽市冀通財雉堞補缺
騶卒舉材兵民錯處耦俱無猜移鎮建康地大物博羣盡驅

鷓巢毋占鵲令甲宣威寵丁恤弱撫馭適宜亂乃不作長淮
以北東捻未平元戎傳檄別道專征礮飛電車走雷聲扼
吭拊背功已垂成五夜捫心忽呼負負忠縱報

君情殷將母服事未能馳驅太久欲遂烏私且迴馬首治城
一角迎奉板輿廿年隨侍八座起居常嬉萊綵不絕溫裾望
雲何感愛日非疏景迫桑榆憂生几杖醫謁竭誠佛祈頓顙
彤管貽輝繡帷結想雞斯毀容馬鬣營壤既終養事素乏宦
情寵尋抱朴冠挂通明遂初賦就招隱詩賡菊籬編織松閣
經營結清淨緣敦任卹行族戚蒙恩孤寒託命家乘垂型方
書起病齒髮未衰天人交慶麟振子盛燕翼孫承崔牀積笏
錢宅圍繩鵲章璀璨鶴蓋飛騰蔽垣競試桂籍頻登日正行
天星胡墜地兜率歸眞勾陳失次雞夢兆災蛇年表異捐棄

賓朋感傷門義某久欽德望夙奉恩私躔依北斗域限南維
瞻韓有願御李無期幸逢令子雅託深知末吏備員後塵學
步肩荷奚辭眼空蒙顧法自守蕭譜如傳傳方仰卿雲俄驚
孤露長途在望噩耗偏來電馳萬里霧掩三台沈車寂莫馮
樹凋摧麟圖定畫鶴弔尤哀嗚呼海水滔滔江風獵獵執紼
無從奠芻亦攝敢述勳猷敬書簡牒丹悃畢申明靈儻接哀
哉尙饗

祭朱子期文

繫予生之介特塊獨立而無徒惟與君締交三十餘載而敬
憚不改其初猶憶識君於朱門歲在癸丑正流離板蕩之餘
時予年甫將冠懵然無識君乃以予爲可語告以駢儷聲律
之學俸不終困於迷途由是訂爲知己以古道相勗又復託

誼於葭葦雖或中間數經離合而常如蛩蛩之與駢虛南則
元武靈谷北則慈仁善果游同舟而出同車泊庚辰禮闈報
罷以後君留天津而入幕予遂汎南下之舳艫當夫道旁話
別刺刺絮語孰知其爲永訣而踟躕以君之神明強固膚革
充盈方以爲耄耋可卜定入香山洛社之圖胡中壽之未屆
遽歸冥漠致令數平生之朋侶落落如晨星之疏矧予頃以
養親里門不望長安而西笑君尙聞之而寓書謂數年之睽
隔藉茲一聚慎勿高尙於鄉閭予讀此書心怛怛其欲動豈
料復函未達已聞噩耗而驚呼望黑水之重洋閒關南北程
途備極其崎嶇賴介弟星奔以渡海甫經匝月卽歸千里之
靈輿悵城關之未生入銘旌搖搖其無定乃暫寄於莫愁之
湖惟茲華嚴古刹依水爲屋實當年人日挑菜之區一觴一

詠曾幾何日尋墜歡其已杳如阿戎之過黃墟玩新荷與細柳雖依然其如舊終不能易悲而爲愉嗚呼天道昧昧好惡何殊攘奪爭陵者无不利孝友貞義者或多虞依阿佻巧者顯於世清廉剛正者喪其軀其顛倒也若此固斯民之不幸而非徒傷吾道之孤然予獨於此傷悼不已者蓋以行誼之失無所嚴畏文字之式無可楷模卽至登臨山水探幽絕險亦無伴侶之與俱君如有知尙翩然其來止鑒此一束之生芻哀哉尙饗

祭二妹文

嗚呼同產五人忽弱一个望祭天涯心酸淚墮妹素靈警死必有知魂兮其來聽我奠詞吾妹今年齡甫廿七于歸周氏五百餘日辭赴潁陽一歲未畢溘然遽逝痛傷何極憶汝平

生歷歷堪述嗚呼吾妹孝德克全在室事親族戚稱賢曩侍
大母尤蒙愛憐大母有疾牀蓐纏綿撫摩搔抑皆汝當先大
母遺命賜汝釵鈿家貧用罄中心悁悁阿耶前日欲寄償焉
信使未去噩耗先傳孝不蒙福思之泣然嗚呼吾妹性不忤
人靈心慧舌工於語言同輩見汝無不歡欣我與汝媿記曾
反唇汝來相勸片言解紛善戲以謔衍之爲文言猶在耳今
何忍聞嗚呼吾妹聰明莫比吟咏詩詞中心所喜我時披展
示以法軌點竄無多居然盡美草號繡餘曾無鄙俚結襍以
後音忽變徵我心私憂勸汝戒止豈料今日果至於此嗚呼
吾妹婉婉夙成旣顧大義又惜聲名規夫以正苦志經營羸
得家人柔順相稱柔制已性順體人情抑情忍性病所由生
一發莫禦大命遂傾嗚呼哀哉何天道之無知兮忍韶年而

見奪其明慧之太過兮自取罰於冥漠將轉劫於風輪兮幸
塵緣之解脫抑侍疾之無人兮以倉卒而成錯嗟無術以返
魂兮杳不知其苦樂憶去歲之辭我兮展一拜於中堂我心
慘其不悅兮若輪轉乎迴腸念平日之睽離兮曾不動夫感
傷何茲別之耿耿兮獨展轉而難忘及今日而始悟兮永訣
實異於尋常檢前月之來函兮索達生之古編豈預知有此
厄今欲防備於事前恨魚鴈之無便兮致汝命之遽捐望迢
迢之道路兮徒痛絕以呼天嗚呼哀哉潁山蠶蠶水湯湯些
蕭然旅櫬滯異鄉些精魂恹恍游無方些父母命予薦一觴
些室設總帷明燭光些魚羹清潔嘉蔬香些老穉痛哭聲沸
房些嗚呼哀哉吾妹之靈其翩然而來翔些尙饗

祭三妹文

烏虜哀哉自二妹之遺產厄兮吾父母悽惻以心傷歷十餘
年而猶未已兮今又重之以汝之喪羌惟汝之秉賦兮質和
順而性聰強何彼蒼之不弔兮竟中道以云亡烏虜哀哉近
世女子之工讒兮搖脣鼓舌眩惑耶孃一家骨肉視若參商
汝則和以居室兮無呵叱詬誶之聲處嫂姊如姊妹兮待諸
姪如所生烏虜哀哉近世女子之犯分兮不安卑賤觸忤尊
嫜箕帚細故反脣相將汝則順以從姑兮小心奉廚下之羹
湯每歸甯以閒話兮必頌堂上之賢明烏虜哀哉近世女子
之奢侈兮膏髮澤首金玉珠璫拮据供給弗恤其良汝則聰
以佐夫兮必慮遠而思長徹環瑱以相助兮不耀衣飾之輝
光烏虜哀哉近世女子之耽逸兮早眠晏起顛倒衣裳袴補
博戲日嬉以荒汝則強以任事兮勤縫紉而潔酒漿啟箱篋

而檢視兮猶有未成之兒襁烏虜哀哉人反常則不壽兮種
種犯世之不祥天亦惡直而醜正兮毋乃爲自貽之殃然此
特激烈之說兮終不可以爲典常吾且爲轉語以慰汝兮汝
亦可無憾於九京汝頃暫栖於別廛兮生子而月猶未盈非
汝姑與叔之明決兮安得歸而殯於堂念汝平日之柔謹兮
自鄰里以下逮僕媪莫不同聲而感愴烏虜哀哉汝得此其
亦足兮又奚論乎彭殤況汝之夫兮宅心忠厚之鄉悟昨非
而今是兮夫何事業之難成汝之子兮露頭角之崢嶸先諸
弟以著鞭兮讀書過目而不忘汝之女兮曉事理而通方雖
齟齬而痛苦成人兮每血淚之承眶較二妹實爲多福兮後
來定卜其蕃昌烏虜哀哉凡吾之爲此言兮非漫爲太上之
忘情蓋上以塞吾父母之悲懷兮而卽以告汝筵几之旁烏

虜哀哉尙饗

祭龔蔗軒文

烏虜惟我與君居同里閭少小赴塾頻遇諸塗壯入膠庠無
試不俱甲乙平列和女倡予我先食餼君屢向隅君戲自嘲
命乏天廚後我十載始分廩儲士習佻巧飾智矜愚君獨守
分寸步繩趨我愛其誠人笑其迂兩家子弟幸能讀書君兒
我壻潤匹璠璣我姪君壻雀屏中弧婚媾旣申交情愈孚君
著貢籍我罷公車匡居多暇前喁後于出入必偕茶社酒壚
春秋佳日訪古名區腰腳並健杖不須扶永慶破寺莫愁明
湖履跡宛在苔蘚模糊今年之夏光緒戊戌時事艱虞法焚於絲
米貴如珠相逢扼腕祇益欷歔運會幸轉埽盡榛蕪香山洛
社老庶堪娛何意君病徵醫召巫屢經探問神明湛如數日

不見遽歸幽都誰爲先兆大風折榆木壞人藜古語非誣我
重過此想象眉須遺挂在壁奠以生芻酌酒敘舊君其知無
烏序哀哉尙饗

彝生也晚後伯兄幾二十歲先君子命從受讀朝夕講貫見伯兄爲文不甚構思而落紙甚速自壯而老體凡數變初以駢儷擅長矯六朝之蕪詞屏趙宋之硬語其義法與樊南爲近旣而從事詩禮祖鄭賈而祧洛閩訓詁疏箋實事求是於是好爲說經之文承乏志局究輿地之方位評人物之麗都龍虎山川徵文考獻於是好爲記事之文閱世旣深悟窮變通久之義援古證今永叔之本論子瞻之志林其濫觴也於是又好爲論辨之文嘗云吾之於文不知先秦漢魏八家也罄吾意中所欲言者而筆以達之涉獵焉已耳非如金陵各種之書可以備鄉邦掌故也彝之所聞見於伯兄者如此今金陵通紀通傳瑣志皆已次第付梓復哀其駢散文而編訂之當斯文彫敝之時雖不敢謂爲國粹亦傳家之薪火焉爾

宣統元年夏五弟作彝謹跋